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八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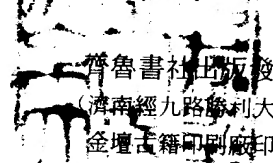


2383/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八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X1092毫米 16開本 49.87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二八四冊目次

史部·史評類

太史史例一百卷(二)

〔明〕張之象輯
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四年長水書院刻本

..... 一

洗心居雅言集二卷

〔明〕范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六年陶望齡刻本

..... 四六五

新鐫古史要評五卷

〔明〕吳崇節撰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吳宗琰等刻本

..... 五六五

太史史例一百卷(二)

〔明〕張之象輯

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四年長水書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太史史例

一百卷》提要

太史史例卷之五十九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

書禍機例

周本紀

莊王崩子釐王胡齊立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闔
立惠王二年初莊王嬖姬姚生子頽頽有寵及
惠王即位奪其大臣園以爲園故大夫邊伯等
五人作亂謀召燕衛師代惠王惠王奔温已居
鄭之櫟立釐王弟頽爲王樂及徧舞鄭號君怒
四年鄭與虢君伐殺王頽復入惠王

吳世家

王僚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
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
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
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

楚世家

平王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
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滅郢
都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
家交怒相攻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

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伍子胥列傳

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蠻兩女子爭來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

齊世家

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蔡丘仄時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歲卒仄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間襄公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

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獵沛丘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弗三百弗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眾襲宮逢主屨弗弗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弗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弗先入弗先入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弗反與宮中

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為齊君

桓公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

管蔡世家

繆侯以其女弟為齊桓公夫人十八年齊桓公與蔡女戲船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弟齊桓公怒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諸侯為蔡謝齊齊侯歸蔡侯

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

厲公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為太

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
姬請以爲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
於諸侯矣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
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爲太子靈公疾崔杼
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殺戎姬五
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瀆之
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
唐

莊公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
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
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間
莊公嘗筮宦者賈舉舉復侍爲崔杼間公以
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
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
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宦者賈
舉遮公從宮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
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
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
臣爭趣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射中公股公
反墜遂弑之

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疆其母死取東郭
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
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爲太子成請老
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成
疆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卻欲其敗也成疆
殺無咎偃於崔杼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
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
仇盧蒲癸攻崔氏殺成疆盡滅崔氏崔氏婦自
殺崔杼無歸亦自殺

魯世家

惠公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
事是爲隱公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
生子息息長爲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
自妻之生子名登宋女爲夫人以名爲太子及
惠公卒爲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
隱公十一年冬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
君其遂立吾請爲君殺子允君以我爲相隱公
曰有先君命吾爲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
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
而反誅之乃反潛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

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子允許諸十一月隱公祭鍾巫齊于社圖館于蔦氏揮使人弑隱公于蔦氏而立子允為君是為桓公

燕世家

惠公六年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

管蔡世家

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

陳杞世家

厲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潘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曰共今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

哀公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火姬生偃二嬖姜長妾生留火妾生勝留有寵

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為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招卒立留為陳君四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公子棄病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棄疾為陳公

衛世家

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為君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衛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復立

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亦立懿公即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為君是為戴公

靈公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遂謀朝使殺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奔宋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郕僕郕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郕曰我將立若爲後郕對曰郕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郕爲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郕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桓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輟爲君是爲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聵乃令陽虎詐入衛十餘人衰經歸簡子送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

晉世家

獻公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虜邊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與屈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

爲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

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爲禍及破驪戎獲姬姬竟以亂晉

厲公多外嬖姬婦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乃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俱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

卷之九

九

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子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人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

也對曰人將忍君公弗聽謝樂書等以誅卻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頻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董爲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樂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董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樂書中行偃弑厲公差之以一乘車厲公囚六日死

楚世家

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爲成王

楚世家

懷王二十六年齊韓魏爲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聞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

鄭世家

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

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柰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

昭公二年自昭公爲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爲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爲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

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責之秦兵故來

繆公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因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

靈公元年春楚獻薳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子公之食拍動謂子家曰佗日拍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薳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渠其指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

趙世家

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父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鼓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主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

李東園卷五十九

十三

田完世家

湣王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

燕世家

今王喜二十七年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

始皇本紀

秦始皇二十二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

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卒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誅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

田完世家

王建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

刺客列傳

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誅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

陳涉世家

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

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願涉之爲王沉沉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願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

淮陰侯列傳

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請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請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

首詣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

黥布列傳

漢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廼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廼赦賁赫以爲將軍

韓信都列傳

漢十一年秋陳稀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稀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稀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稀等軍

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燕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燕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迺私令匈奴助燕等擊燕燕王縮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燕所欲今又亡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燕布燕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燕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計謀於燕所高祖使使召盧縮縮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縮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縮果反矣使樊噲擊

太史公列傳卷九

其

陳燕列傳

燕王縮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侯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縮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縮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縮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縮妻亦病死

太史公列傳卷九

其

燕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燕賓客盛其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燕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燕燕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燕燕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

太史公列傳卷之五十九

太史史列卷之六十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禍機例

齊悼惠王世家

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奸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

李氏傳

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乃爲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侵濇不得聞於天

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

李氏傳

吳王濞列傳

孝文時吳大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傳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爲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爲謀滋

甚

吳得釋其罪謀亦益鮮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間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其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龜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之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龜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

此發謀欲舉事

淮南王安列傳

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爲畔逆事

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凡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

本史綱要卷之四

四

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

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子爽爲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疆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爲非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

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爲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

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口王后飲太子前爲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奸無采與奴奸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輶車鑣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

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輶車鏃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羸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羸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羸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

本史補卷之七

七

反告太子爽所爲不道葉市罪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圖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

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葉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大子爽坐告王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爲衡山郡

梁孝王世家

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蠱樽直千金孝王誠後世善保蠱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蠱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蠱樽與人他物雖百巨

本史補卷之七

八

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蠱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王后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

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毋爭樽狀時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

五宗世家

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與奸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齊有幸臣曰乘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

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

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稅稅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修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妬媚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稅為人數及薨又不與分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還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駿王后及問王勃請建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宮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修及王勃上以修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誅廢王后修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

灌將軍列傳

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辭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使藉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執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郅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

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郅魏其曰事已解疆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曹兒咕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胃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

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
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
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案其前事
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
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為耳
目諸灌氏皆亡度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
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
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
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
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
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
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
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
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
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
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今如
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議論腹
腴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幸
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
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

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
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
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
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
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
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
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
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
武安長短今日廷論乃局趣效轍下駒吾并斬
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
伺具以告太告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
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
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
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
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
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
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
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
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
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

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讐欺謾効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擊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

本史卷之五

十五

病瘵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一身盡痛若有擊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檐榆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

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佞幸列傳

文帝常病癰鄧通常為帝啗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人問病文帝使啗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啗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景帝立鄧通免家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微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

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

本史卷之五

十六

蹕道未行而先使嬀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驕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嬀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嬀太后由此嫌嬀嬀侍上出入未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嬀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嬀遂死

酷吏列傳

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問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

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鴈門太守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竇太后曰臨汪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爲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間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趙固以治鑄爲業

本史卷之七

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第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程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

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華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爲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爲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使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疆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

本史卷之七

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買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

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戎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薄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更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

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井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曠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繆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棄縱市

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

太史公作史記

十九

郡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

主父偃列傳

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姦燕事

趙王恐其爲國患故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今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韓將軍列傳

以太初三年爲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爲

太史公作史記

二十

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魏相列傳

其時京兆尹趙君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皆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

皆坐死或下獄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

任安列傳

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詳邪不傳事何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歆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太史公作史記

卷之六十一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六十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六十一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寇盜例

周本紀

是歲盜殺楚聲王

楚世家

六年盜殺聲王

晉世家

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公

始皇本紀

太史公作史記

卷之六十一

秦始皇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爲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

始皇本紀

秦始皇三十一年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

梁孝王世家

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

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

酷吏列傳

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苑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白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

寔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

書購求例

刺客列傳

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

蘇秦列傳

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

張耳陳餘列傳

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管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管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

漸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

留侯世家

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淮陰侯列傳

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

季布列傳

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

絳侯世家

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

李將軍列傳

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

書畔逆例

周本紀

桓王八年魯殺隱公十三年伐鄭鄭射傷桓王桓王去歸

簡王十三年晉殺其君厲公

靈王二十四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

敬王三十九年齊田常殺其君簡公

秦本紀

寧公四年魯公子翬弑其君隱公

武公三年鄭高渠咺殺其君昭公

繆公三十四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

共公二年晉趙穿弑其君靈公

景公四年晉欒書弑其君厲公三十六年楚公子圍弑其君而自立是為靈王

哀公八年楚太子棄疾弑靈王而自立是為平

王

悼公二年齊臣田乞弑其君孺子立其兄陽生

是為悼公六年齊人弑悼公立其子簡公十二年齊田常弑簡公立其弟平公常相之

吳世家

王餘祭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為靈王

王餘昧二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焉王夫差十五年齊田常弑簡公

齊世家

莊公五十六年晉弑其君昭侯

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弑其兄

本史綱要卷十一

六

隱公而自立為君

孝公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

昭公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立即與衆十月即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

惠公二年晉趙穿弑其君

靈公九年晉樂書弑其君

景公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悼公元年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鮑子弑悼公

簡公四年夏五月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釐是為平公

魯世家

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

惠公三十年晉人弑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晉人

本史綱要卷十一

七

又弑其君孝侯

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

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樂書弑其君厲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哀公六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

燕世家

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

管蔡世家

桓侯三年魯弑其君隱公

景侯二十九年太子弒景侯而自立是為靈侯
靈侯二年楚公子圍弒其王郕敖而自立為靈
王

成侯十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

曹世家

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

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四十五年魯弒其君

隱公四十六年宋華父督弒其君殤公及孔父

成公五年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其君厲公

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

本史記卷之十一

本

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為隱公

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弒隱公代立是為靖公

陳世家

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初立三十六年衛殺其

君州吁三十三年魯弒其君隱公

共公六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是為

穆王

哀公二十八年楚公子圍弒其君郕敖自立為

靈王三十四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代立是為

平王

湣公二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

杞世家

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弒

隱公自立是為釐公

湣公十六年湣公弟閔路弒湣公代立是為哀

公

衛世家

釐侯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

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

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

本史記卷之十一

九

因莖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

武公

宣公七年魯弒其君隱公九年宋督弒其君殤

公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弒其君哀侯

成公二十六年齊邴歜弒其君懿公

靈公六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為平王

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

弒其君悼公出公立二十一年出公季父黔攻

出公子而自立是為悼公

昭公六年公子亶弒之代立是為懷公懷公十

一年公子頹弑懷公而代立是為慎公

宋世家

場公即位湑公子鮒祀弑場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

殤公九年是歲魯弑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

成公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

平公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弑其君自立為靈王

元公三年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自立為平王

景公三十六年齊田常弑簡公

晉世家

哀侯六年魯弑其君隱公

晉侯緡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

靈公十二年齊人弑其君懿公

定公三十一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立簡公

弟驁為平公

楚世家

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弑主國晉孝侯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弑其君桓

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弑其君殤公

邾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巳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

鄭世家

莊公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

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瞻射中王臂祝瞻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况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

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湑公

繆公二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

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

景公二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

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其公

繻公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

趙世家

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

本史綱目卷一

主

成侯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

韓世家

惠文王二十八年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弑其王哀侯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昭侯十年韓姬弑其君悼公

書滅亡例

周本紀

敬王四十一年楚滅陳

定王十六年三晉滅知伯分有其地

赧王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今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愚狐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

秦本紀

武公十一年滅小虢十三年晉滅霍魏耿

繆公二十年秦滅梁丙

本史綱目卷一

主

悼公十三年楚滅陳

昭襄王五十一年西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歸其君於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

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地秦不絕其地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

吳世家

王夫差十八年楚滅陳

齊世家

平公八年越滅吳

魯世家

哀公二十二年越王句踐滅吳王夫差

悼公十三年三晉滅知伯分其地有之

頃公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頃公亡遷於

卞邑爲家人魯絕祀頃公卒于柯

燕世家

本史綱要卷之五

古

昭公十三年是歲晉滅三卻大夫

管蔡世家

成侯四年宋滅曹十三年楚滅陳

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蔡侯齊亡蔡遂絕祀後

陳滅三十三年

陳世家

湣公十五年宋滅曹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

兵北伐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

杞世家

湣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

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

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

衛世家

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爲始皇帝二十一年二

世廢君角爲庶人衛絕祀

宋世家

景公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

滅曹有之

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

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本史綱要卷之五

古

晉世家

景公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

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

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祀

楚世家

文王二年伐申過鄧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

許也十二年伐鄧滅之

成王十六年滅英三十九年滅麇麇不祀祀融

鬻熊故也

穆王三年滅江四年滅六蓼六蓼皐陶之後

莊王三年是歲滅庸十三年滅舒

靈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

昭王十一年楚滅唐二十年楚滅頓滅胡

惠王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

簡王元年北伐滅莒

幽王九年秦滅韓十年是歲秦虜趙王遷

王負芻三年秦滅魏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

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楚郡云

鄭世家

聲公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二年楚惠王滅

太史公作史記卷五十五

十六

陳

共公三年晉滅知伯

鄭君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

滅鄭并其國

趙世家

定公三十七年是歲越王句踐滅吳

幽繆王遷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

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

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八年十

月邯鄲爲秦

魏世家

昭王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

王假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韓世家

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

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

亡

田完世家

王建十六年秦滅周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

年秦滅趙三十九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

太史公作史記卷五十五

十七

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

四年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爲郡

太史公作史記卷五十五

太史史例卷之六十二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臬輯

書為人例

夏本紀

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遠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臺臺穆穆爲綱爲紀

周本紀

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

魏公子列傳

太史公作史記

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

高祖本紀

高祖爲人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呂后本紀

呂后爲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

絳侯世家

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

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爲我語其稚少文如此

田叔列傳

田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爲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

朱建列傳

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

申屠丞相列傳

太史公作史記

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袁盎列傳

錯爲人峭直刻深

外戚世家

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

武安侯列傳

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

五宗世家

魯其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爲人吃

端爲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之數月

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

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

淮南王安列傳

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

望

韓長孺列傳

安國爲人多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

汲黯列傳

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

平津侯列傳

弘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

儒林列傳

董仲舒爲人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

李將軍列傳

爲人應謹於文法

衛將軍列傳

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

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

儒林列傳

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

支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棣薦之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

酷吏列傳

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廩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

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知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

本史記卷之五

五

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疆人也

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憺憺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

溫舒為人調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

書治家例

肅相國世家

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

萬石君列傳

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及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

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

本史記卷之五

五

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慶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

書孝友例

五帝本紀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

舜父瞽叟頑毋器第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嘗在側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

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如子道封弟象爲諸侯

魯世家

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篤仁異於群子

宋世家

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

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群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爲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

齊世家

釐公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

秦本紀

武公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

宣公十二年宣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

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

趙世家

襄子平代地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

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洗立為太子

仲尼弟子列傳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受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陳丞相世家

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

逐其婦而棄之

高祖本紀

漢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柰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

袁盎列傳

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遠矣

馮唐列傳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

萬石君列傳

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

本史綱目卷之二十一

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聞侍者取親中裙廁褌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

梁孝王世家

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

平津侯列傳

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後母死服喪三年

平準書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第第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第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第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第者數矣

書敬慎例

周本紀

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

魯世家

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

本史記卷之五

十一

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躬躬如畏然

蒯緄列傳

蒯成侯緄者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

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

張耳列傳

漢五年張耳薨謚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晉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而皇帝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皇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然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為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

淮南厲王列傳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

衛綰列傳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爲郎事文帝。功次遷爲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爲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劔，綰曰：「先帝賜臣劔，凡六劔，不敢奉詔。」上曰：「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

六劔劔尚盛未嘗服也

既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太傅。久之，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

周文列傳

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期不爲潔。清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爲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

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群臣賂遺終無所受。

齊悼惠王世家

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爲濟北王。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

萬石君列傳

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

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也。

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

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

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

衛將軍列傳

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閭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閭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

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

書長者例

項羽本紀

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

衛綰列傳

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

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乃拜綰為河間王太

金主覺

其

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邸都治捕栗氏

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

不疑學老子言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

長者

周文列傳

孝文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

自歐爲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主父偃列傳

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牧者唯獨浚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儒林列傳

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

李史衛太子

七

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

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义然無有所臣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

書辭讓例

伯夷列傳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吳世家

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

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李史衛太子

八

王諸樊十三年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

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昧立

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生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

周本紀

襄王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齊桓公使管叔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禮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

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毋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

齊世家

桓公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脩召公之

本史綱要卷三十一

九

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

衛世家

靈公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郢僕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郢曰我

將立若為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

宋世家

桓公三十年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

晉世家

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立大夫其更立他子還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

本史綱要卷三十一

十

重耳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為惠公

景公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

齊世家

齊頃公十一年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乃歸

楚世家

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爲昭王

鄭世家

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爲襄公

簡公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二十一

主

子產爲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子產讓受其三邑

趙世家

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今國人謂已曰君

平原君列傳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

知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

魏公子列傳

公子遂將晉鄙軍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六十五

主

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轡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比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

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
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
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
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
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舉過以負於
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
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公子湯
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

陳涉世家

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
地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反
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寧陵君
咎為魏王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
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
王乃立寧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相
魏豹列傳

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
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
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
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

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
為魏王

高祖本紀

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
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
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
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
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
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
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為乃立
季為沛公

高祖本紀

漢五年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
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
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
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
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
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乃即皇
帝位汜水之陽

孝文本紀

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讓之遂馳入代邸群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列侯頃王后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

本史綱要卷五十一

王

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群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

袁盎列傳

盎曰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向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

過許由四矣

陳丞相世家

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孝文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謝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

本史綱要卷五十一

王

三千戶

武安侯列傳

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

書平抑例

楚世家

成王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許君肉袒謝乃釋之

周本紀

定王十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已而復之

魯世家

宣公倭十二年楚莊王疆圍鄭鄭伯降復國之

齊世家

頃公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

管蔡世家

文侯十五年楚圍鄭鄭降楚楚復醢之

本史紀卷之三

三

衛世家

穆公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

楚世家

莊王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不絕其社稷使政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群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

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潘厓入盟子良出質

鄭世家

襄公七年鄭與晉盟鄆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政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却三十里而後舍楚群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

越世家

句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

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

仲尼弟子列傳

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後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疆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踐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六十二

三

缺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

范雎列傳

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請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鏹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

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六十二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六十二

三

太史史例卷之六十三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

書高尚例

孔子世家

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孔子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

太史公作史記

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狂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

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

仲尼弟子列傳

閔子騫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祿

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太史公作史記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莊子列傳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效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去巫子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魯仲連列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辭議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仲連壽魯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仲連欲爵之魯仲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蕭相國世家

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

叔孫通列傳

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

張釋之列傳

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書剛直例

循吏列傳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

張丞相列傳

昌為人疆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

申屠嘉列傳

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朱建列傳

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平原君不肯見

呂后本紀

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

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噉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廼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

孝文本紀

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

汲鄭列傳

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

所疑遇黯過於平生

酷吏列傳

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

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

寧成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數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

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

書畏憚例

汲黯列傳

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

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

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

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酷吏列傳

與汲黯俱為校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

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

書見重例

吳王濞列傳

卷之三

七

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

汲黯列傳

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游俠列傳

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

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

書立節例

伯夷列傳

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

適歸矣于嗟祖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齊世家

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第復書崔杼復殺之少第復書崔杼乃舍之

晉世家

獻公二十五年驪姬弟生悼子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爲後年少諸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三

九

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爲驗對曰使死者使生生者不慙爲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爲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傳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

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

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有卒殺狐突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三

十

靈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歛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盾聞門開居處節鉏麇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

衛世家

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園昏二人蒙衣而乘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甯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懼母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假從之伯姬刼懼於廁疆

之遂却以登臺藥甕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召護駕乘車行爵食炙奉出公輒奔魯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惺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壓敵子路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惺竟立太子蒯聵是爲莊公

仲尼弟子列傳

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惺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惺作亂謀入孔惺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蒯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惺作亂子路

太史公作史記

上

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孔惺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惺請得而殺之蒯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壓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

趙世家

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

太史公作史記

上

白杵曰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官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白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柰何公孫杵白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白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

本史例卷之三

三

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白杵白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白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白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崇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

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

本史例卷之三

古

君有命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白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田單列傳

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亨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士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齊諸子立爲襄王

本史列傳卷之三

五

刺客列傳

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旣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

本史列傳卷之三

六

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旣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讐而反委質臣於知伯知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仇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知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知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讐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投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知伯矣遂伏劍自殺

魏豹列傳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

隨市救魏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
爲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

項羽本紀

漢三年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
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榮
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
屋車傳左轟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
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皐項王
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乃
大驚恐燒殺紀信

本史綱目卷之三

七

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樞公魏豹守滎陽周苛
樞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
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
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瞋目罵曰若不
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
并殺樞公

周昌列傳

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
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
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烹周苛

酈生列傳

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
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已
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烹汝酈生
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
言齊王遂烹酈生引兵東走

項羽本紀

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
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
示魯魯父兄乃降

本史綱目卷之三

十六

田儋列傳

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
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
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使赦田橫
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
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
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
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
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
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

與其客二人乘傳詣維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
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
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向稱孤今漢王爲天
子而橫廼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
且吾亭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
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
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
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
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
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

本史綱卷之三

九

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
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塋田橫旣塋二客
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廼大驚
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
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廼知
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汲鄭列傳

其先鄭君嘗爲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
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
者爲大夫而逐鄭君

張耳列傳

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
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
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
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
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
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
脛遂死

周昌列傳

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
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爲不遣趙王於是高
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
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
王何昌旣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
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
死

朱建列傳

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
聞其客平原君爲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
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

自殺爲平原君曰遂自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
劉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
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
匈奴中

太史史例卷之六十三

太史史例卷之六十三

王

太史史例卷之六十四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料事例

魯世家

莊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
齊後桓公桓公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
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齊欲得管仲非
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爲魯患不如殺以其屍
與之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仲

晉世家

太史史例卷之六十四

一

邲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卻稱
鼻芮實爲不從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
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
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邲鄭賣我於秦遂殺邲鄭
及里克邲鄭之黨七與大夫邲鄭子豹奔秦言
伐晉繆公弗聽

越世家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
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
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

置榻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公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第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

【太史公傳卷之五十四】

二

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問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每王

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第事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

【太史公傳卷之五十四】

三

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各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韓世家

昭侯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濁澤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

本史例卷之五

四

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虜行以來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

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疆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於秦以和

范雎列傳

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

本史例卷之五

五

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閨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知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

書先見例

魯世家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
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
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
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
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嘆曰嗚呼魯後世其
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
民民必歸之

陳杞世家

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六十四

六

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陳
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
重之以明德至於遂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
姓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
也其在齊乎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棄疾弑
靈王代立是爲平王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
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爲陳侯是爲惠公惠
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爲元空籍五歲矣

晉世家

獻公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

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伐滅霍滅魏滅
耿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
大夫士蒍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
卿先爲之極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
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太子不從卜偃曰
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
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
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魏世家

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六十四

七

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
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
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
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

鄭世家

桓公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
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
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維之東土河濟之
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鄆鄆之君貪
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

請居之號鄒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號鄒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爲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與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維東而號鄒果獻十邑竟國之

吳世家

季札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衛

史狗史鰭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

子未有患也

季札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

齊世家

景公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

衛世家

獻公後三年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鰭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林父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

晉世家

平公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

趙世家

晉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爲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

鄭世家

簡公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爲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

韓世家

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

仲尼弟子列傳

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毋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

周本紀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

秦本紀

獻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出

老子列傳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十七歲而霸者出焉

封禪書

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

書善謀例

田完世家

宣王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子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

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憑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

陳涉世家

太史公作史記

七

武臣到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杜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官中而封其子張敖爲成都君趙兵亟入關

趙王將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

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

張耳陳餘列傳

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蕘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

太史公作史記

七

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騷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官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

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

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贗略上黨

項羽本紀

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

【全史綱要卷五】

【古】

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

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

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詰項王

高祖本紀

漢元年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

【全史綱要卷五】

【五】

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凌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

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爲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爲齊王

留侯世家

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

史記卷六十四

六

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

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陳丞相世家

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父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

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願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

史記卷六十四

七

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榮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爲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敖子房卒立信爲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

本史例卷之六

六

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國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母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

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闕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

本史例卷之六

九

世莫得聞

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

魏豹列傳

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今

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遂破楚

淮陰侯列傳

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

鼂錯列傳

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

梁孝王世家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爲令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

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生無過舉不當有戲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第以應縣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歲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賞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

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正當爲置良師傳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

本史例卷之十四

主

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求宣公不立正生禍亂後五世

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劒劒著身視其劒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即某子來治此劒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

本史例卷之十四

主

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廐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歿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爲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滑稽列傳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

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糲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去疾步數還顧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諸之者

太史史例卷之六十五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交游例

吳世家

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鄭世家

簡公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及叔嚮厚爲之禮於子產

仲尼弟子列傳

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虞卿列傳

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

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
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
秋

刺客列傳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
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
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
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
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
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

知其非庸人也

張耳列傳

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
欲從張耳游客數月

樂布列傳

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
齊為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
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
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
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廼言上請贖

本史列傳卷之五

二

本史列傳卷之五

三

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
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
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
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
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
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
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榮陽成臯間項王所以
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
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
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越
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下一徵兵於梁
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
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
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廼釋布罪拜為
都尉

酈商列傳

酈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其子寄字况與呂
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
於北軍大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
令其子况給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

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天下稱酈况賣交也

外戚世家

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
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賓客又復效呂
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
賓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
人

灌將軍列傳

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

本史衛霍世家

四

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
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
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
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
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
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
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
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
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
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

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
誅上然之

主父偃列傳

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
收者唯獨浹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
車長者也

汲鄭列傳

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
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
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

本史衛霍世家

五

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
名之士也

衛將軍列傳

乃益置大司馬位及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
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
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
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書好客例

晉世家

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

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

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

田完世家

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孟嘗君列傳

父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

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

知也

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爲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

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剗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

平原君列傳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

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

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嬖者禁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嬖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癯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嬖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

恠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躡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躡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躡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

魏公子列傳

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春申君列傳

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呂不韋列傳

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疆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陳希列傳

希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希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希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比出客下

魏其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

武安侯列傳

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

灌將軍列傳

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

平津侯列傳

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

汲鄭列傳

莊為大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

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

酷吏列傳

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

書友善例

管仲列傳

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

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盧縮列傳

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縮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縮以客從入漢中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內衣被飲食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縮

夏侯嬰列傳

爲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

陳丞相世家

王陵者故沛人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

張耳陳餘列傳

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

袁盎列傳

使袁盎爲太常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

灌將軍列傳

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郤生平慕之後棄之者

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

酷吏列傳

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爲中尉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

書感舊例

范雎列傳

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二秦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

本史例卷之五

三

本史例卷之五

三

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曰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貨須賈意采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固吾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

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爲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締袍戀戀有

本史例卷之五

古

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

高祖本紀

漢四年漢王西入閬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十二年十月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

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爲其以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

張丞相列傳

本史例卷之五

五

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浴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太史史例卷之六十五

太史史例卷之六十六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

書求援例

管蔡世家

靈侯十二年楚靈王使棄疾為蔡公楚滅蔡三歲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為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盧立之是為平侯是年楚亦復立陳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陳蔡後

陳杞世家

湣公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楚楚昭王來

救軍於城父吳師去

秦本紀

繆公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為晉君是為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為懷公其秋周襄王弟帶以程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於晉秦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

哀公三十一年吳王闔閭與伍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隨吳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七日

不食日夜哭泣於是秦乃發五百乘救楚敗吳師吳師歸楚昭王乃得復入郢

楚世家

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

懷王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

伍子胥列傳

吳兵入郢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

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於洧

宋世家

元公十五年元公為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為之求入魯行道卒

晉世家

文公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責已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

之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為夫人秦送三千人為衛以備晉亂

鄭世家

莊公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特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亹也

趙世家

敬侯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

趙世家

二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

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急於齊

魏世家

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其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秦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史

人芒然乃達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

韓世家

釐王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散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令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滑稽列傳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如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一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

甘茂列傳

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遁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穢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

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

魏公子列傳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有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

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

項羽本紀

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
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
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
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
發兵助楚

書恤難例

吳世家

太史公作史記

七

王僚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
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
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
王闔廬元年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吳
以爲大夫

王闔廬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
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
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
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爲吳王闔廬聞之乃引
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

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爲堂谿氏

伍子胥列傳

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
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

秦哀公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
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槩乃亡
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
槩夫槩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
入郢封夫槩於堂谿爲堂谿氏

齊世家

太史公作史記

八

桓公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
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
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

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
舍用政已有內卻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
鮑高樂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
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
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

齊世家

景公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

千社封之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以居昭公

燕世家

莊公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特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

陳世家

成公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去

晉世家

成公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棄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

楚世家

成王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大夫

昭王四年吳三公子奔楚楚封之以扞吳

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鄧鄧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今我殺其子

不亦可乎鄧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暴乃深匿王有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

考烈王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兵去

鄭世家

厲公四年夏厲公出居邊邑標祭仲迎昭公忽

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因標人殺其大夫單伯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標鄭以故亦不伐標

文公三十七年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

文公居王于汜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

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

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

趙世家

成侯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

魏少梁趙救之

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為首賊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

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

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責我縱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不能立而忍責之乎抱鬼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

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毋卹代立是為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圖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

秦本紀

昭襄王二十四年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

春申君列傳

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

范雎列傳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讐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

史記卷六十六

十三

昔周文王得呂尚而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而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交者爲賤也富而友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况今又不在臣所乎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

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赴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哉時侯嬰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蹻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以急士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禍重見之怒而自到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遣平原君歸趙

史記卷六十六

十四

高祖本紀

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爲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行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爲長安侯號爲魯公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趙歇請救懷王乃以

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

高祖本紀

漢元年齊王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二年漢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

張耳陳餘列傳

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

本史綱目卷六十六

主

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

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羽又疆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疆後必屬漢故耳走漢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圖章邯廢立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

留侯世家

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

汲鄭列傳

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夫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食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

書脫難例

本史綱目卷六十六

主

五帝本紀

瞽瞍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

殷本紀

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意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疆辯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昌里西伯之臣閔天

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

周本紀

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鄉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闕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

周本紀

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圖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讐而怒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讐怒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

魯世家

成公十六年宣伯告晉欽誅季文子文子有義

晉人弗許

孔子世家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欽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

管蔡世家

共公二十一年晉文公重耳伐曹虜共公以歸或說晉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君囚曹君滅同姓何以今於諸侯晉乃復歸共公成公三年晉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

衛世家

成公三年晉欽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渡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欽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奔陳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鳩衛成公成公私於晉主鳩令薄得不死而周為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奔

晉世家

獻公二十年十二月戊申生自殺於新城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昨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

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祛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

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

本史綱要卷六十六

九

重耳年三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譖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鞞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遂斬其衣祛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

鄭世家

悼公元年鄭公惡鄭於楚悼公使弟輪於楚自訟訟不直楚囚輪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輪私於楚子及子反言歸輪於鄭

簡公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

伍子胥列傳

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

本史綱要卷六十六

十

九年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鄭鄭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于蔡匿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

趙世家

趙襄王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

者趙王甚愛之而即中如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即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侯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魏世家

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安釐王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族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害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

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

孟嘗君列傳

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何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

春申君列傳

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

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杞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

范雎列傳

雎從箕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箕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

張儀列傳

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新尚尚得事

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謳歌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

子母俱遷江南母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

張耳列傳

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願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

史記卷六十六

主

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特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

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項羽本紀

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

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皐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皐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

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組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

史記卷六十六

主

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率分我一枬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

高祖本紀

項羽數侵奪漢用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重父重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嫗賜骸骨歸卒伍未

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爲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

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樞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王門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

淮陰侯列傳

本史綱目卷之六

主

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

陳丞相世家

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

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季布列傳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城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廼髡季布衣褐衣

本史綱目卷之六

主

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廼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

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

呂后本紀

孝惠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日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迺令酌兩卮酖置酒前令

李參集卷六

十九

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迺恐自起泛孝惠危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佯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曾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呂后喜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

齊悼惠王世家

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

與齊王飲燕元禮如家人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勲計獻城陽郡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

荆燕世家

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

李參集卷六

二十

絳侯世家

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

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已絳侯既出口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

袁盎列傳

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

吳王濞列傳

本史綱卷六十六

三十一

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

儒林列傳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圜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

乃假固利兵下圜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

灌將軍列傳

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

李將軍列傳

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餘里廣詳死呪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

衛將軍列傳

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

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
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

太史史例卷之六十六

太史史例卷之六十六

三

太史史例卷之六十七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栗韓

晉感入例

燕世家

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
詠之作甘棠之詩

鄭世家

鄭桓公友初封于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
之幽王以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
間人便思之

太史史例卷之六十七

十

刺客列傳

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高祖本紀

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
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
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
十餘人

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
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
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

王

袁盎列傳

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
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

使袁盎為太常實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
逮是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
隨者日數百乘

李將軍列傳

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
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

李將軍列傳

二

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
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
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
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
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
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
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

游俠列傳

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
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

收葦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

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

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嘗吏恐

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

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

諸公送者出千餘萬

書報德例

晉世家

重耳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

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寤來過我奈何不

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壁其

下重耳受其食還其壁

重耳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

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

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

去

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

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况

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

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

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王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

卷之七

四

文公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圉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趙衰舉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

平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已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

管蔡世家

共公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曹君無禮欲觀其駢脇釐負羈諫不聽私善於重耳二十一年晉文公重耳伐曹虜共公以歸令軍毋入釐負羈之宗族間

宋世家

襄公十二年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宋師大敗

宋世家

六

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

范雎列傳

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

知者一也君卒然而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憚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睢毗之怨必報

史記卷六十七

七

蘇秦列傳

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

項羽本紀

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

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郡櫟陽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

蕭相國世家

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

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酈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三也

史記卷六十七

八

夏侯嬰列傳

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項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而雍樹乃馳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置孝惠魯元於豐

嬰自上初起沛嘗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孫北第一曰近我以尊異

之

陳丞相世家

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乃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奉平

本史卷之七

九

漢六年高帝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王謀計戰勝尅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淮陰侯列傳

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

漢五年正月徙齊王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

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

張丞相列傳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秦時爲御史有罪亡歸及沛公畧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

本史卷之七

十

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以爲常山守

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

食然後敢歸家

樂布列傳

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常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

外戚世家

薄太后以爲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

書報效例

秦本紀

繆公十四年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驚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爲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

晉世家

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爲晉宰

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旣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鵠狗名敖明爲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爲然不知明之爲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

趙世家

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肺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

孟嘗君列傳

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贅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一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

及田甲劫滑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潛王許之

居期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

宋史卷之六十七

十三

無他伎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

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疆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馮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奸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損不可得之虛計今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

宋史卷之六十七

十四

魏公子列傳

魏安釐二十年秦昭王進兵圍邯鄲趙王弟平原君請救於魏公子公子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

行過夷門見侯生且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羸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羸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執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

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臂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劉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刺客列傳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

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
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觴
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
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
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
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
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
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
百金者將用為夫人羸羈之費得以交足下之
驩豈敢以有求望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

本史卷之十七

七

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
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
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
焚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
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
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
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
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念睚眦之意而
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
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

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
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
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
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
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
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
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
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
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
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也豈不殆哉遂
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
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
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
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本史卷之十七

七

朱建列傳

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
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
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
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
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

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教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吕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吕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逐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廼求見孝惠幸臣閼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故殺之今日

本史綱要卷六十七

十九

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閼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廼大驚

荆燕世家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高帝三年澤爲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爲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之資以盡于營陵侯澤

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奉大謂者張子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且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今吕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吕弱太后欲立吕產爲吕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奉大臣所敬何不風

本史綱要卷六十七

二十

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語吕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爲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吕產爲吕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吕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爲大將軍獨此尚缺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吕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爲琅琊王琅琊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

使人追止之已出乃還

袁盎列傳

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至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

本史綱卷之六十七

王

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可以累公司馬曰若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夾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馳去

吳王濞列傳

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侯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

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暑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畧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

本史綱卷之六十七

王

大史史例卷之六十七

大史史例卷之六十八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忘怨例

齊世家

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
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群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
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傳之次弟小白奔莒
鮑叔傳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
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
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

李東園卷之六十八

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
小白詳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
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
公之中鉤詳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
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
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
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
等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圖魯魯人患之
遂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
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

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
高傒與叔牙足也且君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
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
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
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齋後而
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

晉世家

文公元年二月丁未重耳即位為晉君是為文
公群臣皆往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
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

李東園卷之六十八

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
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
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
女斬予袪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求殺
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
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
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
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
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

鄭世家

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

孔子世家

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過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死闕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

史記卷八

三

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

留侯世家

漢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維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

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史記卷八

四

淮陰侯列傳

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則出我袴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

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

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

淮南厲王列傳

孝文十六年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故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

韓長孺列傳

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

【本書卷六十八

五

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城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書報怨例

吳世家

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

王餘祭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

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

王闔廬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攜李越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剄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

伍子胥列傳

【本書卷六十八

六

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椒

越世家

越王句踐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與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敗於攜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

先皇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振

越世家

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及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大破吳國而留圖之

楚世家

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庶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知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寡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知

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

伍子胥列傳

曹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向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鄉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

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

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

楚世家

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

大史例卷之六十八

九

殺伍奢子尚與卻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衆乃喜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走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已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

吳世家

王闔廬九年楚昭王亡出郢奔鄭鄭公弟欲殺昭王昭王與鄭公奔隨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讐

伍子胥列傳

始伍員與申包胥爲友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搗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年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

楚世家

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爲巢大夫號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

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墓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欲殺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白公自立為王

伍子胥列傳

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于惠王不聽

本史綱卷之六十八

十一

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號為白公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墓於朝

齊世家

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于武公壽立武公二十六年武公卒于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

公

桓公二年伐滅鄭鄭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鄭郊無禮故伐之

管蔡世家

本史綱卷之六十八

十一

平侯九年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為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為悼侯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于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譏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于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邵陵蔡侯私於周長弘以求長於衛衛使史鮪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

夏爲晉滅沈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爲質於吳以其伐楚冬與吳王闔閭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鄭十四年吳去而楚昭王復國

宋世家

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爲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

文公四年春楚命鄭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疋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

宋史卷之六

七

宋十四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

圖宋

六十四年初元公之孫糾景公殺之景公卒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禘禘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

秦本紀

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大丘并有之爲西番大夫莊公居其故西大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爲太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

晉世家

太史公作史記

卷之六

獻公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號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爲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號取其下陽以歸

晉世家

重耳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

鄭世家

文公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為鄭夢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為文公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二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圖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

本史例卷本八

十五

公怒既逐群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圖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奉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僚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圖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頑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

襄公七年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北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

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

晉世家

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圖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圖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問令使謂秦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

晉世家

本史例卷本八

十六

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饑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

衛世家

文公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三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奔陳

晉世家

重耳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
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
禮共公不從其謀

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
自河南渡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
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不許衛侯欲與
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公
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
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
軒者三百人也

晉世家

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
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
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
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
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
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及其衆心此可擊樂枝曰
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
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四月

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弼白乙丙
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
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
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
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
之敗取晉汪以歸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
河取王官封淆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
年晉伐秦取新城報王官役也

秦本紀

康公元年往歲繆公之卒晉襄公亦卒襄公之

太史公作史記卷六十八

十八

弟名雍秦出也在秦晉趙盾欲立之使隨會來
迎雍秦以兵送至令狐晉立襄公而反擊秦
師秦師敗隨會來奔二年秦伐晉於武城報令
狐之役

晉世家

靈公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郇六年秦
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
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

秦本紀

康公四年晉伐秦取少梁六年秦伐晉取羈馬

戰於河曲大敗晉軍晉人患隨會在秦為亂乃使魏虜鮒詳反合謀會詐而得會會遂歸晉

晉世家

景公八年使卻克於齊齊頃公毋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僂而晉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卻克克執政九年晉伐齊齊使太子疆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晉告急衛

本史例卷五十八

十九

衛虜魯皆因卻克告急於晉晉乃使卻克樂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鞅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卻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毋頃公毋猶晉君毋柰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

齊世家

頃公六年春晉使卻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涉

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卻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疆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卻克晉使卻克以車八百乘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樂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癸酉陳于鞅逢丑父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卻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絙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卻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僂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齊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今齊東畝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

齊世家

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瀆之丘殺之六月崔杼殺高厚吾聞齊亂伐齊至高唐

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子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間入晉曲沃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

晉世家

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逐圖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

本史綱卷六十八

十一

引兵歸六年晉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殺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

衛世家

莊公蒯聵者出公文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

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群臣欲作亂乃止

司馬穰苴列傳

景公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

刺客列傳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

本史綱卷六十八

十一

去而事知伯知伯甚尊寵之及知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知伯滅知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知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今知伯知我我必為報讐而死以報知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知伯報讐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讐此天下之賢人

也卒釋去之

范雎列傳

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脇摺齒雎伴死即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簣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以更名姓曰張祿

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筵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

魏公子列傳

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

張儀列傳

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壁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辭之

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蒙恬列傳

趙高者諸親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

宮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央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死罪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教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壅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

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
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
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
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
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
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
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
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
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
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
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焚太子
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
其罪過舉劾之

始皇本紀

秦始皇十九年秦王之邯鄲諸常與王生趙時
母家有仇怨皆坑之

項羽本紀

諸侯吏卒異時故縣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
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
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

項羽本紀

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
不封

高祖本紀

天下悉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
驩爲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
降殺之雒陽

任敖列傳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
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

留侯世家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
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
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平少未宦事
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
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
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
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
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
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樂布列傳

布爲人所畧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
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
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
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

孝文本紀

文帝三年四月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
侯審食其

淮南厲王列傳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

太子高祖少子

王

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
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爲築外宮
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并逮治王
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在
繫中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
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
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
生厲王惠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
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
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

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

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
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
即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
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圍獵
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能扛鼎
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
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劉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
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
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
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
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
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
爲親故弗治赦厲王

梁孝王世家

景帝二十九年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
欲以孝王爲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
景帝竇太后義格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爲祠事
由此以事祕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
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

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

梁孝王世家

元朔中睢陽人類行反者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行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

李將軍列傳

頃之家居敖敖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

本史綱要卷六十六

廿九

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

酷吏列傳

後敕嚴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

千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亡去歸葬

書倍德例

秦本紀

繆公十二年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因其飢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支曰飢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百里傒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十四年秦飢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群臣號射曰因其飢伐之可有大功

本史綱要卷六十六

三十一

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驚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爲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

晉世家

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卻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疆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

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遣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邲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

本史卷之六

三

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劒而死於是邲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

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與大夫國人不附

惠公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百里奚曰天留流行國家代有救留恤鄰國之道也

與之邲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魏射曰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魏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秦秦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柰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

本史卷之六

三

晉世家

成公元年伐鄭鄭倍晉故也

景公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卻克欒書先穀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渡船中人指甚眾

楚虜我將知歸而林父曰臣為督將軍敗當
誅請死景公欲計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
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
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

景公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疆以
挫晉兵河上也

楚世家

成王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成王以諸侯客
禮饗而厚送之於秦

三十九年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

歸將軍子王謂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
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王固請乃與之少師
而去晉果敗子王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王

鄭世家

悼公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
弟踰是為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
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
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僕樂書伐鄭）

太史史例卷之六十八

太史史例卷之六十九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

書憂國例

刺客列傳

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
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
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
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
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
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
子丹患之聞其傳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
脇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
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
而士厲其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
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
鱗執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
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
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
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
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

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鵲驚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

陸賈列傳

呂太后時王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

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

汲黯列傳

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疆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

李息列傳

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居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知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

淮陽七歲而卒

書殉國例

夏本紀

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傳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洫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樺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衆庶稱可種卑濕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禹曰予娶塗山辛壬癸甲生啓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

齊世家

莊公六年五月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

衛將軍列傳

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

酷吏列傳

嘗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書奉使例

周本紀

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次洛使人問九鼎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楚兵乃去

魯世家

文公十五年季文子使於晉

魯世家

哀公七年吳王夫差疆伐齊至繒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詘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

吳世家

夫差七年至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

孔子世家

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詔召季康子
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

晉世家

哀公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爲介適齊齊歸
我侵地田常初相款親諸侯

晉世家

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
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其君
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三
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十

本史綱卷之六

六

一月歸晉侯

景公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
謀曰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楊給爲救宋
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今宋急下解楊
給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楊

鄭世家

襄公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
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
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楊字子虎誑楚令宋毋
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楊而獻楚楚王厚賜

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
解楊樓車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
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
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楊曰君能制命爲
義臣能承命爲信受晉君命以出有死無墮莊
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楊曰所
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爲
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
於是赦解楊使歸晉爵之爲上卿

周本紀

本史綱卷之七

七

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次洛使人問九
鼎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楚兵乃去

楚世家

莊王八年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於周郊周定
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小大輕重對曰
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
喙足以爲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
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
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民入川澤山林不
逢若魍魎魍魎莫能近之協于上下以承天

休桀有亂德鼎遷於股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昔成王定鼎于郊鄒卜世三十二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

晉世家

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識之

蘭相如列傳

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秦璧奏奉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

史記卷五十九

八

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疆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齎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

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注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詳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齊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壁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蘭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疆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秦之疆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得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

史記卷五十九

九

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滑稽列傳

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爲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我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穰侯列傳

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母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

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

陸賈列傳

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佗雖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疆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歆以新造未集之越屈疆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迺歆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

帝起豐沛討暴秦誅疆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廼此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今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佗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說拜賈

爲太中大夫

韓長孺列傳

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爲內史實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王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

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說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機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牽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

太史史例卷之七十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進言例

殷本紀

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廼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廼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廼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

太史公作史記

一

周本紀

淳于髡列傳

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曰固也吾

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

商君列傳

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

太史公作史記

二

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父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

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范雎列傳

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能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

史記卷六十五

三

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榘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

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

史記卷六十五

四

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群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有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

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篴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禁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

李斯傳卷下

五

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塞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屏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快於私闔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廬而搏寒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

李斯傳卷下

六

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曰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

本史例卷之七

七

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疆則附趙趙疆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

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援懷後二歲拔邢丘

主父偃列傳

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

本史例卷之八

八

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腠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饌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九

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

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即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

務各一事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鮮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

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群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

▲金史卷之十

土

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儻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

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圍王不成其敵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臣

▲金史卷之十

土

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衡馳車擊轂介冑生蟻蟲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知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

是風而脩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諛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軌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火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

本史綱要卷十

七

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疆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

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其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宮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

本史綱要卷十

十四

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

司馬書法卷之七十

太史史例卷之七十一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諷諫例

魯世家

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勞于外爲與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謹不

本史例卷之七十一

一

敢荒寧密靖殷國至于小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父爲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以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誡成王

周本紀

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

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水者決之使道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瞍獻典史獻書師箴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

本史例卷之七十一

二

鄭世家

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爲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爲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爲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號太叔祭仲曰京大

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爲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鄆鄆潰段出奔共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穎誓言曰不至黃泉母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穎谷之考叔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柰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

楚世家

本史例卷五

三

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

滑稽列傳

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竊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王爲棺文梓爲梓槨楓楝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柰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隴竈爲梓銅歷爲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又聞也

陳世家

成公元年冬楚莊王爲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讎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陳而有之群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

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微舒爲賊弑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楚世家

莊王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殺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群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由田主取其

本史綱卷之五

五

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

滑稽列傳

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話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

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計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庶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庶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庶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

本史綱卷之六

六

楚世家

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豐宮之朝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

用桓公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米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爲有仍之會有緡叛之紂爲黎山之會東夷叛之幽王爲太室之盟戎翟叛之君其慎終

頃襄王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魏者青首也鄒魯邾邳者羅鷺也外

本史綱要卷之七

七

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却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請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

繳射鴈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宮夕發淇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張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落新繳涉鄆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謂可得而

本史綱要卷之七

八

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鄆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軀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容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

田完世家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頃
宣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
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
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
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醜之愉者政令也鈞諧
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
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
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
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
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
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
相也攫之深而醜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
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
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
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
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
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
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
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搖膏棘軸

太史公作史記

九

成侯

滑稽列傳

太史公作史記

十

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
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
也然而不能傳合疏鑄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
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
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
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
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
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
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
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
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
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
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
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
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
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
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
威行三十六年

威王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春講鞠騰侍酒於前時賜餼滌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

【太史公作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上

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趙世家

孝成王元年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急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

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嚼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父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官昧死以聞太

【太史公作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上

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大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其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之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

諸族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
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
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
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
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
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君之計短也
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
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
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於

本史策卷之十一

十三

子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
又攻韓注人拔之

平原君列傳

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
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
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
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而平原君曰趙
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
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
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

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
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
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
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
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
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會楚
魏救至秦遂罷邯鄲復存

魏世家

本史策卷之十一

十四

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
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
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
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
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
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
上下爭利則國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
利爲

安釐王十一年秦拔我鄆丘秦昭王謂左右曰
今時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
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
五等芒卯之賢率疆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

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疆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圖趙襲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湛者三板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爲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兵雖疆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孫子列傳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

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

孟嘗君列傳

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木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上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木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

田完世家

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

國威却疆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

滑稽列傳

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

【史記卷八十七】

十七

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漆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司馬相如例傳

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

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王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詭烏有先生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

【史記卷八十七】

十八

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網彌山揜兔轉鹿射麋脚麟驚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于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

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
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
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
其山則盤紆弗鬱隆崇律岑巖參差日月蔽
虧交錯糾紛上千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
上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垺錫碧金銀衆色炫耀
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琨瑀玳瑁玄
厲璞石武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
窮昌蒲江離蘼蕪諸蔗檉且其南則有平原廣
澤登降陟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

太史公卷七十一

九

高燥則生歲薪苞荔薛莎青蘋其卑溼則生藏
葭菰葭東薔雕胡蓮藕菰蘆菴蘭軒芋衆物居
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
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
龍瑤瑁鼈鼉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楸栲豫章桂
椒木蘭藥離朱楊檀栲櫟栗橘柚芬芳其上則
有赤豹狸狌鵲鵠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
虎玄豹蝮蛇貍貍豺兕象野犀窮奇殫殫於是乃
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乘
雕王之輿靡魚須之旒旄曳明月之珠旗建干

將之雄戟左烏嗥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
驂乘纖阿爲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驕叩叩楚
距虛軼野馬而馳騁駢乘遺風而射游騏儵
溼洳雷動燁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皆
洞胃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
楚王乃弭節裴回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
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微飢受訓彈指衆物之
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揄紵綺羅羅奎
霧縠縠積縠縠紵徐委曲鬱撓谿谷紛紛排排
揚拖卬削扶輿轡驕嘯叩萃萃下摩蘭蕙上拂

太史公卷七十一

十

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繆繞王綬繆乎忽忽若神
仙之仿佛於是乃相與發於蕙圃嬰珊瑚率上
金隄揜翡翠射鵲鵲微矐出纖繳施弋白鵠連
駕鵲雙鵲下玄鶴加急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
鷁楊桂棹張翠帷建羽蓋罔璫瑁鈞紫貝提金
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
起奔揚會礪石相擊硠硠礪礪右雷震之聲聞
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獵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
行騎就隊纒乎淫淫班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
陽雲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芍藥之和具而

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將割輪
淳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
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今足
下不遠千里來况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
車騎之衆以與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
左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
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
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
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
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

金史卷之三

王

之信也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
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
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
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丘
傍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
蒂芥若乃倣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
鱗鱗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
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
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爲無用應
哉無是公聰然而笑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

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
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齊列爲東藩
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
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
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
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
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耶君未睹
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
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霸漣出入涇
渭鄠鄠潦漭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兮八

金史卷之三

王

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騁往來出乎
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
決莽之野汨乎渾流順阿而下赴隘陝之口觸
穹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湧潏潏澎湃濤濤
測泌瀾橫流逆折轉騰激洌澎湃沆瀣穹隆雲
撓蹇澶膠膠疾踰波趨沍沍沍下瀨批巖衝壅
揚滯沛臨坻注壑澗瀾實墜湛湛隱隱砰磅
盪潏滴瀝淅淅泠泠鼎沸馳波跳沫洑澌漂疾
悠遠長懷寂寥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灑漾潢安
翔徐徊翺乎瀉瀉東注太湖竹溢陂池於是乎

木虫東創卷之主

三

本史例卷之五

鳴蛙蠖飛鷗蛭蜩蠓蜥胡毅蛭棲息乎其間
長嘯哀鳴翮幡互經夭矯枝格偃蹇杪顛於是
平隄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踔稀間半落陸離爛
曼遠遷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宮宿館
客庖厨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皆秋
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蚪拖蜺旌摩雲旗
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驂乘崑崙從橫行
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獠者江河爲隄泰山
爲檣車騎雷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
淫淫裔裔綠陵沅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

本史綱卷之十一

五

手熊羆足野羊蒙鵠蘇絡白虎被幽文跨野馬
陵三變之危下磧歷之坻徑陵赴險越壑厲水
推蜚廉弄解矛格瑕蛤鋌猛氏冒騾射封豕
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
乎乘輿滿節裴回翔翔往來睨卻曲之進退覽
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憺曼遠去流離輕
禽楚履狡獸轉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
怪物出宇宙響繁霜滿白羽射游梟憺蜚虞擇
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燿仆然後揚節而
上浮陵驚風歷駭颺乘虛無與神俱轉玄鶴亂

昆雞道孔鸞促蛟蟻拂鷺鳥增鳳皇捷駕雞掩
焦明道盡塗彈迴車而還招提乎襄羊降集乎
北紘率乎直指閭乎友鄉慶石闕歷封畝過雉
鵠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鵠牛首
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獠者之所
得獲觀徒車之所轉輾乘騎之所蹂若人民之
所踴躍與其窮極倦飢驚憚惛伏不被創刃而
死者佗佗籍籍填坑滿谷拊平彌澤於是乎游
戲儼急置酒乎昊天臺張樂乎輶轡之宇撞
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

本史綱卷之十一

五

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
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俞宋蔡淮
南于遮文成顛歌族舉遞奏金鼓迭起鏗鏘鐘
磬洞心駭耳荆吳鄭衛之聲韶護武象之樂陰
淫桑衍之音鄙郢續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
鞮之倡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熳於
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
俗姣冶嫵媚都靚莊刻飾便嬛婢約柔婉嫵媚
媚媚娉娉獨幽蘭之榆施耶闔易以成削嫵媚
徼徼與世殊服芬香溫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

笑的樂長眉連娟微睨縣藐色授魂與心愉於
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
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德餘間無事棄日順天
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
反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
儼而命有司曰地可以懸辟悉爲農郊以贍萌
隸墾墻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
禁虛宮觀而勿侈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
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
正朔與天下爲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衣

李史補卷之五

五

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圃驚乎仁
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狸首恭騶虞弋玄鶴
建千戚載雲罕拂群離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翺
翔于書園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群
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
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刑
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
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
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
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雄兔

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
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固居九百是草木不得
壅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
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
政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
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爲卽無
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
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
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

司馬相如列傳

李史補卷之五

五

相如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
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
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
列僊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
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
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
隘兮竭輕舉而遠游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
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
始以爲慘兮世星而爲賢持指橋以偃蹇兮
又旃旄以招搖攬攬槍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

銅紅香渺以眩潛兮森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
輿之螭略透麗兮駢赤螭青蚪之蝟蟻蛇低
印天矯据以騎驚兮詘折隆窮蟻以連卷沛艾
赴蟬乞以佻儻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踣蹢
輅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林樊以梁倚糾蓼叫
莽蹋以艘路兮茂蒙踊躍騰而狂進莅颯卉翁
標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
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析窈窕以右轉兮
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囿而選之兮部乘衆
神於瑤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左

太史公傳卷之五

三

玄冥而右含靈兮前陸離而後滴瀉廝征北僑
而後羨門兮屬岐伯使尚方祝融驚而蹕御兮
清霧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絳雲蓋而樹
華旗使勾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
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
還膠葛以方馳騷擾衡徒其相紛挐兮滂淠決
亂灑以林離錯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
壇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硨磲鬱律兮洞出鬼谷
之崑崙崑崙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竭渡九江
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抗絕浮渚而

涉流沙奄息總極汎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
舞馮夷時若憂憂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
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輒勿恍忽兮直徑馳乎三
危排闥闔而入帝宮兮載王女而與之歸舒闔
風而搖集兮亢烏騰而一止低回陰山翔以紆
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矐然白首戴勝而穴
處兮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
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竭來兮絕道不
周會良幽郁呼吸沆瀣殮朝霞兮嚙咀芝英兮
噉瓊華儉侵浸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貫列

太史公傳卷之五

三

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馳游道而循降兮
驚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
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
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暎而無見兮聽倘
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相
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
似游天地之間意

書直諫例

伯夷列傳

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

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仁也扶而去之

齊世家

景公三十二年慧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星將出慧星何懼乎公曰可懷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求亦可懷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襍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拘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

趙世家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說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

趙侯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

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

伍子胥列傳

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

始皇本紀

秦始皇十年相國呂不韋坐舉嫪毐免桓齮爲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

復居甘泉宮

陳丞相世家

陵少文任氣好直言

留侯世家

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曰沛公欲有天下邪邪將欲爲富家翁邪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之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

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出舍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賓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周昌列傳

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

金史綱目卷之三

三三

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周昌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叔孫通列傳

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

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

季布列傳

金史綱目卷之三

三四

季惠時爲中郎將軍于嘗爲書嫂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噲可斬也高帝困於平城噲爲大將軍不能以四十萬解高祖之圍而今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是面欺也夷狄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

袁盎列傳

表益嘗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表益表益患之益兄子種爲常侍騎持節夾乘說益曰君與闕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表益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表益騎並車攀轡上曰將軍怯邪益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

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本史列傳卷之五

三五

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即署長布席表益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益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疏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然表益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

淮南王安列傳

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

本史列傳卷之五

三六

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顛功千萬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具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生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遺蒙恬築長城東西

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和臣荅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栏是臣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

本史例卷之五

三

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始皇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興百萬之衆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安弟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側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欲爲亂者十家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

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

本史例卷之五

三

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群臣先死於東宮也

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

魏其侯列傳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驪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李將軍列傳

太史公作史記

卷之九

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

酷吏列傳

郅都者揚人也以卽車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竊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宗廟太后何上還竊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沒贈列傳

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

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傳柏玄益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

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其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

太史公作史記

卷之四

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

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

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問見高門曰夫匈奴攻富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六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

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
死事者家所因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
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
庫賞賜發良民侍養雖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
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闕出財物于邊關
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
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業而傷其
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
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

司馬相如列傳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七十一

四十二

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
逐野獸相如上䟽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
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育臣
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
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
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輶人不暇施巧雖有烏
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
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
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
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御擗之變而况涉乎

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
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衆之重不以爲
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
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
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
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七十一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七十一

四十三

太史史例卷之七十二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

書激勵例

魯仲連列傳

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譏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知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

余覽卷五十二

乙

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成後世無稱焉非知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且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度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無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

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蔽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友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又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鄉里不通卿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滅獲且羞與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

太史史例卷五十二

二

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卿使曹子計不友傾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驕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感忿

本史列傳卷之三

三

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蔣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

范雎列傳

後二歲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愛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

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思慮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張儀列傳

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

本史列傳卷之三

四

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

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

左史史例卷之十一

五

司馬相如列傳

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爨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計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苦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唐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

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爨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驕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入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擐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部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耻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

左史史例卷之十一

六

尤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耻而俗
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
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
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
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
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
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
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
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
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

大史記卷之七

七

便是時印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
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
如曰印笮冉驪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
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
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
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
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
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

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印笮冉驪斯榆之君皆
請爲內臣除邊關闕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犍

犍爲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印都還報天子
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
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
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
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
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
湛恩汪濊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
馳定笮存印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
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

大史記卷之八

八

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
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
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
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
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印笮西焚之
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
來疆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
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
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
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

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
 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
 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
 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
 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汜濫衍
 溢民人登降移徙踣隍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
 堙鴻水決江疏河澆沈孽苗東歸之於海而天
 下未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
 其勞躬胝無腴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
 稱浹乎千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攝
 蹠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
 崇論闊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騁乎兼容
 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
 內八方之外浸尋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
 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
 祉靡有闕遺矣而遺伏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
 地舟輿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
 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
 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无不辜幼孤為奴

係鼎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
 澤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身為道已舉應
 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盤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
 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
 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麟集仰流願得受號者
 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微狎矧鑠靈山梁孫原創
 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傳思廣施遠撫長駕
 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
 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不亦
 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
 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
 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
 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
 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累父之事鳴和鸞揚
 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
 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夫
 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
 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
 姓雖息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徒因遷延而辭避

書言善例

鄭世家

定公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疆公室卑子產謂
韓宣子曰爲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

商君列傳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
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
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
載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
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
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

【秦史綱要卷三十一】

士

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及
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
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
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
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
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穀大夫賢趙
良曰子羊之皮一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
如一士之謬謬武王謬謬以昌放紂墨子以亡
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
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

藥也其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

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穀大夫荆
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
自弼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
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
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
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
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穀大夫之相秦也勞
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
戈功名歲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穀大夫死

【秦史綱要卷三十一】

士

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誦謠者不相杵此五
穀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
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
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
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
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
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
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
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
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

者興夫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參乘持矛而操關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鄒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袁盎列傳

本史列傳卷之十一

十三

袁盎從爲吳相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問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

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即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知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喜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

平津侯列傳

本史列傳卷之十一

十四

天子嘗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歸詐欲以釣名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

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

儒林列傳

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汲黯列傳

【本史例卷之七十二】

五

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圜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酷吏列傳

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

錢通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

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又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詘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

太史史例卷之七十二

【本史例卷之七十二】

十六

太史史例卷之七十三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口才例

仲尼弟子列傳

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

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

范睢列傳

范睢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

太史史例卷之七十三

乙

之大怒以為睢持魏國陰事豈齊故得此饋令

睢受其牛酒還其金

滑稽列傳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

諷諫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

數使諸侯未嘗屈辱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

陸賈列傳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

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

賈生列傳

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

張釋之列傳

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

太史史例卷之七十三

二

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

拜畜夫為上林令

鼂錯列傳

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

子

武安侯列傳

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

書辨難例

夏本紀

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

帝前臯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禹曰然如何臯陶曰於慎其身脩思長敦序九族衆明高翼近可遠在已禹拜美言曰然臯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是惟帝其難之知人則知能官人能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知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臯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寬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實疆而義章其有常吉哉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日嚴振敬六德

本史例卷之三

三

亮采有國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肅謹毋教邪淫竒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吾言底可行乎禹曰女言致可績行臯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孽孽臯陶難禹曰何謂孽孽禹曰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橈山行乘橈行山乘水與益予衆庶稻鮮食以決九州致四海浚滄澮致之川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

衆民乃定萬國爲治臯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爾止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女聰予即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諸衆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矣禹曰然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母功帝曰母若丹朱傲維慢游是好母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

本史例卷之三

四

順是禹曰予娶塗山辛壬癸申生啓予不子以故能誠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道有功苗頑不即功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臯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

吳世家

王夫差十四年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爲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

楚世家

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吳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殺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改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結怨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

本史例卷之三

五

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誦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特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翻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趙世家

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畧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此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於任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此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疆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爲人臣者窮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王欲繼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享往

本史例卷之三

六

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任驚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柰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知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

本史記卷之三

七

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綽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

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綽謂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茲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狗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合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拂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臣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

本史記卷之三

八

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剪髮文身錯臂左衽僞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却冠絺紬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

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伐以攘諸胡此愚知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疆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微社稷之神靈則鄣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鄣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母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處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

【秦史綱要卷之三】

九

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占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

【秦史綱要卷之三】

十

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

魯仲連列傳

魯仲連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疆爲帝已而後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城發使尊秦昭

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

太史公列卷之三

士

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

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同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仲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

太史公列卷之三

士

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斷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知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和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說曰噫嘻亦大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王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

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
疆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
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
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
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
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
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
莞簟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
聽朝也魯人投其簞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
辭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

左史補遺卷之三

三

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
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
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
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
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內今秦萬乘之國
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
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
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
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
所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謹

妾爲諸侯妃姬慶梁之官梁王安得安然而已
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
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
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
爲却軍五十里遠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
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

平原君列傳

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
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商君列傳

左史補遺卷之三

十四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
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愚者闇於
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慮始而可與樂成
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
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
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
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
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
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

者君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蔡澤列傳

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有重罪於秦應侯內

【本史列傳卷三十五】

十五

慙蔡澤乃西入秦時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知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問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知豈非士之願與

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猶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知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皆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

【本史列傳卷三十五】

十六

極身無二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力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諱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主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息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

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
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
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
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知而不能完吳申
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
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
爲僂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
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
德豈暴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
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

本史列傳卷之三

七

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
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
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
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
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
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
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
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厚舊故其賢知
與有道之士爲媵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
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

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知
能爲主安危脩政治亂疆兵批患折難廣地殖
穀富國足家疆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
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
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
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
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
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
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
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

本史列傳卷之三

六

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
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
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
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
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
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知伯之知非不
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
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
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
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時者九國具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

太史公卷之三

九

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丹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圖邺郭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疆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崇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

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衡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傳者乎或欲大授武欲分功此皆

太史公卷之三

二十

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列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以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以爲者而授之退而嚴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

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君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熟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

張儀列傳

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于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

【本史綱要卷之三】

王

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問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

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願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有禁暴止亂之名今

【本史綱要卷之三】

王

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

李斯列傳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僭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黔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

淮南王安列傳

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常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湏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

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
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
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爲難乃復問被曰
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爲非也吳王
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徙頭足異處子孫
無遺類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熟慮之無爲吳
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
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
緩先要成臯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
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

太史公傳卷之三

王

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閼河東上黨與
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據三
川之險拓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被
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
如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
何也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
緊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錫之
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
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
吳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造戍之衆鐵鑿棘矜也

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
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
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第政苛刑峻天下
熬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
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
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
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
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
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
爲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和

太史公傳卷之三

王

平津侯列傳

是時通西南夷東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
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

平津侯列傳

是時通西南夷東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數
諫以爲罷散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
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萬
弘不得一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
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

儒林列傳

與黃生爭論景帝前王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臣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周帝伐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書嘲戲例

晉世家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晉世家

荀息卒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

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

仲尼弟子列傳

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書感怒例

衛世家

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官妾鼓琴妾不善曹管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管曹三百十八年

史記卷之三

天

史記卷之三

天

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皆往日盱不召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子數侍公飲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又怒公之嘗管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遽伯王伯王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

范雎列傳

范雎上書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爲不知

束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
睢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
威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
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
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也寡人乃得受命
竊聞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睢辭讓是日觀
范睢之見者群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

書感愧例

周本紀

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
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
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暫相謂曰吾所爭周
人所耻何往爲祗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
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

魯世家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
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且也亦藏其
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
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
周公歸

孔子世家

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錡言於景公
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
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
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
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
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上階
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
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
是旌旄羽校予戟劔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
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
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
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
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
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
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獎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
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
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
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
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

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廉頗列傳

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蔣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

太史公傳卷之三

主

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頗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蔣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疆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蔣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

相與驩為刎頸之交

田叔列傳

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管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

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

太史公傳卷之三

主

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

游俠列傳

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疆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

大史史例卷之七十三

太史史例卷之七十三

三

太史史例卷之七十四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命運例

李將軍列傳

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

行

太史史例卷之七十四

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傳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

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衛將軍列傳

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

李斯列傳卷五

二

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

匡丞相列傳

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其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

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常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知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危不得者衆甚也

書天意例

楚世家

武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爲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

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群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埋璧於室內召五子齊而入康王躋之靈王肘加之子比子哲皆

李斯列傳卷五

三

遠之平王幼抱而入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爲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爲王十餘日子哲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爲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李斯列傳

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群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

璽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

項羽本紀

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竊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室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元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不可以驅索何棄之於是遂得脫

高祖本紀

高祖之東垣過栢人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

張耳列傳

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栢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栢人栢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呂后本紀

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鋪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逐產殺之即中府吏廁中

外戚世家

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任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疆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

先代王未入立爲帝而王后卒及後代王立爲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爲太子立竇姬爲皇后女嫫爲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爲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爲梁孝王

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畧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少君獨得脫不死

韓長孺列傳

太史公作史記

六

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大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太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

謂左右曰幾爲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

書忤時例

孔子世家

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孟子例傳

太史公作史記

七

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

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

吳起列傳

其少時家累千金游宦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

蘇秦列傳

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

本史綱要卷之四

八

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

說秦惠王惠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

范雎列傳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釜

呂不韋列傳

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已

刺客列傳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

本史綱要卷之四

九

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傳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

陳丞相世家

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爲太僕說

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

袁盎列傳

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

袁盎例傳

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鷄走狗

張釋之列傳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父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

本史例卷之五

十

主父偃列傳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從衡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過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之爲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爲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父諸公賓客多厭之

汲鄭列傳

數切諫不得久留內

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

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黠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失讞以幸而黠常毀儒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及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黠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

本史例卷之五

十一

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黠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

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黠之言益不用始黠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黠同位黠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黠時丞相史皆與黠同列或專用過之黠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黠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黠之言也日益甚

儒林列傳

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廼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

太史公作史記

主一

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至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更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

司馬相如列傳

以貴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

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

匡丞相列傳

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

書厄難例

晉世家

太史公作史記

主一

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饒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

楚世家

靈王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偃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王在吳乃勸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

子比爲王公子子哲爲令尹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殺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銷人謂曰爲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饗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銷人又以上自伐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饒不能起辛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饒於蘄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

越世家

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

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

趙世家

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聵于衛衛不內居戚

孔子世家

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

本史綱要

五

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惺於衛然後得去

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

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死闕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議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

本史記卷之七

去

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

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言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種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忘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本史記卷之七

七

張儀列傳

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音數百不服醢之其妻曰嘻子母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

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范睢列傳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脇摺齒睢詳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

史記卷六十五

大

高祖本紀

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

項羽本紀

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

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

書窮達例

外戚世家

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畧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

史記卷六十五

九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校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欲寵者進上皇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

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驪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疆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爲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

衛將軍列傳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爲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爲衛媼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此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

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

平津侯列傳

少時爲薛獄吏有臯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

主父偃列傳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從衡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偃貧無所得廼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爲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又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

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

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

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中大夫二歲中四遷偃

酷吏列傳

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又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萬矣

滑稽列傳

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饒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相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

書時勢例

孟嘗君列傳

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帝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有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六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廉頗列傳

廉頗之免長平歸也矢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

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蘇秦列傳

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

本史例卷五

孟

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

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西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

高祖本紀

當是時諸侯見楚疆漢敗還皆去漢復爲楚塞王欣亡入楚

魏豹列傳

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

淮陰侯列傳

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

本史例卷五

孟

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

高祖本紀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余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游俠列傳

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千金之財

萬石君列傳

慶方爲丞相諸子孫爲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魏其武安列傳

竇嬰守榮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將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請卽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

【李史例卷五】

五

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陳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

嘗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貳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武安由此益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

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實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

衛將軍列傳

乃益置大司馬位及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李史例卷五】

五

趙將軍列傳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爲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爲侯者

主父偃列傳

上拜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母復入偃之門

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交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

孔車長者也

汲黯列傳

鄭莊及黯始列爲九卿廉內行循繁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司馬相如列傳

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父之不樂曰長卿第俱

史記卷之五

三

如臨卽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卽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耻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

是時卬作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卬作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爲寵於是卓王孫臨卬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

史記卷之五

三

酷吏列傳

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爲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爲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疆人

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着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
拙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
凌折之

伎幸列傳

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
律與上卧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久之寢與中
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大人卒後愛弛則
禽誅昆弟也

太史史例卷之七十四

太史史例卷之七十四

三千

太史史例卷之七十五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

書相姪例

齊世家

初崔行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偪也逐
之崔行奔衛

孫子列傳

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
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
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
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
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
忌善而客待之

蘇秦列傳

蘇秦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其後齊大夫多
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

張儀列傳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
爭寵張儀與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
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

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

史記卷之五

二十一

犀首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謂事情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得燒掇焚杆君之國中國有事於秦則秦將

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

李斯列傳

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戴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友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

志不以危易心繁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疆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

書數賢例

太史公作史記

四

孔子世家

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

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楚昭王將以書杜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

太史公作史記

五

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始皇本紀

秦始皇十四年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爲臣

韓非列傳

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說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

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父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蔡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趙奢列傳

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

太史公作史記

六

賈生列傳

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改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

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

季布列傳

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直不疑列傳

太史公作史記

七

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朝廷見之或毀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柰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書嫌隙例

周本紀

周王三年鄭莊公朝桓王不禮五年鄭怨與魯

易許田許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

鄭世家

莊公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枋許田

周本紀

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鄭立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

太史公例卷之五

八

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

周本紀

襄王十三年鄭伐滑王使游孫伯服請滑鄭人囚之鄭文公怨惠王之入不與厲公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囚伯服

鄭世家

文公三十七年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備請滑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

厲公爵祿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備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汜

鄭世家

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

秦本紀

繆公十五年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為質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二十年秦滅梁芮二十二年晉

太史公例卷之五

九

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即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為君秦怨子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公益禮厚遇之

齊世家

釐公三十六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二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元

年始爲太子時嘗與無知闢及立紂無知秩服無知怨

魯世家

昭公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

陳世家

惠公二十八年吳王闔閭與子胥敗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亡

本史綱要卷之五

十

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

晉世家

景公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諸使吳令其子爲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普始通約伐楚

趙世家

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群臣

請死之母卹曰君所以置母卹爲能忍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母卹簡子不聽母卹由此怨知伯

孟嘗君列傳

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

庶頗列傳

本史綱要卷之五

十一

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庶頗之右庶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蘭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庶頗爭列

刺客列傳

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

項羽本紀

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比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

田儋列傳

項梁既追章叩章叩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

本史例卷五

十三

發兵共擊章叩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適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螻螻手則斬手螻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叩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叩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

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

令父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疆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人相聚畔之

高祖本紀

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

本史例卷五

十三

王使魏人周市畧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寧君秦嘉立景駒為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

高祖本紀

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

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地趙王歇於代復立爲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

張耳陳餘列傳

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

袁盎列傳

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

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

梁孝王世家

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下意梁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

書友簡例

越世家

句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詔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及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

秦本紀

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能晉言亡入西戎，相戎王聞繆公賢，使來聘。秦觀秦之強弱，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引之登三休之臺。由余曰：「臣聞土陞三級，茅茨不剪，寡君猶謂作之者勞，居之者淫，此臺使鬼為之。」

太史公作史記

卷六

太史公作史記

卷七

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慶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恠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急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警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問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茂戎之形。」

田單列傳

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援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

田單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剗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

大史記卷之五

六

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剗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計之燕軍由此益懈

樂毅列傳

於是燕昭王收齊幽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援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

大史記卷之五

九

白起列傳

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

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齧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

魏公子列傳

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兵於河外威振天下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殺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

李牧列傳

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

馬尚

楚世家

懷王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

本史綱要卷之五

主

儀私於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

張儀列傳

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貧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

本史例卷之五

五

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毋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

張儀列傳

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群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

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

本史例卷之五

五

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

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
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
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
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
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張耳陳餘列傳

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
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
李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
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

秦史例卷七十五

五

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
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
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
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
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
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
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

項羽本紀

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
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

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
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
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
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
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
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
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
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高祖本紀

漢四年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

秦史例卷七十五

五

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
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
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
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
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
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

陳丞相世家

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
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
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

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闢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

而死

書讒譖例

齊世家

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志哀公

司馬穰苴列傳

景公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曰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

衛世家

宣公十八年初宣公嬖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

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伋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

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書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及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仍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

晉世家

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

太史公作史記

天

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臘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傍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毋辟之他國

若早自殺母徒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

晉世家

厲公五年三卻驪伯宗殺之伯宗以好直諫得

太史公作史記

无

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

楚世家

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爲太子建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爲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爲太子娶是時伍奢爲太子太傅無忌爲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譏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無忌又日夜譏太子建於王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

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諂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

伍子胥列傳

費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

越世家

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疆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

伍子胥列傳

吳王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

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懷疆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詬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詬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

大史例卷之五

三

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屈原列傳

屈原爲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

屈平屬草茅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諛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

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

陳丞相世家

大史例卷之五

三

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專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負

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平故歸大王臣願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謝厚賜拜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本史綱要卷五

三

陳丞相世家

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林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頹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

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頹譏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譏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傳教孝惠是後呂頹譏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

本史綱要卷五

三

六年孝惠帝崩呂太后乃徙平爲丞相呂頹常以前陳平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譏曰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頹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願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頹之譏也

樊噲列傳

其後盧縮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

后釋略使復爵邑

武安侯列傳

建元元年丞相綽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

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

太史史例卷之七十五

太史史例卷之七十五

三

太史史例卷之七十六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陰詭例

齊世家

景公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爲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

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僞事高國者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

史例卷之七十六

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圉奔魯八月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入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毋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也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

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爲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爲悼公悼公入官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

田完世家

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疆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

史例卷之七十六

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衆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

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緡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臺中置坐中央發臺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

左史例卷五

三

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

威王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駟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

南攻襄陵以獎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駟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

左史例卷五

四

魯世家

桓公十八年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

鄭世家

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

管蔡世家

昭侯十六年楚令尹為其民泣以謀蔡蔡昭侯

二十六年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於吳吳爲
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許不與大
夫計吳人來救蔡因遷蔡于州來二十八年昭
侯將朝于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
已而誅賊利以解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爲成侯

宋世家

莊公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爲鄭君祭仲
許竟立突

鄭世家

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

左史例卷五

五

公使爲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
是爲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厲公突雍氏
有寵於宋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
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
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
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已亥突
至鄭立是爲厲公

晉世家

獻公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
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命重耳促自

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袂重耳遂奔翟使

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
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
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
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
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爲文王卿士其記
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
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
之虞之與虢猶脣之與齒脣亡則齒寒虞公不
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
公醜奔周還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
里奚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

左史例卷五

六

晉世家

靈公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爲晉亂乃
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
以歸晉

衛世家

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瞶乃令陽虎詐命衛
十餘人衰經歸簡子送蒯瞶衛人聞之發兵擊
蒯瞶蒯瞶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

孔子世家

魯哀公二年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純八人衰經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

孫子列傳

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疆秦壤界臣竊恐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

楚世家

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爲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公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

太史公作史記

七

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君蚤自圖無取辱焉

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爲王改名熊居是爲平王

懷王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遣楚王書願與王會武關面相結約盟而去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懷王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

趙世家

太史公作史記

八

武靈王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

蘇秦列傳

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

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散齊而爲燕

恐

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嘗問曰齊王其霸

史記卷之九

九

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

屈原列傳

屈原既絀其後秦欲代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大興師代秦秦發兵擊之破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

句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史記卷之十

十

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復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十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

春申君列傳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

春申君曰婢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又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

李園愛王

上

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

商君列傳

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

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

呂不韋列傳

呂不韋者陽翟大買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

李園愛王

上

曰夏姬毋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買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又質諸侯

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知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六

三

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說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授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

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六

十四

始皇本紀

二世皇帝二年冬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爲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群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

李斯列傳

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

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群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又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

本史例卷之六

五

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問語君於是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謂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或守不肯擊

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

李斯列傳

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

本史例卷之六

六

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婿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

始皇本紀

二世三年八月己亥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

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

陳涉世家

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

太史公作史記

七

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曰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

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銓人董緤符離人朱鷄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郟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

郟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

田儋列傳

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謂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

項羽本紀

太史公作史記

八

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代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

高祖本紀

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爾非有功伐何以

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詳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

項羽本紀

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

淮陰侯列傳

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

本史綱要卷六

七

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稀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因欲殺之舍人第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稀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呂后本紀

宣平侯女爲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爲有身取美太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孝惠崩太

子立爲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廼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則爲變

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爲亂廼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爲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懽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懽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廼失惑憯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群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群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

本史綱要卷六

千

王義爲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爲常山王

文帝本紀

文帝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

淮南王安列傳

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

月不同席王乃詳爲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
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
去之王后茶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
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

五宗世家

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
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
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
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
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

太史公作史記

主

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
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

彭祖不好治宮室機祥好爲吏事上書願督國
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諸使過客以
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

韓長孺列傳

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因大
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
陰使聶翁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
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

以爲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
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
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
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
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
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
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
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
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

書姦害例

太史公作史記

主

呂后本紀

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令求巷囚戚
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
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
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亦且
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廼使人召趙相趙相徵
至長安廼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
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
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年十
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

居使人持酖飲之。犁明孝惠還，趙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陽王友爲趙王。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迺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迺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

高后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迺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

【史記卷六十五】

五

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群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飢，乃歌曰：「諸呂用事，吾劉氏危。」迫脅王侯，彊授我妃。我妃既妬，吾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吾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吾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吾蒼天舉直，吁嗟不可悔。吾寧蚤自財爲王，而餓死，吾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吾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塚次。

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

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爲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

外戚世家

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齊人也。立榮爲太子，長公主嫫有女，欲予爲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日怨，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景帝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爲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噤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襄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毋以子貴。」今太子毋號，宜立爲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其男爲太子。

【史記卷六十五】

五

淮南衡山列傳

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爲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

太史例卷之七十六

五

太史例卷之七十六

太史例卷之七十七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

書愛怨例

宋世家

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柶爲柶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屈原列傳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諛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知以事其君諱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

離騷者可謂蕪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繁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適而見義遠其志繁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明爭光可也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

全史綱要卷之七

二

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哀哀兮汨徂南土眴兮窈窕孔靜幽墨寃

結紆軫兮離騷之長鞠無情効志兮倪詘以自抑列方以爲圖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感巧匠不斷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瞭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笱兮雞雉翔舞同糝至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邑犬群吠兮吹所怪也誹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疎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

全史綱要卷之七

三

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滯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唫恒悲兮求歎慨兮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歸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求

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
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於
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魏公子列傳

公子自知拜以毀廢乃譏病不朝與賓客為長
夜飲飲醉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
病酒而卒

李斯列傳

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
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

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

四

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非忠者非也今
吾知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
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
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
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
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
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
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
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

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
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

魏豹列傳

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日緩
煩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
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
而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
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
於河東傳諸榮陽以豹國為郡

黥布列傳

漢十一年淮南王布反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
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
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
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言此三人者
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

淮陰侯列傳

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
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
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
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解

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

韓信都列傳

十一年春故韓王信都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遣信都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歸王信都報曰陛下擢僕起問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蠱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憤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食蠻夷僕之思歸如痠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都

絳侯世家

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絳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櫓條侯心不

平顧謂尚席取櫓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袁盎列傳

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拊生所問占遂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韓長孺列傳

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畧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也

太史公列傳卷之七十七

七

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然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嘔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李將軍列傳

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

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徙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幕府曰

太史公傳卷之七十七

八

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執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

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

外戚世家

初上爲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爲妃立爲帝妃立爲皇后姓陳氏無子上之得爲嗣大長公主有力焉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奉惠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爲皇后陳皇后母太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

太史公傳卷之七十七

九

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

他姬子二人爲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死

書感慨例

宋世家

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僇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

晉世家

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爲繆公夫人衰經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爲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口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

孔子世家

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雖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女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

柱之間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卒

趙奢列傳

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刺客列傳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嘗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愴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李斯列傳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

子相哭而夷三族

項羽本紀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奉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項羽本紀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櫂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焉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

高祖本紀

漢十二年十月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佰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

留侯世家

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詞詩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嗟唏流涕上起去罷酒

高祖本紀

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布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

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

張釋之列傳

并爲中大大頃之至中即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則是特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櫛用紆絮斷陳縈添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郅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

太史史例卷之七十七

十四

稱善

書悔恨例

夏本紀

廼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

秦本紀

繆公三十二年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

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殽阨矣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兵至滑鄭賈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

太史史例卷之七十七

十五

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爲秦三囚將請曰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

雪恥母急遂入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

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郤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

越世家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七十七

十六

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

越世家

王夫差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

越王世家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七十七

十七

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王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

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才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

齊世家

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闕正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御執言簡公曰田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田逆殺人逢之遂捕以入田氏方睦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初田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豹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爲臣幸於子我子我謂曰

太史公卷之七

十八

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開門宦者禦之子行殺宦者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田宗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闕與大門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

執子我以告殺之郭闕成子將殺大陸子方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出雍門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庶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公曰余蚤從御執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

田完世家

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郤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

太史公卷之七

十九

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執諫簡公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開門簡公與婦人

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爲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于徐州簡公曰蚤從御執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公

楚世家

懷王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遣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爲質至驪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壤壤界故爲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驪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其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驪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詎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

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郛

趙世家

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疆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爲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

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

商君列傳

卷之十七

王

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瘞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瘞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瘞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

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廼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

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瘞之言也

白起列傳

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

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

史記卷之七

二十四

平原君列傳

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疆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

樂毅列傳

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

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生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

史記卷之七

二十五

刺客列傳

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

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蒙恬列傳

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大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壘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淮陰侯列傳

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稀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

本史列傳卷之七

王

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稀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乃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劉敬列傳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

兩國相擊此室卒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廼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

袁盎列傳

本史列傳卷之七

王

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舉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輕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人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

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
者何事益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
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
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
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
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育之勇不及陛下
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
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
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
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柩何益

本史記卷之七

三十一

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
三子皆為王益由此名重朝廷

淮南厲王列傳

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
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傳相以
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
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
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
封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
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

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
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
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盎曰
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
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
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
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
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
陽侯子良為東成侯

書自新例

殷本紀

本史記卷之七

三十一

帝大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
是伊尹於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
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
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
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
篇襄帝太甲稱太宗

吳世家

季札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鍾聲曰異哉吾聞
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

懼循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楚世家

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修政教

仲尼弟子列傳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犢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

太史公傳卷之十七

三十一

五宗世家

魯共王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輿馬脫節音惟恐不足於財

太史史例卷之七十七

太史史例卷之七十八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白枉例

蒙恬列傳

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

太史公傳卷之十八

十一

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知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官乘傳之代

張耳列傳

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

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曰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剄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驪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

蕭相國世家

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顧令民得入田毋收棄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

太史公卷七十八

二

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死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金相國多受賈堅金而爲民請吾死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有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眊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死吾不許吾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鼂錯列傳

鼂錯已死調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軍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矣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

太史公卷七十八

三

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龜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

韓長孺列傳

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偕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

大史記卷八

四

爲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難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軍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佗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

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

書辨謗例

魯世家

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大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

大史記卷八

五

當國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愛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

蘇秦列傳

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

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庭今臣爲王却齊之兵而
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
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
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
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
云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庶如伯夷
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
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
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庶
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六

六

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庶如此王又安能
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
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
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疆
其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
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
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
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
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
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

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僂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
五十故妾一僂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
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
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
之

樂毅列傳

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
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
之明而又有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
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七

七

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
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
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
之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
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
之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
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
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
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
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

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聞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齊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宮僅以身免珠王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及乎厝室齊器設於寧臺剗立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順于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伯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

史記卷之七十八

八

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閭閻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絜其名臣雖不佞乎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爲客卿

史記卷之七十九

九

始皇本紀

秦始皇十年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

李斯列傳

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

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

史記卷六十八

十

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疆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驥

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綳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治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鐃彈箏搏箏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鐃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

史記卷六十八

十一

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取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

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鄒陽列傳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諛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

大史列傳卷之十八

十二

而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刑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伴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熟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

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劉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駝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授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懷脚於宋卒

大史列傳卷之十八

十三

相中山范雎捫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聽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

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疆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

李史商參主人

十四

其讐疆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愍憫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疆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舅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鹽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田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豈足道哉臣聞明

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蠹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客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尹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

李史商參主人

十五

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誦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

廻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
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
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掘穴巖巖之中耳安肯
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
人出之卒爲上客

太史史例卷之七十八

太史史例卷之七十八

十六

太史史例卷之七十九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憂禍例

宋世家

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
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
我祖遂陳於上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
德於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
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與相爲敵讐今
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於今日
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喪今女無故
告子顛躋如之何其甚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
菑亡殷國乃母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
祇之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
得治不如去遂亡

太史史例卷之七十九

襄公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爲盟會十二年春宋
襄公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
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
公盟于孟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
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

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果敗

周本紀

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群人三爲衆女三爲衆王田不取群公行不下衆王御不叁一族夫衆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之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共王寢密

衛世家

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曰戎虜何爲是戎州病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奔

晉世家

獻公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獻公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

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率師不威將安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母懼不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

秦本紀卷之九

三

文公五年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王猶在庸可喜乎子王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王子王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

越世家

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

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癢也願王釋齊先
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
讓子胥子胥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
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
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
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
年吳其墟乎

趙世家

惠文王三年主父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
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

李充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

四

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
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微幸夫小人有欲
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
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
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
知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知何以爲國子奚不
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母爲怨府母爲禍梯
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母變而
度母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

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執大馬進
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就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
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
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
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
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
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教見公
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
子與田不禮甚可愛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
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

李充謂肥義曰

五

殘也諛臣在中主之露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
主而外為恭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
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
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
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
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
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群臣宗室之禮
見其長子章儼然也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心
憐之於是乃歆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
主父及王將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從與田

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

魏世家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其

宋齊作卷之十九

六

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疆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疆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疆趙是復關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

道河內倍鄭朝歌紀漳澧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取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邵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取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刑仞城境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焚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武陽鄰聽

宋齊作卷之十九

七

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僧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者有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闌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圍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

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丹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疆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審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春申君列傳

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

李史列傳卷之九

八

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主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

李斯列傳

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聚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為下遂擢

李史列傳卷之九

九

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始皇本紀

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氐盡畔秦吏應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

呂后本紀

本史記卷七十九

十

太后女弟呂嬃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乃以劉澤為琅邪王以慰其心

八年七月中高后病甚廼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搃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

書避禍例

齊世家

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群第恐禍及故次第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傳之次第小白奔莒鮑叔傳之小白母衛女也

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

宋世家

元公十年元公母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奔見諸華氏相攻亂建去如鄭

本史記卷七十九

十一

景公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

晉世家

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屈潰夷吾將奔翟夷吾曰不可重耳已重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疆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豳秦晉兵解而去

晉世家

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

少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

楚世家

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

越世家

句踐已平吳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

本史例卷七十九

十三

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范蠡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瓦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謀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子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

珠王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

鄭世家

子亶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鄭子亶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關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疆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亶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亶高渠彌亡歸歸與祭仲謀召子亶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

本史例卷七十九

十三

陳世家

宣公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奔齊

田完世家

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

孔子世家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造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

【金史卷之十九

十四

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

王翦列傳

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如

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恐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

叔孫通列傳

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

【金史卷之十九

十五

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隍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亡去之薛

蕭相國世家

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諸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漢十一年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

李史例卷七十九

十六

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

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執然君初

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孽孽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賞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疆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謂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

呂后本紀

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疆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

李史例卷七十九

十七

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疆曰帝母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必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疆計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下

孝文本紀

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

絳侯世家

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

袁盎列傳

袁盎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勃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毋何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

遇盎

【袁盎列傳卷十九】

六

魏其侯列傳

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開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整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

乃遂起朝請如故

書彌變例

鄭世家

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峭

留侯世家

漢六年以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

【留侯世家卷十九】

九

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

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

高祖本紀

漢十二年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爲編戶民今北面爲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
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

太史公作史記卷七十九

三

吳王濞列傳

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傳皆楚人輕悍又素驕悍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爲使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駿問

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爲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

淮南厲王列傳

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

太史公作史記卷七十九

三

太史公作史記卷七十九

太史史例卷之八十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歸老例

始皇本紀

秦始皇二十一年王翦謝病老歸新鄭

萬石君列傳

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

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

太史史例卷之八十

十一

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駕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畧為百姓言

周文列傳

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子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書病免例

秦本紀

昭襄王二十四年魏冉免相

秦本紀

昭襄王四十二年穰侯出之陶

穰侯列傳

太史史例卷之八十

二

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竄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識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蔡澤列傳

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疆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

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

孟嘗君列傳

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

魏公子列傳

公子自知拜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

陳丞相世家

安國侯既爲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

三

三

諸呂爲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爲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兒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

張丞相列傳

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

蒼任人爲中侯大爲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

陸賈列傳

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

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適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徙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

袁盎列傳

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

四

家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關鷄走狗

龜錯列傳

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

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

衛綰列傳

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

之

直不疑列傳

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

魏其侯列傳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危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韓長孺列傳

大史史綱卷五

五

安國爲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

儒林列傳

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

汲鄭列傳

遷爲滎陽令黯耻爲令病歸田里

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

平津侯列傳

金匱要略卷六

六

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知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知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駕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

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符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

司馬相如列傳

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間居不慕官爵

太史公作史記

七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

酷吏列傳

禹以老徒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書壽考例

三皇本紀

炎帝神農氏立一百二十年崩

三皇本紀

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濬泊無所施為而俗自化木德千歲起攝提兄第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於熊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五帝本紀

太史公作史記

八

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

張丞相列傳

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也

陸賈列傳

陸生竟以壽終

蒯成侯列傳

至孝文五年縶以壽終

馮唐列傳

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歲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

平津侯列傳

元符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

酷吏列傳

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書冤死例

吳世家

史記卷八十一

九

王夫差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商之以興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扶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

韓非列傳

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說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

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蔡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秦本紀

昭襄王五十年十二月武安君白起有罪死

白起列傳

史記卷六十一

十

武安君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目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龔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

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疆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刎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大秦史卷六十一

十二

蒙恬列傳

令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王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王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

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

蒙恬列傳

大秦史卷六十一

十三

二世又使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

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大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始皇本紀

二世皇帝元年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關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

自殺宗室振恐群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

彭越列傳

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十

十四

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從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書死後例

周本紀

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

西周公於愚狐

管晏列傳

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疆於諸侯

楚世家

考烈王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

丁秦

趙世家

晉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

已

三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

來會葵

大史記卷之十

十五

司馬穰苴列傳

景公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諸於景公景公退穰苴穰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

孟嘗君列傳

薛公文卒謚為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

薛孟嘗絕嗣無後也

平原君列傳

平原君以趙孝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

魏公子列傳

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

屈原列傳

大史記卷之十

十六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秦本紀

昭襄王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后而合其葬於先王韓王衰經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

項羽本紀

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

去

高祖本紀

漢十年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

絳侯世家

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
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汲鄭列傳

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

司馬相如列傳

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徵封于太山至梁父禪肅然太史公例

太史史例卷之八十一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

書殉葬例

秦本紀

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

秦本紀

繆公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與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詩

秦本紀

獻公元年止從死

楚世家

靈王十四年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

書葬地例

三皇本紀

炎帝神農氏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

五帝本紀

黃帝崩葬橋山

五帝本紀

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秦本紀

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作石椁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取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

魯周公世家

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

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

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趙世家

肅侯十五年起壽陵

孔子世家

孔子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
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鄉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

秦本紀

文公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

寧公生十歲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

昭襄王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葬芷陽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陽郿山

秦本紀

襄公葬西垂

文公葬西垂

憲公葬衙

出子葬衙

武公葬宣陽東南

德公葬陽

宣公葬陽

成公葬陽

繆公葬雍

康公葬訇社

共公葬康公南

桓公葬義里丘北

景公葬丘里南

畢公葬車里北

夷宮葬左宮

惠宮葬車里

悼公葬僖公西城雍

刺龔公葬八里

躁公葬悼公南

懷公葬櫟園氏

靈公葬悼公西

簡公葬僖公西

惠公葬陵園

出公葬雍

獻公葬躡園

孝公葬弟園

惠文王葬陵

悼武王葬末陵

昭襄王葬滎陽

始皇葬鄜邑

二世皇帝葬武春

穰侯列傳

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荀卿列傳

荀卿卒因葬蘭陵

呂不韋列傳

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

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

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

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

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為帝太后與莊襄王會

葬芷陽

陳涉世家

陳勝葬碭

外戚世家

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

陵以呂后會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

霸陵

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

孝景本紀

景帝四年後九月更以弋陽為陽陵

五年三月作陽陵渭橋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

十萬後三年正月甲子孝景皇帝崩太子即位

是為孝武皇帝二月置陽陵

衛將軍列傳

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像祁連山

蘇將軍列傳

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冢在大猶鄉

張將軍列傳

其後使通烏孫爲大行而卒冢在漢中

書守冢例

高祖本紀

本史例卷之十一

六

漢十二年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

陳涉世家

高祖時爲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碣至今血食

外戚世家

薄太后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爲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家園祠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獻園儀

竇皇帝親早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

追尊竇后父爲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

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

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爲共侯置園邑二百家

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

齊悼惠王世家

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

齊天子憐齊爲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

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

淮南厲王列傳

本史例卷之十一

七

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

書葬後例

殷本紀

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

伊尹事作沃丁

孔子世家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

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

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

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嚴

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

樛里子列傳

秦昭王七年樛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樛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樛里故俗謂之樛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

太史公卷八十一

八

正直其墓

書立祠例

伍子胥列傳

吳王賜子胥屬鏃之劍以死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白起列傳

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魏公子列傳

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

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樂布列傳

燕齊之間皆爲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

萬石君列傳

慶爲齊國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

書哀傷例

五帝本紀

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

太史公卷八十一

九

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

吳世家

公子光詳爲足疾入于宮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匈遂弑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

齊鮑氏弑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

乃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吳王乃引兵歸

齊世家

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悼公四年鮑子殺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

魯世家

春秋傳卷十一

十一

十八年三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倭倭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爲宣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秦本紀

終公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與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

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歌黃鳥之詩

楚世家

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十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秦本紀

昭襄王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

秦本紀卷十一

十一

秦本紀

昭襄王十一年楚懷王走之趙趙不受還之秦即死歸葬

魯世家

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

秦本紀

昭襄王四十五年葉陽君惺出之國未至而死

鄭世家

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爲人仁愛人事君

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

循吏列傳

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孔子世家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

【太史公卷之六十一】

十三

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剝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

仲尼弟子列傳

顏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率短

命死矣今也則亡

仲尼弟子列傳

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

孔子世家

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舜余一

【太史公卷之六十一】

十三

人以在位執號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

刺客列傳

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梁孝王世家

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食湯

沐已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食

五宗世家

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戰守備侯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寄於上最親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安王

朱建列傳

太史公卷之十一

十四

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廼召其子拜為中大夫

司馬相如列傳

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登陂陲之長阪兮坐入曾宮之蹉跌臨曲江之隍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鏗鏘兮

通谷谿兮谿瀾汨滅翰習以未逝兮注平臯之廣衍觀衆樹之埵菱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彌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譏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憂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精罔闕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未遂嗚呼哀哉

酷吏列傳

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

太史公卷之十一

五

殺其時兩弟及兩孀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滑稽列傳

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太史公例卷之八十一

太史史例卷之八十二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說客例

仲尼弟子列傳

田常欲作亂於齊悼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

太史公集卷之三

一

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也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

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知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知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

太史公集卷之三

二

惡越臣請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
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
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蚩夷之國大夫
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
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
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
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
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
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骨髓日夜
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

太史公集卷之三

三

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
敵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
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
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徵其志重寶
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
勝王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
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
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
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
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

不幸以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
棲于會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
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
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
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
大義誅疆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
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
越賊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
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
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

太史公集卷之三

四

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
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
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
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辯不可以
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
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
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
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
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
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

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蘇秦列傳

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

太史公作史記

五

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噶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

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其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噶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疆趙南近齊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

太史公作史記

六

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而大王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

今復得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忠竊爲大王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大王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

水經集注卷之七

七

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日操兵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鄉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

水經集注卷之七

七

之所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疆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而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疆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俟於衆人之言而以真寘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秦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之破必矣今欲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

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
竽瑟之音前有樓閣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
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
恐惕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
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
王廣地疆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
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
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割白馬而盟
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
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
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
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皐魏塞其道趙涉
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
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
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
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
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
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
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
之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

史記卷之九

九

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
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
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
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
入之于秦
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
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
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
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
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
近者鏑奔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
陽合鐔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牛馬水截
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吹芮無不畢具
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蹶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
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
秦交臂而服焉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
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
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之則無
地以給之不與則事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
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

史記卷之九

十

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疆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瞑目按劍仰天大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

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鄆東有淮潁煮棗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

史記卷之六

士

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鞫鞫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疆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敗卒三千人禽夫差於于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

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蔓蔓不伐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一意則必無疆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史記卷之六

士

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邪西有清河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後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

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竿鼓瑟彈琴擊筑聞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數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放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惴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

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郢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早熟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效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

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

史記卷之全

五

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効勞

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曰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

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鳥喙者爲其愈文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厲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鳥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

史記卷之全

六

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庭今臣爲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

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云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

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

大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

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誦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塞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

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

太史公作史記

十九

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代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伐

伐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遣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代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

北肥大齊讎疆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知者舉事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齊素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殘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

太史公作史記

二十

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

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知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

史記卷之五

王

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其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滑王出走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

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知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王告韓曰吾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錄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鉞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鄢郢苟利於

史記卷之五

王

楚寡人如自有之楚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
郢既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
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
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
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切魏不爲
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羸則兼欺舅與母
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
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郢既適齊者曰以宋此
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
約龍賈之戰岍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
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
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
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
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
王不行

張儀列傳

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
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
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
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

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
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
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
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
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
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
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敵兵勞衆不足
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
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
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

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
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
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
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
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
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
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
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
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
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

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
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
求解乎楚魏以與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
此巨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
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

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
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
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
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
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

本史卷之六

王五

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成四方守亭郵者
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
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
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
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
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
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
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
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
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

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
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
梁韓怯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
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
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
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
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
而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
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夫割楚而
益梁虧楚而適秦據稱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

本史卷之六

王六

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
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
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搢腕瞋目切齒
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
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
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
辭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
明年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
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
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

開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
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
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
大說而許之群臣皆賀陳軫獨吊之楚王怒曰
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賀子獨
吊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
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
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
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珙國而
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

太史公作史記全

三

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
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
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
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
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
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綬墮車不朝
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
使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
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
已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

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
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
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
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
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
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
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

太史公作史記全

三

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知以武雖無出
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
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
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
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
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
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
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
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
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

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

太史公作史記

三十九

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

此者矣願大王熟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

太史公作史記

四十

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

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檄亭鄣塞見卒不過一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跼跼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採前跌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指甲徒楊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群臣諸

史記卷之六

三

疾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榮陽則鴻臺之宮樂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母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并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

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

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殺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

史記卷之六

三

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滎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齊

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

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

太史公卷之三

三三

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受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欲求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軹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

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過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傳不與國謀計先生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

太史公卷之三

三四

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過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噉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噉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

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次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

陳軫列傳

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

史記卷之全

三五

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

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

韓魏相攻葦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

史記卷之全

三六

魏相攻葦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卡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卡莊子以爲然立頃之有須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葦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

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剋之此陳軫之計也

樗里子列傳

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辛而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辛迎之意甚歡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說楚王曰知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

甘茂列傳

蜀侯輝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爲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

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魯參之處費魯人有與魯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魯參殺人其母藏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魯參殺人其母尚藏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魯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魯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魯參王之信臣又不如魯參之母信魯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拔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

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

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爲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爲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

本史卷之全

三九

曰善乃下師於穀以救韓楚兵去

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弔率其私徒以關於秦願公熟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壽謂之公仲曰秦

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謂於公人口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知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爲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歸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

本史卷之全

四一

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
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說甘茂茂
懼殺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六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
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
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
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
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
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
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強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

史記卷六十五

史記卷六十五

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
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
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
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
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
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
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爲燕趙戰勝攻取
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
急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
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

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
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
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
孺子行今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
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
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
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
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遣之始皇召見
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
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

史記卷六十五

史記卷六十五

燕與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
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
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
如齊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
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
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二甘羅還報
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孟嘗君列傳

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
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

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

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

史記卷之六

四

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

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因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

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趙趙以和秦親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失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離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獎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被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

史記卷之六

四

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鞶東入

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踞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說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轡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轡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彊彊之畧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侯秦使秦使車適

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

平原君列傳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東甲而趙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原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原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

爲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今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

史記卷六十五

卷六十五

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

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

史記卷六十五

卷六十五

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樓緩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

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脊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

五十一

臣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

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讎於王也從秦為讎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

春申君列傳

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歇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一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驚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番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身三世不忘接

五十二

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

而不敢求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及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齊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訓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重矣王若能持功守成繼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次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知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知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知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足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趙趙免兎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

史記卷之五

五

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杜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捐頭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鉅湖陵陽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

史記卷之五

五

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
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
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
人徒之衆兵革之強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
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
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
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
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駟陵嬰城而
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
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

史記卷之八

三

范雎列傳

秦昭王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三歲拔邢丘
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
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
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
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

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
攻崇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
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崇陽則其國斷
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
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曰益
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
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
侯華陽高陵陘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
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
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陘陽等擊斷無
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
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
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
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
諸侯剖符于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
取則利歸於陶閻獎御于諸侯戰敗則結怨於
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
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
其主崔杼淖齒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
梁宿音而死李兌管趙困主父於沙丘百日而

史記卷之八

三

餓死令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
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
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
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
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
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
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
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
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
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
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
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

太史公卷之八十二

五十五

太史公卷之八十二

太史公例卷之八十三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

書說客例

周本紀

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西周武公
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謂楚王
曰不如以地資公子咎爲請太子左成曰不可
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疏於周也不如請周
君孰欲立以微告翦翦請令楚賀之以地果立
公子咎爲太子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
周爲秦故將伐之蘇代爲周說楚王曰何以周
爲秦之禍也言周之爲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
秦也故謂周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
爲秦取周之精者也爲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
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絕於秦必入
於秦矣秦借道兩周之間將以伐韓周恐借之
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曰何不令人
謂韓公叔曰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信東周也
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
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疆與周地將以疑周

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惡往。故令人謂韓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以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於南陽？周君將以爲辭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矣。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爲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必可以盡矣。」王報謂成君楚圍雍氏。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毋徵甲。」

史記卷八

三

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周君曰：「子苟能請以國聽于代。」見韓相國曰：「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使者已行矣。」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也？」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樊高都得完周也。曷爲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

周本紀

王赧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朴師武北。取趙蘭離石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將兵出塞攻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撻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吾非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以馬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今破韓魏。朴師武北。取趙蘭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而無出。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戍周。因謂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爲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

遂使城周

周本紀

王赧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謂周最曰公不若譽秦王之孝因以應爲太后養地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爲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爲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彊於周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天下欲彊秦勸王攻周秦與天下彊則令不行矣五十八年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之輕也還其行客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爲王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齊重則固有周聚以收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秦信周發兵攻三晉

燕世家

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

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太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

楚世家

威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傷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爲之用嬰子弗善

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爲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擇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

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於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

史記卷六

六

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偏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爲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

曰善引兵而去

楚世家

懷王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爲門閭之厮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閭之厮也王爲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

史記卷六

七

六百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說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吊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吊

楚王弗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事以待吾事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爲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歸報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

史記卷六十五

卷六十五

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

越世家

王無強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疆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獲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

史記卷六十五

卷六十五

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其地以聚常鄆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鄴宋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知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關晉楚也晉楚不關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讐龐長沙楚之粟也竟

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
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敵可以
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
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與兵而伐之
大敗越殺玉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
於徐州

趙世家

惠文王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
厲爲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
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
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
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
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
秦趙與國以疆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
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
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餘天下恐事之不合
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
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
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
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

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
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
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
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
去狄丘鉅鹿歛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
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
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
之上黨羊腸之西勾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勾注
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
東下昆山之王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
久伐齊從疆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熟慮
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厲行以謀
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
之地秦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疆
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至分先俞
於趙齊之事王宜爲上佼而今乃抵罪臣恐天
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熟計之也今
王母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
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
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

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

魏世家

哀王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亡者魏爲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驪衛不如以魏驪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衛驪衛不以王爲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驪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

哀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必相之昭魚

史記卷八十五

十一

史記卷八十五

十一

之太子果相魏

安釐王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于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重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重使欲重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把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知不如用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安釐王十一年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乘而遣之唐雎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太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

韓世家

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蟻貳爭爲太子時蟻貳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蟻貳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蟻貳

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予以秦爲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予以爲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知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爲公患之司馬庚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重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蘇代又謂秦太后弟羊戎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蟻貳也公何不爲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蟻貳爲事必以

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挾也公又爲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驪風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爲太子

田完世家

湣王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爲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爲福不成亦爲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貴將拔齊兵又進子來

卷之三

十六

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卻齊宋馮因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爲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代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

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于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

卷之三

十七

田完世家

湣王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

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鉤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熟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

李斯列傳卷之三

六

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疆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知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

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

李斯列傳

李斯列傳卷之三

六

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隙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齊之疆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疆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

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

始皇本紀

始皇帝十年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疆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知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母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顰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始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張耳陳餘列傳

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

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人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畧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子卒三千人北畧趙地

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

自爲閫各報其怨而攻其讐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

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

大史記卷之五

王

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教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畧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畧地

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方且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

大史記卷之五

王

項羽本紀

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縱能勝高必疾如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

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知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欲疑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

項羽本紀

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群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興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

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

高祖本紀

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使龍且往擊之

黥布列傳

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詣譖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廼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

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強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適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強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廼發四千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六

其六

人以助楚夫北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項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強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

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六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

淮陰侯列傳

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聞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闔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

淮陰侯列傳

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

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

酈生列傳

酈生因言六國從衡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

天之王者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廩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

本史卷之三

三

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廼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而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

本史卷之三

三

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刺印利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廼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廼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已廼曰

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烹汝酈生日舉大事不細謹遇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烹酈生引兵東走

項羽本紀

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

高祖本紀

項羽聞齊已擊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

淮陰侯列傳

宋史綱目卷之三

三十一

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人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

宋史綱目卷之三

三十一

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知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盡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連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處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巳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關

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
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
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
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臯遂走
宛葉之間此所謂知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
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
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
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爲漢
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
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
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
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
出虛空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
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
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
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
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
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
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
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

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
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
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
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
騭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
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
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
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
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
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
騭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
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
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
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
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
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
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畧足下涉西河
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有
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
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

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侯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矣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分以辭夫隨所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僭右之祿者聞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知誠知之決弗敢行者

史記卷六十五

世家

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踣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知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爲巫

吳王濞列傳

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

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卬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奸飾於邪臣奸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絺繆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有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奸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難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晁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王欲內以晁錯爲計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

下所鄉者降所指者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畧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

書縱橫例

燕世家

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爲從長

楚世家

懷王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

懷王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

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

室以崇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彊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銓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熟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耻於諸侯王不

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爲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爲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

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

蘇秦列傳

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其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張儀列傳

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

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平津侯列傳

主父愜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

太史史例卷之八十三

太史史例卷之八十四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黃老例

孔子世家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乎魯弟子稍益進焉

老子列傳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

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是耶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

淳于髡列傳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

留侯世家

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

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嘗習誦讀之

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

葆祠之留侯死并塋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

曹相國世家

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

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六稱賢相

樂毅列傳

樂巨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田叔列傳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創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

鼂錯列傳

鄧公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張釋之列傳

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

外戚世家

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

武安侯列傳

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

儒林列傳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

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園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園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

直不疑列傳

不疑學老子言其爲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

汲鄭列傳

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肯小黯多病肝閭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

汲鄭列傳

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

書刑名例

申不害列傳

申子之學

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列傳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
歸本於黃老

商君列傳

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涇爲中庶子

蒙恬列傳

恬嘗書獄典文學

李斯列傳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六十四

六

曹相國世家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
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

張丞相列傳

任教者故沛獄吏

鼂錯列傳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

張叔列傳

孝文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

張湯列傳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
還而鼠盜肉其父怨管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
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
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
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爲長安吏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八十四

太史公作史記卷之八十四

七

太史史例卷之八十五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刺客例

吳世家

王僚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

太史史例卷之八十五

十一

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爲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濩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

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柰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公子光詳爲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匈

太史史例卷之八十五

十二

遂弑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爲卿

刺客列傳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負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讐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吾王諸樊諸樊第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

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
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
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
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
光曰使以兄第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
直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
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
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庸將兵圍楚之潛
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
將蓋餘庸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

本史記卷六十五

三

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
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
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
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
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
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
光之家門戶階陞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
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
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
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

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
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閔閔閔乃
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

楚世家

考烈王二十五年李園殺春申君

春申君列傳

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
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
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
之家

本史記卷六十五

四

韓世家

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

刺客列傳

聶政乃辭獨行伏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
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
累左右大亂

楚世家

負芻王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

刺客列傳

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

收入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
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
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
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
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
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
太子曰樊將軍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
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
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
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
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
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
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
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
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
手揜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
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搥腕而進曰此
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
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
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

史記卷八十五

五

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
藥燂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
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
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
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
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
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
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
之疆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
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
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
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
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復爲羽聲亢慨士皆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
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
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
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
吏頭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
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
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

史記卷八十五

六

千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變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洞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俛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

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伎癢不能母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夫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已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殺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鐵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袁盎列傳

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爲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閤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

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書任俠例

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間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

本史綱要卷五

九

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入之所時有也

孟嘗君列傳

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

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

留侯世家

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

季布列傳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

游俠列傳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

本史綱要卷五

十

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駒牛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

郭解軼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

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

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閭閻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雖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閭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

【史記卷之全書】

十一

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

外戚世家

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

淮將軍列傳

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

衛將軍列傳

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齋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城蹋鞠事多此類

汲鄭列傳

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禹於危聲聞梁楚之間

酷吏列傳

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書佞幸例

佞幸列傳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閼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閑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

鵝鵝且帶傳脂分化閨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爲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

佞幸列傳

尊寵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游戲然鄧通無他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文帝嘗病難鄧通常爲帝喑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喑燔燔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爲帝喑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仁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媽宦者則李延年

媽者弓高侯孽孫也今上爲膠東王時媽與上

學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媽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媽常與上卧起

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爲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媽也

韓信列傳

顏當孽孫韓媽貴幸名富顯於當世

淮南王安列傳

淮南王有女陵豈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爲中訶長安約結上左右

太史史例卷之八十五

太史史例卷之八十六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

書醫術例

三皇本紀

炎帝神農氏始嘗百草始有醫藥

趙世家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子問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

告我晉國將大亂五日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識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羆

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羆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子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羆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犬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章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扁鵲列傳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

本史卷之六

五

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強而公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

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

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羆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羆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號號太子死扁

本史卷之六

中

鵲至號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農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日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橋引

案杌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
鮮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撲荒瓜幕漚浼腸胃漱
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
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啖嬰之
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
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脉望色
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
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夾
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
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
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瞑舌
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號君號君聞之
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
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
偏園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
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蒐精
泄橫流涕長潛忽承映悲不能自止容貌變
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
陰中動胃纏絡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
以陽脉下遂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

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
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
脉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
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
皆五藏鑿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
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
會有關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
之齊和熨之以更熨兩臍下太子起坐更適陰
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
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
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
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
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
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
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
不說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
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說後五日扁
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
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
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

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
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
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
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
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治不治於理一不
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
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
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
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
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
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
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
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鵲也

太史公作史記

七

太史公列傳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醫術例

太倉公列傳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
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
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
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
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
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
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
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
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
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紫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
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
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
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
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
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

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苗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

本史卷之七

二

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脉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齧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

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脉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脉法曰脉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脉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脉責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齧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脉時少陽初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脉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齧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脉結發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本史卷之七

三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脉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慙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火憂數忤食飲臣意即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脉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脉法曰脉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脉盛者爲重陽重陽者過心主故煩慙食不下則絡脉有過絡脉有過則血上出血上

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蹙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疽也令人不得前後洩循曰不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欲以火齊湯一飲則前後洩者切其脉時右口氣急脉無五藏氣右口脉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疽中熱故溺赤也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脉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脉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

史記卷之七

四

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驛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爲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脉時并陰脉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脉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在太陰脉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

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則轉爲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脉曰風痺客脾難於大小洩溺赤臣意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洩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滲滲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脉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脉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脉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脉曰肺消痺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

史記卷之七

五

當醫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肺氣熱也脉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脉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鑊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脉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脉

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脉陽明脉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小腹痛臣意診其脉曰遺積瘕也臣意即謂齊大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洩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脉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脉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洩血如前止

陽虛疾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脉曰迴風迴風者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脉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

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脉曰風蹶胸滿即爲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脉時風氣也心脉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胸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脉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澆水也

齊北官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脉臣意診其脉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洩而溺赤病見寒氣則

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

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脉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脉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脉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脉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洩清小腹痛止即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慙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

濟北王召臣意診脉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告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伎能爲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無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責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厠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厠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脉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本草經卷之七

八

齊中大夫病齩齒臣意灸其左太陽明脉即爲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葭藹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脉而脉躁躁者有餘病即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爲脉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

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舍公立即視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爲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

本草經卷之七

九

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脉曰蹶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脉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

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
往四五日君要脇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
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合五臟急治之病方
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
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
石即弄之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
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
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
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
發也臣意即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
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
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
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膏而不
屬齒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
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篤
當死不洽臣意診其脈曰螻癢螻癢爲病腹大
上膚黃龐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芒華一撮即
出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螻得之於寒

溼寒溼氣宛篤不發化爲蟲臣意所以知寒溼
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龐而毛美奉
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脉告曰當病迴風迴
風之狀飲食下嗑輒後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
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
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
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
意去信謂左右閼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爲
何曰以爲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
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
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爲一火齊
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脉
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脉告曰肺傷不治當
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
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
切其脉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下一也色
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也切之得番陰脉番陰
脈入虛裏乘肺脉肺脉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

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洩血者診脉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告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

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鑊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死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念發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

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眾醫皆以為憂臣意診脉以為痺根在右脇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經解大識其病所在

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脊風三歲四肢不能自用使人瘡瘡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瘡而未死

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脉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脉曰壯疝壯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蹠踵要蹠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夕死臣意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脉得當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壯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眾多久

願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按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新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

今知之

李杲集卷之

中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者事之久

矣見事數師悉受其更事盡其方書意及辭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內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

李杲集卷之

五

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脉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賀法不常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臣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

曰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
火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
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臣意即往謁
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
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
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
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母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
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
間公孫光問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
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
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其奇非世之所
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
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
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般來獻
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般善光又屬
意於般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爲
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
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
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邑學臣意教以

太史公傳卷之七

七

太史公傳卷之七

七

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
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
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
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按法逆
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劑湯法高永侯家丞杜
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
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
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爲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
治病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
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
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宜不疑列傳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
景帝爲太子時拜爲舍人

太史史例卷之八十七

太史史例卷之八十八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相工例

趙世家

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盡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泰之母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為太子

范雎列傳

蔡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鰕膝聾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

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入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年足矣

高祖本紀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今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

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自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失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箒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

高祖本紀

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

黥布列傳

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俳笑之布已輪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廼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群盜項籍之引兵西至長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

淮陰侯列傳

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火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外戚世家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臯臺此兩美

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爲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爲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爲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祖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爲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爲軹侯

李參商卷六

五

吳王濞列傳

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然天下同姓爲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傳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

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塋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塋長安何必來塋爲復遣喪之長安塋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爲謀滋甚

絳侯世家

絳侯卒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爲條侯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爲條侯續絳侯後

居無何條侯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破可以塋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

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汗條侯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薄責條侯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亟夫曰臣所買器乃堊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爲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爲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爲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條侯果餓死

佞幸列傳

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微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按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卒窮餓寄死人家

衛將軍列傳

青常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宜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畧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今車騎將軍青出雲門以西至高闕遂畧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

長平侯

韋丞相列傳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詳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

韋丞相列傳

御史大夫薛君免爲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

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侯數年病死孝
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
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代
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爲
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

邴丞相列傳

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
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
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丞相何見之
明也

書卜筮例

齊世家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麋非虎非羆
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
之陽

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代紂卜
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
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
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

周本紀

武王已克殷後三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
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
道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
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

魯世家

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
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
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
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大王王季
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

史記卷之六

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
巧能多材多執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
多執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
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
之降祿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即命
於元龜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圭歸以俟爾命
爾不許我我乃屏壁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
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
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籒乃見
書遇吉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

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

召公先之維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

卜居焉吉遂國之

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

名曰友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友亡則魯不昌

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其後

為季氏

秦本紀

史記卷六

上

文公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

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

秦本紀

德公元年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

晉世家

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

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後必蕃昌

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為禍及破驪戎獲

驪姬愛之竟以亂晉

惠公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卜御右慶鄭

皆吉公曰鄭不孫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

右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

公馬驚不行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

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號射為

右輅秦繆公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

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

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

梁伯卜之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

為姜

趙世家

史記卷六

上

晉獻公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

公求奔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

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

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

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

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

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

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

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

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

疾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若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脇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燬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

韓世家

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

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爲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

續趙氏祀

魏世家

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爲魏氏

陳世家

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過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

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太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奔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爲卿完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嬖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田完世家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獄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

陳勝列傳

周文秦之賢人也嘗與項燕軍視日

孝文本紀

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曆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

日者列傳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誼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筮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肆中

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儼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

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惑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

李衡養志

主

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入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得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纖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儼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

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驕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狄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調歲殺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也不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鷦鷯之與鳳凰鳳翔乎蘭芷芴藹葉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迷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天下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伯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

李衡養志

主

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愚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天上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天夫上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上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存存亡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天上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

李東園卷八

十九

罷驅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買諛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買諛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曰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上而有不審不見奪權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買諛爲渠懷王傳王重馬慶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李東園卷八

二十

頽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者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殤立名榮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以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取於五行者也

史記卷八十八

太史史例卷之八十九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卜筮例

外戚世家

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畧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岍下百餘人岍崩盡壓殺卧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因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

太史史例卷之八十九

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寶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邺郭慎夫人尹姬皆無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爲魏其侯竇氏凡三人爲侯

龜策列傳

褚先生曰臣自幼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爲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有十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畧闕其要故作龜策

漢書卷之九

二

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爲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禱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指兔絲去之即以籊燭此地燭之火滅卽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卽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栢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

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卽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卽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日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畧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

漢書卷之九

三

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王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岍不枯者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蛭龍伏之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輪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爲神

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取龜置室西北隅縣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爲郎時見萬畢術中有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爲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勝書文曰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爲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爲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杆林中者齊戒以待譏然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醺酒佗髮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與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

大史記卷之九

四

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爲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

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虔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

大史記卷之九

五

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墜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按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

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書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廂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常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

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他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強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強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強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強之道江河爲沸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難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非

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爲仁義或爲暴強暴強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忽疾疾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爲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源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爲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爲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爲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鋤之耨之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強不至故曰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商賈不強不得其贏婦女不強布帛不精官御不強其勢不成大將不強卒不使令侯王不強沒世無名故云強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強無不有也王以爲不然王獨不聞玉積隻雉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鑄石拌蚌傳賣於市聖人得之

以爲大寶大寶所在乃爲天子今王自以爲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爲強不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爲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爲左強誇而自巧教爲象即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王之器象著而羨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脗箕子恐死被髮詳狂殺周太子歷囚六王昌校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與之

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
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戰
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
象郎自殺宣室身死不莖頭懸車軫四馬曳行
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涓湯是人皆富有天下而
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
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爲天下笑今寡
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
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
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
爭之兵革爲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
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
強也故云取以暴強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
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爲使通於天地與之爲
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
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爲經紀王不自
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爲暴強也固以爲常
桀爲瓦室紂爲象郎微絲灼之務以費民賦歛
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爲囊囊盛其血
與人縣而射之與天帝爭強逆亂四時先百鬼

本書卷之九

十

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
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
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
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
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
其時使然乃爲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
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強乃能
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傳之賢士不
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
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
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
說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
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
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
腸刺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
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聞于傍鄉殺牛取
革被鄭之桐草木畢分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
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強龜之力
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
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便於河還報於江

本書卷之九

十一

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變當時不利又馬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謹門禹名為辯知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無祿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

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栢為百木長而守門間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固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棟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

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四月
首仰	足開	脰開
首俛大	五月	橫吉
首俛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曰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上暮昏龜之微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旦拔龜先以清水澡之以卵被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為祖人若已卜不中皆被之以卵東向立均以荆若剛木土卵指之者三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燔黃袞去至靈之不祥至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王靈揚其灰以微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卜先以造灼鑽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王靈夫子夫子王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下行於淵諸靈數刺莫如汝信今日

良日行一良貞其欲上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
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
鄉我身挫折內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
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貞某欲求某物即得
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胗內
外自隨可得占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
上開內外交駸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胗卜病者
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
外祟有外

史記卷之九

古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
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
不得呈兆首仰足胗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
應不得首仰足胗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
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
胗首仰身首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胗首仰若橫

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胗有外不見足
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胗勝有外不見
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胗首仰不來足
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胗外首仰不去自
去即足胗呈兆若橫吉安

史記卷之九

古

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
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熟不熟熟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
有垂不熟足胗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胗身節有強外不
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
仰足開身作外強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

吉首仰身節折足肸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肸有外足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肸內外相應不得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肸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地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

足開若橫吉安

李善注

其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地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安
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
曰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
出久無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
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
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
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熟民疾疫無疾歲中無
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
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地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
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
市買不得憂者無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肸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
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

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
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熟民疾疫多病歲中

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
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

李善注

上

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為守備問之曰備者仰也
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肸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
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

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
室吉歲稼不熟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

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
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地首仰足肸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

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熟民病疫歲中無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過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所以占病病篤死繫因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熟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本義經卷之六

大

命曰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繫者久無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熟民疾疫少歲中無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熟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過盜雨霽

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無瘳死繫者無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熟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本義經卷之六

九

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熟民疾疫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脰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熟民疾疫歲中有兵

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熟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

大史更問卷之九

三

人吉歲熟歲中有疾疫無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熟民無疾疫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

憂見貴人吉歲熟民無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無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矜外高内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内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

大史更問卷之九

三

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無傷

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内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無兵見貴人

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内下以占病不死有

外崇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徒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脰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徒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熟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

太史公卷之九

三

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脰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熟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脰內外自隨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上來者來上日即不至未來上病者過一日無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太史公卷之九

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足脰以上有求得病不死繫者無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上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無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上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無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上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

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内外自舉以上有求得病不死繫無罪
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上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無罪難
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
見有憂不憂

此交微以上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
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有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胗身節折以上有求不得病者死留
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太史公集卷之八十九

主

此挺内外自垂以上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
留無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上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
繫難出無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内外自舉以上病者
上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胗内自舉外自垂以上病者上
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胗内自舉外自垂以上病上日
不死其一日乃死為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内

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胗以上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
之無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外者人也内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内者
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
足胗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胗者不至
行者足胗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胗者不
得繫者足胗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
内高而外下也

田叔列傳

太史公集卷之八十九

主

任安榮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留
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
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棧道近山安
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

太史公集卷之八十九

太史史例卷之九十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

書夢徵例

殷本紀

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廼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傳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傳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

李商隱卷五

一

晉世家

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曰唐故曰唐叔虞

管蔡世家

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曹無離曹禍及伯陽即位好田戈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戈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戈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于宋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

李商隱卷五

二

鄭世家

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姑夢天與之蘭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以是為而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為符遂生子名曰蘭
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既逐群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僕鄭文公恐不敢謂

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若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國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姑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毋其后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廢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

衛世家

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君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

趙世家

初趙盾在時夢見束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

孫趙將世益衰

武王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焚焚兮類若若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羸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

孝成王四年王夢衣偏餐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餐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

始皇本紀

始皇三十七年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鯀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看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一邱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果見巨魚射殺一

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

始皇本紀

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鬣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

本紀卷之六

七

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事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帷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

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此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

外戚世家

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臯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

本紀卷之六

八

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爲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爲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爲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疆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爲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

外戚世家

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爲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兒姁生

李善注

七

四男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爲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無子無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齊人也立榮爲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爲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譏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景帝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爲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

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嫌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爲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其男爲太子封皇后兄信爲蓋侯景帝崩太子襲號爲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封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景帝十三男一男爲帝十二男皆爲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爲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次爲南宮公主次爲林慮公主

佞幸列傳

鄧通者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爲黃頭郎孝文帝嘗夢欲上天而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襜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

書祥異例

殷本紀

帝太戊立伊陟為相毫有祥桀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桀枯死而去

殷本紀

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响武丁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曰唯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

九

九

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柰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縱常祀毋禮於棄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周本紀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濟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鳧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

周本紀

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

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嗔吟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亡國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

周本紀

十

十

三年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殽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殽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殽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謀之殽

化為玄龜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繫紕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

周本紀

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

秦本紀

文公十九年得陳寶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

厲共公三十四年日食

惠公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金櫟陽

昭襄王二年彗星見六年日食晝晦十一年彗

星見

莊襄王二年四月日食

刺襄公十年彗星見

躁公元年彗星見

孝公十六年桃李冬華

惠文王二年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

悼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

齊世家

襄公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適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

襄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楚遂獵沛丘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弗三百弗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眾襲宮逢主屨弗弗口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弗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弗先入弗先入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

弗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
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
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爲齊君

景公三十二年彗星見

魯世家

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
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饒周公於東土作饒
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

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
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

李案制季平

王

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
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
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
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
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
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昭公二十五年春鸛鵒來巢師已曰文成之世
童謠曰鸛鵒來巢公在乾侯鸛鵒入處公在外
野季氏與郈氏鬪雞李氏芥雞羽郈氏金距季

平子怒而侵郈氏郈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
弟會僞譏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
子怒囚臧氏老臧郈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
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
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請囚於鄆弗許請以
五乘亡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
矣爲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
孫氏之臣戾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執利皆曰
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
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爲公

李案制季平

王

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已夷公至
于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棄周公
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
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
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
春齊伐魯取鄆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
令無受魯賂申豐汝賈許齊臣高邕子將粟五
千庾子將言於齊侯曰群臣不能事魯君有異
焉宋元公爲魯如晉求內之道卒叔孫昭子求
內其君無病而死不知天棄魯乎抑魯君有罪

于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昭公耻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因六卿謝罪六卿爲言曰晉欲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

孔子世家

哀公三年夏魯桓釐廟燬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

陳世家

惠公七年陳火

衛世家

靈公十一年火

宋世家

湣公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

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雨與雨偕下六鵠退蜚

風疾也

元公八年宋火

景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樊噲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樊噲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晉世家

惠公夷吾元年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秋狐突之下國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母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

惠公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柰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代之其深

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爲右進兵九月壬戌秦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公馬繫不行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爲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號射爲右輅秦繆公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

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莖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爲內應甚

六本史記卷九十九

七

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卻之屬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

晉世家

景公十四年梁山崩問伯宗伯宗以爲不足怪也

楚世家

昭王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昭

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爲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爲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第公子間五讓乃後許爲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間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群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

鄭世家

鄭子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瑕曰舍我我爲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闕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

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

定公六年鄭火公欲讓之子產曰不如修德

趙世家

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

本史綱目卷之

九

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喙鬚麋髭髯大膺大胸修下而馮左袵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皆有

外心禮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疆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祠祀

成侯二年六月雨雪

惠文王十八年大潦漳水出

二十二年大疫

本史綱目卷之

辛

二十七年河水出大潦

孝成王十二年邯鄲燒

幽繆王遷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飢民謠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

魏世家

文侯二十六年號山崩壅河

惠王十年彗星見

十二年星晝墜有聲

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為丈夫

始皇本紀

秦始皇二年歲大飢

四年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

五年冬雷

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

驚死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

本紀卷之六

主

八年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四月寒凍有死者彗星見

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十二年正月彗星見東方秋復嫪毐舍人遷蜀

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五年地動

十七年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飢

十九年大飢

二十一年大雨雪深二尺五寸

二十八年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

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

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

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

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

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

三十二年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

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

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取河南地

三十三年彗星出西方

三十六年焚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

本紀卷之六

主

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

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

其石始皇不樂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

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瀉池君因言曰

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

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

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

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

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

一級

高祖本紀

及壯試爲吏爲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
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貫酒醉臥武負王媼
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讐數倍
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

高祖本紀

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
曰前有大蛇當徑顛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
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爲兩徑道行數里醉
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

本紀卷之十

高祖本紀

姬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姬子何爲見殺姬
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
之故哭人乃以姬爲不誠欲答之姬因忽不見
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
負諸侯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
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
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
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
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
者矣

張耳列傳

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
故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
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
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

呂后本紀

七年正月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
謂左右曰此爲我也

八年三月中呂后放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
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高后

本紀卷之十

高后本紀

遂病掖傷

孝文本紀

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
食

三月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

文帝後六年天下旱蝗

賈生列傳

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鵲飛入賈生舍止
於坐隅楚人命鵲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

沙卑淫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

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為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

太史史例卷之九十

太史公作史記

卷九十

太史史例卷之九十一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賢媛例

五帝本紀

堯曰悉舉貴戚及疎遠隱匿者眾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獄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治不至姦堯曰吾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

太史公作史記

卷九十一

親戚甚有婦道

殷本紀

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

周本紀

太姜生少子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

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辨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眾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不下眾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

堪况爾之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
一年共王滅密

管晏列傳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
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
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
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
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
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
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
夫

晉世家

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
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刀等
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
重耳愛齊女母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
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
者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
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
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

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
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

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
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
從翟伐唐咎如得二女翟以少女妻重耳長女
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
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
反國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
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
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
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

趙世家

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
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
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
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
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

張儀列傳

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
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為官人作為金斗張其

尾今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

齊世家

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之私通焉湣王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莒人

太史公作史記卷九十五

四

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告布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敢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親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親故失人子之禮

田單列傳

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敫之家爲人灌園敫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

后也

聶政列傳

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伏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

太史公作史記卷九十五

五

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因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存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

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

項羽列傳

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吳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

陳平列傳

王陵者故沛人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

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仗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

漢文帝紀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緣德興百官之非宜在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

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晝衣冠異章服以爲僂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

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太倉公傳

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書貨殖例

貨殖列傳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闔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

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觀兵中國號稱五伯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

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此原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我與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穰者率歲倍欲長錢

宋史李士

十

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知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倚頓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

戎王什倍其價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宋史李士

十

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強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植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僊僊僅西近邛笮笮馬鹿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縮輟

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懃恃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

本史列傳卷之十

十一

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美其民羯羗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僇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祿其間得所欲溫軹河内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僇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躄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

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貞番之利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

本史列傳卷之十

十一

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覲覲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

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剡矜
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
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閩
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
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
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
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
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
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
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董董物之

太史公卷九

古

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
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
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
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
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
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
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
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
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

羹魚或火耕而水耨畧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
勢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皆窳偷生無積聚而
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
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
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
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知巧仰機
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
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
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
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

太史公卷九

主

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搃旗前
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
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
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鷲
者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
鳴琴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
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
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
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聞難走
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

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意爲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糶千里不販糶君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買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

太史公卷九十一

十六

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厄苗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耻則無所

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關知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厭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後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垆醬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貳穀糶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箇其輶車百乘牛車千兩

太史公卷九十一

十七

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厄苗千石馬蹄躑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蘗麴鹽豉千甔鮐黃千斤鰕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驢會食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畧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畧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其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蒞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僉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

本史卷之九

九

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曹邠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貫貸行賈徧郡國邠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邠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

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母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織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十萬

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

本史卷之九

九

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

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

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膏田闡章家粟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美法犯姦而富盡推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飯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藥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一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太史例卷之九十一

太史例卷之九十二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吳狄例

南越列傳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畧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當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

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爲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廼乘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侔及孝

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

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爲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祭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廼召賈以爲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爲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爲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

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纁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籍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爲南越王此時閩越王郢與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

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典師遣兩

將軍往討閩越兵朱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生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

謚爲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嬰齊其
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繆氏女生子興及即
位上書請立繆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
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
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
宿衛嬰齊薨謚爲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太
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
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
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
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衛尉路博
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
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
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
群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
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
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
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
后飭治行裝重齋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
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
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族及蒼梧秦王有連

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
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
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
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
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
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
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
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
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
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稱病不
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
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
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
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王太
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
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
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邾壯
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
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
嘉以報於是帝遣千秋與王太后弟繆樂將二

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賁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

本卷卷之五

本

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遁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因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犂且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爲海常侯越即都稽得嘉封爲臨蔡侯

本卷卷之五

七

閩越列傳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論駸駸屬漢皆得爲侯戈船下屬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爲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已陷堅爲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後也姓駟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治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及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葉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必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

金史綱目卷五十一

九

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中郎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繇自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

金史綱目卷五十一

九

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漢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刺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爲戈船下濤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韓絳古斬徇北將軍爲禦兒侯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與其卒從繇王

太史公作史記卷九十二

十

太史公作史記卷九十二

上

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疆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爲東成侯萬戶封建成侯敖爲開陵侯封越衍侯吳陽爲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爲按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爲繆安侯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爲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爲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閭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作史記卷九十二

太史例卷之九十三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夷狄例

朝鮮列傳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畧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沮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雅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闕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謗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塞遠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

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右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許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

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
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
會左將軍亦使人求問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
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
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
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
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刺決與左將軍
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
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
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

太史公傳卷九十三

三

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
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
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
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
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
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
啖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
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
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
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陰城未下故右

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更左將軍使右渠子
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
定朝鮮為四郡封參為濶清侯陰為荻且侯啖
為平川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溫陽
侯左將軍微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
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
當誅贖為庶人

西南夷傳

太史公傳卷九十三

四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
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
大此皆雕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
北至檣榆名為僞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
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僞以東北君長以
什數徙笮都最大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
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
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
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
將兵徇江上畧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
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
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

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表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類畧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符馬雙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徼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爲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

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僊道指牁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中郎將往喻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成轉相鑲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笮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羗乃留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

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
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
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
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
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
蘭頭蘭嘗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爲
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
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
誅且蘭印君并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
乃以邛都爲越雋郡笮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汶
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
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
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
肯聽勞浸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
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
守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
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
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
邑最寵焉

太史史例卷之九十三

太史史例卷之九十四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

書夷狄例

大宛列傳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
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
其頭爲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其
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
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莫使月氏與堂
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
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
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
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
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開漢
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
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
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
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導驛抵康居康居傳
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
王既臣大夏而居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

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羗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人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人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杆朶于真于真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羗南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

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煙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百里居焉耆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焉耆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羗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上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大小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焉耆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耆畫革旁行以爲書記其

西則條枝北則奄蔡黎軒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如鸛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鳩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氏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

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衆衆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羗人惡之火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冠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賈漢財物其北有大月

大夏國志卷之四

四

大夏國志卷之四

五

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駝出冉出徙出邛樊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笮南方閉雋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畧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爲衛尉與李將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

而昆莫生棄於野鳥噉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

漢書卷九十四

七

曰大祿強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子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采及諸旁國烏孫發導驛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地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群臣議計皆曰必

漢書卷九十四

七

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掠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烏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牁柯水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都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爲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

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奴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遂封破奴爲浞野侯王恢數使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爲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

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疋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邵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驢潛大益宛東姑師扞采蘇雍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觥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備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觥抵奇戲歲增變其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

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爲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髯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之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柰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

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龍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

李廣利傳

上

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火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王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

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倫頭易苦漢使矣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至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將軍人

李廣利傳

上

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駟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倫頭倫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

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母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肉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而康居戾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

史記卷九十四

上

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十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之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城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傾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

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子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遂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爲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

史記卷九十四

上

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王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細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

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酒泉都尉，西置鹽水，往往有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史例卷之九十四

太史史例卷之九十四

十六

太史史例卷之九十五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夷狄例

匈奴列傳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邊，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驘、騊駼、騊駼，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幽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

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管雒邑
復居于鄭鄘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
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
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
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
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卻申侯怒
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
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
周於是周平王去鄭鄘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
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爲諸侯是後六十有五
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
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
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
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初周襄王
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
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
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
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
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
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

獫狁至於太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
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
霸業乃與師伐逐戎狄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
于洛邑當是之時秦晉爲彊國晉文公據戎程
居于河西圖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
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縣諸緄
戎翟獯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
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
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豁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
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
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程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
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
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
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
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
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
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
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
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
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

頰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

太史公作史記卷九十五

四

整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

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強盛聞冒頓殺

太史公作史記卷九十五

五

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予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旣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旣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

欲有之。冒頓問群臣。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
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
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
輒逐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
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
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
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
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膺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
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
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十有餘
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
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比夷而
南。與中國爲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
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
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
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王以
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
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
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
直上谷。以往者東接襍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

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羗。而單于之庭。立代
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
谷蠡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
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
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神五
月。大會龍城。登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蹏
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刀尺者死。坐盜者沒入
其家有罪小者輒大者死。獄久者不過七日。一
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
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巳。其送死有
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
者。多至數十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
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
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
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
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
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鬲昆。
薪犁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
于爲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
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

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詐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餽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鴈門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

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驪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畧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戾文帝賜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強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

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
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
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
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零浚奉書請
獻橐佗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
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
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
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
奴地澤國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
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
于無恙使郎中係零浚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
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
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
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
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
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
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
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
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
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

本史綱目卷九十五

十

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
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
繡十匹錦三十四赤綈綠繒各四十四使中大
夫意謂者今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
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
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
中行說傳公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
行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
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
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
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
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
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
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於是說
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
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
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
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
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
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

本史綱目卷九十五

十

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
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
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
攻爲事其老弱不能聞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
者蓋自以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
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
卧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
帶之飾關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
肉飲其汁求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
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
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
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
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並疏
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
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
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緩則
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
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
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糲今
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

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
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漢孝文皇帝十四年
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
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
中官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
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
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
遼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竄爲隴西將軍東陽
侯張敖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前將軍大發
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
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畧人
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
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
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
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
即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
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至
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
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漢惡民貪降其進取之
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

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雖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闢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於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蘗金帛絲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簿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指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

太史公卷之九十五

十四

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畧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東厚邊。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辭出物與匈奴交。詳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

太史公卷之九十五

十五

時鴈門尉史行微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

大史綱要卷九十五

十七

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因教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畧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畧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

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單于爲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畧千餘人。其

大史綱要卷九十五

十七

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畧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畧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爲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畧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爲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殺代郡都尉失英。畧千餘人。其明年

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谷獨遺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母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

李廣利卷九十五

大

萬騎出隴西過馬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囑殺畧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右賢王右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

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奉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畧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翕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栗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今大將軍

李廣利卷九十五

九

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離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

去其單于號。復爲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

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今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單于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許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

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以爲欲說折其難。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爲援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

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爲單于。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此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見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垂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二師將軍廣和。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數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護。維王爲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

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見單于大喜。遂追奇兵致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匈奴犂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匈奴犂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至廬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畧數千人。敗數二千人而去。行破壞光祿

本史卷九十五

主事

所築城到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畧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遷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匈奴犂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因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讐。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

本史卷九十五

主事

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救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涂山。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救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數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

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
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太史史例卷之九十五

太史公史例卷之九十五

三

太史史例卷之九十六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論贊例

五帝本紀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
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
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
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
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
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
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
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
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
聞道也余弁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
書首

太史公史例卷之九十六

三

夏本紀

太史公曰禹為姁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
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
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時
學者多傳夏小正云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

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殷本紀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尚白

周本紀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太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秦本紀

太史公曰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邾氏莒氏終黎氏運庵氏莒婁氏將梁氏黃氏江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爲趙氏

始皇本紀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間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

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
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
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
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
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
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
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
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
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
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
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
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
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
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
而立拊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
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而哀哉先
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
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
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
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

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
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
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
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
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
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
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
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
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
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
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
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
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
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
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
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
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
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

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
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
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
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
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屍百萬流
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
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
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
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權
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

太史公作史記卷六

方

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
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
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
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
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
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
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
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
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
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

涉墮脰繩樞之子吐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
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躡足行伍之間倔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
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
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
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
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
山之君鉏耨棘矜非鏐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
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
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
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
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
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
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
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太史公作史記卷六

七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
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
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今不行於天下是以諸
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
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

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
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
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
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
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
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雖戰國而王天下其道
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
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
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
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
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
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
瞖瞖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卿使
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
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
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
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
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
之急約法省刑以待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
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

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
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
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
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
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刺深賞罰不當賦歛
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
恤然後奸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
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
人懷自危之心親處困窮之實咸不安其位故
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族之
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
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
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
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
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
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項羽本紀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
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
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並起相與並爭不

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
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故由羽
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
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
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
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
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
之罪也豈不謬哉

高祖本紀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
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
文之敝小人以僇故救僇莫若以忠三王之道
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
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
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纁羣
長陵

呂后本紀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
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
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

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孝文本紀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
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
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
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孝景本紀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
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
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
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
豈不以謀哉

孝武本紀

論贊缺

三代世表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
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
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
則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
疑蓋其慎也余讀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
其歷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有不同乖異

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系
謀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
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
記世謚其辭畧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
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
衰大指著于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六國年表

太史公讀秦紀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
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
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
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膺
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
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
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
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
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攻
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
之盛自此始務在疆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

長之說起矯稱蠶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
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
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
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疆也然卒
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
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
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
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
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
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讖也詩書所以復見
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
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畧不具然戰國
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
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
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
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
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
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
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
觀焉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迹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計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太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漢興已來諸侯年表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

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河東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不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偕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瘠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踈諸侯或驕奢休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干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

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國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阨塞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

今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爲本

漢高功臣侯者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功臣侯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

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滛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細亦少密焉然皆身無統統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功爲統紀豈可親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

今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

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惠景間侯者年表

太史公讀列封至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惠時唯獨長沙全禪五世以無嗣絕竟無過爲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及孝惠訖孝景間五十載追修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

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檀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荊荼是懲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反百越况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事

原缺

太史史例卷之九十七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

書論贊例

禮書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辯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測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誡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

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驚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樂書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

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知。故樂所以內和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

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鍾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人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律書

太史公曰。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曆書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

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留存。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閭餘垂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天殃。年著禘祫。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違。則不失紀序。無違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機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於疆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兵戎

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曆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曆。及張蒼等。咸以爲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改元。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曆。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曆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巳落下閭。運算轉曆。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絀續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

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天官書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

本史公書卷之七

天官書

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機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義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臯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

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畧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期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疆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疫焦枯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戾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臯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

本史公書卷之七

天官書

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侯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侯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侯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侯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侯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俗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

自太白主中國而胡俗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客主人榮感爲勃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榮感所在諸侯更強時苗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駢籍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

金書卷之十

人

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榮感守斗朝鮮之叛星茀于河戒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此其孽孽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白歲則魏鮮故甘石曆五星法唯獨榮感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

爲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強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次修禮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金書卷之十

九

封禪書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河渠書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大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輒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平準書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

太史公集卷九十五

十一

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疆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群小以臣諸

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虛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溢名爲上幣銅錢鐵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吳世家

太史公集卷九十五

十一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勾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闕覽博物君子也

齊世家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踴達多隱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爲諸侯會

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魯世家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燕世家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管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王喜始為秦所滅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豈非盛德之遺烈邪

管蔡世家

太史公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曹世家

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僂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逮及振鐸之夢豈不欲

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修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陳杞世家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而世不絕苗裔茲有土者不為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勾踐興

衛世家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仰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宋世家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

禮讓也

晉世家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絀其後成景至嚴至厲大刺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楚世家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心壁淫秦如甚乎哉幾再亡國

越世家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疆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范蠡傳

太史公曰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鄭世家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趙世家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諂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魏世家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口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

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韓世家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盾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觀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於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田完世家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和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也蓋若遵厥兆祥云

子世家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

至聖矣

陳涉世家 論贊錄

外戚世家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迨夫漢興呂娥姁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后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疎遠者得無恙呂后長女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

楚元王世家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邪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修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

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荆燕世家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疎然以義爲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爲之偉乎

齊悼惠王世家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國其理也

蕭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國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曹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

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留侯世家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子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存功加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如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陳丞相世家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絳侯世家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

以加哉。臣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獲其易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梁孝王世家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極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五宗世家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三王世家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疆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者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太史史例卷之九十七

太史史例卷之九十八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論贊例

伯夷列傳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

適歸矣。于嗟徂今。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絮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其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埋。

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管晏列傳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玉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老子韓非列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司馬穰苴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閱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孫子吳起列傳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滑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暴烈少恩忘其軀悲夫

伍子胥列傳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仲尼弟子列傳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

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藉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

商君列傳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妙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資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蘇秦列傳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知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家惡聲焉

張儀列傳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疆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

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樗里子甘茂列傳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知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見重強齊楚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強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穰侯列傳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常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况於羈旅之臣乎

白起王翦列傳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塲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嘗君列傳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平原君虞卿列傳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師其上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魏公子列傳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以徵信陵君故事說者云當戰國之時夷門者城

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春申君列傳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歸何其知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范雎蔡澤列傳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謂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羈旅之勢與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因危惡能激乎

樂毅列傳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巨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

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巨公樂巨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帝膠西為曹相國師

廉頗藺相如列傳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傾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知勇所謂兼之矣

田單列傳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魯仲連鄒陽列傳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仙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抑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叩辭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屈原賈生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些悲其志適

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請服鳥獸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呂不韋列傳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刺客列傳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李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其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李斯列傳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專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

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諂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誅爭不亦和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蒙恬列傳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塞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瘡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疆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脩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棘哉

張耳陳餘列傳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厮後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誡後相倍之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魏豹彭越列傳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

面稱孤喋血乘勝自有聞矣懷叛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知畧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黥布列傳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皇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竟以滅國

淮陰侯列傳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廢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韓信都盧縮列傳

太史公曰韓信都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強大外倚靈貊以爲援是以日蹙自危事窮知因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熟成敗於人也深矣

田儼列傳

太史公曰其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蒯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樊鄴列傳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

哉余與他廣通焉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張丞相列傳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項曆何哉周昌木疆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酈生陸賈列傳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傅靳蒯成列傳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將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緄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劉敬叔孫通列傳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知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知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誚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季布樂布列傳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搢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耶樂布哭彭越趙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袁盎鼂錯列傳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慨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

名敗鼂錯爲家今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張釋之馮唐列傳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萬石君張叔列傳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敖之謂邪是以前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讞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田叔列傳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任安列傳 論贊缺

扁鵲倉公列傳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

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吳王濞列傳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歛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顯其屬蓋謂吳邪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魏其武安列傳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夫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韓長孺列傳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

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蓋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蓋遂之內廉行脩斯鞫躬君子也

李將軍列傳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匈奴列傳

太史公曰

大史

大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闊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衛將軍列傳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貴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右名將所

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結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平津侯列傳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又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舉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南越列傳

太史公曰

大史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殲爲諸侯隆慮雖溼疫佗得以益驕既駭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急徵失感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爲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東越列傳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蓋

商之餘烈也

朝鮮列傳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河誣功爲兵發首樓船將狹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軍莫侯矣

西南夷列傳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爲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須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爲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叩竹西夷後掇割分二方卒爲七郡

司馬相如列傳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淮南衡山列傳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

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僞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循吏列傳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脩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列傳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人號泣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汲鄭列傳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聞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儒林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宮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傳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至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也。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

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王子弟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

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減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第

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渙厚恩施其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以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選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

酷吏列傳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浸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

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污者。足以爲戒方。畧教導。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馬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鋤項。天水路壁推減。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鷲水衡。閭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大宛列傳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

李廣利傳

李廣利傳

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游俠列傳

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傳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然猶遭此落。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賤玉。踞躅暴戾。其徒誦義。

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李次原。惠比權量。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籍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據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今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

也

郭解列傳附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佞幸列傳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滑稽列傳

李壽著

未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列傳附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擗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日者列傳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龜策列傳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上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畧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上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知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

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睚眦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好窮亦誅三族夫捷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著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

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貨殖列傳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節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耿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繒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柘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纂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

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子。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欽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子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貧者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太史史例卷之九十九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大序例

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火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興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瞶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瞶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塋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

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之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常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

太史公論衡卷之九

二

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美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

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兆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甜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

太史公論衡卷之九

三

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專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

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峴。庀困鄒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印。竿昆明。還。報命。是

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子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也。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

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

太史公傳卷九

六

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穀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

太史公傳卷九

七

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譏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

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牘脚。而論兵法。虞卿窮愁。世傳春秋。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太史史例卷之九十九

太史史例卷之一百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小序例

太史公自序

維昔皇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傳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沔。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鄴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慎蒙之旅。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
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
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
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實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
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
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
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
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
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
于茲於是畧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
而譜牒經畧五霸更盛衰欲暗周世相先後之
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

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
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
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
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
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
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
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
年表第七

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
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強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
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
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
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
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畧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與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

不容翫忽五家之文佛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

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鳴夷信誥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群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肯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強魯乃不昌嘉旦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強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
之生衛傾不寧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
微戰國既強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
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
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讓
德榮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
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
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

本義補卷三

本

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
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
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
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居南海文身斷髮黿黿與處既守
封禹奉禹之祀勾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
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
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末王人是議祭仲

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
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綠耳乃章造父趙風事獻衰續厥緒佐文
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知伯主父生縛
餓死探爵王遷辟滹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
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程和之文侯
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
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
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本義補卷三

七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
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
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
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
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
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
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
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臯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傾貴王氏乃遂陳后大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第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成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荊陵

激呂乃王琅邪休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復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洛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荊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道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克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

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藩屏京師唯梁爲扞傾愛矜功幾獲千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亦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
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
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
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
傳第五

維建遇譏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
子胥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傳崇仁厲義作仲

尼弟子列傳第七

軼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
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母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
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
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
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歛手而事秦者魏冉之

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

滅趙王翦之能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微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

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

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

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誦於不肖唯信陵君爲

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殉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

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訥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

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讐雪其

先君之耻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

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潛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

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說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

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

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

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已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

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

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為秦開地益眾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

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

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

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太司馬殺卒破子羽

于陔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

二

楚漢相距盩厔洛而韓信都為填潁川盧綰絕籍

糧餉作韓信都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

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

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

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酈公

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繆常從高祖平定諸侯

作傅靳黈成列傳第三十八

徙疆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

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樂公不劫於勢而倍死

作李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

作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

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歐陽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

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榮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知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強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

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葆塞爲內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畧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

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文艷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滛麗托諷終始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慨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符之間文

辭繁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氏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

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

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

義者有取焉作游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

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無所凝滯人莫之害

以道之用清穆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為日者各右俗所用欲循觀其士旨

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太史史例一百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張之象撰之象字元超華亭人嘉靖中官浙江

按察司知事明史文苑傳附載文徵明傳中是編

取史記所書分類標列為二百八十七例摘其文

以繫於各類之後名目皆極瑣屑夫文字詳畧勢

無定體本不可以例言況太史公成一家之書往

往意在文外尤不得盡以定法拘之而之象乃毛

舉細微以為事事有例此又以說春秋家之窠臼

移而論史矣

洗心居雅言集二卷

〔明〕范橫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六年陶望齡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洗心居雅

言集三卷》提要

范先生雅言序
予閱史書稱名乃史之
功與衆三代而降國之興
亡主之滅否如如解工之
賢不孝后如近傳之來東
以玉山林之隱逸閨闈之
貞秀性態常狀若有判若
蒼素者其以然而能及於
非而性者有記載其思而
難定者其心跡輒晦乎據

伏藏當時聖解後古莫喻
在文字語言之外者古人
後先評之何啻千百家計
其中心十強四本而已寄
李先生卷擬高第以文章

二

首義自任大緣心王文成
良志之者守澄之政力行
而學聲績直駕蔡黃而士
民尸親之是祖彌能急流
勇退而全其德楊抱千古

意有獨到處輕擗管成章
表善惡無微顯闡幽發滯
治冥閭所未發者十之六
七類若躬履至者親至先
民而挽口語目擊變故而

三

洞見心曲而聖人生上時
遇先生評語必必擊首黃
而爽然心服也余既擇附
史新保輝映千秋而一時
力未逮遂先生之孫若

廣雅仁等四學于予之
 鉤紹之譽荆蘇之堅不
 久秘城中使四方後學
 乃少且見也遂督梓之
 以

四

萬曆戊申十月之吉
 賜進士及第郭列大夫國
 子監祭酒陸學陶生能撰



觀史雅言集目錄

史記	五木改火
六節五制	十日並出
夢帝寶以良弼	西伯陰行善
剪桐戲封	申生
季札之才近伯夷	齊桓不背曹沫之盟
齊桓公救邢	晉文不貪代原之利
介子推	孔子宰中都
伍子胥	浣紗女
豫讓	文侯不失廩人之期
流忠君雅言集八目錄	
起剪頗牧	盜殺韓相俠累
田文論功	烹阿封即墨
徒木立信	四臣照千里
弊袴待有功	韓昭侯衛嗣君
孟嘗君	蘭相如全璧
相如屈廉頗	田單火牛
仲連天下士	王齕攻趙上黨
范雎	遠交近攻
秦君廢母逐魏冉	願補黑衣之闕
長平之敗	竊符救趙

安陵君不廢大府之憲	四豪
茅焦解衣危論	愈出愈奇
王歇李園	李斯逐客論
鄒衍始終五德之運	趙高
蕭何收秦圖籍	赤帝子
項羽學兵法	項籍尊楚懷王為義帝
范增	胯下之辱
王陵趙苞徐廢	董公遮說
紀信誑楚	荊徹
吾翁即若翁	漢王數羽十罪
沈君雅言集不自錄	鴻溝之約
躡足封齊	項羽自謂天亡
張良勸追項羽	田橫之士皆義士
三傑	張良辟穀
高帝斬丁公	清靜寧一
偽游雲夢	太上皇
張良因事納忠	六出奇計
叔孫通起朝儀	高帝欲易太子
蕭何治未央宮	四皓
金注	朱虛侯
高帝鼓舞一世	

平勃交驩	左右袒
太尉勃請間	夜拜宋昌
漢文武	釋之奏犯蹕
賈誼	治安策
賈誼謫長沙	文帝殺薄昭
文帝除肉刑	馮唐對文帝
甲盾加辱鄧通	周亞夫
梁孝王	田叔空手來見
直不疑買金償亡	武帝多愁
主父偃請分王諸侯	公孫弘布被
沈君雅言集不自錄	三
丞相封侯	大將軍有揖客
出入禁闥	武功爵
武帝寵驕	巫蠱
李陵	田千秋一言取相
趙過代田	傳不疑引經斷獄
霍光不學無術	介子奇功
魏相白去副封	望之不款外補
賢哉二大夫	聖主得賢臣頌
丙吉知大體	蓋寬饒
韓延壽	黃霸功名損於郡時

趙蓋薨楊	京房
甘陳功罪	灾祥
王氏五侯	申屠剛直言對策
朱雲折檻	師丹限
賈讓治河三策	王嘉
西漢人心風俗	嚴尤三策
卷下	
光武	漢官威儀
鄧禹	王霸水合
大樹將軍	行已在清濁之間
洗心居雅言集八目錄	四
鄧禹威震關西	宋弘不諧
不義侯	嚴光不屈
客星犯帝座	鄧暉閉關
鄧暉恕已梁主	柔道理天下
虎北渡河	孟嘗還珠
東西南北自在	桓榮稽古之力
第五倫一見决聖主	桓譚非讖
班超立功西域	強互自遂
白衣尚書	楊震四知
黃憲	李固杜喬

馬融	左雄限年察舉
荀氏八龍	崔寔政論
李膺杜密	范滂登車攬轡
陳蕃下榻	生芻一東
郭泰知人	劉寬蒲鞭示辱
黨人	皇甫規耻不與黨
蔡邕	寧歆優劣
原邴	荀彧王佐才
荀敬侯	孔明自比管樂
玄德取劉璋	雲長大節
洗心居雅言集八目錄	五
呂蒙襲關羽	關羽失荊州
羽飛以短取敗	呂蒙二長
劉備代吳	趙咨稱吳之美
曹植	馬謖街亭之敗
費禕圖碁	譙周雋國論
漢亡	王昶戒子
竹林七賢	桓範智囊
王祥不拜	傅玄論士風
杜預考課	羊祜陸抗
山公啓事	王衍清譚

衛瑾撫床	張常死節
罷州郡兵	張華
王戎	三語掾
劉寔崇讓論	裴頠崇有論
劉淵慕容廆石勒	王導江左夷吾
王導大義戒親冊	祖逖
陶侃	嵇紹
嵇侍中血	溫嶠絕裾
季野備四時之氣	王述不為虎讓
王羲之	崔浩
洗心居雅言集	木
崔亮聖書	高孝基奇房杜
忠臣良臣	封德彝
婁師德	武氏
狄仁傑及周為唐	伴食宰相
張九齡	潼關之敗
陽城有侍而為	徐元慶
淮蔡之捷	韓琦識用舍行藏之道
牛李維州之議	封樞庫
懸峭家鵠	韓蘄王夫人
書生叩馬	王倫

陳三細事	蔡確之貶
陳亮	
觀史雅言月錄終	
洗心居雅言集	木
目錄	七

洗心居雅言集

古越 養吾 范櫨 著

明愍帝凡無長物旁列史冊暇中披閱客至輒與譚往事訂是非下上其議論時以廸子姓作雅言

史記

史記史學之大宗史遷史筆之軼材也班固序之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今以其文考之抑似矣以愚庸見其然豈其然乎孟堅之說譬則矮人看場未見其實際也夫學如史

洗心居雅言集卷上

十一

遷才如史遷識如史遷三長具矣顧乃智不及此而今後人有遺議哉殆有說也蓋其筆力高古立字立文亦玄亦詭寄情于象外寓意于言表俾人不得而探其贖若孟堅氏曾未涉其藩籬烏能造其閫域哉予忖度之文帝崇尚黃老而天下穆清武帝表章六經而海內虛耗校之治化邈不相及此清靜紛更異也其先黃老而後六經者爲武帝說也至爲孔子作世家乃比隆于列國蓋夫子道在六經是則以萬世爲土者其尊六經昭昭矣其叙食貨也自陶朱倚頓以至烏氏保氏匹夫匹婦耳咸能家累千金谷量牛

馬非有神運鬼輸也良由生之有道散之得宜耳豈其人九牧之貢賦兼四海之珍錯而不免匱乏于大農其敏于黎庶凡以用之不節故也斯殆爲桑孔興利之徒害民病國者羞也而捉襟肘見納履踵決者特爲立傳曷嘗羞貧賤哉蓋財聚民窮則守道者日困觀其嘆梁惠王利國之問微意足徵矣至如游俠之傳其情益以戚矣蓋自傷之詞也夫以趙國廝養之卒秦庭解衣之論皆克建奇節顯大名而流芳千百世則以其主之明能察也浚稽之敗言未脫口而蚕室之刑及矣知故如任安輩噤不敢出一語救之

洗心居雅言集卷上

十二

則以主之剛愎不可犯也視彼豪俠爲人排難解紛而立悟人主者豈其人之善說哉抑其主之有容也唯不能容言而好容悅故與利之徒得以試其姦武勇之夫得以試其殺皆甘聽而樂從之天下始紛紛多事矣其欲正言而確論忍言之不售而及于禍則唯遁迹林泉耳處士之退退以此也故其傳夷齊也著叩馬之譚以明千古之義烈左右歆兵之而卒不殺抑以見周武之容德也首陽之饑餓頑激懦曷嘗退處士哉蓋其以言獲戾故唯因文見意而不敢明言以述禍故作是書以訕切時事後漢王允以此爲

訪書得之矣

五木改火

洪範五行火曰焱上其一也燧人修火化之利教民烹飪以養生食哉惟時而四時之氣不同木能生火而植木之性各異春屬木而榆柳色青木之本也夏屬火而棗杏色赤木之火也夏季屬上而桑柘色黃木之上也秋屬金而柞櫟色白木之金也冬屬水而槐檀色黑木之水也四時正氣旺于五木故燧人取之所以調四氣之和寓節宣之道自祝融失官而火政之禁令廢也久矣

洗心居雅言集卷上

六節五制

天氣始于甲終于癸而為十千之配合則為五運五運者金木水火土也故甲巳合而化土其歲則土運統之乙庚合而化金其歲則金運統之丙辛合而化水其歲則水運統之丁壬合而化木其歲則木運統之戊癸合而化火其歲則火運統之地氣始于子終于亥而為十二支十二支之對待則為六氣六氣者風火暑濕燥寒也子對午而為少陰君火即君火為司天之氣丑對未而為太陰濕土即濕土為司天之氣寅對申而為少陽相火即相火為司天之氣

卯對酉而為陽明燥金即燥金為司天之氣辰對戌而為太陽寒水即寒水為司天之氣巳對亥而為厥陰風木即風木為司天之氣主運主氣萬載不易客運客氣每歲迭遷夫天干之配合本五也然甲必配子寅辰午申戌而為六甲是以地六節之也地支之對待本六也然子必得甲丙戊庚壬而為五子是以天五制之也以五合六三十年而陰陽小備是為一紀以甲配子六十年而陰陽大備是謂一周年屬五陽干則為太過之紀其運與氣必先大寒十三日而交是曰先天年屬五陰干則為不及之紀其氣與運

洗心居雅言集卷上

必後大寒十三日而交名曰後天平氣之年正大寒日交名曰齊天

十日並出

太和之世五風十雨通計一歲之中凡三十六兩七十二風是十日之間風雨居其三所以陰陽和而萬物遂堯時十日並出無風雨以調之書所謂恒暘者也焦禾殺稼理或宜然左傳莊叔曰日之數十辛尹無字亦云天有十日謂自甲至癸十干之數也故旱字從干從日六書會意其文如此論十日者當以此為證九鳥之妄不攻自破矣

夢帝賚以良弼

古之選士也上焉者有敷求之勤下焉者有推轂之公故僥倖不得濫其選敷奏以考其辭明試以程其能故曠官不得尸其位治道之隆由此其選也武丁相傳說乃大不然不疇咨于岳牧而惟夢之徵不傳選乎才德而惟形之肖又不歷試諸艱而即畀以盭梅舟楫之寄進賢如不得已諒不若是其疎也且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武丁當飭蠱之會而軫投艱之慮大任也思觀成湯之光而履正域之畧大志也以赫厥聲以濯厥靈胥于相道資之而爰立作相寘諸左

沈氏雅言集卷上

五

右者徒取決于窈冥昏昧之夢而旁求于恍惚不可爲真之象此豈近于人情哉蓋其心以爲夢果足憑六耳叔孫夢豎牛以興妖漢文夢鄧通而啓倖彼獨非夢耶何其得人若是也抑以肖形者爲足取耶則將比重瞳以度德類九尺而絮功彼誠肖聖人之形矣猶未必賢而况夢中之幻質乎武丁曷以信之深任之決也或者疑其遺耆舊而進疎逖舍弁冕而庸胥靡懼民之邪尊弗信弗從也故因商人尚鬼而援天以神其說假夢以爲之符嗚呼亦惑矣夫以晉文之伯猶知不忘信以畜民况舉代天之工以弘憲天

之治而矯誣帝天之命以簀鼓天民之視聽雖說之賢足以相商之祚賴以恢而惑世誣民亦已甚矣魯謂王者爲之乎然則書曷以云意者商道中衰典刑漸遠圖惟舊人舉不足與共政武丁學于甘盤遜于荒野傳說之賢乃其克知灼見而無疑者羹牆如見允切于心而說方晦迹築巖求之不可得故其恭默之思思此人也賚弼之夢夢此人也孔子寤寐于周公光武物色乎子陵千載同一揆耳惟其知之也真故其求之也切其思之也至故其任之也隆阿衡之重簡畀于莘野之耕鹽梅之鼎調元于傳巖之築見

沈氏雅言集卷上

六

賢而能舉舉而能先寔商人一代家法也夫豈不擇可否而取必于恍惚之夢也哉雖然軒黃華胥之兆適降帝治秦穆鈞天之感武啓伯圖則夢亦有足徵者要之心期于帝則致帝心期于伯則致伯武丁心期于賢則致賢固夢也亦理也張子所謂緣舊于習心斯言允矣

西伯陰行善

史稱西伯陰行善非厚施于國以要人心也蓋君子小人各于其黨小人之爲惡常見嫉于君子君子之爲善尤小人之所深惡而竊忌者也方紂之時懸炮

烙以待天下善者懼矣文王幸脫羑里之囚苟復得皎皎之行以表暴于世幾何而不犯紂之怒乎是故夷明養晦俾氓然無可忌之迹正處亂之法程聖哲所以自保也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文王以之此之謂矣然則史氏之意本諸易又以著紂惡之稔使君子不得遂其善耳或者咎其妄議聖人吾未之然也

剪桐戲封

桐圭錫封于傳有之余竊以爲不然夫成王踐祚雖云幼冲夷攷訪落小茨諸詩惴惴乎續緒慎微之慮厥德蓋夙成矣若乃剪桐戲動也錫封戲言也寧當

洪憲雅言集卷上

有是耶借曰有之則程子爲諱官猶能諫哲宗之折卿師保如周召顧不能禁于未發而聽其爲是過舉乎然則史何以云曰並建同姓以明親親周道也王者舉子載弄之璋周典也意者叔虞以珪爲戲而成王示以分符之恩史佚專贊其決而唐侯遂享茅土之胙正以將順其美非所謂成其不中之戲也剪桐之說謬妄甚矣竊意桐圭猶云葱珩剪之爲言分也

申生

晉獻荒老內寵並后不夫嬖子匹嫡不父耦二五託前息不君失道甚矣申生親其子也秉祗載齋慄之

衷豫可底審偏衣金玦之命機可決蹈尊命遜國之軌節可達慮不及此循及于亂已不得爲智矣追肉既墳宜自明冀或有所憐不宜反自默禍既成宜自歸里克不鄭或能爲之所宜可以自免苟斬祛之勢已迫附于大杖之走不爲過宜自遜于逃以需事之定不宜輒自裁俾其不死則奚齊旣斃必迎而立之統緒正國本立社稷寧矣其爲孝也不有光乎惜其徒知從命爲恭而甘匹婦匹夫之諫上遺幾諫之誠而陷父于過舉中失因心之友使奚齊卑子駢首几席間卒隕宗祧之重國統三絕晉事幾不可爲是誰

洪憲雅言集卷上

之過與雖晉文匡合克恢本圖然自彭衙至于河曲于戈相尋蓋秦人挾三置之伐肆其睚眦坐收河外列城以益鳴張之勢故也誰生厲階新城雉經實尸之迄于改葬而梟達于外豈天將醜其德耶張子曰無所逃而待惠申生其恭也夫絕天性之親而從父之亂命違無所解之心而著於無所逃之義是則申生之恭云爾傷天地之至和啓人倫之大懟其不得爲仁人孝子也必矣此西銘之意也

季札之才近伯夷

延陵季子觀樂而辨國之興亡審賢而卜世之延促

解劍繫樹存不言之信讓位弗嗣捭孤介之標葬子
嬴傳不以恩累其心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人傑
哉君子稱其才近伯夷夫伯夷聖之清者札之讓國
其事同則其心同其逆同則其才同舍曰同而以近
爲辭無亦有間已乎蓋夷之讓尊父命也札誠尊父
命宜嗣國弗辭苟以天倫爲重則餘祭諸樊夷昧以
次相及宜勉承父兄之志以篤吳慶而錫之光不當
固遜以基光僚之禍且讓國弗嗣非丕承佑啓之謨
縱賊弗討非送往事居之貞是伯夷之讓讓以賢也
季札之近近以讓也徒知索身而不足以靖國徒知

沈氏雅言集卷上

七

立節而不足以長世使季伯仲雍之不祀忽諸亦季
子之郵也烏得賢昔夫子稱泰伯爲至德設者謂其
當商周之際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乃棄而逃之孟子
之稱伯夷亦然夫讓天下而氓其迹與讓國而崇其
讓者奚啻霄壤焉得近予謂伯夷之才近泰伯季子
非其倫也然則夫子題延陵季子之墓非與曰春秋
之時舜倫攸斂輒拒父于衛鍼懼選于秦無畜群公
子記于晉季子爲之猶賢乎已姑取節焉可也

齊桓不背曹沫之盟

曹沫爲魯將耻三北之辱而求伸于一劍劫桓公于

盟壇歆及魯之侵地是謂要盟要盟神弗聽雖或皆
之亦未爲過然齊之侵魯寔敗王略今舉侵疆而反
之乃出于一時之刼初無悔過修睦之誠其于信也
亦幾矣向非管仲之言則下壇已淪其盟烏在其信
之不忘哉且仲之建信又歆援是以得諸侯此正巧
于用詭信何有焉

齊桓公救邢韓非

晉人伐邢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大蚤邢不亡晉不弊
晉不弊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不
如晚救以弊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後存之其名實美

沈氏雅言集卷上

十

桓公乃不救夫子云正而不譎蓋對管文言耳孟子
所謂彼善于此者也

晉文不貪伐原之利

晉文定了帶之難亦臣子分所當爲因而請隧固問
罪之意也義王辭之而錫以陽樊溫原攢茅之田耶
孔子惜繁纓而多與之邑蓋亦不得已之意耳旣而
陽樊之民不肯歸晉則曰民未知禮于是大蒐而示
之禮大蒐天子狩也而文公行之犯禮甚矣蓋耀兵
以見威歆以懾民而服之也及其不服始舉兵而圍
陽樊倉葛呼曰此誰非王之懿親其俘之耶觀民之

不肯歸晉則王之不欲與晉可知矣夫既兵圍樊而
又圍原且曰民未知信于是伐原以示之信寔代天
子之邑也誰謂不貪其利哉是故請隧犯王章也大
蒐于王制也伐原敗王畧也晉文之無王甚矣是可
忍也孰不可忍耶雖然晉文之取原即畀趙衰守之
則趙衰之分晉其幾已兆于此矣天道好還微已哉

介之推

晉文之出亡也閱十九年介之推克成五人而共濟
艱難雖其勲烈不逮孤偃趙衰然能擇君以事守死
以從不曰賢乎行負羈紲出扞牧圉不曰勞乎功懋

先王雅言集卷上

十一

懋賞夫誰曰不宜顧從亡之賞緩而不及佻天之功
歟而不爲是唯安之耳已且其言曰下義其罪上賞
其姦難與處矣則隱可也其對母曰身將隱焉用文
之則不言亦可也今觀從龍之歌言耶否耶毋云盍
求以死懋耶否耶跡其所爲殆深于怨者夫嗟也可
去謝也可食文公悔而求之計可祿矣赭山之求固
非人情立枯之介殊非中道死殆傷勇乎其視要君
饗祿者徑庭矣始取節焉可也

孔子宰中都

魯沈猶氏曰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

慎潰氏奢侈驕佚魯之鬻牛馬善豫賈孔子爲司寇
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
而徙鬻牛馬者不豫賈卒之烝豚不歸男女別途市
賈不二季孟墮費邠齊人歸侵疆少正尸而姦僞息
此皆聖人俄頃之功化也

伍子胥

子胥用吳以復父兄之讎可以語孝使夫差復父之
讎可以語忠君子有取焉然夷攻其事大有可議者
夫奢尚之死由于無忌平王特不察耳信讒之咎在
于平王昭王蓋無預也今以父兄之故讎其君伐其

先王雅言集卷上

十一

嗣修先世之怨徇其尸而辱其夫人復讎不已濫乎
是蓋徒知不共戴天之讎在所必報而不知無所逃
于天地者義不可讎也知五戰及郢足以強吳而不
知三世忠賢之胤固不可以圖覆宗國也若子胥者
于父孝矣而于祖非濟美於吳忠矣而於楚爲逆節
烏在其爲忠孝乎况身與子光之絀復計滅王僚之
胤較其心迹視交亂四國者不遠也鳴夷之賜僅足
償入郢之暴天道好還豈偶然哉曰然則復讎可廢
乎左氏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身既殞矣又何
讎焉爲胥計者僂譏人以正蒙蔽之罪誅無忌以雪

父兄之冤斯子臣之道兩無負矣

浣紗女

浣紗女抱石投江此千古之疑案夫子胥通播竄伏之餘計必不出于通津而女子之浣濯亦惟幽僻避人之所卒然與男子遇安知其非上官之邀行露之濡方虞不自免也宜奔走趨避之不遑矣顧何親于胥而私饋之食何德于胥而甘殉以死乎揆之于情既無知故之雅斷之以禮殊越授受之防縱能識英雄于未遇哀而進食如漂母抑何不自愛也竊意子胥饑困顛踣攘其簞食又慮追者之至泄其陰事故沈之水而下之石以杜後患嗚呼亦忍矣輔信之去楚也走陳倉迷失道樵者指示之因殺之以滅口曹瞞所謂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姦雄之計大率類此然則鳴夷之浮豈直以償鞭尸之懟亦所以報浣紗之冤予於鍾室之死亦云

豫讓

智伯亡豫讓爲之報讎漆身變形吞炭變聲至再至三卒以身殉致堂以義士稱之子獨惜其未協于義也夫君子欲伸大義于天下其舉事必光明俊偉未有盜賊小人之計可以得志于人也誠使智氏無

浣紗女抱石投江此千古之疑案夫子胥通播竄伏之餘計必不出于通津而女子之浣濯亦惟幽僻避人之所卒然與男子遇安知其非上官之邀行露之濡方虞不自免也宜奔走趨避之不遑矣顧何親于胥而私饋之食何德于胥而甘殉以死乎揆之于情既無知故之雅斷之以禮殊越授受之防縱能識英雄于未遇哀而進食如漂母抑何不自愛也竊意子胥饑困顛踣攘其簞食又慮追者之至泄其陰事故沈之水而下之石以杜後患嗚呼亦忍矣輔信之去楚也走陳倉迷失道樵者指示之因殺之以滅口曹瞞所謂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姦雄之計大率類此然則鳴夷之浮豈直以償鞭尸之懟亦所以報浣紗之冤予於鍾室之死亦云

十三

浣紗女抱石投江此千古之疑案夫子胥通播竄伏之餘計必不出于通津而女子之浣濯亦惟幽僻避人之所卒然與男子遇安知其非上官之邀行露之濡方虞不自免也宜奔走趨避之不遑矣顧何親于胥而私饋之食何德于胥而甘殉以死乎揆之于情既無知故之雅斷之以禮殊越授受之防縱能識英雄于未遇哀而進食如漂母抑何不自愛也竊意子胥饑困顛踣攘其簞食又慮追者之至泄其陰事故沈之水而下之石以杜後患嗚呼亦忍矣輔信之去楚也走陳倉迷失道樵者指示之因殺之以滅口曹瞞所謂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姦雄之計大率類此然則鳴夷之浮豈直以償鞭尸之懟亦所以報浣紗之冤予於鍾室之死亦云

十四

罪而見滅則讓與襄子乃不共戴天之讎謂宜上告天子下請晉侯聲其暴滅之罪以討之俾吾復讎之義昭昭乎揭日月而行天幸而克焉則吾責已塞而無負于國士之遇不幸而不克移其伏劍之死死于是日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智不及此而特出于荆軻聶政之計歎以尺八匕首斃襄子于一擊縱其志獲酬亦盜賊之靡耳豈得爲義乎况晉國之法首亂者死智伯擅兵首亂允惟晉之罪人襄子誅之似未爲過讓安得而讎之而復之哉夫君子非敢死之難而不失義傷勇斯爲貴故管仲不死孔子取之智氏之難讓可無死也可以無死而必死之其義失其勇傷較諸匹夫匹婦之諒能幾何哉且其言曰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夫以衆人國士異其遇事讎復讎異其報讓固貳其心矣又將誰愧乎史氏傳之刺客未爲無見也

文侯不失虞人之期

文侯處戰國位以田子方輩正宜君臣協心朝夕論思相與考圖國職以弘燕謀則魏其庶幾矣盤遊之舉非徒不當期要亦不必信也文侯罷宴赴虞人之會誠以君人之言不可苟焉耳客詎知擊狐伐兔孰

與臣鄰密勿之交車馬羽旄孰與衣裳弁冕之會都
俞喜起之風其視磬控縱送之樂何如也文侯遺虞
箴之戒忘其國恤而思其塵化蓋溺志于禽荒而飾
詞以拒人耳莊子舉后羿之失人以警悼公固其先
人之遺訓也而故違之以即悖淫說者稱其不忘信
以畜民吾不信矣

文侯悟反裘之譬而知重歛之非喻箕季之言而知
四善之教悅翟璜之對而信任座之直罷辭臣之宴
而赴虞人之期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見翟璜於
堂而與之言故能南勝荆于連隄東勝齊于長城虜
齊侯獻諸天子而賞以上卿亦戰國之賢君也

起剪頗牧

占之善用兵者以四子為稱首然白起殺降不識止
戈之義杜郵賜死卒罹好還之灾王剪空國伐楚似
盡兵之利害而不虞乘虛之患其于國計亦疎矣廉
頗能負荆于相如之門而不能解組于樂乘之代李
牧能忍于匈奴之入而不能忍于趙葱頗聚之來均
之欲將而惡廢也卒之頗奔而牧死是尚昧于保身
之智况能料敵觀變以制秦人之命哉四子號知兵
而胥犯兵家之忌兵果可易譚耶

盜殺韓相俠累

盜小人也相顯官也累為韓相國之所恃以詰姦刑
暴鎮社稷而撫民人者也顧為聶政所刺用是見累
無周身之智矣用是見累無德侮之才矣韓國焉攸
賴哉書官書名書殺所以著累之不職也若夫政之
為盜又何誅焉嚴仲以讎而賊累陽陰以昵而與謀
累不能防韓不能討胥失之史遷著之列傳謬也甚
矣

出文論功

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君子猶以為難田文相魏
其功烈不可槩見然方與起論功而顯然以主少國
疑為已任吳起即為之屈而不敢復爭必其才略有
過人者要亦君子之流亞也孰謂戰國人才可盡少
哉

烹阿封即墨

刑賞人主之大柄古者爵人于朝刑人于市自諸大
夫國人皆以為為可然後從而行之所以示天下之公
也威王誠有意于鼓舞一世則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幽明虞廷有令典焉六年大計群吏而行誅賞周官
有成法焉率此行之懲勸備人心肅矣何至遣一介

之使行伺察之私且其心以為毀譽失直賢否無別
雍蔽之漸不可長也顧其所遣者何人又安知其不
以愛憎為毀譽也况當其時檀子田盼種首縣夫非
不可與計事者威王不公議于朝而私議于宮不憚
咨于卿佐而獨咨于一介之使不遲之以三考六年
而取決于一旦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使齊人視
其君若雷電鬼神不可測識蓋伯政之餘習用其操
切之術以把持一世所謂執一實以御百虛人知吾
之知其一而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雖若以防壅蔽
之端而寄耳目于群小固已非公平正大之體矣阿

洪心雅言集卷上

十七

大夫事不暇詳考而湣王之亂獨即墨為之堅守則
即墨之封似非過舉然而啓偏聽之姦致獨任之亂
厲階職茲生矣卒使王建之世賓客左右受秦間金
勸王朝秦不修戰備不助五國馴至國亡身膚松耶
相耶客耶之歌至今可為於邑則偏聽賓客之過也
誤之者非威王其誰

烹阿封即墨此齊威之明斷史氏之美譚顧阿大夫
誠不肖孰用之譽阿而毀即墨者孰聽之乎夫倭如
周破胡而宜諸左右奚阿大夫足云也賢如比郭能
生而棄置勿錄奚即墨大夫足云也向微虞姬之言

將終其身墨墨矣阿曷以烹即墨曷以封且虞姬身
侍讎昵不為不久矣忠告之言甫入而破胡以讒中
之執事之賂既行羅織之獄已具向使弗察則比郭
將蒙燕女之汗而虞姬亦必薨死于九層之臺矣耳
目所及尚如此又奚阿與即墨之能察耶要之虞姬
之故言也以愛故土之祭之也亦以愛故用其言而
顯諸朝愚其所愛也破胡之見烹毀其所愛也豈真
為阿與即墨發耶嗚呼齊威之舉指不為不當矣然
惟婦言是用君子譏之

徒木立信

洪心雅言集卷上

十七

法者人君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法立而宜民民斯
作乎矣不待懸賞而勸趨也商鞅欲變法乃立徙木
之賞以取信于民夫徙木無難事而賞以五十金其
為賞已重矣此豈近于人情哉將立法以布大信而
先之以不情之賞蓋用操切之術以要挾其民用不
測之賞誘之于前用不測之刑驅之于後此正狙詐
之術於信何有
徙木之賞信乎哉曰非所今而今焉令則非所賞
而賞焉賞則僭非所信而信焉信則廷示之以不情
而款民之用情難矣

四臣照千里

齊威寶賢之對足以屈惠王之間矣夫以衛靈之不
君而未噴社稷徒以三子者在也以四臣而照千里
不其然乎但檀子田盼種首黔夫其功烈不可殫見
意亦猶夫人耳未必其爲賢也昔秦使觀寶于楚楚
人設壇列位蒞以群賢稱曰理百姓實倉廩予西在
此奉珪璋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子高在
此理師旅正兵戎子友在此懷霸王之餘義獵治亂
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此秦所以寢兵也新趙簡子問
楚白珪王孫闢對曰楚人有觀射父作訓辭以行諸

沈氏雅言集本卷上

七

候左史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所寶也若
夫白珪先王之所玩何寶焉此與齊威之譚如出一
轍蓋列國兵爭得士者富故修詞令以應諸侯者率
務此以相誇詡要其得賢之實則未也當時有一孟
子而不能用吾以是知其不能寶賢也使移寶四子
者以寶孟子則齊王由反手可以招八州而朝同列
豈照千里哉

弊袴待有功

古之賞功各以其物如敵王愾者賜彤弓闢四方者
釐圭瓚保南土者錫介圭蓋因其植勲之懋而寶藏

之器牌之不敢惜崇報之典當如此矣自古及今曾
有以弊袴賞功者乎夫懸厚賞以酬功猶懼人之不
勸賞以弊袴其無懋賞之報可知也是果足以奔走
天下之豪傑耶韓之衰蓋昉于此

韓昭侯衛嗣君

昭侯以敝袴待有功嗣君以左氏名地易胥靡二公蓋
用心于賞罰者也夫弊袴微物不輕與人名器所係
其肯假耶胥靡微罪必寘之法天討所糾其肯縱耶
惜其徒知賞罰爲勵世之具而不知寬仁爲立國之
本無惑乎二國之不競也戰國之世多以好察爲奇

沈氏雅言集本卷上

十

嗣君賜縣今之席遣關市之金事亦類此因併錄之

孟嘗君

孟嘗君田文靖郭君田嬰賤妾子也少通賓客有聲
聞賓客爭爲延譽遂得嗣父秉政秦王聞其賢使涇
陽質齊而請文爲相已而疑其爲齊將殺之賴狗盜
鷄鳴以脫予謂其入秦不可以語智逃歸不可以語
勇及歸而修怨于秦乃假楚魏之舉師韓魏以攻函
谷之舉差強人意然卒聽蘇代之詐而受三城之賂
義聲蓋索然矣至其相齊亦無可紀方用馮驩之謀
營三窟以自封殖滑王將去之則又出奔相魏樓諸

侯以代齊齊受其敗襄王既復而文自號薛公隱若敵國忠者固如是乎卒之身死未幾宗夷國滅亦其自取耳而門下三千食客曾無忠義智勇者匡救其間則亦皆庸妄人也烏足多哉

蔣相如全璧

趙王之遣相如是也士殉璧也相如奉璧入秦是以身殉璧也士殉璧固不知有國矣而以身殉璧者又豈能知所重哉夫相如社稷之鎮其身之存亡固趙之所與同盛衰也視璧之輕重奚啻霄壤惟秦之意不在璧故相如得以成其名而使璧入秦府則相如寧能以獨存璧歸而秦執相如因加兵于趙趙無相如之佐則邯鄲之存亡未可知也爲相如計力能拒秦則弗與弗與固足以重趙度不能拒則與之與之乃所以安趙也智不出此而身試于虎狼之秦亦倖而免耳

相如屈廉頗

相如廷叱秦王能自強矣而亦足以強國其引避廉頗能自屈矣而亦足以屈人其勇其怯悉以國計而身謀不與存焉殆非戰國之士可倫也廉頗荆軻之謝乃能反身克已消其倖戾之私可謂能服義矣藺

蓋犯而不校廉亦過而能改者與

田單火牛

火牛之戰功亦奇矣而燕人于此有三敗焉戰勝而卒情一敗也師老而力屈二敗也臨敵而易將三敗也坐此三者而後田單得以用其譖故激其憤于伐墓之慘神其事于飛鳥之翔揚其威于神帥之降卒用火牛以成其功無非乘間而投之也向使燕無間焉則雖單之善守將久而自困矣安能復齊哉

仲連天丁士

仲連射書燕將而聊城破預策中山而田單奮力辭封賞而廉退之道彰不肯帝秦而節義之名著隱然有國士風然進之天下士則未也觀其立論規之以使秦烹醢祭王懼之以秦將變易將相雖其理勢或然要亦戰國策士之常耳求其足以當此名者七篇仁義之蓋軻一人而已孔子順其庶乎

王齕攻趙上黨

上黨韓地係之趙志欲也書拔之志趙不得而有也欲之而不能有兵端啓矣長平之敗豈獨趙括爲之哉自趙豹之謀不用而後馮亭得以用其譖平原之請繼入而後趙王得以遂其貪卒之破軍殺將上黨

不可得而武安皮牢且陷于秦矣貪之害可勝言耶
向使趙無蘇代之說秦無應侯之忌則以白起之驚
悍而藉長平之餘威未必不長驅以向邯鄲即邯鄲
還卒之報必皆震蕩而失其守破竹之勢成矣綱目
比而書之所以爲貪者戒也豈曰予趙而惡秦哉

范雎

應侯捐脅折齒脫命簣中非愚于魏也君不用也及
其入秦懷穰侯而奪之位傾白起而致之死到辱須
賈函首魏齊而怨無不讎保任鄭安平王稽而德無
不報固非純爲秦計也然其謀國也審天下之勢教
以遠交近攻其謀身也納蔡澤之言用能全身遠害
至于立譚之頃而預知王秦國者非秦王之子孫以
呂易嬴之事蓋有逆觀其必然者智哉

遠交近攻

應侯遠交近攻之策最善審天下之勢秦之帝其成
于此然而戰國策士所見略同張儀勸秦伐韓則曰
爭名于朝爭利于市三川天下之朝市也黃歇勸楚
臨韓則曰襟以三江之險帶以曲河之利是皆近攻
之說也白起攻楚黃歇危其後患懷侯攻齊范雎斥
其非計是遠攻無益于得也玄德棄荊襄而取巴蜀

悼此道矣其圖混一也難哉

秦君廢母逐魏冉

辛八十通于戎王有鴽奔之濫干與國事有牝晨之
凶而况惠文嫡妃之弑又與聞乎故者也魏冉援立
嬴柱稷不爲無功紀綱國政未爲有失而君母之殺
彼實尸之闕實其罪是不止于廢逐而已秦人不以
罪討于此有逸罰焉書廢書逐皆從其恒詞若曰爲
范雎云爾

願補黑衣之闕

趙王以秦故欲捐毋弟以款秦師將相大臣以國故
洗心居雅言集卷上

強太后質愛子以紓國難太后盛氣之待唾面之語
蓋愛子之情戚其衷也左師觸龍舒棋之託黑衣闕
之補是以愛子之情牖其衷也卒使齊師以出秦師
以退可爲善用其說而有功于杜稷矣然秦以威劫
趙齊欲質所愛是秦齊之用諛也趙人劫于秦之積
威而質其所愛于齊是趙之示弱也觸龍智不足以
重趙勇不足以拒秦掉三寸舌不能如毛遂之定從
以迷誤太后成安雖出而無益于成敗之數徒足以
成秦齊之譖而已尚爲謀國有人焉

長平之敗

長平之敗豈獨括之尤哉趙固有以取之也夫平原信馮亭之詐而受上黨之降兵端啓矣然僅殺一都尉未大歟也顧違虞卿之謀而行鄭朱之賄先示弱以疑天下之心向使廉頗而在趙軍猶未破也乃聽秦人之譏而有趙括之代卒使秦人得以成其謀夫受無故之獲而啓釁召禍一敗也行無益之賄而重携與國之交二敗也采虛名而臨敵易將三敗也邯鄲之亡幸耳豈獨括之尤哉

竊符救趙

信陵竊符救趙可謂能用權矣夫秦虎據中原蚕食

沈心居雅言集卷上

廿

六國其圍邯鄲目中已無趙矣於時魏救不出則趙必亡趙亡而禍中于魏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魏王方幸巢幕之安不惟唇齒之計此憂在社稷者也公子貴戚之卿計安社稷諫而不從雖易君之位宜無不可而况于竊符乎故不得已而用侯生之策奪晉鄙之兵豈直爲趙謀哉存趙所以存魏也然則恤鄰之義固足以贖竊符之愆匡國之功亦足以償殺將之罪公子蓋權之審矣向使規規于小節之拘而不惟宗社之重吾恐大梁之克不待始皇之世矣竊符救趙吾于公子何尤朱子綱目特紀其敗秦之績此功

罪之斷案也

安陵君不廢大府之憲

安陵人縮高之子爲秦守管信陵君召高爲將欲使攻其子高陳父子之義以辭信陵君怒臨之以兵而使安陵生致之安陵君陳大府之憲以拒焉縮高恐爲國禍遂自刎死信陵爲之辟舍縞素而遣使謝安陵君予謂安陵受封于魏子侯也縮高受廕于安陵子民也信陵以魏故而使高高以君之宗國故而爲信陵使義也縮高之辭將以全父子之倫不知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安陵欲守大府之憲則降城亡子大赦不原憲所訓也縮高之子亡而之秦是亡子也釋此不討憲也廢矣烏在其能守乎高之死傷勇安陵之對失義信陵之縞素抑不情矣

四蒙

戰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均以養士馳騁稱雄列國爲之四蒙尚論其世則知四子處心行事有大相遠者不當以槩論也夫所謂人之豪者必其智勇忠義之兼資而後稱其名也田文身爲齊相而入睚眦虎狼之秦卒賴鷄鳴狗盜跳身獲免其智其勇蓋無足言至于得罪出奔謀傾宗國

皆主自立交質連和忠義蓋掃地矣王歇上書秦王以沮兵陰遣太子以歸國似有國士風然售李園之姦身不自保况徙封于吳專擅無上嘖嘖乎操懿莽之爲彼二子者直姦人之雄耳趙勝雖無顯過然爲馬亭之詐而違平陽之議卒使兵連禍結覆軍殺將上平之條平原君啓之也區區之趙尚能堪此幾以耶謀國誤國之罪要不得而追矣獨一信陵公子竊行救趙直解邯鄲之圍促駕還魏克成河外之捷用能稍抑強秦計安社稷方其有功于趙力讓五城之封既而見疑于魏屢脫三卿之貴是誠智足以料敵勇足以建功義足以律身忠足以利國真不愧戰國之豪矣三子豈其倫哉

洗心居雅言集卷上

七

茅焦解衣危論

秦遷太后諫者積尸盈廷茅焦之論卒能悟主說者稱其愈出愈奇予謂太后之外私可遷嫪毐之上丞可殺秦王遷之殺之未甚過舉胡輸忠死諫者之衆也竊意不韋之事秦王亦微聞之嫪毐之進實不韋嫁禍計也及事已敗露恐爲所株引故使其黨以死予之茅焦初無奇語足以動人但謂死亡不足諱毋后不可遷諫士不可戮而車裂囊撲深指以爲狂悖

之行夫死亡且不足諱則宮闈之私不諱可也二弟且不可害則母后之親不遷可也嫪毐假父殺之猶以爲悖况如不韋者乎此其微意皆在言外無非爲不韋地耳卒使秦王母子無間而不韋得免于顯戮良由斯言有以中秦王之心耳故其免相則曰奉先王有功恕詞也徙蜀則又曰何功何親于秦諱詞也綱目特書自殺若曰不韋之讓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然非秦人殺之也

愈出愈奇

洗心居雅言集卷上

七

祖龍有拒諫之智有坑儒之狠重以深怒積怨于文信君而陰忌太后爲之主故遷太后于雍而申及臬之誓車裂假父弗顧也囊撲二弟弗恤也諫者二十七人非無巧詞雄辨弗聽也時乃積屍充庭雖勇者難爲心立譚回天雖智者難爲詞毛焦水視鼎俎其氣奇解衣危論其才奇能使天性之親斷而復續君臣之義絕而復合諫爭之路塞而復開其功信亦奇矣自秦言之太后得罪先若義當絕不韋陰移羸祚罪當討然非呂政得爲也故焦得以危言啓其秉斥言假父明其有真也指言二弟本其所出也蓋直著其爲呂氏之子正以破何祖之說也始皇計亦知之

因遂置之不究焦固呂氏之黨非能忠于秦也烏足奇

王歇李園

李園之姦不減于不韋其稱妹者亦即卹姬類也納之于歇特假歇之重以致之王耳其有娠殆非歇孕之也計歇始以色迷又亦覺之矣欲發其隱則業已同之又惡爲其所賣而心銜之故朱英以園爲君之讎若果歇子有楚國則園婚姻也方德園何以讎或慮語泄則歇當殺園以滅口而何園養死士反殺歇蓋國之姦始階歇以盜國中殺歇以專國歇愚不悟其及也宜矣

李斯逐客論

秦自商君變法之後今無不行者矣逐客之令既出而斯以一疏挽之善言哉不以人廢之可也夫秦法之慘酷斯知之秦王之驚悍斯知之而欲以言賈禍身試虎狼之吻彼盖有以探其意而握其機也故先陳得士之効失士之患是理以喻之也繼之以珍玩首樂女色之美是利以誘之也終之以資敵討怨之危是勢以禁之也喻之理以牖其聰誘之利以通其蔽禁之勢以堅其志雖欲不聽不可得矣此戰國說

客之常而於秦謀則得矣若夫引君當道則未聞聞也

鄒衍始終五德之運

古者帝王繼天立極然必應運而興如伏羲以木神農以火黃帝以土少昊以金顓頊以水此德運之一終也終則復始故帝嚳以木帝堯以火帝舜以土夏后以金殷商以水此德運之再終也凡自其相生言之也至鄒衍立論乃云赤烏火流周爲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漢公孫臣以爲當用土德其應黃龍見則自其相剋言之也然夷攷之夏果以金王矣

洗心居雅言集卷上

三

則禹何以錫玄圭商果以水王也則殷何以乘白馬秦固水也何以稱白帝子漢固土也何以瑞赤伏符竊意聖帝明王必先察天地自然之運若黃帝見大騶而知土德之旺故乘土德大抵因其所見亦如雲鳥紀官之類耳相生相剋之論儒者無取焉

趙高

秦人用趙高權之所在能使嫡庶易位威之所制能使鹿馬易形卒致宗夷國滅爲天下笑禍亦慘矣然而逆觀其源匪直祖龍作俑也孝公號英主而所爲相者乃因嬖人之景監穆公啓霸圖而所爲學者乃

從守門之守人是則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夫有所受之也載攷之古寺人之令見于車鄰之味則夫深居高拱自其始封之君已然矣夫未見而先今寺人則塵蔽之端已啓其視臣鄰密勿之交何如也既見而並坐鼓琴則叢脞之戒已忘其視都俞吁咈之風何如也君子有穀貽孫子固如是哉是故觀車鄰而知秦之所由啓觀望夷而知秦之所以亡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諒也

蕭何收秦圖籍

鄼侯之起椽史故知圖籍爲國計所資使其以傳士

沈氏雅言集本卷上

主

起家必知六經之用爲急收之不肯後矣前乎此吳師入郢蒙穀不殉楚王之難而負離次之典逃之江湖昭王反國五官失序百姓不孚穀乃歸而獻之五官得法百姓大化楚王以爲存典之功與存國等爵之執珪智如鄼侯而慮不及此卒使聖賢經世大法復燬于咸陽三月之火豈天之將喪斯文也耶予故曰收秦圖籍漢之所以爲常何之所以爲功也不收遺書漢之所以雜霸何之所以爲陋也

赤帝子

漢祖初起神母告符乃曰吾子西方白帝子被赤帝

子斬之由此漢尚赤予以五德之運考之秦代周從所不勝故用水德白金象也水生于金是爲白帝子赤帝爲火序火能生土故漢爲赤帝子則漢當以土德制秦之水明矣若夫秦主少昊之墟漢襲赤伏之瑞是泥于赤白之說而亡其所謂子者且于五運有愆矣賈誼欲改易服色公孫卿謂漢瑞黃龍見蓋察於此

項羽學兵法

佳兵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要在於禁暴誅亂安民和衆而已羽以剽悍猾賊之資而憑其嗜

沈氏雅言集本卷上

主

鳴叱咤之氣不仁之心乃其素所蓄積而又以兵法爲學是則以嗜殺之人而習殺人之業也豈知擇術者哉且兵家所尚莫如司馬法用兵之善莫如孫吳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而羽可謂好戰矣吳子曰數勝以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而羽可謂數勝矣兵家所忌彼皆犯之不知其所學者果何事耶左傳有云止戈爲武又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羽之好戰既昧止戈之義而其數勝也卒罹自焚之災然則羽之亡罪在于戰烏江之敗顧乃自謂天亡非戰之罪可謂終迷不悟矣

項籍尊楚懷王爲義帝

義帝之尊非籍意也而特係之籍何是時籍主盟約獨擅廢置若曰懷王楚立也義帝尊也夫既立之而尊之雖非意欲揭而書之若其誠然者蓋成其爲君臣也此義明而後弑逆之罪著矣

范增

范增爲楚謀臣圖事揆策史不多見惟立義帝與殺沛公于楚俗爲得計然義帝之存罔以重國而義帝之亡適以割其視聽生復立六國相去殆無幾也至于鴻門之會急于制漢王玦之示不行拔劍之舞

沈心居雅言集

卷上

三

繼至意以沛公既斃則其餘不足圖矣豈知君仁君暴爲量不同而天授天亡其機已決智不及此而欲以好殺一天下是以暴濟暴吾未見其可也獨其乞骸一節庶幾索身之義焉呼亦晚矣

胯下之辱

君子立身自有法度故寧可殺而不可辱封已養高當如是也淮陰出胯下辱已甚矣充此類也叱癰疽時何不爲乎惟其始也出胯下而不辭故其終也縛後車而不悔信之貪昧隱忍其所由來亦素矣辱已如此未有能享大名榮富貴者也卒之身夷宗滅其

及也宜哉然則圮橋進履非與曰黃石老人教之也屠中惡少侮之也勇于受教則日進于高明安于受侮則日流于污下

王陵趙苞徐庶

陵母在楚初無賊害之心陵使至彼必有依間之計故陵母伏劍以堅其事漢之忠陵初不與聞也母雖云亡陵非不孝明矣卒之光翊焱劉榮分茅土而陵母之賢益彰詩所謂則篤其慶載錫之光甦有焉趙苞亟戰意在全城而卒不保其母雖不得爲親之孝子而不失爲君之忠臣人生不幸亦可哀也徐庶之

沈心居雅言集

卷上

三

母庭辱曹瞞蓋有陵母之風而庶也不能諒母之賢爲操所譎去劉歸曹反致其母憤惋自裁則既不能事漢以成忠又不能全母以成孝進退無所據矣程子乃謂徐庶得之豈一時未定之論乎

董公遮說

三老董公秦漢間隱君子也非可以說客目之春秋而降天下不復知有王矣矧義帝楚之所自立又孰知爲天下之共主乎且以桀紂之惡止于殘賊未聞殺君也湯武之師唯以吊民匪以討逆也故湯有口實之慚武有思孝之玷是或一道也公獨能識其大

別順德逆德之昌亡評仁義勇力之優劣其言粹然
一出于正俾萬古君臣之義昭昭乎揭日月而行天
斯言一出而項羽弑逆之罪著矣漢家討賊之名正
矣蓋不待垓下之圍而漢興之定已寓於縞素之師
矣當是時也賢如蕭何知圖籍之重而不知彛倫之
尤重智如子房知戰智之為勝而不知戰義之尤勝
勇如韓信徒知料敵設奇可以制勝而不知王師有
征無戰乃以全而取勝也三子號稱人傑智不及此
而況其下者乎即其論議當與扣馬之諫同科厥後
隨何陳此義以下九江鄴生陳此義以下三齊使高

洪忠若雅言集卷上

卷上

帝師而禮之則漢治可比隆于三代雜伯不足言矣
惜乎縞素之兵始出而美人之宴繼啓義帝之讎未
復而濉水之舄不旋踵矣帝誠有負于公乃公一說
之後鴻宜鵠舉官不知其所近富貴利達一毫無動
于中謂非賢而有守者能之乎大史公號為多識儀
秦之游說申韓之刑名陶猗之貨殖以游俠刺客
之流悉著列傳而董公之名祇而不彰不得附于伯
夷之後豈其未之思耶

紀信誑楚

滎陽之圍亟矣旦夕城壞生死存亡之會也當時暮

下戰勝攻取非無虓虎之將也而不足以解圍設變
致權非無運籌之士也而不足以解圍鎮國繼餉非
無經綸之才也而不足以解圍戲偶具草鼓頰彈舌
非無游說反間之術也而不足以解圍漢之為計亦
窮矣獨一紀信效竊武之愚而出不得已之下策糜
身胔胆心且甘之迺為黃屋左纛之給而漢王倖以
間出此其智足以脫君而無智名勇足以死君而無
勇功精誠貫于智勇之中而心思超于功名之外豈
幾漢業之必成而顧以身賈之哉忠誠義烈卓卓乎
不可尚矣迨夫漢興既定帶礪覃恩盧綰以舊恩則
王而信則否雍齒以舊怨則侯而信則否項伯以機
事陰洩舞劍翼蔽則侯而信則否徒知丁公之斬可
以勸忠而不能崇獎忠魂昨以茅土漢之報德亦卑
矣大史公不為作傳使信之大忠不白於天下予故
表而出之

洪忠若雅言集卷上

卷上

蒯徹

韓信登壇之後成其為漢臣矣若蒯徹者其陪臣也
操長短說以黷弄韓信其破齊也挾數競利糜鄴生
于門其王齊也陰謀背漢啓高祖之疑信雖威齊成
功而違詔啓釁不得善其始卒之悵悵失望而以反

坐族不得奪其終皆通之爲也田橫不生歸漢蓋以
鄉故五百人自剄以死則以橫故揆厥所自通實緣
之也利口覆邦家通死有餘辜矣嗚呼諸君咸以通
之說死而通獨以其說生漢高失刑哉

吾翁即若翁

高祖斯言亦有所自左傳晉敗齊師于鞏晉欲以蕭
同叔子爲質齊人曰蕭同叔子寡君之母也若以匹
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其意正相似項羽煦煦爲仁卒
免太公于圜組良由斯言有以感之耳

漢王數羽十罪

沈心各雅言集卷上

放弑義帝羽罪浮矣漢王聲其不道宜足以屈其心
餘固不足論也迺今數羽之辭非不詳且明也而義
帝之弑碩列于其後其視義帝亦若宋義子嬰然夫
豈知所重哉蓋殺人之賊不問其闔閭斬關之盜不
責其穿窬此輕重之權也苟指斥其小者以爲罪則
其大者反得而未減矣今其首尾皆以負約爲言以
此罪羽則是私已而已烏得其心服乎齊桓代楚不
專指其僭王所以來水濱之侮漢王數羽不專斥其
弑主所以致伏弩之傷二公皆假之者故其迹相似
子因表而出之

躡足封齊

信于此有五失焉酈生下齊而攻其不意不武用是
廢酈生于鼎不仁擅齊自利而要君以封不義回陵
失期必待裂土而後至不忠躡足封齊廢之也是時
帝固有殺信之心矣而信不察方欲自固于漢不智
苟自王之請不酬則蒯通之說必入信果純臣乎哉
其及也宜矣

鴻溝之約

鴻溝之約羽以太公呂后來歸爲德甚渥漢卒畔盟
迫而斃諸垓下議者以此咎漢之不直予意不然顧
漢未純于義耳追羽未可以厚非也夫君臣父子夫
婦並爲三綱不可偏廢也沛公與羽比肩而事義帝
君臣之分素定矣羽從而弑之此漢不共戴天之讎
也不幸而太公呂后落其掌握苟急于討賊則驚悍
如羽未必不取太公呂后甘心焉夫亟戰以殺父非
孝也德其歸父與妻而忘君之讎非忠也故始而屈
已與和者爲太公呂后計也一時應變之權也既而
必殺無赦者爲義帝討罪人也萬世綱常之正也恩
義曲全忠孝兩得此正巧于行義也然此豈漢高所
能知哉觀其分羹之語既忍于忘親而魯公之葬又

史

甘于縱賊則帝之心可得而識矣予故取其行義之巧而尤惜其為義之心未純也

張良勸追項羽

子房勸追項羽程子以不義非之然良非為漢出也方韓之滅良離在秦故弟死不葬破產不惜起而報離不幸而狙擊不中俾祖龍得以逃死于是乎佐漢以盛秦迨天韓成既立國祚復延即委漢而歸將以續其五世相韓之績奈何韓成斃于項籍之手良寧不以歸秦者歸項乎羽一日而未滅則成之離未報而良之心未已也所以勸王追羽者豈直為漢計哉

沈心居雅言集卷上

卷上

項羽自謂天亡

羽不渡烏江人皆咎其能勇而不能怯故以此失天下予謂天下之得失卜諸民心斯民固王者之所天也羽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忌而信讒暴而殘民迹其所為固非失人之事是以人得而蹈其資兵得而害其身固自亡亦天亡也使羽勇而能謀關中可據矣剛而能親諸將不携矣明以察讒奇計得施矣怨而

愛人百姓樂推矣若然則舉天下若轉丸何漢能討哉羽不能然故謀于漢如陳平昔其臣也而羽實棄之兵于漢如信越昔其將也而羽屏之故楚曲既成而子弟之兵散陰陵失道而田父之給行雖亭長艤舟之待然言甘而情亟未必不出狙詐羽于斯時亦自知人心之不與矣故天亡之言忽出于羽之自道蓋至是而羽心之天亦定矣然則羽之亡果係于天而其生也亦係于天蓋天生羽以靖難生漢以牧人靖難者授勇牧人者授仁其亦天之素定乎彼為捲土重來之說其亦不知天矣

沈心居雅言集卷上

早

三傑

子房棧道之燒制其入以養其出也韓信三秦之定制其出以用其入也蕭何王漢之勸韓信之舉所以鼓其出入之機也三人所見略同故均稱傑楊子所謂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于此驗之然董公編素之師堯乎萬世君臣之大防其有裨于漢事不淺至其立言重仁義而輕勇力以逆順而決興亡似非策士所可班者真王佐哉高祖徒用其言而不能尊顯其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諒矣予故曰漢之所以興者得之于三傑而其止于漢者失之于三老

田橫之客皆義士

小德後大德小賢後大賢有道之天也小後大弱後強無道之天也二者皆當順之橫在當時以德以賢則不漢若以大以強則不漢若而獨耻受命非所以順乎天也且其與五百人而逃之海島非竊比于一旅祀夏之少康則將自附于罔為臣僕之箕子也審此宜守死不屈矣顧眩于大王小侯之召而輕于來又嫌于同列為王之故而輕于死充此心也曷不于田儋之亡而死君乎曷不于臨淄之破而死國乎釋此不死而死于赴召之後嗚呼亦晚矣彼五百人者不能擇君而事其智不足稱也不能致主于顯其才不足稱也徒徇硜硜之節慷慨以殺身均之傷勇而失義矣烏足尚哉

高帝斬丁公

項氏之臣始終欲殺漢高者范增也始終擁護之者項伯也函谷之破伯不夜走良泄陰計則楚必擊漢漢且虜鴻門之會伯不為內間翼蔽沛公則莊必斃諸坐沛公死是一舉而漢可滅楚可定矣且伯與丁固視羽孰親臨敵捨敵與左右敵孰姦然則使項王失天下在伯不在固固不忠視伯孰甚漢封伯賜姓

沈君雅言集卷上

聖

沈君雅言集卷上

聖

劉係屬籍能以德報何於不相見者獨少恩俾特蒙顯戮况漢諸臣淮陰以執戟為即位不稱才則去項淮南以疑懼則去項曲逆以說不行則去項去項為漢均不得為忠何以封不與固同罪姑舍是猶曰歸漢雍齒守豐反降梁實叛漢懷二心孰若齒其當殺明甚移固之戮以戮齒且可以訓非徒勿殺顧得侯豈以齒之叛為可則倣鍾離昧數窘帝榮陽間羽亡乃不顧行遁信忠羽漢宜加殊賞以風群臣何構之急卒殺之以伯以齒例諸固則怨德之報不平以固例昧則忠不忠之勸懲未審竊意項羽諸臣率以斬刈屠戮濟其惡獨固仁恕隱惻知天下之得失不在一人之存亡故捨高祖蓋濟暴以寬人臣之義宜爾也孰曰不忠或者其材武軼群素為高帝所畏德而封之恐如韓彭蜂起而莫之制也故假大義以斷之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姦雄之故智然也溫公謂其慮事深遠豈其然哉然則高帝之意不係其忠不忠與怨不怨特視其材之可忌與否耳

張良辟穀

良之去匪直完身且完節也良之志為韓而已狙擊不酬良志恫矣佐漢滅秦報韓讎也勸羽立成存韓

祀也燒絕棧道逆閉其途使漢不得出必將循歸地
反故閭矣不幸韓成爲項氏所斃韓氏子孫無可託
矣故復歸漢以威項威項亦所以報韓也卒之項氏
既亡韓讎已復良無事于漢矣故託于赤松而決去
之蓋惟用漢以爲韓而終不欲爲漢用也惟用漢以
爲韓故節完惟不爲漢用故身完身完則不辱節完
則不毀此子房所以爲完人也與

偽游雲夢

韓信下齊自王固陵失期皆市井負販乘時微利之
術君臣之隙已開矣高帝亟欲制之故兩奪其軍信

沈君雅言集八卷上

四十一

亦可自悟矣顧乃陳兵行縣示以可疑之端使讒夫
得以投其間何哉信長于料敵設有反計必不若是
其淺也觀其漂母之賜壯士之召恩讎畢舉殆欲以
畫錦之榮誇詡里閭非真叛者也而遽縛之于朝會
之間豈先王慶讓黜陟之典乎此正狙詐之術而乃
謂陳平之奇謬矣

清靜寧一

漢史賢曹參守法清靜寧一之歌可徵也然繼治世
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漢承秦爲治耶亂耶秦
之法宜變耶否耶不待智者知之也蕭何不學無術

且戎馬倥偬目不暇給雖欲改制立法其道無繇參
繼之民頗蘇息宜及是時考先王之舊章定不刊之
大典况去古未遠載籍雖灰而漆書壁經尚存其文
坑焚雖慘而識大識小猶存乎獻挾書之律宜不待
惠帝而後除蒲輪之迎宜不待元朔而始見政事之
疏宜不待洛陽年少而後陳也失此不圖日復一日
經生學士壯者耄老者死後生小子不復得聞大道
之要載籍之逸者亡全者缺俗儒掇拾附會各主專
門而外訛相襲衆言淆亂靡所折衷雖有欲爲之君
可爲之會而文獻不足且柰何哉參之陋直以蕭之

沈君雅言集八卷上

四十二

所規足以維世而自附于繼治之同殊不知三章非
七教之修綿蕞非五禮之節故時雖清靜而末清之
化卒不可幾民雖寧一而道德之一卒不可企君子
不能不遺恨于參也昔武王克殷曰反商政政由舊
夫反商去紂之惡也由舊監湯之故也此周公成文
武之德也參果心周公之心必將悉掃秦苛而復周
官之典矣漢治雜伯不答參之守法而誰咎哉雖然
參師蓋公學黃老清靜無爲乃其自得所以開文景
之富庶凡四百年之炎祚用之不窮皆清靜寧一之
效也其視元狩之紛更熙寧之變制卒貽天下之厲

階相去遠矣守法可厚非哉

張良因事納忠

人臣事君當開其誠心引之大道俾上下一心一德
兩無猜嫌則君臣同休治安可保善納忠者此其選
矣高帝挾智術以鼓舞一世之英雄却其死力而取
天下其處心積慮惴惴焉惟恐諸將之叛一見沙中
偶語未始不以謀反疑之而子房之言適投其機帝
固以爲誠然也故不得已而急侯雍齒以慰衆心帝
於斯時已有殺諸將之心矣淮陰之族彭王之醢功
臣宿將多不自保孰非斯言啓之乎道之以疑而欲
沈心居雅言集八卷上

太上皇

子有天下尊歸于父舜稱大孝正以尊養之至耳漢
祖即位有年太子已立群臣已封而太上之崇乃出
下家今之請視膳之禮反爲擁篲之迎父子之親安
在哉觀于祖上分羹既昧仁親爲寶而孰于仲多未
免懟親之詞則其生事之禮可知也上皇之崩史失

紀其月日而偶見于陳壽傳安用生男作劉季暮年
無骨葬昭陵又見于宋人之評死葬之禮可知也垂
統如此短喪固宜矣誰謂漢大綱正耶

叔孫通起朝儀

以辨上下以定民志禮之用大矣然必人存乃舉時
至則行不容強作也漢高安于習既非議禮之君叔
孫說于陳尤非秉禮之臣又况瘡痍未起治化未孚
阨于會且非典禮之期其如禮何哉兩生積德百年
之說可謂探禮之本矣自叔孫締慕之儀用而先王
之制益以大壞古禮不復從茲始矣然則漢卒不可
與于禮歟曰周禮備于成王孝文正其時也賈誼之
疏諫讓未遑惜哉

六出奇計

陳平爲漢謀臣設變致權以解勞結史稱六出奇計
然榮陽非紀信之誑則女子之出何益白登非關氏
之妬則木偶之戲何施是乃一時之僥倖非能計畫
于萬全也捐金反間因項氏之疑惡草具進實狙詐
之習亦戰國策士之常耳至于躡足封齊而先王封
建之禮廢僞遊擒信而先王巡行之典壞尤名教之
罪人也烏足奇

蕭何治未央宮

鄧侯爲家不治垣屋而未央之治極其華侈非分家國爲二也蓋高帝不都關中則罔以據天下之勝而後世不能固其存未央不極壯麗則罔以塞帝之欲而定鼎不能堅其志或侈或儉皆有深意存焉但渾然不露耳太史公識得此意特書上悅見帝囿于河之術中綱目諱其侈不以是爲賢相累也特書始定徙都則固諒何之本心矣

高帝欲易太子

高帝欲易太子未必昵衽席之私蓋慮呂氏之禍太子弱恐不足以制之而呂氏憑其所自出抑易以爲

洗心居雅言集

卷上

亂將相大臣歷于太子且莫敢與較故必欲易之以安劉氏其命平勃斬樊噲皆此意也豈真爲戚姬哉當時謀臣如子房非不親且信也強諫如周昌非不強且直也驪姬扶蘇之喻攻苦茹澹之說非不明且切也而帝不之省疑爲呂氏使也四皓山澤癯耳好爵不能縻密勿不能交禮幣不能致必非爲呂氏屈者乃從太子游可以十人心矣將非呂氏所能圖也故有羽翼以成嬪綴安施之喻帝謂是足以順目矣高帝之智明于大率此類也子房巧于用詭故借四

皓之名以定國本所謂納約自牖者也若謂高帝果以戚氏之愛輕議儲位卒奪于四皓而不果易四皓果能尼高帝子房爲太子植黨以濟其私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間胥失之矣

金注

莊子曰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金注者昏高帝之念如意奚啻金耶然卒用趙堯之策以屬周昌其心蓋以太子之易周昌能廷爭其強足恃也爭太子施德于呂氏必爲呂所重其貴足恃也故屬之不疑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不知昌之強不足以

洗心居雅言集

卷上

有荀息之義而呂之悍又非一貴相足以抗之帝知周勃足以安劉而不知周昌不足以安如意豈非智老而昏千慮而失耶將謂其智足以防微則王官固可易置而呂氏之陰險有非計數之可防召王不至而御史大夫之徵命下矣將謂其仁足以守國則趙之甲兵不足以當漢之一縣呂氏之召王特一酈夫力耳將謂其勇足以死難則徒死不足以塞責身死而王就徵誰其保之卒致如意冤于酈周昌死于憤付托不效有孤先帝之意此誠趙堯之左計而高帝之處如意者亦踈矣然則如意必不可全耶曰古者

創業之君必制典則以昭示後世后如之今不行于
闕外專殺之權不移于宮闈著于今甲而與天下共
守之其或阿附中官肆行無忌則與將相大臣共計
之封如意于遠方俾戚姬偕之王國示兄弟之懿親
俾惠帝中爲之主吾知免矣何以金注爲也雖然彭
越之誅鍾室之召專殺之端其所由來漸矣况人疑
之慘妬生枉席之私如意之醜忿激太子之易亦高
帝之尤也惜乎惠帝威不足以御下權不能以獨斷
坐視呂氏之安恐不聞推舉挾刃進酖之人而賓諸
侯使高帝之目不暇于地下則仁柔之過也呂氏之
惡善始高之尤而終惠之尤

漢書卷八

卷八

四皓

四皓采芝商山獨立遺世不臣天子不交諸侯必其
所養有大過人者其從惠帝也不見天子比于慢願
死太子近于劫無乃非義類乎其爲此言必有所受
之矣且其條往條來踪跡詭秘殊非光明正大之舉
意必策士之貌皓而非真皓也迹良之謀以爲非皓
之夙望罔以移君心而假皓之高風可以定儲位故
不得已而出于此其視口舌強諫功相萬也子房以
智名狙擊之力士尚能匿其身羽翼之四皓安從考

其實獨其不動聲色默定宗廟社稷之計而又善處
父子夫婦之間可謂能權也已

高帝鼓舞一世

高帝用不測之榮辱爲鼓舞之微權執此以御功名
之士可也若夫豪傑之士庸得而顛倒之采芝之歌
掉唐虞之世遠是商山肥遯帝不得而鼓舞之也禮
樂之興期積德于百年是東魯章縫帝不得而鼓舞
之也誅秦藏項用漢以復韓韓而卒託跡于赤松之
將又豈得而鼓舞之哉要之爲帝鼓舞者皆庸才也
故帝得而制之不爲鼓舞者皆逸才也故帝不得而
制之追終其身而叛者九起則帝之鼓舞既倦而其
用術亦窮矣故復肆誅夷之慘以收其權孰謂任數
可以御世哉獨喪義帝以激三軍斬丁公以風臣節
庶幾得鼓舞之機矣

朱虛侯

劉章爲呂氏甥故得察呂氏之隱且以壯健得備宿
衛當沉幾不露以需時變觀其耕田之歌佐酒之事
圭角太著可爲寒心使以才見忌而先剪之則此軍
之節不可奪如劉氏何故善處大事者寧過于忍無
過于激

平勃交驩

平勃交驩於漢事最爲得策陸賈於此有大功焉夫陳平以計智揣摩其於利害之機見之甚悉至爲身家之圖寧肯舍利而趨害哉高帝論相謂平難獨任固以察其心術之微矣方帝末年權歸呂氏陳平生致樊噲以結其讎雖遠帝之命弗顧也誦王諸呂以中其欲雖遠漢之約弗恤也及獨秉相權諸凡所爲惟呂氏是聽少帝之立二王之封終侯就第諸呂提兵謂平不與謀不可也迹其處心豈漢之純臣哉迨夫太后既老時事稍遷將欲爲呂乎則太后如冰山

沈居雅言集卷上

辛

不可倚而祿產輩皆庸碌不足與圖大計且齊王灌嬰兵聯于外恐一旦內逼而併及于難將欲爲劉乎則上畏太后且業已同之而猜嫌之隙已積于漢廷之諸臣恐歸漢而漢人不信故利害交戰于胸中而從違不能以自決燕居深念憂莫重于此者陸賈灼見其隱慮其一旦失圖委心呂氏以僥倖于目前則木強之勃孰與多智之平吾恐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漢事未可知也故乘其憂疑之介而用說以行吾忠惕之重憂以發其隱示之將權以決其趨勸之交驩以固其志俾將相兩無猜嫌人心有所

倚重然後鄴寄得以用其譏朱虛得以奮其勇人知安劉之功成于左袒之今而不知交驩之謀固漢鼎所由定也若槩以口舌之士目賈豈足以知賈哉

左右袒

凡事皆左袒惟受刑則袒右在禮可攷也太尉北軍之今正以大義肅人心使知助亂者必刑無赦耳人心之戴漢太尉審之久矣外有齊王灌嬰之兵內有將相交和之固而劉章鄴商輩又從而左右之人心之附豈必入北軍而後覘哉先儒謂此屬盡爲身謀殆非也然前此淖齒亂齊王孫賈獨以右袒令衆何耶蓋國破君亡奮勇戰義死誠死綏在此一舉此今之所以異也

沈居雅言集卷上

辛

太尉勃請間

漢高知人善任其閱諸豪傑亦多矣周勃厚重少文而安劉之功獨以屬之則勃非木彊者倫也當其迎立文帝甫至渭橋而遽爾請間宋昌折以王者無私似矣說者謂其欲叙迎立之功豈其然乎方其倡立大義舉朝知之代即諸臣知之天下之人亦共知之矣文帝固已逆諒其忠而何待於猶狎自伐哉予知其必不然也夫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逆知有呂氏

之變也齊王之舉兵亦知呂氏之變如燎原將不可撲滅故先發以制之也時勃擁重兵又呂氏之所遣也而勃按兵不戰陰與齊連此其意在安劉將俟呂后之隙而徐爲之圖以制其後也是其智足以料事其才足以任重其忠足以立節而卒收安劉之功類非木疆者可與能也昌爲而許之人昌爲而知之哉然則昌爲而請間耶恩有以識其心矣夫戶牖漢之謀臣蓋嘗決機於兩陣之間六出奇計以翼贊漢室固漢素所委重者而難於獨任遺命猶疑之殆有說也及夫呂雉當陽欲王諸呂陳平不能守白馬之

漢書卷之六

五

誓而聽其指使則將安用彼相哉厥後呂雉既老祿產擅權平已莫之誰何其燕居深念正慮天下之不與也而業已同之恐不能善其後首鼠兩端勿克自決賴陸賈探其憂思廸以交驩而平始改圖平且如此而况其他乎於時呂氏雖死而黨于呂氏者不少也祿產雖誅而枝附寔繁姻族如呂嬖者難以指計也大計雖定而挾疑畏懷反側者未必其帖帖也北軍固統于太尉而南軍之衛宮禁者蓋未有所屬也此幾事之密而尤當周防者似或未可以昌言也勃之請間意者或在于斯耳其以公言折之許也非直

也其以伐功疑之淺之爲識也已非所以論于勃之衷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此大臣宰相之用心正勃之所得爲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勃之請間蓋恐機事不密而蹈夫失身害成之戒耳此其天資之高雖曰未學而暗合于易書之旨文帝由是夜拜宋昌爲尉將軍似亦其會周勃未發之意故預收南軍之權以杜官禁之讐蓋皆炳於幾先者而昌獨許以爲直何爲哉夫勃沮諸呂之王貞也申白馬之盟信也斤戶牖之謬直也連齊王之兵權也至于北軍之入左

漢書卷之六

五

夜拜宋昌

文帝躬修玄默漢之今主也然於求賢輔德舉未有知當漢廷將相之奉迎宋昌實贊其決然既登大寶則廷臣國臣皆臣也而向彼此之分衛將軍卽中今之拜汲汲焉不待旦豈推戴之勳顧劣于鬻縲之負耶通達國體如賈生漢廷希有也而一謫長沙無復

賜環之詔前席之訪亦止鬼神之間而褻御之弄臣
亟持節以還之廣國之賢可相乃以戚里廢而貶吏
有金錢之賜獨不以藩邸嫌知真將軍之許而霸上
棘門之慢不責也知頗牧之恩而雲中魏尚不免于
詔獄喬夫克舉其職又以喋喋斥而闕下寶王之氣
卒爲術士之所詐要之求舊之意降而無方之立歟
吾故曰用人之道聚未有得也

漢文武

潘氏論漢文沉潜不能剛克然宋昌拜而南軍之權
收薄昭誅而戚畹之患戢納撤坐之諫不溺寵愛之
沈心居雅言集卷上

私親勾奴之伐庶幾仁者之勇斗粟尺布之誦雖曰
寡恩蓋有激于賈生之流涕法行自近而強大諸侯
終其身惴焉而不敢動亦剛克之徵也武帝高明不
能柔克然論太子則欲其仁柔見汲黯而憚其嚴直
蒲輪之迎金馬之待有屈已下士之意神仙之悟輪
臺之悔有改過遷善之機至于長安今之斬能自屈
于汲黯之言而引咎于已之妄作其柔克又何如耶
尚論二帝可使徂于舊聞而勿考其實乎

釋之奏犯蹕

釋之犯蹕之罰似知守法矣然天子紀法之宗人臣

紀法之守下固不敢枉法以阿上上亦不得非法以
殺人釋之知廷尉爲天下之平而不知天子爲廷尉
之平顧啓之以法外之殺是開人主以撓法之端是
尚爲能守法乎自斯言之作侑武帝之世詔獄繁興
多雜治于丞相御史之手而不歸于廷尉之平趙蓋
韓楊之死不厭衆心則釋之之故也誰謂無冤哉

唐大理薛胃議詭資蔭之獄據法當流乃云陛下登
時殺之非臣所及正祖釋之意也論者以爲輕於爲
君重於爲臣然能反經合道卒悟人主以歸于正此
二子巧於用詭所謂諂諛是也但其中不能無辨犯
沈心居雅言集卷上

蹕者非狂謬則愚當之宥過斯無大矣詭資詔死
自首則免而甘心行詐當之刑故斯無小矣此議法
輕重之權衡也胃雖云守法顧縱亂法之民俾人主
有反汗之失殆非善學釋之者也

賈誼

賈生政事疏真通才也其請立漢制悉掃秦弊正復
古之會然卒不能復何哉詛跡賤亟于自售帝黃老
憚于紛更絳灌不強歎于襄贊職此三事而古禮不
興古樂不作從茲始矣惜哉

治安策

洛陽年少通達國體其所指陳深切時弊以令攷之諸侯強大而淮南濟北卒就誅夷匈奴桀謾而甘泉長安至通烽火蕭牆內闕戎壘在郊痛哭流涕未為過慮也牝將不齒于閭閻則帝服后飾者何限而海內虛耗將必繼之斗粟致傳于謹味則德色啐語者未殄而風俗惡薄莫或釐之博局之慘豈豫養仁心智囊為令則匪人是比犯蹕盜環之獄下厯釋之之執法非刑罰之中也絳侯無辜之係上激太后之提申非禮臣之道也其所以長太息者抑有說矣雖然張武金錢之餽不敢輕索天下之情亞夫細柳之勞不敢輕折壯士之氣慎夫人無曳地之衣不敢輕廢天下之財詎之疏帝畧行之矣惜乎景帝之慘刻無能改于其德而吳王几杖之賜卒成七國之厲階胡帝昧於其大也耶

賈誼謫長沙

洛陽年少通達國體雖管晏未或遠過使文帝用之功化必盛而絳灌忌才卒懼讒譖而有長沙之謫惜哉雖然文帝亦未為知詎也苟知之則讒譖不行後既徵還宣室之召不問蒼生而問鬼神雖所陳略見施行然帝玄默詎更張豈孳孳之異好耶

文帝殺薄昭

文帝以寬仁稱其於薄昭無復渭陽之念何忍乎曰諸呂擅權炎灰不燼者幸耳外戚之禍可畏哉昭素稱長者且殺漢使非有所恃無所忌故耶釋此不討毋心慰矣如高祖之天下何吾恐新莽之釁不待元成之世而後見也故寧失之忍不敢失之縱嗚呼帝之慮後也遠而懲于呂氏者深此正其剛克處也

文帝除肉刑

文帝除肉刑仁乎曰非仁也夫肉刑之制其來尚矣先王立法也嚴故民不犯其用法也恕故民不殘三

先居雅言集卷上

末

代而上肉刑未始厲民也漢至文帝養道大備明先王之通以道之刑措之風可幾也帝不能彰教以止辟而徒變法以徇民用是見帝無復古之志而謂先王有不足法矣用是見帝無成民之心而謂斯民不免于刑戮矣或曰漢文寬仁刑茲無濫暴君有作能無慮乎曰輕以金贖重以流宥虞廷有今典三宥制刑入議獄獄獄周官有成憲皆用法之權也存弼教之刑為天下防申恤刑之典為後世訓其可矣

馬唐對文帝

文帝思頗牧蓋憤于匈奴之患異得人以任爪牙而

收威嚴之績耳。馮唐以魏尚故知其不能。用楊雄以亞夫故知其能用。夫帝恭儉之主，惟恭也，故能容亞夫之守法，惟儉也，故不能容尚之冒功。唐論事，其言激雅，論世，其言允矣。

申屠嘉辱鄧通

申屠嘉，蹶張材官也。其辱鄧通，凜乎大臣風裁。文帝能容臣子守法，不以愛幸撓之議者，兩黜焉。夫爵以馭貴祿，以馭富天下之名器，人主之操柄也。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不使人主得私是宰相之守法也。嘉知嚴朝廷之禮，不知重爵賞之典，乃曰陛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是開僭賞之端焉。在其守法，耶昔趙烈侯欲賜歌者捨石之田，公仲連諾而不與，乃進牛畜，荀欣徐越以輔之，由是畜侍以仁義，欣侍以舉賢，使能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而歌者之田遂止。可謂

沈心居雅言集卷八

卷八

嘉格君心矣。使嘉如仲連，則仁義節儉舉賢，使能察功度德，皆帝優為也。吾恐太中大夫不加于柔曼而私鑄銅山，必不弛禁于寵幸矣。何嘉智不出此也。雖然，孔光帝師也，而伏謁以候董賢，薰趾掃地，弗恤也。嘉能檄召議，斬豈常情可及哉。惜乎徒跣之辱方施，而持節之召繼至，實帝之撓法也。

周亞夫

條侯在文帝時，以軍令過乘輿，以軍禮見天子，可謂真將軍矣。其相景帝，沮王信、徐盧之封，爭栗太子之廢，真宰相事也。然細柳以堅壁致褒，夜驚以堅卧弭亂，而大戡繁飭卒以賈禍，豈非不蚤見其主之量耶。

梁孝王

桐葉戲封君子，猶以為非矧神器至重而可以傳位為戲乎。晉武有傳弟之許，而馮統進歸心之構，宋祖有傳弟之許，而趙普記金匱之盟，幸而成如宋則廷美不免于死，不幸而不成如晉則桃符不免于死，景帝孝友之不終，梁王驕恣之益甚，則傳位之言階之也。向非田叔燒梁獄詞，則母子之間又成一大卻矣。孰若慎之於始乎。寶嬰漢約之質，真法言也。

田叔空手來見

梁王以母弟懿親，覬覦神器，上有太后主之，而景帝亦戲許之。天子旌旗之建，駸駸乎即真之圖矣。及格于表盜之議，不勝其忿，乃誅于羊勝、公孫詭之浮說，使人殺表盜，併及議臣十餘人，厥罪誠莫追矣。田叔奉命案事，輒燒獄詞，空手來見，持太后不食之語，以動帝心，而梁獄不竟論者，美其善處母子兄弟之間。

嗚呼叔之說果足以啓帝天性之愛耶蓋梁王恃太后爲之內主鄒陽說王信爲之內問而王夫人欲固兩官之幸又從而左右之故叔得以售其說景帝以友稱梁王以免死而田叔亦以賢名因緣內寵以爲階也不然辭長主之婚未爲過舉也栗姬曷以廢立皇后之請未爲全非也大行曷以誅侵廟垣微罪耳而臨江王用是自裁諫廢太子正議也而周亞夫用是免斥徒以栗姬失寵故也向使王夫人之寵少衰吾知梁王之爲臨江也田叔之爲亞夫也毋后雖尊恐不免及泉之誓矣空手來見何爲哉夫薄昭殺漢

沈氏雅言集卷上

李

使文帝不敢爲太后屈法而擅殺天子議臣景帝獨能爲太后伸恩傳處青衣文帝不能存淮南而俯伏闕下景帝獨能赦梁事豈不忍于弟顧有踰于栗太子哉他日王信之封太后力贊所以報其存梁又一明驗也故曰叔之善處內寵階之也然叔嘗髡鉗從張敖則其敢于任事素著忠烈可知矣

直不疑買金償亡

史稱不疑學老子言不好立名予謂不疑好名之尤者也夫同舍亡金持之者誤也固無心也疑之者謬也亦無心也不疑自信於心行所無事可也乃買金

償亡是以有心處之其蒙盜名以自污蓋欲釣美名以自顯所謂守黑守雌爲谿爲谷信老氏術也夫既自處于不誠而又陷人于不義名之成德之賊也君子謂塞侯微巧可謂深深探其心術之微矣

武帝多慾

漢武初年志向甚美如策賢良置博士表六經皆漢世未發多慾之累未可指議而汲黯遽以此質之何哉蓋理慾不容並立仲舒天人之策不行申公力行之言不悟而上書自鬻者各得售其術桑孔售其利則頭會箕歛中其慾也衛霍售其武則好大喜功中

沈氏雅言集卷上

李

其慾也文成五利售其妄則長生却老中其慾也唐蒙楊僕之遣則鉤醬竹杖天馬蒲萄中其慾也多慾之端汲黯獨窺其際故先事質之以防其漸使帝儆以詞色而聽受焉慾可窒矣惜乎帝怒而不察也雖然孟子事齊梁之君必稱仁義稱堯舜蓋唐虞之治固頌治者所樂聞而仁義之外施亦未爲不可也爲黯計者正當將順其美如孟子好勇好貨之對則以武帝之好名未必不悅且繹矣而乃盡言以攻其隱是則汲黯之韞也

主父偃請分王諸侯

大都耦國亂之本也漢分同姓咸過其制卒成七國之變勢固然哉主父分王之謀最爲得策蓋祖賈生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之意雖不削地以起釁其實則自削也恩施而法行其中諸侯皆見德而不見法此制馭之長策也大抵親親之道寧以恩揜義勿以義勝恩錯之削地純任法法勝則離故叛偃之分王純任恩恩施則悅故服

綱目於偃何以誅書夫燕齊所坐皆外內亂禽獸行偃治之未過也然偃游燕齊莫克厚遇排擯不容假貸不得二國其素所噓者故發其帷薄之私連敗二國正以夙憾未平納女不克故耳始挾詐以行私終怙勢以作威是則可誅也然夷其族則甚矣故備書之

公孫弘布被

傳曰儉德之共也衣服之惡禹所以無間緼袍之敝由所以用戚弘雖不能趾美聖賢然晚年登庸懲戒棧蒲儉素乃其夙志可謂有共德矣丞相封侯力足致鮮麗而俸給所入悉周貧乏彰君之賜庶幾平仲之風故章帝紹封之詔猶以清儉歸之論定于蓋棺之後如此則布被宜無足譏而汲黯固各斥其詐

何耶尚論漢臣若吳漢之布被韋絳王良之布被范滂宣秉之常服布被李恂之皮弁布被當世咨其清人主高其節弘之布被豈其獨殊節立而謗興行脩而毀來其果誠僞之異感耶張湛有言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布被之詐詐善也使弘毋事若此將不得爲善人乎故脩德者必思誠取善者不厭詐雖然相道所關上格君心下敦薄俗弘雖布被而士本文繡無能改其德后餘帝服莫克維其風亦將焉用彼相矣

丞相封侯

非列侯不相漢制也非功臣不侯漢約也相以命德拘于勳伐則泥侯以報功移于恩寵則私故命相之制可變封侯之約不可變也漢武相弘崇以侯爵將以遵漢制實廢漢約也况弘在當時轅固以曲學譏汲黯以多詐詰仲舒以從諛惡其人可知也武帝侯之相之德耶功耶

大將軍有揖客

漢秩官首大將軍誠朝廷達尊也黯之不拜得無傲乎曰禮以敬爲本內不失已外不失人禮之紀也黯之不拜以禮自處也以揖客爲大將軍重以禮處人

也人已悉協于禮而敬行乎其中矣奚傲焉惟其然故大將軍禮遇有加武帝亦以嚴見憚敬人者人恒敬之諒哉厥後王祚長揖晉王恐損魏朝之望而虧晉王之德晉王亦以爲見顧之重其亦聞長孺之風而興起者乎

出入禁闥

武帝外事四夷而窮黷之禍慘內事寡歛而閭里之財匱爵金失侯而帶礪之盟寒行政之失何如也而黯不諫弘羊孔僅握利權義縱溫舒慘刑獄文成五利騷鬼神用人之失何如也而黯不諫則雖出入禁

沈氏居雅言集卷上

全

闥無益也黯自爲謁者爲主爵都尉爲右內史位在九列出入禁闥不爲不久矣不冠不見憚之亦嚴矣杜襪之許望之亦隆矣相知深而相遇放宜能改于其德也然東越之使多殺之諫間之以行政而帝不察多詐之詰刀筆之置適之以用人而帝不省多慾之質正以格其非心而帝復不悟雖欲拾遺補過其道無繇也禁闥之請何爲哉史稱黯在東海而清靜之化成其在淮陽而臥治之績著外之所得固若踰于內又何必立多凶多懼之地而後快哉意者重內而輕外亦若登仙之望積薪之喻然耳否則典司政

本經營四方皆大臣職也規規禁闥胡然哉雖然武帝涇渭亦明矣持節發倉矯制也而帝賢之歆斬長安今強諫也而帝納之闔出之獄以不見黯而妄發淮南之叛以憚于黯而寢謀則黯誠社稷之鎮而帝未足用爲善此黯之所以不忍去也

武功爵

武功爵凡十一級一曰造士二曰閑輿衛三曰良士四曰元戎士五曰官首六曰秉鐸七曰千夫八曰樂卿九曰執戎十曰正戾庶長十一曰軍衛爵以詔德而人得買之名器不足勸矣後書株送徒入財補即

沈氏居雅言集卷上

全

則併糾屨之典棄之法亦不足徵矣虛耗若此窮黷之害也

武帝窮黷

建元之初匈奴之隙未開也自聶乙之閒不成馬邑之覆不逞帝之忿心生矣自此衛霍屢出真忿兵也王恢之討東越西南夷未通也張騫以大馬葡萄啓其端錡醬竹杖中其意帝之歡心熾矣於是通西南夷直貪兵也卒致士馬物故海內虛耗王恢張騫當服上刑矣

巫蠱

巫蠱之獄啓于方士之妖妄肆于宮闈之妬忌而成于江充之儉邪然當其時帝方屬意于弗陵而劉屈氂李廣利則皆注意于昌邑是危之者有基陽石公主太子女弟也長平侯伉太子母家也而皆坐巫蠱死是孽之者有漸蘇文以內姦譖常融以喜色譖而使命之召以謀反報則構之者有人江充之迫脇藉口天子之命未必無所左右于其間也太子不斬充必爲充所持而無以自明殺充則蘇文在帝所而讒言益信帝之怒不解矣太子欲自免得乎石德扶蘇之喻固理勢之必然者爲太子計縛充而訴于甘泉

明其離間之罪上也殺充而束身自歸以待帝之悟次也否則爲申生之待烹伯奇之順今又其次也智不出此不勝忿憤之衷稱兵闕下則悖矣雉經之慘是自貽也雖然武帝始皇皆嗜殺之主好還之報及其子孫天道哉戾園不善處死則又非扶蘇倫也

李陵

李陵浚稽之敗君臣俱有失焉夫廣利介愛姬之寵非有御衆之才而以國士爲之役此陵之所耻也陵以少年新進當一面而使宿將爲後拒此路博德所以辭行也帝疑陵有悔心而趣陵速發遮虜乃復別

遣博德則陵退無所據矣主心蓄疑于上將士不和于下是輿尸之象凶可占矣且陵孤軍援絕深入重地是自處于不完也兵法據高者勝而營于兩山間使虜得乘高注矢多寡之數既不相當馬步之勢又不相及是自處于不勝也婦人在軍兵氣不揚以致三鼓不起是自處于不戒也坐此三敗其償宜矣况陵所統稱奇才劍客然一日盡矢五十萬而單于以三萬騎蹶之安在其力厄虎射命中也史遷稱其得人死力而軍候管敢內泄機事以至于敗烏在其與士信得士力也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陵爲降虜忠節掃地虧體辱親姑置勿論卒致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竝爲鯨鯢孝者固若是乎遷以忠孝稱之信無謂也然則帝之將將陵之將兵遷之論人胥失之

田千秋一言取相

千秋太廟卽耳無才能學術又無閭閻功勞獨以一言寤主取相封侯何速哉予意太子之冤壺關三老發之父天母地之論慈愛孝順之旨非不詳且明也陳宗子之親承萬世之業非不婉且切也指隸臣之迫楚正群邪之錯繆非不直且達也冤結無告之情

恐懼通逃之語非不懇且激也帝初不之省而寤于
千秋之片言亦有說歟蓋神仙詭異帝所素溺千秋
識其機故倣白頭之夢以神其說帝遂以為高廟神
靈使公教我而大鴻臚之命下矣自是而江充族蘇
文焚泉鳩里之加刃者僂矣自是而張富昌以闢戶
封李壽以抱解侯而歸來望思之宮作矣向非白頭
之教假夢為符未必帝之速悟如此也史稱其厚重
有智茲其驗哉然錫封不以思子稱而以富民號豈
休息富養千秋嘗有密勿之告特其厚重不揚于外
耳方士之罷輪臺之悔殆與有助馬故揭富民以侯
洗心居雅言集上卷上

氏之缺

趙過代田

史稱牛耕始于過然伯牛名耕則前固有之山海經
曰稷之孫叔均始為牛耕月令季冬出土牛以示農
耕蚤晚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是代田古法也武
帝征伐四出或用牛車以轉輸觀長安今不能具馬
則牛何暇于耒耜哉過始脩復古法蓋輪耨罷後不
事征伐故耳書美趙過幸休息歸農也與富民侯同
意

雋不疑引經斷獄

程子謂不疑斷獄則是引經則非是岐道法而二之
也夫經以道勝獄以法勝道者法所由出也法者道
所由麗也外道以言法則非先王之法外法以言道
則非先王之道春秋一經聖人斷獄之明例合道法
而一之者也不疑引經非矣斷獄豈為是乎具其所
引衛輟之事而謂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
詰其心信以為太子也豈料其偽也哉幸而偽太子
為成方遂故得以竟其獄而不疑亦得竊其名設使
戾園尚在則其時迫之者族構之者焚救之者封寃
狀白矣宜謂告宗廟以慰先帝之靈封之大國以全
兄弟之義豈得緣是以斷之乎不當斷而斷之割先
帝父子之愛虧孝昭兄弟之情是畔經離道而廢先
王議親議賈之法也可乎不可乎然則斯獄曷以蔽
之曰是不難太子之縊賜尸者張富昌也抱解者李
壽也死狀明矣歸來有臺思子有宮不於此時自詣
其為詐偽無疑也以此折之無遁情矣不此之務而
緣經術飾獄情謬哉雖然不疑戒暴勝之欲其威而
不猛其治京兆亦能嚴而不殘庶幾知道法之用者
處事應機亦或有中似亦不可以盡非也

又曰春秋之義不明于天下久矣漢世所引類多畔經武帝事四夷則曰齊桓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而不知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光武立陰后則曰春秋之義毋以子貴而不知仲子考官宰咍歸賙之譏尊尊親親春秋意也衛鞅拒父不疑引以斷男子之獄是是非非春秋教也以功覆過曰廣明援以議延年之賦不知武帝所表章者何學而石渠白虎之會議者何說也獨于定國爲廷尉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雖不見其引經斷獄而民自不寃庶得春秋之旨矣

霍光不學無術

漢書霍光傳

主

霍子孟馮武帝之寵靈藉去病之勳伐遂致邁迹臣隣受遺輔政麒麟之繪尊而不名恩遇之隆亦至矣史稱光不學無術謂其不學信有之謂之無術則未也蓋其索履周旋專權擅國皆其術之巧者徵諸霍光輔漢之功不曰擁昭立宣乎夫昭之擁也固堯母之遺命然利于立幼而可以竊其權是術也校尉之擅調殆專制之漸始試嘗之耳不意上官發其隱而昭帝有以燭其情時雖得以寢其奏而明照所察焉知不爲霍氏所深忌乎故乍飲其迹而不敢逞蓋惕焉有所畏也卒之昭祚不永安知無女醫之禍乎但

其爲黨實繁爲謀實秘史無明徵如董狐之筆是不可以億逆爲據耳昭帝旣崩漢諸侯王宜有賢于昌邑可以繼大統者顧乃舍而不圖而唯昏庸是念昌邑之邪慝在國固已流聞豈直沿途之肆管衣車之宜淫而後見耶蓋利于立昏計得以握其柄是術也旣而人心不附國是日非然不惟桐宮之徂明辟之復遽解其綬而廢之矣諸劉之襲封者不數數也又寧無一人可與治天位者乃博訪于民間求武帝曾孫而立之又將異其德我而援立其非望則必樹功于已而位可久寵可固天誰得而問之哉此其終身之姦謀無非術之巧者而謂之無術殆游乎其術中而不自覺光果無術乎獨其所稱不學則固有之擅調校尉是未知承命爲共也臧太廟甍是未知薦其時食也廢立之權是未知春秋無將也芒刺在背是未知震主身危也霍顯之毒是未知刑于寡妻也金雀乘輿僭擬法駕是未知通而犯上也種種不法難以枚舉其危信若朝露惜乎漢廷無趙良之諤諤率致終其身而不悞尸肉未寒而赤族之慘及矣况于顯禹雲山又以驕溢促之哉予故曰子孟之功皆其用術之致而其得禍之慘斯不學之尤也

介子奇功

樓閣遞殺漢使不爲無罪介子聲而討之猶曰有詞彼既謝服舍之可也從而殺之不義誘以金帛不信誠入于帟幙之中不武而欲以此昭携懷遠威示四夷後有命使誰其驅之綱目書誘醜之也

魏相白去副封

霍光秉政權傾八主凡事必先關白然後奏御霍顯之惡雍於上聞職副封之患也相白去之而霍氏之隱惡始彰赤族之禍始及相之慮霍氏也深而圖以制之者亟矣然副封可去許伯不可因也相知其爲

洗冤錄言集卷上

幸

霍氏之讎又帝側微所依者乃從而托重焉則既失其身而刑餘周召之譽開矣

望之不欲外補

人臣以盡職爲忠媚于天子媚于庶人惟君子使可也馬翼孝德之賢夫豈擇官而仕哉夷攷于古召虎之經營山甫之賦政內者未嘗不外也其在乎漢龔遂以水衡治渤海黃霸以京兆出潁川皆稱治行最績而朱邑尹翁歸俱爲治郡之選望之外補其功名豈下此哉夫何平原之守旣不歆行而三輔之試又以病告此其心固汲黯禁闥之心也然金馬碧鷄之

亦趙蓋韓楊之死許史金張之橫弘恭石顯之專無能改于其德亦何取于密勿耶獨沮奉世之封似爲得體而呼韓之朝議歟位于諸侯之上是素夷夏之防而畔春秋之義也卒之召致廷尉憤慨自裁豈非辦之不蚤故耶使其脫迹本朝超然外補吾知免夫易曰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惜乎望之不足

以語此

望之以師傳舊恩經明持重患許史之放恣嫉恭顯之擅權白去闔宦以清政本似矣然鄭朋之傾邪華龍之姦佞不能去而遠之機事不密反爲所翹卒致

洗冤錄言集卷上

幸

殺身悲哉且其爲御史大夫輕丙吉之年老殺延壽爲無辜而又非耿壽昌之常平則其禁闥之請未必有裨于君德綱自書自殺而削其官書哉

賢哉二大夫

醴酒不足去而穆生以行宦成不足榮而二疎以老卓哉見乎申公赭衣蕭傳下獄由辦之不蚤也故二疎之榮不在宦成名立而在全身遠害二疎之智不在鴻冥鶴舉而在蚤見豫待至以富爲衆怨之歸財爲子孫之累淫雲富貴胸次何如也二大夫之賢至今猶可想見况當時乎

聖主得賢臣頌

后以從諫為聖故虞書有罔從之訓臣以敢諫為忠故官箴有不匡之墨聖主賢臣交相警戒治化隆而頌聲作此其選也宣帝聞王褒之俊才命作聖主得賢臣頌將自附于明良之會矣夫君繩愆糾繆斯置諫官臣能陳善責難斯稱諫職好臣所教則諫官勿置可也阿其所好則諫職勿居可也褒之官諫大夫也褒之頌主為聖臣為賢也金馬碧鷄豈國是民隱所關帝曷以求也諫大夫非史巫宗祝之職帝曷以遣也褒居其位則當諫諫不聽則當去又曷為之使

流居雅堂集卷上

律

也非所求非所遣是君不君曷以聖不能諫不能去是臣不臣曷以賢匪賢匪聖曷以頌頌斯誣矣綱目書遣諫大夫求金馬碧鷄之神而載聖主得賢之頌父譏之也下書諫大夫王吉謝病歸賢吉也賢吉所以愧褒也吉可謂能其官矣王褒之頌其殆類俳者耶

丙吉知大體

調元贊化宰相職也政平化理則民心和而天地之和應之相道終矣牛曷以喘百姓曷以爭昔齊宣愛牛而功不加于百姓君子以為非夫以民視牛孰重

牛之喘與民之鬪死其不和孰甚况牛之喘舛于氣氣在天天道遠不可得而知也民之死舛于政政在人人道邇可得而必也吉不求之人而求之天忘其本而憂其末是尚得為知大體乎曰孝宣以綜核為治魏相以嚴毅總職多所按劾駢死無算漢之元氣蓋索然矣夫上亢急則下迫蹙蹙而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勢固然也王畿首善之地而民羣鬪以死其爭心之起有自來矣使吉有所問必有所按有所按必有所傷是以猛濟猛也吉將布寬政捐深文以拯時弊故置之不問傳曰政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恩

流居雅堂集卷上

美

蓋寬饒

蓋寬饒自負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凡庸越居其上失意不快亦長孺積薪喻也王生高其行而非其佞以書規之曰明主知君累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君矣君宜夙夜思惟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法三王之術各有制

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大古久遠之事區拘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暢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臣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遽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此書與孫會宗報楊惲者同旨而二子不悟其及也宜矣史書其自劉壯闕下壯闕非濺血之地自劉亦過甚之詞徒以愴忿之私自殘以彰君之失進之明哲保身者遠矣

韓延壽

洗心居雅言集卷上

七

延壽之治潁川興禮俗表孝弟有道德齊禮之風其爲東郡今必行禁必止有幾致刑措之效其在馮翊恩信以徧爭訟以息有誠能動物之驗良吏哉然能孚信于吏民而不能弭望之放散官錢之謗能化人于閉閣思過之時而不免獲戾于月食鑄刀之事綱目書殺而不去其官以爲無罪也望之名臣乃輕丙吉而欲傾之擠延壽而必殺之弘石之禍亦好還之報哉

黃霸功名損於治郡時

黃霸丞河南以寬和稱召爲廷尉則以阿縱龔勝下

獄及爲楊州改潁川治行第一徵爲京兆則以坐法貶秩歸故官在潁川八年政事愈治爰立作相則功名損非霸賢于郡愚于朝也在易二多譽四多懼內外遠近之別也抑霸以寬帝以嚴則見其損在郡以鳳凰錫爵及鴟雀不舉奏則見其損或才長于治民以之統百官均四海則見其損魏相以嚴發上意而霸獨少按劾則見其損至于舉史高爲太尉欲藉威畹固權勢則功名大損矣

趙蓋韓楊

趙蓋韓楊之死不厭衆心世多咎宣帝之少恩夫廣漢以私怨殺營當視張敞之論絮舜等耳敞復用而廣漢爲僂正以侍婢之死脇丞相辱夫人魏相憾之而佐使廷尉文致之是相實殺之也寬饒法律詩書之語式犯宣帝之忌而刑餘周召之說又豈恭顯所能容佩刀自剄憤激深矣延壽望之繼爲馮翊而能

七

聲出其右此望之所忌也乃案以放散官錢則愬蕭非得已况望之使吏賣買附益至盈十萬見于司直之奏則延壽之愬不爲無徵而別構旗服踰僭附會其獄所案官錢信誣妄矣非望之殺之而何楊惲所坐止以南山蕪穢縣官不足爲盡力只此兩言竟從

大辟是秦誹謗之法也夫寬饒之禍成于刑餘猶可
諉者魏相望之定國譽隆漢史而甘為讒毀阿徇之
姦何哉

京房

京房學易而不知易卒以殺身夫吉凶消長進退存
亡之道惟易具之亦惟善學易者明之漢元昏德于
上而五鹿充宗與恭顯輩比德于下望之獄死周堪
瘖死張猛譖死小人道長而君子道消時否極矣房
果深明易道儉德避難勿榮以祿可也蒙難正志夷
明養晦可也見險而止智以全身可也顧不量時度

沈氏雅言集下卷上

王

德而自任以休否傾否之重啓之以幽厲危亡之由
申之以堅刀趙高之戒非不明且切矣而不知元帝
之蒙不可以再三瀆也首攻弘石非不健且決矣而
不知壯趾之凶不勝為咎也考功治郡可以行矣而
猶欲通籍殿中乘傳奏事是不知習坎入坎多懼多
凶也溫室之議不諧衆口而猶欲引進弟子必行已
志是不知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也石顯之隙既開集
涌之災已兆猶頑無難還臣是不知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也張博傾巧之徒而為道燕見之語比匪人而
有傷也憲王求朝之䟽而使得持草為驗臣不密而

失身也是故得我道以亡身豫徵于延壽知道而未
為信道見譏于姚平卒之身死而家遷由其不善用
易故也雖然房為身謀固未盡善其為漢謀則善矣
元帝用之否可傾也是其言而殺其身忍乎哉故綱
目書殺而具官

甘陳功罪

郅支賊殺谷吉困辱漢使支解人民暴虐諸國天討
攸行誰曰不可陳湯甘延壽矯制興師先發後聞蓋
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况復上䟽自効比于
矯制發倉均耳而宣威大國雪耻除克功則過之但

沈氏雅言集下卷上

李

石顯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娶因而致憾媒孽其短陳
湯鹵獲財物則司隸案之復徙昌陵則王商論之生
事招難則匡衡言之皆有比于顯故也觀于封侯之
議既格而射聲之獄繼下可徵矣夫湯長于料事熟
于籌邊策烏孫之瓦合而斷以五日之期逆會宗之
祓闔而知發救兵之緩其才不可廢也故劉向謂其
威武勤勞大於方叔吉甫列功履過優于齊桓貳師
度事比功高干安遠警長羅谷未則謂楚有得臣
子王而文公為之側席趙有廉頗馬服而秦兵不窺
井陘漢有郅都魏尚而匈奴不敢南向耿育則謂望

國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
又謂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此當時之
公論皆所以訟其功也綱目書湯主兵則湯固功之
首而矯制之罪延壽從末戚矣此又二子功罪之
別

灾祥

天人之際豈偶然哉五侯之封黃霧四塞莽賊將敗
而黃霧亦四塞天變若是王氏之始終也民間訛言
王母行壽而莽之惡遂訛言黃龍墮死而莽之魄喪
人言之訛亦王氏之始終也天人感應信然哉

洗心居雅言集卷上

全

王氏五侯

五侯同日受封致于天變黃霧四塞代漢之象已兆
時惟楊興駟勝援高祖之約指外戚之專言最切直
而帝不悟薛宣歸咎于刺史谷永歸咎于宮闈皆王
氏黨也夫帝富于春秋嗣子非所憂者太后良家女
子之采固將以間許后之寵王鳳小妻女弟之進實
則售不常之姦王章殺子盪腸之說殆有激于所聞
谷永無避嘗字與法當得嗣于微賤之言無非為張
美人地也鳳之篡漢其謀闕矣永之黨惡其罪深矣
莽與符命何足道哉

申屠剛直言對策

綱目說定陶太后之專丁傳二戚之橫而欲徵衛姬
于別宮任馮衛二族以執戟厭慮深哉椒酒之變徵
于履霜是故欲慎之也

朱雲折檻

朱雲廷辱張禹正以其黨王氏耳夫成帝之世禍生
外戚咎徵之多端在王氏凡有心知血氣之性類能
知而言之故黃霧四塞則楊興以為言金鐵為飛則
楊福指其咎日食之變則王章以為徵而劉向尤疏
之不置帝固不能無疑矣禹師傳舊臣帝所賴以為
洗心居雅言集卷上

全

格人元龜者也親幸禹第恭詢災異之由密示臣民
之議興衰撥亂之機待禹一言而決耳正宜直指安
陽傳陸之亂以明外戚專權之禍又况王氏五侯盤
據罪狀滔天借明光象白虎奢僭之極禹非不知也
格劉歆逐定陶專恣之極禹非不知也進骨字之婦
效不常之姦穢竇之極禹非不知也即此數事皆帝
所知禹能悉數以悟帝則王氏直孤豚腐鼠但須折
箠笞之而雲之檻可以無折也顧謬言天道之遠而
反咎經生術士之妄自是帝意孔膠而新室之篡成
矣一言而喪邦非禹其誰哉且禹歆官少子而數目

以致愛懼忤王根而謬言以罔上真患得患失之鄙夫也雲之借劔將以力折其姦使其言必行固可以逆折篡弑之萌而漢事可無慮也奈之何忠言不用而殿死之檻折矣雲之力豈足以折檻哉蓋其百折不回之操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而天亦因以示戒耳自雲之檻一折而忠臣義士之氣與之俱折卒使符命繁而三百年炎劉之祚悉折而入于折節之莽矣禹可勝誅哉

師丹限田

先王井地之制經界正而穀祿平養民莫善於此矣沈氏居雅言集卷上自李悝盡地力而法始變商鞅開阡陌而法遂亡孟子莫強兼併貧弱轉徙職茲故也限田之議倡于仲舒申于師丹法乎古而可行于今宜于今而不泥于古良法可以垂後世而美意可以考先王孟子蓋嘗言之孟子差分土之大小列爵秩之崇卑君倍以十卿倍以四三而大夫士庶各倍其數上下有定分多寡有定則此限田所由起也但彼限于井地之中而此非井地之制然其爲限則一也惜二公託之空言而斯民不蒙至治之澤矣豈武帝多愆成帝荒湛關雎麟趾之意無之宜不足以復周官之法也

賈讓治河三策

自古治河惟讓最爲得策徙民以居河放河以入海而省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則水不失性民不失業故曰上策穿渠以殺水引水以溉田固足以導民之利而不可廢河之防其利害猶相半也故曰中策歲決而民害不息歲築而國費不貲捐有限之財力備河患之始終斯下策也說河莫辨于此矣

王嘉

王嘉沮董賢之封卒以獄死可謂不負國矣然猶自以不能進賢爲負國而其所賢者首舉孔光夫劾嘉迷國罔上者光也伏謁董賢者光也奏免何武公孫祿者又光也光歷事三主而新莽之篡光實爲之光賢矣孰曰不賢此則嘉之謬也

西漢人心風俗

西漢風俗初焉甚美不拜大將軍如汲黯召辱鄧通如申屠嘉不肯下吏如田延年不受兩吏執持如蕭望之凜然氣節似不可犯逮莽秉政世風益流其競進也則文如谷永而爲之腹心清如唐尊而爲之太傅親如劉歆而爲之國師賢如唐林而爲之胥附玄如楊雄而爲之大夫不汙僞命龔勝一人而已其阿

附也則孔光舉莽為大司馬羣臣奏莽為安漢公保
衡號加于王舜居攝議出于劉慶自是稱假皇帝漸
謀即直矣聲罪討賊翟義一人而已其頌功德也則
賢良周護啟其端司徒馬宮繼其軌王惲之歌謠上
聞路建之訟獄自輟及夫美新有作前後上書盈四
萬矣周召不相悅獨一孫寶言之其獻符命也則王
通之白石扈雲之石牛蜺鴻之雍石劉京之新井哀
章之金匱而漢再受命獨一郅惲言之其上祥瑞也
則越裳之白雉黃支之犀牛越雋之黃龍三米之粟
自植不蠶之繭自成而不上嘉瑞獨一班穉馬耳人
洗心居雅言集上卷一

嚴尤三策

三苗比周虞廷有分北之師儉狃陸梁周宣有太原
之逐來則用禦去則勿追馭戎上策此其選矣秦築
長城力罷中國然先王荒服之制以明四夷中
防以峻是中策也漢武窮贖委血肉于狼望之野
財幣于廬山之壑雖空幕南之庭卒致輪臺之悔誠
策之下者至若唐人借助突厥延冠入門真無策矣
嚴尤乃以周為中策漢為下策秦無策焉不知上策
安在豈復有加于周耶兩階之舞七旬之格諒非可

望于新莽也然其言亦有過累者如以師老械弊為一
難調度不及為二難粟多則人畜不支為三難日久
而疾疫將作四難累重則追逐不前遇險而邀遮
不測為五難謂切中時弊矣

洗心居雅言集

古越 養吾 范 櫟 著

光武

兩漢諸帝武莫競於高祖而在位日淺故不暇於文
文莫懿於太宗而繼體守成故無事於武兼之者惟
光武乎量時度德開關却質置孝武之功於度量之
外明慎政體總攬乾綱包孝宣之治於範圍之中光
武所就出于諸帝之右可謂盛矣

漢官威儀

漢官威儀惟司隸校尉爲獨盛光武微時亦以仕至
司隸爲足自王莽四輔四友十一公之建而漢儀變
易盡矣光武復之而見者爲喜此固志士存本之思
兆民感舊之懷而其慰民之心者必有出於官儀之
外者矣故不用王氏之臘知人心之惡新喜漢官之
儀知人心之戴漢

鄧禹

養民致賢蕭何獨見之言而禹延攬英雄務悅民心
殆後先而同轍舉用韓信蕭何知人之明而禹任使
諸將各當其才亦彼此之相符論興王在德是道足
以輔世策更始必敗是智足以擇君東京元功舍禹

其誰哉

王霸水合

光武以新集之衆而猝遇王郎百萬之兵勢誠亟矣
衆心洶懼欲散固其宜也王霸水合之詭將以安衆
然幸而合則可濟不幸而不合是復爲田父之給而
陷於大澤之中也如光武何夫謀人之軍當計萬全
不可以戲處之也曰兵詭道也置之死地而後生置
之亡地而後存兵法也澤沱當九河之交三面阻水
其險利於用寡霸欲直前沮水欲濟則無舟欲奔則
無路必將出背水之陣堅必死之心以冀一戰之捷

洗心居雅言集

卷下

其胸中有勝算矣霸習於兵法故爲此策以定衆志
意在戰不在濟也况時方二月明庶風生水之合寧
可必乎雖然慕容晃征郭遠蹈海而水慕容德徙滑
臺疎合而濟契必何力征蓋蘇文而鴨綠江水王方
翼以葉河七月而水則事出於偶然者有之矣然則
元武之濟澤河與高祖之脫離水果在天不在人也

大樹將軍

有功而不伐固人情之所難矯情以干譽亦君子之
所耻夫功之所在是人之必爭而名之所歸尤人之
深忌也馮異屏立樹下口不言功然未免於近名矣

大樹將軍之屬心則威名之致也以此居功難乎免于讒夫之謗他日關中歸心威名過盛至有咸陽王之告則大樹之得名起之也向遇高祖之猜未必不爲走狗之烹矣名可獨居乎爲人臣者無智名無勇功斯善藏其用也

行已在清濁之間

義之與利道不相謀濁之與清間不容髮苟非其有而取之則不可以語清如善其禮際而受亦不可以語濁清濁之間非所以語卓茂也吾意茂和不苟同貞不立異所謂不夷不惠正君子居身之珍也觀其

此居雅言集卷下

三

厚長之諭居然長厚之風信不爲矯矯之行若柳下三公不易之介袒裼裸裎之階道固並行而不悖也况茂化成於宰密之日而自免于居攝之朝其殆澄之不清濁之不濁者與褒德之封固其清德重望致之而光武首知所崇宜其足以風東京之節義也

鄧禹威震關西

鄧禹行師有紀勞來降附威行關西士民悅服可謂綏文德矣然禹七月渡河破來歙於彭衙正宜直走長安以成破竹之勢更始外畏赤眉之逼內有張卬之叛未必不以降赤眉者降禹矣顧乃遷延不進使

赤眉取以爲資殆重發而喪其功也長安既失赤眉方強前無可仰之積內無決勝之機則休兵就糧觀釁乘弊以就本圖亦萬全計也夫何迫於堯也桀也之詔而遽失所守昧于馮愔宗歆之爭而致其自攻一敗于郁夷再敗于長安亦可已矣更用饑卒以逞憤兵信鄧弘而啤馮異卒之喪師失律跳身倖免是輕爲以致敗也馮異號爲知兵乃亦惑于人言以擊不勝回谿棄馬而奔尚誰咎哉

宋弘不諧

宋弘威容德器推重一時其言論風旨皆有成法其

此居雅言集卷下

四

云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豈直爲湖陽公主發哉子陵光武故人而有狂奴之謂則交易之徵也郭后微時所娶而有麗華之訪則易妻之驗也弘之對正以規帝之所失耳及帝顧畫屏美女則進好色之規而屏風以撤帝命桓譚鼓琴則進鄭聲之戒而改容以謙其隨事納誨庶幾長孺之直桓譚以繁聲悅帝則召而辱之且將糾之以法而勅令改過凜乎申屠之風若但以不諧美弘淺淺乎知弘者矣

不義侯

子密以牋上得侯似非義類光武以不義錫封諒非

美名受封者不足榮當時詔爵者不足勸後世於義何居曰彭寵之發突騎助漢軍也其守漁陽奉漢命也是成其爲漢臣矣顧以吳漢之忿朱浮之譖而叛是逆也子密不勤兵革縛諸床縛間足爲智挺身決計爲國討逆殲數年誅之寇足爲勇智勇靖亂足爲功功在王室視漢約弗爽足以侯大義戚親春秋所與石碯殺其子不爲忍李璿告其父不爲不孝子密賊叛臣且非所親律諸大義允當夫誰曰不可光武不義之封名義兩失之不可以訓

嚴光不屈

洗心亭雅言集下卷下

五

子陵信無意於漢事必不襲裘以釣雖物色及必不起其應徵命必以都俞喜起自期待果爾宜遂留輔漢不宜輒引去拜諫大夫宜受命不辭顧一旦翩然改圖進退無所據將必有微意存焉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是率民而出於無用者烏得賢不賢宜不足以動物况天平橫足帝腹曷以干天象上干天象下激清風俾頑樵孺立厥有大功於名教不淺誰曰不賢既賢矣宜以天下爲己任而乃懷寶迷邦獨立遺世置民物於度外吾固知子陵不忍也或者誇上求高如范升之毀周黨又知子陵必爾不爲也議者謂

先生光武故人帝不以一札十行致手教而以詔命徵不處以賓師之禮而屈以諫職諫官卑故不屑就夫冠履之分等於天地雖詔起何嫌諫官權倖宰相得與天子爭是非弼愆謬汲黯望之率樂是職於子陵何欽然則曷以去竊意文叔方雙屈時志存恢復延攬英雄敬而無失足用爲善及既握赤符乘六龍素志畢酬漸以侈汰觀其咄咄之聲狂奴之語簡賢棄禮厥咎彌崇况其時王梁作三公則以識侯霸位跼足則素癡非夢卜求賢之意子陵羞與噲伍忍復爲之下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帝徒責以吏事惟簿書

洗心亭雅言集下卷下

六

期會是急經濟大猷闕而不講子陵王佐才懷仁輔義其素所蓄積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不肯小用其道以降志辱身且陰麗華以色間后東海王以嬖奪嫡父子夫婦之間關雎麟趾之意何在雖欲溺成敬沃其道無繇也諫大夫奚以爲哉嗚呼韓歆之死以諫則知子陵之去非無故矣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子陵有焉雖然伊尹太公養素于窮居而施澤于天下吾固悲子陵之不幸而不得與于斯也

客星犯帝座

天人感應理固不誣如隋金王床動擢而帝座爲之

不安鎮星犯天闕而五王因茲故事真有若影之附形響之協聲者客星犯帝座說者謂子陵之賢足以動天象文叔之明足以榮故人千古以爲美譚而予意獨否夫明良相遇固雲龍風虎之會世道交泰之一機也君臣咸有一德是宜上格天心太師保合三台底平五緯時叙八風沕穆曷以有客氣之干芒及之犯而至于甚急云乎此蓋當時位事諸臣懼明良之道合則踈迹之踪或至于遽遺故暗爲離間之謀因帝惑於讖緯乃假象占之茫昧以動之謂之曰客則真麗無常位匪若列宿之昭回也謂之曰犯則有

洗心居雅言集下卷下

七

凌迫之嫌非能順軌以景從也而繼之以甚急之云則其勢將不可御而唯恐遠之之不暇矣此非離間之術而何哉且客即臨視意亦勤矣子陵之堅卧示以不起之意而帝不悟至有狂奴之譖殊非下士之節若有含怒之情此羣臣所共知子陵蓋不堪矣猶以知故之雅引與同卧帝之去留未決也此尤羣情所深忌故假天象以撼之子陵之橫足深示以不臣之意蓋欲學馬後臣而降以師保之重自星術之徵入而帝亦無留情矣然何以徵客星之証耶思昔唐之李泌從肅宗于靈武願言收復僭功得枕天子膝

足矣繼遣入清宮禁勞動困極倦勤惛肅宗繼至泌猶未覺帝乃自舉其首枕諸膝上以需其寤天子陵與泌均之爲臣橫足枕膝均之爲犯胡唐史獨無一言豈泌之德不足以格天將唐之占顧劣于漢耶蓋泌以白衣山人從故忌者寡子陵以羊裘故人微斯忌者衆忌者衆而媒孽橫生矣况漢史傳子陵于隱逸而天下之望隆唐史傳泌于方技者流此其所以異也千古之下惟范文正公默識此意其記子陵祠也以聖人之時歸光武則顧俊尊賢其責也以聖人之清歸子陵則潛德離世其心也故既曰動星象

洗心居雅言集下卷下

八

是宜爲拱極之星繼曰歸江湖則既爲處士星矣終之以先生成光武之大大之爲言覆幬廣被之謂識其偏愛而不能親賢也又曰光武遂先生之高遂之一言是聽其自決而不爲白駒之維繫其於旁招之義闕如矣一篇之中抑揚反覆而譏刺之意溢于言外蓋深爲光武惜也東京之不振有由然哉雖然子陵故漢之遺黎也堅卧之能橫足之加汰亦甚矣豈臣子之所安乎高風逸軌取節焉可爾律之中庸則未也

邱惲閉關

郅惲當新莽時頌言劉氏復興而有取之以天還之
以天之說真義士也及爲門候閉拒乘輿上書諫微
論者多之予謂疏諫善矣拒閉非也夫重門擊柝以
待暴客九關虎豹驚備非常凡以屏翰一人而已天
子在野夫誰爲守暮夜有戎夫誰爲禦况見面門間
納之可也歟固封守而委乘輿於草莽非禮也然此
不特惲耳何湯守開陽門光武微行夜還閉而不納
乃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諸大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
則帝之數出固爲不戒豫且魚服之因得不爲之寒
心乎惲也湯也馬用拒王蒲聰被甲執杖閉平朔門
以拒姚興其亦聞惲而興起者若宋謝莊不奉榮信
而候墨詔得之矣

郅惲恕已量主

惲知郭后既廢勢必及於太子故有勿亂大倫輕議
社稷之論蓋欲帝全之也及事勢危疑則勸太子辭
位就藩奉養母后益欲太子自全也卒之疆踐子威
之節免建成之凶真善處父子兄弟之間而能量其
主矣然糾繇延之愚而於大饗之時舉歐歎之觴而
揚長上之失是陷君以爲已功忮怙以采名譽謂之
恕已則未也

柔道理天下

光武以一劍之任恢復舊物祀漢配天其剛克何如
也至理天下則歟以柔道用之蓋民心至柔而不可
以剛勝理之以剛缺且折矣暴秦新莽是也光武知
其然故反其道柔行于處士則有周黨杜光之不屈
而東京之節義以立柔行于縣令則有董宣之強項
而京師之豪右屏迹柔行于門候則有郅惲何陽之
拒關而九關之鎖鑰有賴柔行于盜賊則許相糾擯
而黨與爲之破散柔行于西域則閉王門遣質子而
中國得以休息柔行于匈奴則遷上谷漁陽之民而
邊夷無所圖獲此皆柔克之效也獨韓歆以直諫死
未免過于剛愎曷不以柔道行之乎

虎北渡河

齒毛居于山介鱗潛於淵此物性之常也驪龍蛇者
放之直遠虎豹者置諸壙凡以順物性勿使厲民耳
固不能變其性易其常也宋均舉廉斥貪善政所格
能使虎不肆暴若潮陽馴鱷理則有之虎縱有靈豈
能涉鯨海之波犯陽侯之怒哉信有之是以介鱗易
齒毛巖伏者川泳豈理也耶均之言曰江南之有虎
豹猶北土之鷄豚則均固不能去矣江渡七里上下

一十餘虎夫誰見之的耶吾意九江之虎馴于良牧而江址之政方猛于虎故以址渡爲說蓋好事者爲之也

孟嘗還珠

孟嘗還珠有之乎曰否好事者爲之也珠之爲物孕于月胎于蚌媚于淵人皆寶之其產也必蛟宮蠃窟是旅必海若龍象是守非津人水師莫或探焉其往其還孰從而覈其實乎其往也借曰貪暴使然若鷗鷖鵲鵲魚樂紂毆民然皆有生類爾珠無知也刑政所不加何畏而去之耶孟嘗縱稱神明綬和勞來

沈心居雅言集卷八

七

若鴻鴈之歌恩及庶類如騶虞之味推而極之信及豚魚如大易之旨蔑以加矣諒不能使無情爲有情而復歸其所也然則史易云然蓋明月之珠照乘之寶貪夫利焉或奪民時而弗恤其私或窮民力而弗償其直民病焉故謬言珠去以塞其侈心逮夫政通人和民私採取之利而官不禁故昌言珠還以伸其事民利其利而敢于造誣吏利其名而安于受倭吁亦惑矣審爾則孟嘗非欺曰珠之往還皆誣也政之仁暴皆實也政暴而人誣其實政仁而人實其誣斯足以占民情矣故史氏紀珠以傳疑而必紀政以傳

信

東西南北自在

明王有道守在四夷若書所稱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若詩所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內順治而外威嚴由此其選矣時則有耀德而無觀兵東西南北固自在也其次明荒服之制峻出入之防使寄象提譚不至于入寇蒲姑商奄魏駘蒞畢巴濮楚鄧肅慎燕亳不至于邇封內夏外夷不相侵越時則有薄伐而無納質東西南北亦自在也后之人主恣其侈心務勤遠略乃欲東至開悟西服壽靡

沈心居雅言集卷八

七

南撫多鷄趾懷珥耳鳴鯢鏹于伊吾走王帛于狼望夸四夷之冠帶納諸國之侍子則東西南北交驚而不寧中國爲之虛耗矣甚至晉之五胡唐之突厥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而東西南北見位矣何自在之有哉光武之言真制馭之長策也厥後宋室陵夷賊臣倡爲南自南北自北之說欲使址人歸金南人歸劉豫而不知南渡址轅之辱衣冠左衽之羞卒成蒙古之世而東西南北合爲天地之混沌矣世道可勝嘆哉

桓榮稽古之力

古之學者爲道謀不爲身謀其所貴者以天下不以
人爵故鮑仁義者不取飫於膏粱章固譽者不藉美
于文繡車馬印綬非所以夸示門人也夫立太子以
寄國望置師傅以示典刑桓榮身爲少傅傳太子以
德義其職也稽古之力正當用之以爲將順匡救之
資不當藉之以爲榮身顯名之計車馬印綬非徒不
當夸要亦不足夸也惟其所志在此故驟得而楊詡
之不覺其羨之深也小哉桓榮之器乎夫其學旣在
于干祿則其志必安于小成至謂師道之盡皆在太
子而不知帝王經綸之猷非明帝所與知也尚何望

沈心齋雅言集下卷下

主

其竟舜君民之意哉他日明帝坐享白狼獬木之貢
侈然滿假百官上壽益帝以治古之效夸示四方即
今以稽古之榮夸示門人者教之也中興名儒桓氏
爲戚而憑譽顯物未免遺譏惜也然則薛廣德保懸
車之賜亦非與曰廣德居亂世免纓鞶盤劍之辱故
以累身完名爲榮桓榮居治朝當左右密勿之任故
以徇利苟祿爲耻

第五倫一見決聖主

王聖則臣直主驕則臣誦光武希世之君而倫亦清
脩士也聖主之稱曷爲而有是哉且光武詔令多矣

除苛政而新莽之亂熄褒卓茂而循良之風興視太
學而斯文之運開徵處士而節義之氣振謝西域而
兵車之會寡政非不美也然非經天緯地之業而與
聖者較功則霄壤矣至以薏苡疑馬援近于猜以直
諫殺韓歆近于狼信識文而行封禪近于誣以內寵
而廢郭后近于薄以私愛而易太子近于偏則詔令
之外者不少也倫每讀詔書輒稱聖主非欲緣是以
希寵耶故當時有說將尚不能安能動萬衆之謂則
人固有窺其微者卒以醫工召對仰契聖衷豈非聖
主之譽先有所合耶夫倫知帝爲聖主以詔書一見

沈心齋雅言集下卷下

主

而決帝知倫爲賢臣以奏對亦一見而決至于第婦
公從兄飯屑尾細行靡不升聞必有爲之先容者矣
聖主之譽夫寧不達于帝聰耶扶夷之拜會稽之遷
良由斯言餽之耳不意光武君臣未免驕誦之失也
嗚呼無私之對自陳十往之勤則其有心于廢事亦
有素矣一見決聖主寧非有意之言乎

桓譚非讖

夫神道閭幽天命微顯馬圖出而大易興靈龜見而
洪範耀此圖讖所由始也嗣是緯候稠疊鉤讖葳蕤
有命自天輒稱符讖八十一篇皆託于孔子而謂其

造錄圖昌著冊書矯誣雜陳真偽莫辨矣夫錄圖之見果皆出于昊天休命凡以表聖瑞非以配聖經也在昔康王河圖陳於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實傳仲尼所撰序錄而已後世伎數之士仲舒則說陰陽劉向則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靡不具載哀平以降滋蔓益弘若孟通之白石扈雲之石牛臧洪之雍石劉京之新井哀章之金匱紛紛矯舉故王莽以符命篡漢劉歆以識文易名此皆姦究之所為者光武非不知也然自微時聞劉氏當興李氏為輔之識又聞蔡少公劉秀為天子之識故其信之益篤其

洗心居雅直集卷下

五

即位也疆華獻赤伏之符其用人也王梁主玄武之衛李通與起兵之謀孫咸居之位沛獻習綿以通經綸撰綿以定禮郊祀大典歆以識决封禪彌文顧以識舉辟雍乃以識頒嬪疑必假識定殆無一事不稽諸識矣桓譚以非識流鄭興以遜辭免賈逵以附識顯邪說橫流益以甚矣卒使楚王英以金龜王鵠之符身亡國滅淮陽王延以謝會韓光之識身危國削而司徒邢穆之獄死徙者多皆好識之遺烈也是以桓譚疾其虛偽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義農軒昊之源山瀆鍾律之要白魚

赤烏之祥黃金紫土之理膏魚山鬼之異果孰窮其秘哉故平子恐其迷學奏今禁絕仲豫惜其雜真欲加煨燔則識誠可非矣胡帝惑之深耶

班超立功西域

班超以一介之使深入異域因敵陳而逆虜情詐待胡而知虜使智也决策而攻虜營縱火而滅虜衆勇也以三十六人威附三十六國信奇功也然自光武王關之閉垂六十年邊塵不警民物阜安則西域之通塞無關于中國之威衰明矣自燕頤虎頭之功立而竇固耿秉劉張之師繼出兵連禍結職此之由都

洗心居雅直集卷下

六

護陳陸之死關寵耿恭之圖重為漢廷西顧之慮超自以為功之首而不知為罪之魁也綱目不叙其功其旨微矣

強直自遂

朱暉以童子拒強寇有可蹈白刃之勇閉門絕陰就有不畏強禦之節阮况市婢不徇郡守以非禮之恭少府給璧不使東平有廢禮之失至於塩法均輸之議不欲與民爭利雖縣官不足而不恤章帝切責而不顧可謂守之以義矣譴讓雖嚴而託疾不起劾奏雖衆而閉口不言以道事君無順旨雷同之失凜乎

大臣風裁卒使詔書引咎有黃髮無愆之論遣使問候致太醫大官之賜蓋其浩然之氣養之有素而常伸于萬物之上真可謂強直自遂矣南陽吏畏而民懷豈無所本耶

白衣尚書

鄭均以行義稱仕至尚書未聞可紀之績既而免歸復受尚書之祿無常職而賜于是尚為能充其類乎進無可行之道退無能守之節斯亦不足觀矣

楊震四知

伯起清脩士也通達傳覽人號關西孔子然孔門之訓以義利為大防震之舉密知其喻義乎喻利乎密

洗心若推言集下卷

七

之懷金喻利也其遺震非義也震之舉且不知密奚四知之足言密之遺是不知震至謂暮夜無知間居不善可徵也奚四知之足畏震不知人故人以利交密不知義故欲以貨處密不足責而震亦不為無罪四知之說雖足以愧密而震亦可以自愧矣

黃憲

叔度牛醫子耳其言論風旨不可槩見而德器老成士林推重賢如荀爽而有師表之稱顏子之比倨如戴良而見必正容歸若有失饋乎其處順淵乎其似

道微於范汪之論澄之而不清滄之而不濁見于郭泰之贊深淺莫臻其分前後莫擬其真千頃之量非若汎汎之易挹卮各之生萌于時日之不見其見稱于陳蕃周舉又如此必所養有大過人者况處衰亂之世脫軒冕之榮乃享大名于當時垂休光于後世所謂龍德而隱叔度庶幾乎使俊厨顧及諸公率由斯道勿相標榜又何黨錮之禍

李固杜喬

李固杜喬之死或謂其忠有餘而才不足予謂單超左悺才必不踰李杜然能誅夷梁冀以桓帝為之主

洗心若推言集下卷

本

也桓冀所援立素德冀一怒而誅之如孤豚腐鼠特小黃門數人力耳質帝知冀跋扈足稱明任用李杜足稱賢固時為太尉權倖周勃輔以喬宜足有為誠整厥忠內贊密勿君臣協謀真冀于法似無難事釋此不為坐視弒逆方推舉侍醫故縱元愬况帝自言食餘腹悶中毒無疑其召固是以討賊命之當手刃賊冀于大行前以明不共戴天之義不幸而死忠臣效命之節著矣顧乃隱忍不發而獨爭所立忠者固如是乎夫以冀之窮凶陳龜有請誅之疏王陵有帶劍之劾彼皆疎迷之臣猶有憤憤不能忍之意二公

立乎人之本朝不能聲罪致討卒之劉文之構禍清
河之自裁二公之不免固其宜也豈真才之不足亦
其忠之未效耳朱子書殺而削其官爲不能其官也
固耶喬耶曷不移立君之議爲聲罪之舉耶曷不移
一獄之死爲殉主之節耶

馬融

融以名儒而附梁冀作草奏諸李固仍頌西第蓋貪
利祿喪節義而不惜未幾有免徙之禍殆孔子所爲
鄙夫者耶

左雄限年察舉

沈思君雅言集卷下

九

古之選士或以言揚或以德舉閭閻族師之書升司
馬察正之辨論非其敬敏任恤則其孝悌睦婣未始
以年律之也是故外黃小兒智而敏洛陽年少博而
練牛醫小子溫而醇未可以艾齒少之也若必限之
以年則甘羅不得封于泰子奇不得化于阿終軍不
得揚于漢矣左雄病選舉匪人故爲一切之法要非
用人之道也况課箋奏試家法充非孝廉本意故王
瓊有四科之增則不足以盡人周舉有貪污之劾則
不足以得賢可知矣雄之限年何爲哉然雄在尚書
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提其効十年之間號稱得士

亦採時之權與

荀氏八龍

荀淑以高行博學爲李固李膺所宗杜喬房植所舉
對策而刺貴倖沮事而稱神君投閑以養志增業以
贍宗可謂賢矣有子八人蔚起時譽苑康以高陽名
其里當世以八龍顯其名然龍之爲德乾卦備之或
潛或見或躍或飛屈伸以時變化不居扶雲則十雨
時濡循照則三光通舒綿古今而不僵渥生人以無
倦聖賢在上將利益于物天下無道必亢悔于時斯
龍所以爲神也荀氏之子若儉肅肅男與汪言行無

沈思君雅言集卷下

十

所表見惟靖動止以禮有玄行之號爽耽思經書有
無雙之譽故叔慈內潤慈明外朗著于高士之傳此
其錚錚者耳若錕畏宦官而娶唐衡女以配或靖則
濡軌于董卓之朝或乃屈身于曹瞞之事不免還貞
吉履虎尾之戒則其潛也非育德其見也非文明其
躍而飛也之無咎利見之實槩於龍德有愧矣然則
其所謂龍殆重父之所養也劉累之所飼也豫且之
所困也張華之所食也豈變動不測之靈物哉管寧
有言潛龍以不見成德庶幾龍德而隱者矣當時及
以華歆爲龍頭原邴爲龍腹管寧爲龍尾而合之爲

一龍是首尾爲倒置也荀氏之龍要亦華歆類耳求其文明天下者其惟南陽之卧龍乎若夫老子之爲龍徵于孔子之贊斯殆變化而不測者矣

崔寔政論

東漢之季祿去官室外戚宦豎竊弄威權李固李喬獄死非辜黨禁橫興流毒四海其視趙蓋韓楊之禍尤慘故裴楷謂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日者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譬則彘尾之人元氣不屬乃以藥石養生是必死之疾而復投之酖也寔之論顧欲振威厲以則武宣心竊疑之及觀昌黎聖

流唐書集卷下

世

德頌老泉審勢書然後知處弱之勢利用威迫固然也使寔之論得行而移安陽博陸之誅于三后七貴二大將軍之門則威發而人震慄用霍顯之刑于裴成君孫壽之身則外戚惴焉而不敢動舉明友雲山之辟正五侯宗黨卿將尹校之罪則城社之憑可犁其穴矣寔之意蓋出於此夫固有所激也殊不知刑有所當加加于其所當加以立威則昌用于其所不當用以敗類則亡漢之末善類殄矣非刑不嚴也刑不中時以爲去一梁冀則治可幾然冀去而侯覽王甫繼之宦官去而董卓繼之卓去而曹操繼之炎

祚忽諸不祀矣亡在用人之不當也善爲國者不在任刑以立威而在任賢以保治寔之論夫乃未反其本乎

李膺杜密

東漢人才以李杜爲稱首然未免戰國之風膺獄詞多引宦官子弟權譎之謀也不如范滂善善惡惡之言尤爲正而不譎密去官家居多所陳託而藉口達志義之賢糾違道之士游說之譚也不如劉勝閉門掃軌自同寒蟬尤爲清而不汙也

范滂登車攬轡

流唐書集卷下

世

孟博有澄清天下之志意則善矣幼奏姦穢守令望風解綬職則稱矣然京師天下之本朝廷治化之原未有內政不肅而可以整齊天下者也當時回天獨坐卧虎兩墮之徒公行請託姦穢孰甚焉雖曰易守今何收于敗故黃瓊以壁龕益橫力不能制而去魏桓以左右權豪戾不可去而止滂之意徒以靖外也靖諸外而敗諸內將焉用之與其爲范滂之攬轡不若張綱之埋輪

陳蕃下榻

孺子南州高士公府之辟旣不屑就處士之徵復不

應命可謂明。拒保身矣。陳蕃方峻寡合特爲孺子設。搨來則下之去則懸之。知之不爲不深。禮之不爲不至。吾意從容下榻之時。正宜悉心規誨。或經綸以傾否。或沉晦以免患。務納諸安全。以答知己。而際不一語。坐視其敗。是孺子有負于蕃也。夫宮女廐馬之不可戚。左右權豪之不可去。生去死歸。無益于事。魏桓言之矣。夜觀乾象。盡察人事。而知天之所廢。誰能興之。郭泰言之矣。使孺子不能知。是不智也。知而不告。是不仁也。告而不盡。是不忠也。曾是以謂孺子爲之乎。曾是以謂陳蕃望之乎。雖然。大厦將顛。非一木所維。著于林宗之書。則孺子非不智也。諸公之辟。雖不赴召。而負笈往吊。必致終始之義。不忍割情于諸公。其仁且忠足徵也。下榻贈語。計必丁寧于時艱矣。累身之義。知幾之拒諫。必不爲知已者諱也。或者蕃之下榻。方務禮難髦士。共濟艱難。果哉。忘世非所願聞。雖或言之。而不見用耳。夫賢其人。而不用其言。降之以體貌。而不任之以腹心。下榻之禮。亦虛拘矣。孺子曷以自效哉。卒之幾事不密。式成厲階。亦孺子所不取也。然則非孺子之有蕃實蕃有負于孺子矣。愚故曰。孺子學夷之清。而得其似。陳蕃學尹之任。而非其

才

生芻一束

古之贈喪者。曰。賜以車馬。曰。襚以衣服。曰。含以珠玉。外是則牲牢醴齊未聞。以生芻爲奠也。孺子于羣公之辟。雖不應命。而聞其喪也。必負笈千里。以致其情。炙鷄絮酒。以將其敬。顧於林宗之母。而有生芻之奠。謂之知死。則不足以寄哀。謂之知生。則不足以成吊。跡其所爲。殊駭觀聽。孺子曷以若此。耶。竊意縮酌用茅。而芻狗之陳。祭物也。束草爲人。而芻靈之衛。葬物也。孺子貧者也。不以貨財爲禮。故假生芻以時事義。或有取于是耳。信如白駒之章。以美如王之德。是忘吊死之哀。而致生者之頌。無乃非義類乎。孺子之賢。未必若此。其不情也。林宗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亦即書燕說之類也。

抑又考之。公孫弘以賢良徵。其友鄒長倩贈以生芻一束。題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此蓋戒以親賢取善。欲其以貴下賤也。或者孺子之來意。不在弔當漢之季時。方大陳儉德。辭難猶懼。不免林宗方擅三君之美名。以自標致。毋後致客奔走羣彥。非更明養晦

之道也故孺子祖鄉生之意而自况于芻蕘之詢援
白駒之義而默示以空谷之行固將決其遁思以全
如王之德也觀諸奠而不求見去而不可追藏其機
以泯其迹是其微意已昭于不言之表矣卒之林宗
得免于黨錮之禍非深悟于生芻之旨不能也

郭泰知人

林宗名知人適陳留則友符偉入太學則師仇香之
東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友黃叔度以墮甌識孟
敏以雞黍知茅容

劉寬蒲鞭示辱

沈思君雅言集卷下

五

威讓之今行於君子勅法之罰加于小人蓋君子懷
刑自不至于犯義身且不可辱而况于刑乎小人蔑
義恒底于犯刑刑且不能禁而况于辱乎故明于五
刑以弼五教虞廷不能廢鞭作官刑杜作教刑臯陶
不敢輕辜舜之仁民豈無所用其心哉使蒲鞭足以
肅惡亮察當先爲之矣况東漢之衰政寬民慢糾之
以猛此其時也故崔寔政論欲厲威嚴以則武宣彼
誠知救時之弊爲政之體也若復施之寬是以弱政
濟弱勢幾何不至于廢乎蒲鞭之辱法輕而民易犯
是驅中人而陷之刑辟也非仁之過而義之頗耶雖

然其視乳虎蒼鷹尤不可同日語也觀過知仁則寬
亦長者歟

黨人

黨禁之起始于甘陵之譏評成于太學之標榜而激
于成瑨劉瓚之獄一時髦士悉罹咎郵漢祚淪亡良
可哀也惜之者予其公忠尤之者譏其矯激皆非也
夫幹旋天下之機存乎智識寧天下之亂存乎勇識
之不蚤幾之不密而徒欲以力勝之其將能乎桓帝
保養姦回過於骨肉諸公非不知也闔堅支黨根據
盤錯諸公非不見也漢事至此不可支矣儉德辭難
弗榮以祿此其時也不答朝政如徐穉不應徵命如
姜肱見幾而作如申屠蟠斯爲明哲保身矣必欲以
才猷自效身任傾否之權尤宜徐觀其勢而漸爲之
圖退然于不爭之地使彼無可投之隙若公儀止搶
石之田君臣俱休不亦美乎胡乃悻戾是好啟釁召
災卒蹈壯趾之凶不勝之咎害洽軒裳禍延宗社是
誰之過歟夷攷其事李膺以破柱而忤張讓范滂以
李頌而怒唐衡猶曰風裁自持也劉瓚捕趙津故行
赦後之戮張儉奏侯覽輒破復土之塚已非法守之
平矣張汎市宦官官妾之權而倚勢作威固可罪也

宗族賓客二百餘人豈無一可原者成瑨悉收殺之
君子以爲濫矣徐宣奪汝寧太守之女而戲射致死
罪可殺也家屬少長悉逮于考豈皆同其惡者黃浮
俱論棄市君子以爲忍矣夫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
也瑨等所爲得無已甚乎遂使小人得以藉口主上
因而致猜死于下獄非不幸也陳蕃不識其機徒持
口舌議論空善類以爭之祇見其爲黨耳智不足以
全身勇不足以濟變則亦徒死而已况當其時賈彪
謂岑旺要石致學自貽其咎夏馥謂張儉孽自己作
空汙善良郭泰見范滂非許朝政知有坑焚之禍則
洪忠若雅言集卷下

何誅

皇甫規耻不與黨

威明西川豪傑而實巧于用詭其欲避弟仕途則越
界迎喪以激州將胡芳之劾懼羅黨禁則上書自陳
而有畏舟自投之喻夫顧第私也離局姦也附黨諂
也畏舟慢也是四失也不知和奚內舉得推賢讓能
之美申屠見幾有全身遠害之權計不出此而以詐
行之拙亦甚矣况黨人之名小人所以誣搆君子也
規乃耻于不與是以黨人自誣也遂使佞幸之徒廣

斯言以爲信昏亂之君信君子之亦黨其爲善類之
害可勝道哉予故曰西川不與之耻不若平原獨無
之對

蔡邕

伯喈博學多識振古逸才也父母有疾不脫冠帶而
養列傳稱之後世信之然董卓濁亂王綱炎祚殆絕
法所當討曷其難卓之誅王允叱其黨惡收付廷尉
猶請則足以成漢史雖曰允之忌才亦邕恥才而自
殺也夫卓之剛愎遂非邕既已知之矣蓋嘗斥言金
商不從賓客之導尚父而易其車蓋似亦有意於救
正然比匪其人而欲依之以成功名陋矣幾欲避之
山東全身遠害乃沮于弟而不果何哉發難之日信
宿三遷而屬其慶者夫豈無懷謂之黨卓非也而不
能去又難其誅則罪也觀允武帝不殺史遷使流謗
書于後信斯言也恐佞臣執筆而遺議也然以順討
逆於讒何有意者聯環之舉殊非聲罪而權以濟事
人將諒之矣必欲殺之則允之過也故王公無後見
譏于朝列而允亦死於操賊豈其徵哉雖然文姬之
贖操猶念之則操固厚于魯素矣卓也操也均漢賊
也而豈皆濡跡其間知人則拒難矣哉

寧歆優劣

管寧字幼安原鄆字根矩華歆字子魚並有時名人稱寧為龍首原為龍腹歆為龍尾然三君操行各異幼安體道完貞非時不見雖之震世之勳觀其思愆一事其內省不疚矣庶乎龍德而隱者也綱目特書管寧卒于魏明魏不得而有之尊其為天下士也根矩當文帝為中郎時守正持常非公事不見及操問之對曰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訓典也是其腹中卓有定見不詭隨以溷世紛子魚則異是矣方其應魏氏之召受錢者之幣濱行始却之以示廉

沈君雅言集人卷下

光

拒附舟之人臨難乃留之以示惠每任私智以收衆譽直姦人之雄甚至持節逼伏后甘為賊臣爪牙是不掉之尾尾之厲者也豈直攫金為優劣哉鄆子不事家宰之訓為之猶賢乎已而濡迹魏氏之朝又豈真知訓典者哉時論比而同之舛矣

天生五材惟金為重人資三幣惟金為貴箕疇叙食貨之收禮經惡棄貨之非凡以民用是資也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寧之揮金不顧此豈近於人情哉歆之攫苟利諸已誠無故之獲以利諸人亦不費之惠也其攫也不為貪其擲也不為廉一揮一擲奚優

劣之足較昔延陵季子游于齊呼牧者取道上遺金牧者不悅曰子何親之君子而言之野也豈寧固牧者之流而歆亦季子之見耶謂牧者優于季子則吾不敢知也然則二子果無優劣乎曰歆沮王莽廢立之謀似為善士故當時稱為龍頭然卒濡迹于曹操至為持節逼殺伏后則已喪心病狂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貪昧之情人固於攫金而窺其際矣其視寧以不見成德居然天下之高士故寧卒于魏綱目特筆起例明其偶寓于魏非魏所得而有也此其優劣豈直徑庭已哉抑考世說歆與王朗同舟避難一人

沈君雅言集人卷下

手

欲附舟歆不可朗納之已而賊至朗欲棄其人歆曰本疑為此已納其托急可棄耶卒全之則歆蓋優于朗矣

管幼安齊相夷吾之後田氏有齊管氏遠之有管少卿者今朱虛因家焉世載名節幼安其九世孫也幼而喪父中表慙而贈之謝不受喪惟稱家如禮漢末之亂避地遼東依公孫度度虛館以待慕其德者咸趨附焉所居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風俗化成度亦賢而安之與王烈華歆鄆原友善原好譏議寧恐其召禍而先遣還地素乏井爭汲相闕寧制甕汲水以

待入無復爭居適三十七年歷公孫三世探知公孫淵有奪國之意乃見幾而作渡海以歸凡公孫錫予咸封還之偶遇颶作餘舟胥溺夜感神光之祐而獨全人以爲積善之應厥後淵之篡淵之亡悉如所料比反于魏華歆讓之以位卽拜大中詔登光祿勳迎以安車茵褥道上薦以厨食束帛加璧禮意殷篤而迄不就真龍德而隱者其廼原謂潛龍以不見成德乃其所自謂也竊竊疑之世稱寧爲龍首與夫羣賢之所推許不將文明于天下乎或躍或見無不可者使其得位則吏吾匡合之功亦或可致以承家則

沈思若卿言集下卷下

原碑

原邨字根矩幼而好脩與管寧俱稱操行與劉政俱稱雄畧孔融以有道舉之崔瑗以純懿薦之荀彧亦以爲一世偉人士之精藻其享威名榮當世若此遼

東多虎而原所居邑虎爲屏跡偶獲道遺挂錢樹上而人稱神樹奇矣哉方公孫度散殺劉政保匿而全其家似爲任俠孔融歆殺所愛則肆辨而拯其阨近千游說兩至遼東十年莫止而卒不留諸公薦辟沓來紛至而皆不屈其意殆欲得君而事之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而英偉之士樂從講述禮樂吟咏詩書而儒雅之士咸集豈不誠賢士哉及魏武署爲祭酒翻然即起曹瞞伐三郡歸意原不來而首先至以自結于操旣而爲司空掾徙丞相徵事轉五官長史皆贊翊魏不辭乃操爲舍奇其娶問中郎不謂悉舉訓典對其律身有常德矣然濡足魏朝徒知君老不奉世子可以遠嫌而不知君危不事家宰可以立節漢於斯時誠岌岌矣果危耶否耶操於漢室抑君耶宰耶耶即於訓典固違之矣似亦隨世以就功名視文若等耳幸而死于征吳之役俾其尚在權受之際將爲文若之自殺乎抑爲子魚之持節乎說者謂原爲龍腹未審其腹中何所懷也其視龍頭不濡于魏卧龍加兵于魏殊未可同年語也

荀彧王佐才

文若傾心事魏爲之謀主國事接策動罔不成料敵

設奇策無遺策何顯以王佐稱之似矣然所謂王佐者正誼明道而功利不與存焉故必道合而後出行可而後仕不失身于苟賤之差而後稱名不爽也或之勸操定宛州也則曰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是以高光之業計之蓋不知有漢矣其勸迎獻帝也為大順大略大德之說似為有見然主上當奉而徒以從人望為順非大順也至公當秉而假以服天下為畧非大畧也弘義當扶而藉以致英俊為德非大德也迹其所為無非假仁假義之事凡操之巧于用詭皆殘之教也况奉天子以今諸侯毛玠以此勸阿瞞

沈嘉雅言集卷下

三

眩而亦以才見猜待講禁中旦夕譚論嫌隙已生而伏完之書發之不蚤積恨尤深惟其初欲立功而不擇所事後以忤意遂不保厥終其視孔融楊脩之死等耳綱目具官而不係之漢書自親而不係之操若曰或之失身于魏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因表之以為人臣失身之戒

荀敬侯

荀彧字文若祖淑號三君父鯁剛入能蓋賢明之胤少美儀容善謀畫清秀通雅佳行周備漢末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出今亢父後乃棄去故漢臣也

沈嘉雅言集卷下

三

袁紹降上賓之禮曹操有子房之稱何顯許以王佐鍾繇方以領淵司馬懿謂書傳見聞所及未有才如荀今君者名重天下以為師儀豈不誠偉丈夫哉方羣雄角逐獨識曹操能掃除亂畧而委心焉諸凡薦引如荀攸郭嘉王朗華歆鍾繇陳羣杜襲杜畿辛毗神慮趙儼等具稱幹畫舉能具官可謂知人之哲矣予獨惜其明于小而暗于大知有曹而不知有漢也即其言議奉迎此論最為得策說者因謂炎作雷煥之灰復延二十餘載為或之功殆未論其世也方其為大順大略大德之說是將挾天子以今諸侯為曹

氏立國本計耳固以齊桓望操而以一匡之績自許也然奉主上而曰從人望是姑順人情非順之大也秉至公而曰服雄傑是外示公道非略之大也扶弘義而曰致英俊是假以聚黨非德之大也老其心迹殊非王佐矣特竊伯政之緒餘耳况敬仲得君之專能使一國之政皆歸諸已故得以握其柄而俾其功操之大政皆自總之徒資其策而不假以權雖其有志安能自效哉故知操為奸雄惟許子將而或不知備衡裸辱阿瞞誠審其為漢賊而或方輔之非智出二子下乎方操力競中原畏二袁之強憚呂布之勇而劉表又宗室之俊三雄未殄則角立相持篡漢未必亟也既禽呂布始拒表紹孔融阻之正欲有紹以敵操為漢計也或乃百計殲之而夷其子寧復念故主上賓之待乎或之殲紹實以殲漢方頌操有四勝以快其機不知備衡楊脩之死不厭衆心于度何有官渡之歆退許都之議遷幾致僨事未見其能謀也張繡之敗烏林之奔僅以身死于武何有而彭城之役坑數萬人况居停之主以好設宴而尸其一門寧我侮人之意致令陳宮棄去未見其為德也操每事若此知而輔之不仁不知而輔之不智自為司馬至

尚書今無後不從無謀不効不為不久矣增秩之表益封之奏縻于其祿而卒墮其計中征西將軍之墓吾為周文之意或豈不知比于九錫之議乃始正言抗論將以縻繫奸雄之手足其將能乎議者直異其踐言以成終始而操未之察也乃云或死漢室决知其不然矣或曰或果心于操操事成則開國元勳匪或誰與曷以死殊未察其隱也夫自伏完之書發之不蚤而其隙已開官渡之詰支辭漫對而疑心益甚九錫之議正言不諱而其機益决盖必知不為操之所容而欲遂取直名以死操既諒其必然而防之者豫矣由是有丞相參軍之請欲引以自近也有空函饋食之貽欲使其自裁也他日當歸之饋同一猾計特未授之醢耳雖欲不死得乎盧格謂之初欲立功故不擇所事後悔失節故不恤所生予謂擇矣而未精也死矣而不悔也不見成德既不能如管寧強直自遂又不能如備衡以忠自表益不能如屈平徒歆以才自銜而墮于疑網故備衡有借面弔喪之誦以其節貌欺人也雖其子燦亦云不如兄攸以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也譬則鷺而受緹慧而入籠美羽豈肌而斃曾鷓鴣之不若烏足多然則或果何如人哉

曰使誠有心于漢則留中居守獻帝尚存也操之所恃以威服天下者此馳攸爲謀主兄衍守鄴都馬超董承方欲舉事相譖謀亦如張邈陳宮叛時勒兵設備移檄討賊外內震動恐操智不及謀勇不及戰四方義士將必有響應者否則劉備帝室之胄景升亦其亞也此其當從宜孰與操設其不效移服阼之死死于此際豈不毅然大哉哉釋此不圖而欲依操以成功名陋矣抑其不去曹氏殆有說焉兄弟子姓俱祿于曹一犯其怒宗姓滅矣或敢爲此以夷其宗乎故身娶唐衡而不惟獨坐之如恐黨禍之覆其宗也

沈君雅言集卷十

惲配曹氏而內結婚媾之好恐犯難而殲其世也雲長拒孫權之婚而有犬子之比或非不知也蓋羽知權爲漢賊而或不知操爲漢賊然則曷以死曰死疑也非死忠也死畏也非死義也死宗也非死漢也忠不足以存漢而智猶足以几宗則所以自爲者周矣於漢何有史評謂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夫不知進退存亡而失其正識固無取焉綱目書官書曰殺不以全節與之蓋從操之始即其殺身之基是亦徒死而已豈曰考終命哉心迹之不明久矣予特表其顛末而采著之俟尚論者徵焉

孔明自比管樂

孔明王佐才文中稱其禮樂可興管樂非其倫也隆中之卧援以自况其意何居待孔明太高者以爲南陽之蟠釣渭耕莘之迹也三顧之重後車三聘之軌也見伊呂而失蕭曹亮之所以爲龍也管樂之比無乃譙論之志乎待孔明太淺者以爲東吳之交不足以弘匡合之畧雖老瞞視覩而屈完之盟尚未致也祁山之出不足以廣汶篁之植雖鞠躬盡瘁而磨室之鼎尚未反也其視管樂之勳曾不能幾其一二烏在其能比耶噫此可與智者道耳春秋不知有王而仲獨以尊王之義率之使天下無君而有君則仲之猷也召公忽諸不祀教乃能兼齊而舉之使燕王無國而有國則毅之伐也亮之志蓋將翼贊帝室之胃恢復高光之業合既渙之人心而維已墜之天命欽則不以管樂自比而誰比哉惜乎天既厭漢而昭烈不延劉禪之昏庸既無齊桓撥亂之才又無燕昭復讎之志卒使孔明賁志以沒而不得與于管樂之功是所遇之不幸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要之孔明欲爲管樂其志也能爲管樂其才也而卒不得爲管樂其時也雖孔明之不幸實漢室之不幸孔明且奈何

沈君雅言集卷十

哉雖欲鏤龜朱紱旅櫛反玷君子以爲濫矣斷叔之代報惠之書君臣終始之義何如也律之大道二子固春秋戰國之人物耳豈若開誠心布公道集衆用廣忠益君臣之交驩若魚水雖以後主之闇迄無纖芥之嫌則忠誠之乎有素矣是豈管樂所敢望耶

玄德取劉璋

孔明初出草廬有以益州許玄德此非識緯術數直以時事度之而知其必欲耳夫魏挾天子之威吳承父兄之業皆根立勢舉况復有能者卿之賢士樂爲之用誠未易爭衡玄德依樓奔走無尺寸地可以有

沈思居雅言集卷下

五

立譬則握空拳以搏利刃不格明甚西蜀僻在一隅其守也不可出其出也不可繼而其主復不能守吳魏方有事中原始置此于度外故曰此夫以資將軍也譬則膏腴沃壤此富室所必爭貧者力不能贍須別聚荒瘠以自給勢固欲耳自斯言一出玄德卒取劉璋世儒遂以不義訾孔明不知此時孔明方守荆州觀其語鳳雛以星在蜀不利軍師則銳取西川非其本圖明矣迨夫士元既死玄德進退失據乃呼孔明于荆州則既爲遂事矣孔明能自己乎孔明方務輯和荆襄東連吳會以圖進取意誠不在益州也

向使孔明不去則關羽未可圖漢得荆州自可長驅以向宛洛其形勢便利奚啻倍蓰劉璋若鼠在穴中勿取可也然則孔明終不取乎曰荆州孔明所欲得猶必待劉璋之既降恐負不義之名也劉璋以好逆之忍扼而奪之國乎固知非玄德孔明意也吾意曹操之下漢中蜀人震恐御以玄德之雄才且不能定况劉璋之暗弱乎當其束手無措宜有變計或以州事讓玄德因而取之此其時也孔明之計必出于此若棄荆州而入巴蜀是欲出而塞之門也非惟不義且不知矣孔明爲之哉然則取蜀者誰與曰敬之者張松主之者龐統成之者法正也於孔明何尤

沈思居雅言集卷下

四

雲長大節

雲長下邳之鯁不難死許都之縻不難去徒以玄德播越未一向往夫人淹恤欲圖全歸耳操雖姦亦知雲長之槩非燕女溺志者倫也魯男子之守宜無難事雖鎖寘一室諒不及亂其意殆欲以此誣雲長俾無以自白亦使玄德聞而致猜是將逆蔽其歸劉之途也雲長忠智足以辨此故明燭以遠嫌侍立以秋分惟忠故不爲操所留惟智故不爲操所誣雲長大節當於忠智求之若區區律身之嚴則亦鄉黨自好

者磴磴事耳烏足以語大節

呂蒙襲關羽

荊州之得喪係漢祚之隆替而關羽之存亡係玄德之盛衰孫劉之合從尤曹操之所惴而忌焉者也操自烏巢之遁屏息而不敢動無復雪耻之計正以荊州之借有關羽以遏其衝而孫劉方睦未有以携其交也羽之攻樊適乘水勢之便于禁之降龐德之死於操未大有損而操許割江南勸權襲羽蓋用蔣濟之策關兩虎以收下莊之功也呂蒙不識其機遂用襲羽南郡以破樊圍以解以操之雄非不能蹙而斃

沈嘉善集卷下

中

之而趙儼沮曹仁以勿追一則恐殺羽以起釁一則欲生羽以害權又將虞權之變計而合從以旅拒也此其爲謀亦狡矣羽之南還數遣使與蒙相聞猶有同讎之望不知蒙已委心于操矣邀而斃諸麥城操實假手權以成二國之大郤也自荊州失而漢無用武之地矣關羽死而漢無折衝之臣矣漢事之不可爲此其一機也厥後不得已而出祁山出斜谷出陳倉皆從險道則以荊州之失也又不得已用馬謖用魏延徒以資其鳴吠之益則以關羽之旣死也雖孔明亦無以自効矣是舉也豈直玄德之不幸哉在孫

氏爲撤藩爲媚寇爲助桀爲召兵墮于曹瞞之術中而不自覺猶爲國有人哉孫權爲蒙圖取關羽勝于子敬呂蒙亦謂陸遜意思深長才堪重任皆見其小而忘其大視諸曹氏謀臣不逮遠甚乎故表而出之善乎魯肅臨終之言曰曹操未滅且宜撫輯關羽與之同讎不可失也斯言最爲得策足以破曹氏之姦矣惜乎吳之君臣急于制羽而不惟唇齒之慮也

關羽失荊州

荊州四戰之地三國所必爭玄德托重于羽蓋資巴蜀以固其守而資荊州以利其出誠國事隆替之所

沈嘉善集卷下

中

係也孔明東結孫吳北拒曹操最爲得算羽非罵使絕婚則可以固隣好孫劉睦則無却顧于禁降龐德死宜可直指襄鄩北向中原以成破竹之勢羽乃違孔明之教輕絕孫權自取敗亡人皆尤之予謂不然權之求婚豈其誠哉直以地居上游力復難較假婚事以縻繫雲長潛爲荊州圖耳觀諸玄德之婚亦出周瑜之謨向非錦囊之策幾不免于虎口矣於羽何有哉向使婚議果成遂與交驩雲長重義當必如曹公之報效後有變計未免掣肘肯復踰前日之轍乎朱子有言人知曹操爲漢賊不知孫權實漢賊也漢

賊不可婚羽蓋辨之蚤矣羽之見襲固在于荊州之
得不得而不係于婚不婚也予故曰孔明之連結明
于保國之謨雲長之絕婚著于討賊之義

羽飛以短取敗

士之處世不可以有恃也恃其所長者必敗而徂于
其所可恃亦危道也關羽張飛皆熊虎之將號萬人
敵欲卒以致敗非屈于所短實恃其所長也史稱羽
善待士卒而驕于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士卒
陳壽之評謂羽剛而自矜飛暴而寡恩此皆未考其
世也夫糜芳傅士仁之降雖羽驕矜士夫之所致何
洗心雅言集卷下

四三

南郡之破士卒俱無鬪志麥城之走從行不滿十人
吾不知其平日所愛恤者何人也張遼范疆之刺雖
飛寡恩逮下之所致欲縱酒之戒既弗陳登之言徐
州之失成于曹豹之辱不知其所敬禮者又何人也
要之常勝之家難以慮敵恃勇而寡謀未有不敗者
也以短取敗豈其然哉

呂蒙二長

東吳諸臣惟魯肅最為有識其初見孫權謂漢室不
可復興曹操未可猝除欲保江左以觀釁此於孫氏
之立國深為得計曹操東下氣吞吳會于布諸人震

蕩失守肅首倡拒曹之議急呼公瑾任以封圻豫結
玄德為之羽翼赤壁之功子敬尸之也向微此策則
曹操鷗張之勢莫之敢承孔明無所用其說孫權惴
焉不敢決矣此其有裨于保國之猷謂之二長信矣
至於借荊州以資備有翊戴漢室之忠撫關羽與同
讎有共殲國賊之義此其所長迥出諸臣之表使天
假之年當羽威震中夏必將東西並舉各出銳師以
成入許之功漢祚之復或者其一機乎何權之心既
與賊合而周瑜呂蒙之心又與權合一則急于制劉
而有養虎之喻一則急于圖羽而有南郡之襲先主
洗心雅言集卷下

四四

劉備代吳

玄德耻雲長之歟與兵代吳蓋忿兵也且意周瑜死
呂蒙亡吳臣悉非我敵有驕志焉趙雲之諫謂曹丕
篡漢當因衆心蚤圖關中不應置魏先與吳戰義非
不正也而帝不悟子偷之戕謂關羽之親何如先帝
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讎疾誰當後先辭非不明

也而帝不察情乎魚水如孔明而不與籌帷幄宿任
爪牙如子龍而不與董戎行秦宓天時之陳黃權先
驅之計皆擯而不納直謂東吳易與耳而不知馬習
張南非陸遜之對非驕兵而何卒之曠引月日智勇
俱困兵疲氣沮計不復生近為陸遜所窺連營七百
難以拒敵遠為曹丕所笑猱亭之奔僅以身免蓋以
驕主與忿兵以庸將馭急卒未有不慎者也曹操之
赤壁關羽之荊州先主之猱亭皆傷于所恃而輕敵
吳之迎操以瑜其襲羽以蒙而待先主也則以遜用
人則裕自用則小信哉

先居雅言集卷下

聖

趙咨稱吳之美

趙咨稱孫權有聰明仁智雄畧之譽史多其專對可
謂不辱命矣夷攷權事未能其一也夫聽德之謂聰
視遠之謂明權欲俘廬洲之民涕陸遜全琮之諫因
表求馬之忤則致虞翻蒼梧之徒謂之聽德不可也
納隱蕃之降而致其叛信遠東之詐而捐其使殺關
羽以成曹操勢爭荊州以攜二國之交謂之視遠不
可也由愛人有仁之名由知人有智之名以枉席之
私殺魯王以忠鯁之言族正象仁者固如是乎元遜
才而踈子嘿精而狠叔發辭而浮孝敬深而慝乃以

充四友之選智者固如是乎氣吞宇宙可以語雄懷
廓大度可以語略承父兄三世之烈而無復渡江之
志據三州南面之尊而甘屈邢貞之盟其雄不足稱
也用脂粉之計歆困人于帷薄之中貪江南之餌俾
五官竊神器之重其略不足稱也趙咨徒以誇詡魏
人識者固已笑之矣况咨卒臣于魏其人固不足稱
况其言乎

曹植

陳思王不特文學敏贍而智亦炳于幾先當曹叡時
司馬懿初見柄用即上書欲帝覽姬文二號之援慮

先居雅言集卷下

四六

周成畢召之輔至云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
趙魏非姬姓也且欲藏書為身後之驗司馬之纂有
以逆觀其必歾者蓋尊賢親親之化可以保十世而
尚功先踈之治知其必有篡弑之臣此理之固歾也
使不以才見忌而承作弼之任則必有豫防之道矣
嗚呼觀蔡仲之命而知周之所以興觀中山靖王之
對而知漢之所以亡魏之亡其亦猶是耶

馬謖街亭之敗

馬謖心戰兵戰之籌攻心攻城之畫居欽王佐才非
策士可及也孔明之敬服宜矣夫梁麗可以衝城而

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騏驎驕驕一日而行千里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人之才質亦若是耳馬謖優于論思而將略非其所閑使之坐籌帷幄裨益弘多顧用諸元戎啟行之選是捨其發縱之能而責以走狗比功也街亭之敗豈獨謖之罪哉孔明與有責矣况勝敗兵家之常成敗利鈍雖孔明不能逆觀乃以一戰之北遽僂智計之士是曹沫不得反侵地孟明不得封殺尸矣故楚殺得臣而文公喜謂楚再敗而晉再勝也馬謖之死無乃類是乎史稱孔明能盡時人之器用槩於嚴洪之蜀魏何祗之廣漢見之歎

先居雅言集卷下

四七

馬謖之用違先主臨終之命而魏延楊儀之並任徒以資鳴吠之益不惟身後之禍致貽孫權憤憤之譏知人則括允矣難之或稱孔明學申韓天任綜核操切之術而乏惇大寬裕之意申韓事也馬謖之死李平廖立之廢竟以一青掩大德徒知信賞必罰可以盡人力強國輔而不知使功使過亦各有道也此非申韓之一驗哉

費禰圖基

古之出師也鑿函門比喪禮壇乎有戒心焉蓋衆之死生國之存亡於是乎在不可以易處之也文傭身

長子之任集門庭之寇嚴翼以共武若吉甫欽欽如對陣若吳漢此其宜也乃與來敏圖基了不關意是矜已有餘而以戲處之矣豈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乎卒致變生肘腋為降人郭脩所刺是乏周身之防其及也宜矣曰欽則謝安之賭墅亦非與曰安內舉得人措置已定况不親戎政故外示閑暇且以鎮定人心耳是不同

熊周讎國論

姜維典兵構怨喪師蹙國固非自保之良圖然六出祁山孔明為之矣雖不伐賊王業亦亡與其坐而待

先居雅言集卷下

四八

亡孰與伐之孔明言之矣維之志亦孔明之志也北于春秋乾時之義是謂能與讎戰雖敗亦營者也譙周之論徒知議戰之讎國而不知議降之誤國讎國者猶知報國之心而誤國者斯為賣國之賊矣譙周首倡降議宜其以戰為非也豈足以諒維之情耶

漢亡

蜀之亡肇之者費禰速之者姜維誤之者諸葛瞻成之者譙周也夫黃皓之姦足以誤國而表裏相依則陳祗也祗守尚書禰寔薦之昔人以齊國之亂歸諸管仲厲階之生非文傭吾誰咎哉伯約亟戰疲民挑

然構囂而諸國之棄漢樂之守是爲延敵既而內隙黃皓遠迹沓中遂使朝政不關官府閼隔雖皓之靈亦維之尤也鄧艾陰平之趨蓋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后動于險使諸葛瞻用黃崇之策引兵速進據治以激之則艾之孤軍可以立枯奈何陰平之屯久廢而江油之將速降破竹之勢既成而瞻父子死矣謀入之師何失筭至此也於時國兵雖破列郡俱完姜維據劍閣之險羅憲固永安之防霍弋抗建寧之節將士拔刀碎石都亭三日哭臨義士存本之思方切兆民感舊之懷不忘誠鼓而用之漢事猶可爲也重

范忠若雅言集

卷下

以壯地王之英烈昇以靈武之任堅壁清野以老其師號召多方以集其勢攻則不拔退則不旋援兵四合必成擒矣譙周釋此不圖甘心賣國炎灰之燼誰之罪耶嗚呼後主昏庸不足責矣壯地王有昭烈之風吾不能無憾焉夫殷之三仁或不顧行遜或罔爲臣僕各適其志不欲爲徒死也譙果爲社稷計則一旅祀夏少康以靈興避狄遷岐太王以忍濟降表既脩則匹馬長驅徑投劍閣維得謀爲主雖有勅未必降可圖泥馬南奔之業列羆知譙奮起必堅守爲劉人心滋益固會耻功不立必忌艾且圖之艾死會不

能獨存必歸蜀或分王蜀亦倚蜀爲援不敢復圖蜀此事理之或欲者否則走南中南中自武侯以心戰屈之素心服其翊戴漢必誠又地險遠非歲月可定都督霍弋號忠義能秉節不貳縱艾會無隙亦非力所辦事久變必生宜有襄子晉陽之捷司馬昭方營禪代不暇勤遠略冀得如劉崇保河東少延漢血食是或一道也智不出此而甘殉溝壑之諒輕以一劍自裁將以稱於天下曰死社稷義烈則有之矣其無補于漢猶之徒死也予因論述俾忠智者擇處焉

王昶戒子

范忠若雅言集

卷下

王昶以謹厚稱以才德舉當時賢之其名子也沉默渾深以德命爲義而復申以關黨之戒歎其顧名思義也然不慎所從而爲司馬所引則關黨之戒身固犯之矣何以訓子爲哉曹髦南闕之變沉奔告以首禍王濬平吳之役渾勣奏而爭功在魏參席上之珍居晉爲幄中之士桐宮之謀遽泄武關之禍遂臻大節如是戒何有哉

竹林七賢

七賢以放曠自恣當世美其風流前史紀其醜惡守禮法者羞稱之是以迹不以心也試以嵇康言之非

薄湯武文王事殷之志也箕踞好鍛廣州運甓之勤
也不禮鍾會以其阿附于司馬明證呂安爲其見誣
于兄異其是非之心諒非果于忘世者故卧龍不可
起見諸于鍾會至死薄殷周見味于朱氏而卒見殺
于昭也亦以此足占胸中之所有矣以阮籍言之口
不減否而待人以青白眼豈無意于人物居喪飲酒
而慟哭必至嘔血豈不情于哀戚辭曹爽之參軍而
人服其遠識避武帝之求婚而自托于長醉觀楚漢
戰場則有時無英雄使墜子得以成名之嘆鍾會詞
以時事歆因其可否而致之罪卒以沉湎保身智可
悲也觀于大人先生之傳足徵本趣之攸存矣王戎
規鍾會保功之難何知人之括也黜典選而用人惟
允向秀注莊子而郭象竊之真希世之材也其餘劉
伶阮咸亦磊落不羈之士彼見王室下衰強臣擅命
張華衛瓘以清直死陸機陸雲以俊才死袖手旁觀
未由自獻故托于酒而逃焉竹林非逸游之會窮途
豈無攸之哭哉予因表之以發幽光

桓範智囊

桓範守正以從天子忠也勸爽移駕許昌徵兵自輔
略也亡身亡宗以殉國難貞也然不知爽之不可輔

而輔之失人知其不可諫而諫之失言卒坐族滅而
無濟于難失身是焉得爲智哉範誠欲討懿宜受中
領軍事以握其權如劉章之假節據曹義營以分其
兵如周勃之入壯軍欽後號召爽之將士布以腹心
內外協力聲罪致討則諸鎮之帥必有仗義而勤王
者懿雖姦猶可圖也顧乃出城就爽欲掉三寸之舌
以靖內難其能濟乎範與晁錯均號智囊而皆以智
賈禍明哲保身難矣哉

王祥不拜

王祥事後母以孝稱佐海沂以政稱良士哉方司馬
昭進秩稱王何曾荀顗相率趨拜而祥獨長揖且曰
王公相去一階以天子三公而拜人損魏朝之望虧
晉王之德非愛人以禮也居欽汲黯之風雖昭亦以
爲見顧之重律已律人可謂不失矣然禪代之際初
無異議使其執節不屈必有紀之者矣不知其降階
先拜如王渾乎抑不得已而後拜如范質乎夫知秩
王公之分而不知嚴冠履之防徒爭趨拜之小節而
忍于篡弑之大惡以先朝三老之尊而乃書晉太保
以卒此之謂不知類

傅玄論士風

魏政不綱曠達成俗傳玄慨然思以變之意則善矣
欽至德以孝爲本先王所以風天下也晉主欲終喪
而玄不能將順其美是徒知無君臣之傷教而不知
無父子之爲重習鑿齒所以致譏上有曾閔之孝何
爲除服因此而守先王之法楊枯所以立論則人道
大端于茲數矣名教大防于茲潰矣况八殿中而爭
坐席悲謁者而辱尚書故更純有不敬之効自表引
不實之罪則玄同虛鄰士也何士風之克端乎禮則
拂經言則失義論又將誰懲耶

杜預考課

沈君雅言集卷下

五

古之用人也明試以程其功考績以稽其効而後慶
讓黜陟行焉所以無滯才無缺政後世考功狀者失
之疎課米鹽者過于密虞典周官之意亡矣預欲擬
議于心不泥于法可謂懸合古人之典又謂簡書愈
繁官方愈僞可謂曲盡今時之弊抑又有甚焉者數
奏以承迎之先後爲賢否明試據考語之臧否爲去
留實心實政漫不之察俾高才多戚戚之窮弊也久
矣

羊祜陸抗

晉之羊祜吳之陸抗各守封圻以謀國事而乃務爲

沈君雅言集卷下

五

交驩問疾饋藥說者律以人臣義無私交方諸華元
子友之事豈足以知二子哉羊祜首建平吳之策直
以陸抗尚存則吳未可圖也觀其西陵之救不能拔
步闌之危則祜非抗敵明矣故不得已而祖司馬祁
山之術不爲掩襲登山握營之計也償絹還禽受遺
巾幘之許也成藥之饋食少事煩之待也故抗死而
臧吳之計決矣祜之言曰先帝南和吳會庶幾海內
得休蓋將養其全力以待其自斃豈誠有意于交好
哉抗之疏曰今不務農富國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
仁而聽諸將徇名黷武動費萬計寇不爲衰而我已
人病蓋懲姜維之亟戰而著于畏天保國之義夫何
德于祜哉故祜之交爲知己知人而抗之交爲審勢
審敵夫亦效其忠智以謀國各就本圖而已交驩豈
其情哉特其機深不露而人未之察耳雖然二子於
國計得矣惜其保身之道槩乎未有聞也孫皓恣情
多忌樓玄以直諫死韋昭以經義殺萬或留平以密
議誅謀臣宿將駢首几席間不數也抗都重權遇猜
主顧外交敵人而示可嫌之隙使其不死不爲步闌
之徵必及孫奮之禍矣祜欲立功于外而不慮權姦
在內苟鼎馬統之徒如射工伺人巧斨奇中重以夷

甫拂衣王戎議斬觀諸二王當國羊公無德之謠可駭也其得免于讒口幸矣賢如二子而俱犯不密失身之戒乎故表而出之

山公故事

山濤爲吏部甄錄人物最爲名實時稱山公故事如云高簡有雅量足任侍中王濟有才美宜備顧問荀愷智器明敏可與宿衛庾純強正有學堪爲祭酒體例剛確舉不失人官不失局綱目稱之獄一官之缺輒振數人得旨所向欽後顯奏是故阿狗之端也律之趙普神舊牘李沆無密啟則有問矣

王衍清譚

夷甫以清譚高世宜律已於清矣然其謀身也封殖私家巧營三窟役鬼藏身之計也其謀國也朝綱濁亂竊祿自肥溷鼠不潔之食也中原雲擾恬不知退燕雀巢幙之安也東海擅令依附水山厠鬼爲妻之媚也舍元帥之權甘排墻之難驚馬棧豆之戀也陳晉氏禍敗勒石勒稱尊孤媚叛國之姦也搖尾乞憐卒以不免東門黃犬之悲也處汚濁而不羞觸刑辟而戮誅其清譚何益哉故羊枯山濤逆觀其必誤蒼生雖石勒亦歸咎其敗壞天下陶弘景云夷甫任散

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朝陽殿遂作單于宮則其罪又深于桀紂矣

衛瑾撫床

趙氏之興也以無恤而智宗之覆也以珪儲貳之所闕誠大矣矧天下大器也神鼎大命也冢嗣大本也尤非有國者比也衛瑾居天位食天祿當爲天下得人檢知太子識暗蛙鳴智通糜食其不堪仔肩亦既明矣宜昌言不諱如和嶠不了家事之諫或可以悟帝心倘慮屬垣之嫵則宜如范宗尹造膝之請諫而不聽則當如二疎見幾而作不當佯醉撫床而謬云

洗心居雅言集卷下

五十六

此座可惜也夫臣子所恃以動君上者至誠而已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天下之事寧有大于易儲而顧以詭辭醉語諷之其能以建信乎以事言則不忠以心言則不誠不誠不忠瑾罪浮矣雖然晉之床文帝常撫之而有桃符之許矣瑾之撫殆效尤乎嗚呼自帝之一撫而荀勗馮統得以進歸心之構武皇不免滯翼子之私齊王之死于是乎決而是床比于陷阱矣自瑾之再撫而賈充老奴破家之說投其機張泓直意之對逢其悅太子之位於是乎定而是床比于委裘矣是晉主之撫床以戲故欲以傳子而卒以殺子

衛瓘之撫床以醉故欲以易儲而卒以安儲卒之齊王死而輔傾八王之亂繼作是床殆傳舍耳惠帝立而權削北晨之禍益熾是床殆虛器耳然則晉罔之沸撫床爲之也

張悌死節

張悌聞蜀破而憂患及于吳智也感知已而幸死得其所貞也兵敗國亡從容就義忠也故朱子以全節予之然孫皓鞠亮賢愚貪知其敗顧昧鴻冥鴆舉之幾甘殺身亡家之慘校之百里之去虞迥不逮矣受張喬之僞降致腹背之受敵謀國之計何其疎也一洗心居雅言集下卷下

五七

死寧足以塞責哉昔陸喜品吳士之潛而勿見爲上其次避尊而居卑其次體國而不懼酌宜獻益又其次也恭慎不諂又其次也而謂薛瑩處四五之間以此律悌則既不能遜世又不能辭尊侃然體國執政不懼則有之其亦薛瑩之流亞耳

罷州郡兵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除戎器而戒不虞易象所以垂訓也故聖如文王而有德侮之助賢如武公而警蠻方之邊不備不虞其能國乎司馬以狐媚欺孤寡而取天下無兢之烈未有也平吳之後志氣

益驕謂天下不足慮矣既罷武衛都護復罷領軍中尉而內兵已徹更遑山濤陶璜之諫盡罷州郡之兵而外禦益單蓋慕哉干戈橐弓矢之美名而不知銷鋒鏑鑄金人已蹈亡秦之覆轍矣自是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盜賊蜂起州郡刀不能制旄致五胡雲擾中原陸沉職此爲厲階也是豈獨關于助午之存亡哉再變之後刺史之權益輕州將之勢益重專地專兵專殺而尾大不掉矣卒成藩鎮之禍其亂迄于五季數百年而不息則矯枉之過也向使刺史各任其職必不能以一州叛也然則治兵乃所

洗心居雅言集下卷下

五八

張華

晉惠識暗于鳴哇賈后虐煽于晨牝時事之不可爲莫此爲甚矣華與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之內朝野小康當時有王佐之稱子產之比不可謂不才也力贊大猷東吳歸命倉猝設權楚瑋以誅不可謂不智也留齊王以輔政則有明德至親之對因賈后之凶妬則有女史箴規之上至于式乾之議深明廢嫡之禍不可謂不忠也登樓而察劍氣發器而知龍肉見海

鳬毛而慨天下將亂不可謂不博也其賦鷓鴣也羨
茲禽之無知而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不表飾
以招累意將以自况耳信斯言也宜乎免于世矣狄
孫秀之姦既不能誅之以法廢后之謀又不能斷之
以權桑化爲相禍既兆矣而昧于遠害之圖中台星
折象則徵矣而忽于引身之義是以華而不實爲蕭
忠之所評兆禍始亂爲嵇紹之所貶諫而不去爲張
林之所詰卒之趙倫之甲與而馬道之難及矣豈非
驚而受繼慧而入籠美羽豐肌而斃者乎是鷓鴣之
不如也

沈希雅言集卷十

王戎

王戎以虛無爲宗正宜夢幻河沙塵芥六合澹然無
求于物欲位極三公則非隨絕俗而立于獨者也與
時浮沉則非全真抱一以爲天下式者也牙籌會計
豈柱史之玄同園山水確豈漆園之逍遙貪吝成性
不能以重生鑽核售李烏在其輕利故俗物復來見
笑于竹林箇中細布見糾于司隸王綏指其譎許多
端傳咸斥其虧敗風俗老莊與旨戎皆倍之蓋假其
說以欺世非真能明自欽也

三語椽

貴清靜者以席上爲腐議東名實者以柱下爲誕詞
吾儒萬理皆實博施而不匱老莊萬法皆空汗漫而
無稽是猶薰蕕之不同器未可合而爲一也阮瞻著
無鬼論似非溺虛無者三語椽乃強同之是引袒楊
裸裎而列諸衣冠弁冕之會可乎

劉寔崇讓論

有道之世百寮相讓舉不失賢官不失德故時雍臻
馬末世竊位者多至于蔽賢貪權者遂流于傾奪受
爵不讓而冒進之患生矣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
擇利當勅之士身無數官貴游之子資超常調視八

沈希雅言集卷十

李

正之爭而知宗藩之不讓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
不讓即王述之言而知百職之不讓劉寔崇讓之論
固挽世之志也欽取士必讓者之多吾恐闕然媚世
如馮道可以爲賢乎脩己必恬退爲務吾恐爲蜩之
庶如仲子可以爲賢乎苟不稽其實則如僞如慢皆
讓也終南捷徑亦讓也人皆矯情以干譽階讓以博
官是其讓實所以爲爭也奚讓之崇哉寔之意蓋以
揚駿倚官闈之親素無令譽而秉政齊王以叔父之
尊衆望所歸而棄外故歎以此諷之耳

裴頠崇有論

晉人以虛無爲宗清譚爲尚遂薄經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風斯靡矣裴頠著論謂養既化之有非無用所能全治既有之衆非無爲所能脩而欲以有濟有誠救世之志也欲聖人之道用則行舍則藏非有心于行止也堯舜事業亦一點浮雲過太虛耳非有心于事功也賈后擅權八王爭政典午之祚如泡影空花莫知所止正宜棲身空谷若虛若無以自限于世逸民乃恃其有才而欲以有爲則凡天叙有典天討有罪皆濟有之略也是必勅而惇之以明有教虔而糾之以明有威俾有衆悉若于訓悉協于中以會有盡

沈氏居難書集卷下

本

斯稱崇有也已夫何太后之弑太子之廢人倫大變也而不能正色以有言趙王討罪之舉張華廢黜之謀罪人可得也而不能協力以有爲故安常保位爲許超之所指愆而無厭爲帝忠之所譏則顧非實有諸已也何有之崇哉

劉淵慕容廆石勒

春秋之義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劉淵匈奴也而耻絳灌之無文慕容鮮卑也而以禮服見何龕石勒羯也集衣冠人物爲君子營禁胡人不得凌衣冠華族皆有用夏變夷之意其有國宜矣

王導江左夷吾

夷吾九合一匡孔子仁其功尊周攘夷春秋偉績信振古之豪也東晉紹統王道實左右之人稱江左夷吾是宜維四方毗天子撥亂世而反之正斯不愧於夷吾矣夫何乘輿播遷尊攘之勳未著中原雲擾匡合之略未聞擬之夷吾奚啻什百且其處心行事可議居多兄弟擁兵于方岳役馬三窟之營子姓根據于朝廷允矣百足之喻王敦去順效逆而不能折其姦謀王彬正言危論而反欲使其謝罪假安東之節權則重矣而不能抗犯順之旌引御座之升禮則

沈氏居難書集卷下

本

隆矣而不能固石頭之守周札開門延賊胡詭詞以恤褒戴淵抗節致忠胡疾視而不救伯仁之殺問至再三每事之稽謀也太真之疏恨欲拔舌必陰計之外泄也心思外濟著于王含之書非由衷之言乎負此良友發于至情之感則本心之明也敦之還武昌移姑熟進退自如無復顧忌則以導爲內主耳使敦不死未必無桃園之舉律以春秋趙盾之法寧追首惡之誅哉况其行政用人勳華典則嗣君未立而辭疾私送却鑒而不朝下臺議之矣幸私第而敢于犯禮拜曹氏而偃然不離孔垣表之矣其妄自尊大

何如也庾亮刺豫州而挑怨劉胤為江州而構殃賈
寧不奉法則散廢于庾亮桓景善諂媚則見折于陶
回用趙胤而阻于孔愉范注術而泥于孔羣其用人
之非何如也致蘇峻之猖狂加爵賞于路永下敦擁
兵觀望而過為姑息郭默擅殺主帥而遵養時賊故
庾翼以嫗姁豪強為前宰之謬唐人以左晉之亡為
王導所致其行政之失何如也此皆載在晉史班班
可考者也但導雅有時望又託任直推分而彌縫以
泯其迹遂使大姦似忠閱千載而公論尚鬱蓋雖才
美不足以匹休夷吾而巧于用詭殆過之矣綱目書
王導大義滅親冊 卷下

王導大義滅親冊

王導非純臣也世徒見晉帝以大義滅親褒之而實
不然逆機弑械之萌盖非一朝一夕之故導不能先
破元帝潛為之備及敦至石頭導不能以正言規之

而受其司徒之權君臣大義相援為重李懷光將反
而其子璿言於德宗君子以為忠孝兩至導之於敦
非父子比也而依違其間坐觀成敗得為純臣乎敦
之凶猛勢已無可奈何導又在帝左右而王氏子弟
布滿中外明帝恐導攜心內應故舉春秋大義滅親
之言實以安導心而散敦黨也夫大義滅親石碯是
也碯子從亂碯手誅之謂之滅親可也導之於敦親
非父子始焉不能如李璿終焉不能如石碯謂之滅
親是欺天下後世矣敦之叛也元帝下詔云敦有舍
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既死導貽王
敦書猶云近承大將軍困篤綿綿或云已有不諱故
遠明詔而特伸私情此非敦友乃導友也導術周備
仁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顗戴若思當登三司而導不
答敦曰若不三司便應今僕而導又不答敦乃曰若
不爾正應誅之而導復無言二人竟死夫敦之用周
戴為三司今僕欲使助已為亂耳導當正言爵在朝
廷非臣下所得專賞及其言應誅導當正言刑在朝
廷非臣下所得專罰可也然導豈智不出此哉假賊
手以戕忠臣其心不止報私怨而已使敦謀幸成則
導能如朱全昱乎能如司馬孚乎吾知其不能也君

尊臣卑如天高地下成帝幸導宅嘗拜導事曹氏而導偃然受之不辭及侍中孔坦密表不宜導聞之怒曰王仲弘驚痴耳若下望之之嚴嚴刀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峒當敢爾耶夫濱危亡之中而不失君臣之禮趙襄子之所以賞周舍也導知君臣之義曾不如周舍乎其免于春秋無將之誅幸脫漢代憚陸之禍由江左之政不綱而王氏族黨太盛後世猥儒曲好議論雖諸葛孔明宋岳武穆猶加索嘔而無片語疵導誰謂公論百年而定哉千年猶不定者有如此

祖述

沈石居雅言集卷下

六

祖述聞鷄起舞有唾手燕雲之氣渡江擊楫有稽心天地之誠率千餘疲弱之卒剪荆棘而啓土開疆治而鑄兵施爲規畫卓有可觀用能虎踞豫州雄視天下外雖石勒之強懾焉而不敢犯內雖王敦之逆揣焉而不敢動可謂在邊鄙則邊鄙重在朝廷則朝廷重矣惜乎晉無恢復之志用之不盡其才而都督諸軍乃戴淵劉琨輩也遂使英雄齎志以沒豈非東晉之不幸哉致堂胡氏不諒其心乃謂述倘以全身爲賢則當解印歸符角巾東路倘以許國爲重則當協

力戴淵勉圖功業不知由前言之則垂擊楫之本圖由後言之未免掣肘之通患况戴淵非濟變之才祖約非保家之主羯胡之外患未寧而刀劉之內難將作大功未就而報國之心歎矣此述之所以憂而死也宋宗澤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千古同一哭耳雖欽述亦有遺憾焉石勒賊也非隣好可交也其修我墳墓歸我叛人直畏我歎我而爲之讓也乃信其行詐德其用情而亦以歸正之人畀之是絕來蘇之望而阻向義之誠也雖邊境賴以休息而戰義之氣索欽矣此則士雅之尤也

陶侃

沈石居雅言集卷下

六

晉室風流成俗取士者尚白望而鄙事功脩己者樂夷曠而賤勤恪陶士衡介欽自立不爲習俗所移分陰之惜乾乾夕惕之衷也運甕之勤兢兢怠荒之戒也竹頭木屑之籍示小物之克勤蒲博酒器之投謂凡戲之無益故節失于王導則有蘇武之譏投袂以討郭默必嚴養賊之警至其晚年深懼蒲盈屢表遜位麾節則奉送歸朝倉庫則管鑰惟謹四十年人不能欺數千里道不拾遺真豪傑之才也故梅陶稱其神機明鑒似魏武忠慎勤勞似孔明謝安稱其用法

而得法外之意非虛譽也惜以天門之夢始寤擒武之謀以顧命之嫵故緩蘇峻之討襲登之師方出而即擬召還石城之攻未捷而遽思反旆元規乃拜士衡似乏容人之度初擬老子而反見求殊非長者之言向非太真反覆勸喻未免爲十敦之極衆矣綱目書溫嶠以陶侃入討峻與在嶠譏在侃也然侃之逗遛似若可議而能納李陽之說分米以餉嶠用殷羨之策決戰以鹹峻則其忠勇可尚也故朱子序斬峻之績又進侃於嶠之上此輕重之權也

嵇紹

流俗雅言集卷下
嵇侍中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十歲而孤事母克孝山濤薦其才侔卻缺宜加旌命裴頠稱其若居吏部下無遺才石崇之侈親而敬之賈謐之寵拒而不答其才其守有足觀者駁陳準之謚而起朝端之憚奪張華之爵而有首亂之誅反乘輿反正則疏陛下無忘金墉大將軍無忘黃橋大司馬無忘穎上固射鉤檻車之戒也諫諸王之封屋却董艾之進琴至於蕩陰之血文山亦亟稱之固晉臣之表表者然中散之死死非其罪而紹忘親事讎律之不臣于晉有間矣或者又以在三之義爲不可讎而以鞭屍爲

太濫墮身爲全節亦未爲篤論也蓋司馬氏魏之權姦非君比也而中散以庸受被害安知不假是以剪魏之羽翼乎而以鯁殛禹興爲喻抑妄矣然則紹之死可以無死也無得于孝寧得于忠耶或曰不然中散之死蓋有遺命焉曰山巨源在紹爲不孤矣紹之事晉豈斯言之在耳也乎雖然中散有絕交之書則巨源蓋兩截人也豈其絕之而復以屬其子耶紹曷爲而聽之安知非巨源託于遺命而強之必出嵇侍中血文山援之以勵臣節予竊有遺憾焉

嵇侍中血

流俗雅言集卷下
中散非薄殷周爲司馬所忌而見殺固魏之純臣也紹親其子也苟痛父非命則如玉褒不臣于晉可也誠父子一心則如范燦之徃往卒于車范喬之棄學絕人事亦可也紹之於魏既不能固首陽之節紹之於康又不能念襲義之悲顧惑于山濤四時消息之說而輕于出而不思其父絕交之書徒知食馬不避其難之諒而輕于死而不惟其父捐軀之義綱目予以全節愚未敢以爲然也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忘親事讎猶難語孝登車滅血猶難語忠則析義之未精也然則鯁殛禹興非與曰鯁之殛以根族罪也

禹之勤以幹蠱孝也地乎天成而卒配縣于郊禹之志畢矣繇之功成矣是忠孝之選也康以死殉魏紹以死殉晉可謂忘親事雖失義傷勇甚矣地下脩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其能免君子之議乎使其移捍衛之勤於曹髦南關之刺易蕩陰之死於中散見殺之時忠孝可少嘗哉惜其辨之不早也嵇侍中血千古稱烈文山氏亦取之而予獨憾焉非敢於無過中求有過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是故君子非徒死之難而守死善道之爲貴

溫嶠絕裾

沈氏居集卷八卷下

古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絕裾之事說者爲太真病之非也劉琨以一州之力處劉聰石勒之衝外結猗盧疋碑之助而能乃心王室忠矣太真既受右司馬之職此身殆非已有故琨使嶠奉表義也嶠爲之使亦義也崔氏之留直母子情耳義以制情由是則將毋有不遑也太真敢自留哉觀其在朝屢求反命而不許除散騎常侍而固辭心豈一日忘其母哉特壓干桀逆未梟梓官不反之詔戚焉而不果歸耳卒之功光竹帛而爲晉名臣出于陶侃之上則嶠之賢著矣忠孝果二道哉分注備載其辭官請歸之誠而及

其不能自歸之故則嶠之心朱子諒之矣

季野備四時之氣

太和元氣流行四時非全體大極合德陰陽者不足以語此皇帝王霸業非不弘也邵子擬之各一其時伯夷尹惠行非不高也朱子謂其各偏于一春生秋殺先儒評頽孟之殊科夏日冬日左氏紀襄盾之異政兼四氣而時行之非體天之撰者不能也褚裒何人顧與于斯乎即其見稱于史氏者皮裏春秋豈華袞斧鉞之筆彭城秦捷非助民伐罪之師憂及朝廷式厯蔡謨之慮束之高閣不免庾翼之譏王龕李邁之沒貽喪師辱國之羞河社遺民之歸無勞來安集之策語德業不足以仰頽孟之官牆語事功不足以追襄盾之軌轍其處也不知藏用以待時其出也徒欲疲民而自逞非順天而時行者也四時之氣夫何有焉但以善譚易老而爲桓彝謝安之所許究而論之亦東晉風流之豪耳

王述不爲虐讓

晉室人物多以清曠律身虛無成俗脩己者以固讓戈美名取人者以克讓爲美德干進者以僞讓博美官劉寔崇讓之論可稽也賢如安石辭徵辟之命云

非其情賢如深源負蒼生之望而無其實其他雖云譚道實長華競如庾翼之所議者不數數也王述志在矯世故應王導之辟則不同俗偽辭晉尚書之秩則不循例虛讓陳力就列行其素心而已不以世俗之態溺之也觀其不答米價之問固折諛佞之徒桓溫遷都之疏既能深察其隱洛陽鍾簾之移又能逆止其姦其視灑淚新亭倒執手板者有間信非癡咲者流虞廷師師之美彼亦知之雅矣但欲以變俗自不容以徇俗也語云小讓如偽大讓如慢慢與偽君子不由也述肯徒讓乎致堂以為受爵不讓而賢坦之豈其然哉

洗心齋雅言集卷下

七十一

王羲之

羲之東床坦腹瀟灑自足絕塵筆驚風雨翰墨亦足名世時人即此稱之而未知其有大過人者方殷浩貳于桓溫國事之大幾也則勸以內然協和即陸賈交驩之策也及浩北代敗歸時事之大變也則戒以保江省役即陸抗守境息民之意也根立勢舉見于會稽之牋非順治威嚴之猷乎胼胝肝食形于謝安之警非憂勤惕勵之衷乎譏桓溫以違才易務而罷使之道攸存規謝萬以隨事行藏而忠告之益以寓

身雖退而憂國之心不忘時雖艱而康濟之猷自在使其得政必能任人圖治料敵審勢以成安攘之績且欲宣國威于隴蜀而自比于日磬之使發倉粟于東土而竊附于汲黯之矯外寧內憂之說知王敦之有事而耻君不若堯舜正以責任政者之非才耳是可以東晉風流少之哉

崔浩

浩之所事者夷狄之雄猜暴之虜也浩以推步占驗譎怪恍惚之說參之以揣摩從橫之辨復以智術權數勢蓋國家而篤羣臣使主忌于上而同列畏於下固有取禍之道矣况重之以專挾之以私計其請者於其外而身不知退卒取赤族宜矣君子謂其無智而多慾信夫

崔亮聖書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此用人之法致治之本故有自耕築屠釣而舉諸上位未聞以停解日月為斷也審如此則一吏執簿足矣何以顧俊為耶自聖書行而賢路塞崔亮其作俑哉厥後仍踵弊風俾庸劣坐致顯擢而高才多戚戚之窮感位無赫赫之光有由也此其法之當改不待智者知之而後世卒不能變蓋

舉所知則有立黨之謗僨所事則震舉主之誅長慮却顧者不敢也其如國計民艱何吁弊也久矣

高孝基奇房杜

高孝基一見房杜知其大用將自附于知人之拮托以子孫蓋竊比于燕翼之謀嗚呼亦愚矣且子之賢不肖堯舜不能爲之計而况恒人乎親如父子莫或善世又况踈逖其能曲成之乎即房杜門戶已不自保而能保高氏之子孫乎預以家爲托其爲不知甚矣且薦賢爲國惟社稷生靈是念而先屬其私圖國爾忘家諒不若是也孝基於是乎不忠

忠臣良臣

忠良無二道顧所遇何如耳虞廷都俞吁咈良也而亦忠也龍逢比干批逆鱗履虎尾固吁咈之良而適遭桀紂之暴則其不幸也故幸而將順其美良而忠也不幸而匡救其惡忠而良也太宗有言魏徵數廷辱我至於停婚什碑蓋爰乎險哉其不敢自任乎忠豈亦以建成之事諱乎抑恐詰之而罔以自解焉耳若以父在胥爲子君在胥爲臣言之則雖謂之無罪亦可也程子先罪後功之說豈未諒于君臣父子之間乎若成建成爲之君是事讎也誰謂忠誰謂良

封德彝

封倫巨奸也妖鷗孽狐類耳而識略過人故奸足以亡隋而智足以佐唐蓋與時俯仰成敗係之觀楊素構宮鴻侈隋文怒其殫民財力素方大恐而倫言皇后至當自解次日帝果勞之倫知帝性儉而后好侈文帝唯嬖言是用后悅則帝怒自息其揣摩人情如此直奸雄耳而唐史廁諸列傳何耶

婁師德

師德世稱長厚而才識通敏廬承業以台輔器之重矣使吐蕃而開陳利害庸皆畏服公之威信也白水之戰八遇八克公之謀勇也休士屯田兵儲饒洽公之孚惠也教弟忍耐唾面自乾公之恕施也薦仁傑而不賈直公之忠亮也朝士嚬以田舍翁而引以自居公之雅量也身都將相而備有衆善恭勤樸忠而心無適莫顯庸三十年而終身無玷可謂賢也矣

武氏

武曌初以才人蠱震位罪一殺其子以懟嫡后罪二無故幽大子罪三殺唐子孫殆盡罪四任酷吏興羅織僂大臣而濫無辜罪五革唐爲周罪六廢唐宗祀立武氏七廟罪七議立武三思爲太子計移唐祚罪

八外發僧懷義及昌宗易之輩搢亂宸極罪九反易
天常流禍于載罪十此非唐室罪人實萬世罪人也
法當討幸而李敬業以世臣舉義移檄郡國聲罪致
伐綱目以起兵書予之也而廷臣無協心之助反致
顛越遂使武氏得逞其誅而免于罪廢惜哉千古遺
恨也先儒胡文定與朱子所論告于宗廟社稷而誅
之又云中宗不敢為廢母之事張南軒以書抵朱子
但復唐祚而不立中宗則武曌可誅後患可絕朱子
以為至論但中宗無可廢之罪別立宗室未必順人
心合天理亦或致延年不道之奏是又計較之私也
洗心居雅言集卷下

法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友故孔氏不喪出母為見
絕于先君也武氏革唐為周夫既與廟絕矣中宗承
先帝之大統而崇廟絕之罪人可乎昔鄭莊以叔段
之事而有及泉之誓秦始以不韋之嬖而有別宮之
幽彼獨非母子耶嬖之武氏不啻霄壤固宜緣法以
制義不得屈法以伸恩廢之幽之此則中宗之所得
為也率此行之庶常氏有所懲而不敢肆矣雖然其
所由來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使高宗不介寵而易
后則武氏昭儀耳當時勿使與政病不使攝位則宮
中一婦人耳胡能為患哉自高宗不能廢其始故有
洗心居雅言集卷下

狄仁傑反周為唐
武氏之禍中宗不能正其末故復有常氏之亂五王
不能糾其惡而夷其黨故不免及噬之殃故凡為君
父臣子者不可不知春秋之義

狄仁傑反周為唐
狄仁傑反周為唐具載國史人咸仰之然李昭德當
武承嗣為文昌左相昭德上言承嗣已王不宜典樞
衡且父子猶相篡奪况姑姪乎武后矍然乃罷相承
嗣及王慶之請立承嗣為太子昭德答殺之因奏自
古無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以親言則先帝夫也
皇嗣子也陛下承先帝顧托當傳子孫為萬世計若

立承嗣先帝不來享矣此其立言蓋在仁狄之先又吉頊因張易之兄弟問自全計頊曰君以倖進非有功伐勢必危若欲全身延祚以圖不朽不如請復廬陵以慰人望此易吊爲賀之資也又設水土同益爲釜爲佛爲道較其爭否至使降諸武別皇子爲兩安之策而不使致爭端則復唐之功未必出仁傑一人也中宗之復辟二子有力焉獨以罪譴而人無知者故新唐書特表之予因述于仁傑之後以示後學云狄仁傑濡跡武氏之朝可謂降志辱身矣然不避艱險而周旋於羣枉之間屢瀕于死而不去凡以心乎

洗心居雅言集卷八

廿七

唐耳觀其母子姑姪之辨足以發天性之懿親宗廟飭享之禮足以驅咎人之回惑卒之三思不得好國儲之統而廬陵遂有帳中之還友周爲唐晉賴其力而潛授五龍夾日以飛尤其功列彰彰者也使其明拒以保身則唐社屋矣律之寧武之愚非耶

伴食宰相

史傳云盧懷慎童時御史韓思彥稱其器不可量及第進士官臺察諫武后詔中宗之朝踴躍時政切中大體及執奏王仙童罪狀堅不可奪非觀觀者流及與姚崇同居政府事當爲者姚率先爲之故事皆推而

不專若蕭規曹隨協恭和衷之懿也後以疾求去復薦宋璟李傑等四人以自代推賢讓能之公也知人則指可以爲難矣以人事君可以爲忠矣貴爲宰相而妻子不免饑寒可以爲清矣直道而行終始一節可以爲慎矣竇武當公時無事可見孔子以爲智懷慎當開元之治無得而稱乃所以爲賢貽之伴食謬矣

張九齡

九齡之相玄宗勵精政事太子不廢小人困而不得志讒者詬之以貌瘦而玄宗語以天下肥名相哉自

洗心居雅言集卷八

廿八

其去而紀綱漸壞亂幾以亡噫議九齡者謂其不能擇義履身少自歉然何也知祿山有反拒而欲誅之玄帝不諱宜力爭而不爭宜可去而不去至以王衍詆之疑其貪富貴一可去也沮牛仙客之封而不得二可去李林甫以書生侮之三可去玄宗惑于讒而禮貌衰四可去失此不圖而致于斥何昧于幾而不決之于義也故君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潼關之敗

潼關之失守京師之陷沒有三敗焉哥舒翰溺情酒色孱弱病廢之人而寄以分關之重殊非長于帥師

之任夫兄以田良兵典軍政王思禮為驍將李重光為步將爭長不睦今無統一是弟子與父也揚國忠以威寵居內事由中制而欲大將立功於外難矣夫吾不擇將一敗也參以匪人二敗也權無專制三敗也師出而牙旗折豈旂旄陽陽者乎雷震而七馬蹙豈四牡駸駸者乎杜乾運之繼遣是疑人而用之卒致將死而軍併覘賊無備而逼今出戰非所謂見可知難也遂使軍覆將虜而京城陷貽社稷之羞致祿山滔天之禍迄百餘年而不戢職此為厲階也大抵潼關利守不利戰堅壁以老其師集兵以擬其後而

先居雅言集卷下

七

又如李光弼郭子儀之計棄虛以擣其穴此策之上也夫何督戰之使項背相望而病羣之帥慟哭行師委二十萬衆於緩虎之吻可哀也初將客棧慎計士也請以不戰屈賊翰既知之上請而恐以逗遛為國忠所持不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可殺而不可使挈不勝法固然也俱見貳于國忠謂難將作而脫身以免知幾哉

陽城有待而為

陽城為諫官七年始論裴延齡事退之作爭臣論以議之說者謂城有待而為葦常城為諫官陸贄作相

君道民隱警皆率先為之故城得優游自處所謂人不足適政不足問其然乎及贊罷相而相延齡此君子小人進退用舍之際國治汗隆升降之幾事莫大于此矣故昌言慟哭欲裂其麻藉此一諫遂收譽當時顯名後世青史以為美譚嗚呼豈其然哉夫物必先蠹而后蟲生延齡以言利進既有以中人主之款元稹謂其奸計萬殊方司邦賦必能公用財賦陰結匪人且持密勿之言為忿怒之柄非朝夕之故矣其譏李元則沮贊之端也其沮陸贄則欲奪之相也碎則射工伺人巧發奇中虧損聖德潰亂典章豈預能

先居雅言集卷下

八

知之而城獨不知耶逞心愆以蠹毒黎元恣苛刻以動搖邊鄙盜爵祿以公授私人弄威權以誘脅忠善豈預能言之而城獨不能言耶使果不知是不智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不忠不智陽子其得為善人乎其不得為善人乎必有能辨之者然而校諸三緘以保位者為之猶賢乎已

徐元慶

孝友傳載元慶殺縣尉趙師韞以復父讎而詣官自訟陳子昂議誅元慶而旌其閭墓時論譴之柳宗元駁之曰旌與誅莫得而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黷亦

其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使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而師誼誅之私也元慶守禮而行義是也其文不免於罪而師誼誅之法也非死于吏死于法也法可讎乎元慶爲非也又何旌焉此旌與誅不得而並行也宗元之駁然哉

淮蔡之捷

吳少誠從李希烈叛爲之宣力希烈死少誠殺陳仙奇自稱留後而因以節鉞授之遂得官軍圍許州德宗命討之而兵潰常臯欲剪之而不果反復其爵比死而代以少陽元濟少誠子也攝刺蔡州少陽死而

淮居雅言集卷八

八

匿喪放兵四掠董重質專其政各以便宜抗王師攻之三年僅克二縣時吳氏據蔡四十年矣夫淮蔡密邇京邑勢宜討久抗王命法宜討且與河朔唇齒根柢者殊機宜討之誠是也然淮蔡之捷人曰裴度而予則曰憲宗夜雪之後人曰李祐而予則曰吳秀琳龔葵之謀人曰李愬而予則曰李光顏至共謀之所自始所自成予乃歸之裴度何也方門察嘗嘉珍之賊武元衡人心洶懼至不敢詰賊意爲淮蔡所遣若荆軻聶政者流而不知李師道山棚之人久居京邑者也時議有謂罷兵以雪藩鎮者有謂罷宰相以

安反側者則度且去位而烏以成功惟度力主征身任督戰憲宗違衆議而斷以從之是主之者君也及度至淮敗于朗山而不憂勝于吳房而不取惟李愬之謀是用及秀琳薦李祐而愬以計得之授以六院銳兵而不疑以祐能破賊也祐受任不辭之死不避以愬能盡其才也由是而入蔡之行決矣然赫連之築度親往觀而賊以奇兵突出城爲震壞度時候落機阱向非光顏力戰以奪其氣伏兵以要其歸則度且不保而何成功之可必哉由此一戰賊乃盡銳以備洞曲愬始得乘虛以行其計而蔡功斯告成矣若

淮居雅言集卷八

八

韓琦識用舍行藏之道

夫奏罷內臣之監軍使諸將進退得以自專則度之力也要之憲宗以斷勝裴度以謀勝光顏以勇勝李愬以智勝李祐以機勝此蔡功所以成也
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故用則行舍則藏惟孔顏能之下此弗與也琦何人斯而乃進于是乎蓋其養之有素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以之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可以免禍當垂簾時兩宮疑沮聖躬調護之語同列縮頸舊寓尋兔之對太后革心至于新法既行無所告訴則惟仰屋

竊嘆卷舒之妙太空晴雲也公嘗有言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則公所得于希文深矣

牛李維州之議

維州古西戎地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且望龍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地接石紐夏禹生其處州在岷山之孤峰最爲險要漢以前爲獫狁外羌舟馳居之劉禪時姜維馬忠討叛羌及白苟羌酋鄧賢佐內附乃於姜維故城置維州土蕃累攻維州不下乃以婦人嫁維州門者生二子後二十年蕃兵攻城二子內應城遂陷吐蕃得之號無憂城累

沈氏居雅言集卷一

八

入寇西川帝皐欲收復之不遂迫李德裕鎮西川首領悉怛謀以城降牛僧孺妬其功上言新與虜平納其叛臣非計令縛送悉怛謀而歸其城虜戮之于城外極其慘酷棄中國險要沮歸義之心深爲失策大業末杜悰鎮蜀維州首領內附復隸西川

封樁庫

宋祖置封樁庫令范成守之期滿百萬以贖燕雲地是將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攘外安內之資取足於是非曰私之也至太宗改爲內藏而供宮中之妙用矣夫損上益下益道乃行人君以四海爲家九賦

之入皆其財也百需所出皆其用也而何公私之別

今乃移之內帑司之內人有司經費之缺必藉其數以貸于內俟歲課之足而償之是商賈於堂奧間也且以牙籤別其名物出籤以示其宗曰善保此足矣則又以黠貨詒燕謀也厥后兵革屢起饋運不敷內帑積而不發以至重斂于民豈固本之慮乎昔人大倉小倉之說殆不如是也間有發緡錢以佐軍儲即以爲能行所難蓋自太宗故之他如漢靈之西苑唐宗之瓊林大盈監至而不能守又何誅焉殆未審悖入恃出之旨乎

沈氏居雅言集卷一

八

懸哨家鷄

好水之敗豈唯任福之失肆哉將將者與有責焉夫福自白豹城之捷頗著名文正亦嘗稱之及韓公首爲五路出師之策首舉爲師固非計出萬全直欲以兵威震之意其所備者多或倉猝不及謀而應接不暇耳夫捐萬民之命而倖倖於一還非計之得也及范公堅持不可正以在我未有成算則賀蘭之險未可以深入而張吳李元之奸或能先事爲備則喪師辱國可虞也韓公乃云兵家勝敗不常且當置諸度外夫先勝後戰是曰兵謀不可以敗是曰有制不備

不虞其能師乎矧知人未哲而用輕躁之任福爲前
茅中途得數銀合襲封甚固動賜有聲此足徵其說
伏矣其在上智深察其隱必不故視而墮彼計中其
在中智亦必嚴備戰守或左攻以待其來或退舍以
挽其計雖有懸哨家鵠將安用之縱未得志亦可全
師而歸矣智不出此而任其臆見故而視之遂使盤
飛軍上伏兵四起謀不及施勇不及戰而全師殲矣
一死不足以塞責而上債國事下殘民命當斯時也
豈得置勝負于度外乎向非范公出師犄角范廷召
遇賊于白池多所斬獲時五路兵皆失利賴此一捷

洗心居雅集

卷下

僅能自拔否則五路之師進退無據未必能全歸也
是役也未有成算一敗也輕于出師二敗也任用匪
人三敗也冒險前進四敗也擅啟銀合五敗也合此
五敗而能自完者鮮矣大抵懸哨之鵠與馬陵白書
同一用譏龐涓任福之死均犯亟行彼之輕躁敵人
知之素矣韓公於麾下將士猶未之識五路入擣蓋
福之謀而韓公信之深任之重至懷范公之說而不
用吾不於韓公咎而誰咎史稱任福違節制以至于
敗以今攷之節制何在似亦爲公韓耳

韓蕲王夫人

韓王世忠宋名將夫人梁氏幼隸樂籍乃能物色英
雄於未遇之秋至委身而事之卓哉懿哲也世忠不
識一丁及貴凡詩酒雅會夫人必肩輿以從間有唱
酬夫人代筆而點胭脂識其上則又暢於文墨矣江
上之役身履行陣嚴鼓督兵且令世忠急擊勿失恐
致疎虞謫畧亦可槩見何物女子乃爾勇健耶若乃
元木金山之跳脫鵲河之宵奔蓋懾於韓王之威徒
自幸免耳無退衄奔北之愆無喪師失律之罪特緩
於機事未獲以訊蔽告耳夫人遽以縱寇効之人皆
偉其風烈夫人處此有微權焉蓋宋政不綱寬於敗

洗心居雅集

卷下

軍之罰不足以振揚士氣又權臣在內而立功於外
者未免良弓走狗之懼武穆之冤可念也夫人辨之
也蚤歆其功成身退完名全節以庇其宗故先自發
之不使射工得投其隙殆明拓保身之良圖也且是
時方欲要其歸兩京復二帝固難逞於一決就使得
而戮之則二帝在其掌握彼將取而甘心焉遂成終
天之痛吾恐功罪未必相準也故世忠之逸之也爲
二帝計而夫人之効之爲身家計也卒之世忠得以
優游西湖保全終始亦夫人有相之道也予謂夫人
其知人似紅拂其臨陣似洗氏其文墨似薛濤殆女

士也

書生叩馬

宋自二帝北轍醜虜內疊搖蕩我邊鄙屢劉我民人
播遷我社稷匱竭我資產騷駸乎不能國矣幸而中
興諸將各奮忠勇保守江左獨岳武穆智勇兼備確
威所加足以扼其魄寒其心兀術之北遁蓋惴惴乎
恐首領之不保其諸將如韓常輩令其下曰第無輕
動待岳家軍來即降此宋室可爲之一機亦天下人
心一大快也何物鬼怪乃復叩馬留之耶夫號曰書
生而罔知內夏外夷之辨則其所讀者何書此非喪
心病狂決不至此然則書生果何物耶蓋檜賊所遣

沈心居雅言集下卷十

全

之奸細欲留之以成其奸耳觀其言曰未有權臣在
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信斯言也
則檜固有殺飛之謀矣金人嘗謂宋日以和爲請而
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而後可和檜意亦謂飛不
死則和議必不成故先遣通款以示殺飛之意嗣是
十二金牌下矣莫須有之疑風波亭之冤卒符書生
之言而無毫髮之爽以言出于檜之口也此其一驗
也且兀術既用書生之言而不果去必將顯其身而
寵任之夷攷金史而書生卒無主名豈真鬼物哉蓋

得檜之陰信而不敢泄檜之陰謀雖有其使而但云
書生實爲檜諱耳此又一驗也南使至金金主數問
檜之安否而以爲賢則其往來通問又不止一書生
也此在金史益足徵矣洪忠宣以檜爲金人奸細信
矣哉

王倫

王倫字正道與朱弁同使金被留六年不污僞官其
與虜使偕還以議和蓋秦檜主之孫近附之而虜挾
與同行耳觀其與朱弁相議則南還亦非本圖或欲
紓一時國恤而未遑詳計胡忠簡直以狎邪小人斥

沈心居雅言集下卷十

全

之千古遂犯清議設其果爾則如湯恩退輩受官父
矣而何羈留六年也哉宋史稱其不受僞官恐陳先
臣王旦風節沐浴更衣從容酌酒而繼則以死殉義
者也金史又云已受僞命旣而悔之爲金人所侮比
二史所紀之異夫過而能悔繼之以死亦爲善變矣
豈得以忠簡之疏附之此衆惡之當察者其子述胃
死求屍得遺骨歸葬蘇州大石嶠贈樞密資政謚節
惠則固有白其冤者因表而出之

陳三細事

陳無已扈從南郊禦寒乏備從者假趙挺之衣以進

陳鄒其人因卻衣凍死夫死生於人亦大矣寧可以細故視之况名節之所關抑不在子衣之卻否也扞之人品雖云可鄙然假其衣不足以塊已而可以全身卻其衣不足以立名而徒以自斃細行之於大命之蹶也君子養其身以有待愛其死以有為肯磴磴于清瀆之諒哉仲子之薦君子議之謂其居室食粟未知盡出于伯夷否也充陳三之操亦蚬而后耳易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陳三有焉

蔡確之貶

蔡確之貶文彥博欲置嶺嶠范純仁力爭之文公意欲斥奸臣以肅朝廷之紀綱范公意在體羣臣以崇朝廷之寬厚蓋范公用意允深見幾允番其言此地荆棘七十年今若開之恐吾輩亦不免夫君子小人貞勝者也前此以言語文字罪蘇軾此小人傾陷之端若用其故智罪確則他日得志又將以此地處善類出乎爾者友乎爾其禍相尋于不窮矣厥後朋黨之禍善類一空范公卒罹其咎蓋知幾之括旁臨無遺其為此言將以保安善類豈曰私其身乎

陳亮

宋陳亮字同父觀其論史諸作人皆以為往其上孝

宗四書實欲為國家開中興之業時相湯思退史浩沮之而孝宗亦不能用遂浩然去而不肯以得一官其才信足以有為自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亦有微長而曾不得一展以死惜哉

觀史雅言集卷下畢

沈心居雅言集卷下

皇明中憲大夫淮安郡守崇祀鄉賢養吾范公傳

同邑後學錢櫟撰

自陽明夫子倡道會稽海內豪傑負笈造請者未易更僕乃其鄉之門人若彭山季氏龍谿王氏靜菴蕭氏紹山錢氏青湖汪氏或以博洽或以解悟或以經義以文章氣節炳炳烺烺皆窺文成之一班求其具體而似之者其養吾先生乎先生古貌古心直言直行不諧於俗未竟其用倘天假之緣而竟其用勲業豈出前哲下哉不肖謏之無從探中扃然爰清光

傳

聆緒論蓋不啻仰高山而挹千頃矣敢撫涯畧以為楷模作養吾先生傳

先生諱櫟字子美號養吾會稽人宋文正公仲淹之裔也世系具載陶太史望齡誌中公高祖完為刑部郎完生溥溥生封川令鏐鏐生垣垣生琦蓋公父也仕江西新昌尉在宦以幹敏稱生三子伯椿進尚寶卿季木為金吾郎而公仲子也自幼警慧絕倫五歲就外傳有巨人志陽明先生於公為外戚奇公眉宇偶以對試之曰須讀兩京而上文章即應聲云直師

三代以前人物蓋奇之嘆曰小子殆無媿小范矣新昌君解官抵家旬日而逝內外拮据無課文暇公遇頓而志彌堅就楚坡牛令君試稱文奇逸遂首選在泮十年究心性命於學無所不聞搦管為文一闌其性靈所自得者至

肅皇已酉偕猶子性舉於鄉連第春官筮仕工曹管節庫先是庫儲萬方王帛染指者無稽公謹持鎖鑰日惟啖餅數枚而已當軸者遺其私屬邀公市以美官公峻絕之以故差滿換職需二年餘而無改命少司

傳

馬翁夢山為公昌言於衆乃改刑部廣西司如舊秩於時有案匠百許犯昌平陵脉

詔

下公讞其獄衆謂法皆死公想必必有開蒙者不過一人止耳及面鞠果得首事一人遂寔其罪而諸匠皆末減一時同官心服焉歲丙辰天下錄大辟而公得比直隸之命冬轉雲南司員外會巡院錄囚已未以郎中再考而淮郡守之命下矣於時倭寇犯鹽城蕪程前進甫入郡界賊至馬邏邳州遣兵哨送夜次宿遷會軍門李克齋督戰於姚家蕩斬獲千餘賊退

廟灣據益商積粟為久計公入城歲方大歉調集官兵五萬七千分屯十七營至菊花溝公自將之倉庫空乏軍餉日以千計餽運之役日以三萬畫繕兵甯嚴守公勸實多時賊毀民間墻屋為城堡無息肩時而商絕糧窘公控漕院發漕銀告糴于廣而漕院有難色公引汲內史事激之不答軍門方截留漕糧五萬石上請未下公曰此緩不及事不若假朝廷之財供軍旅之乏那移出納律止雜犯非稽誤軍情比乃不復請徑發漕銀三萬而遣官六員各役壯士二十

傳

名入廣市米往還四十六日而米至先是米價七錢減其二聽民市場即於舟中移貲三萬補庫收其餘米五萬石充餉民不告匱官不告艱而士有壯色矣一夕交鋒馬為衝步為翼賊漸懼不敢出公曰自古弱敵強寡禦衆必以奇勝奇勝者火攻也乃造戰車用火攻賊毀其堞九月賊殲自初任至是晝夜不解衣垢澤沾漬者六月無休沐暇於時勞苦而功高無出公右者未免景藩就封先期符下豫備徵令長淮之間自彭城抵寶應千里而遙官校護衛咸將家屬

殆五萬許除水殿宮眷外舳舻萬餘舟有牽挽之卒官有頓置之供西涯設兵前後兩營用戒不虞夾路各除道五丈以錦纜纒牽之公慮民居附所引改造糧船鋪板覆土如履平地水淺處建標記之將事疏濬公曰無庸各開下水順流無阻已而果然計挽卒宜五萬餘雖閭閻胥竭作且不足漕院愛謂事不豫恐蘧事公曰明公在上何慮乏夫漕院厲色曰郡欲委我耶即身之止一夫耳烏乎濟公曰此有司事豈敢推諉獨仰明公斯易耳方今王舟將出糧船必不敢

傳

入聞坐候費銀今以旗甲守船而役其七人為夫彼得工食將何所趨役直牌行把總萬夫可立致也曰是奉院所符為偶未細籌耳如不足何公曰鳳陽非王舟所經今以其夫協濟徐州數無不足王舟過盡必道淮以歸衆其歸便以工食資其路費人且樂之牌行彼守全教可具曰是予所得為也公曰雖有此衆實無用所為之備耳方今上流養水以濟王船至則各開盡洩勢若建瓴雖飛鳥不能過夫將安用漕院喟然嘆曰府君不動聲色而有成筭予不及也一

日晚衙將散門者報過客入城賃宦家花園居春屬
而侯王舟過後乃行顧驛無傳牌陰令人調其執秩
廟明來白其僕從多更出迭入諭有許人亦未知為
何官也公忽憶昨冬軍士有賣旗牌禦人者新歲以
越獄悉斃餘黨將乘虛為寇因選健卒數十人飾為
莊農候其入肆飲酒詎與爭攘坐擒者得十七人詭
曰王舟將臨官司不暇汝輩乃酤酒開毆予無暇究
治上寄囑圍漏下二更取諸囚曰汝輩將候各官迎
送親王乘虛作亂吾蚤已洞悉之咸叩首曰朝廷福

傳

五

大奴輩當死聞王多寶邀結同伴分為七哨各五百
人而分五百人往來伺察前者迎擊後者尾之計在
江洋舉事此間兵衛嚴不敢也侵晨捕賊首則已宵
遶其家春則上新河娼也隨斃見獲賊而蜚報徐楊
兵憲賊以事覺四逃景蕪安行無虞公之力也既而
光祿劉郡邑沿途供餽水陸珍膳計數千金撫院劉
白石嘆地方疲耗曷能供億公援憲章力爭且出會
典註云所過州縣止供雞鶩柴炭仰惟

聖

祖慮親王驛授故令光祿厚資長途之費豈外郡所

供哉遂會他郡查會典條件呈院咨請禮部報稱光
祿誤行非本部意也別奏親王膳羞折銀二十兩王
妃折銀十兩通計所經費貳萬德止前站貴璫餽金
壹鉅為言淮河合流險悍難泊遂窮日行千里計下
邳桃源淮陰凡三泊所供僅一千三百兩比至係真
則一夕五萬矣公之節愛敏鍊如此淮郡兩城其新
城則宋人築禦金虜別設大河衛時有陸生者歲罹
倭亂懼其家藏於兵燹迺呈請聯二城為一漕臺童
公欲舉其事公獨以為兵荒大封之後民力不堪章

傳

六

公特疏上請竟興其役晝夜躬督數月而百雉成設
宴勞吏命工繪聯城圖勒之酒器連公赴宴公固讓
不往出行城上嘆白盤根不固自此歲費修葺重勞
民耳淮屬州邑課有額馬一應解役立至傾家公力
議轉請折價至今稱便民有惡少徐柏期及婚而不
知所在其父入告於公公曰臨婚諒不遠遊得非近
人謀死乎父曰兒有弩力恐不能殺公瞑坐如夢一
人濡衣促僂過前而忽不見口汝或徐柏期魂溺水
耶我為汝雪之次日偶以巡城望見城中巨池詢之

乃龍興寺池也躬往撈之水忽起泡有聲如沸就泡下得徐柏屍問池畔讀書者或言王栢常來公乃保稱備寇命報勇夫而王栢與焉令人召至曰汝何故殺徐栢王栢色動身顚對曰殺人誰證公曰城隍語我因見栢衣反服取閱得血痕詰之詭答去年殺賊之血公云去年殺賊在八月安得梟袍王栢遂服且言以某童子故遂論如法人以為精誠之格分宜故相執燠朝野妻喪道淮仕宦蔑有不臨者公獨否動挺其天植也公性樸素雖位至二千石而騶從甚簡

傳

七

一日遇諸嬰兒躡踞道中從者前呵之公止勿驚命與繞諸嬰而過故淮人有范外公之謠或有豪強魚肉民則奉三尺惟謹不少假借所謂柔不如而剛不吐惟公有為事母甚孝黃恭人稍不色愉即長跪請責一日退衙謂太恭人曰兒為子孫輩買若干田矣太恭人愕曰爾受國恩而不肖乃爾乎公曰歲荒天寒餓莩載道兒捐俸勸各官共賑之或得少甦是所謂子孫田也太恭人喜曰兒若此吾高枕矣其惠愛大率如是公直道不容追慕五湖遺事淮中士女板

送呼號直抵楊子投贖者絨而無名不復返諸其人淮人追慕不已貌公像為生祠其後浙江周按君薦公云經術不凡謨謀尤壯清操始持於節庫賢能繼著於刑曹談咲當淮夷之變倡獮已平夢寐獲神明之交沉寃得洩權相勢傾山岳妻喪過而不臨藩封費廉江河巨壻馴而母還雖戶部論催科之拙而淮民抱撫字之仁奉有改調之肯遂堅恬退之志卧轍留行自黃童及於白叟焚香追送由淮浦連於江濱名宦蜚聲口碑載官中廬扁之頌生祠肖像揭端揭

傳

八

儒者孫吳之稱允為文武全材宜當首居擢用薦剡不無溢美而周之於公言言實錄焉海內識者日望公起而公澹如也日坐小樓左經右史高歌靜悟亭亭於塵壙之表惟接引後生力行古道大闢文成之宗旨而於龍谿稍有異同焉嘗曰口頭禪不可謂禪而口頭儒獨可謂儒乎或曰濂溪主無欲明道主居敬白沙主靜坐陽明主良知若似乎各各標榜者然先生曰非也人之受病不同醫之投劑自異使明道而當文成之時不得不主良知使文成而當明道之

日不得不言主敬蓋因時立方隨人設藥宣尼之論
仁孝可以恍然又問方今何以設教答曰今日只宜
力行須知補氣湯與逍遙散同是救病病已二方俱
為酰毒盡撤雲霄之外可也聞東陽杜惟熙精於性
學遺孫繼華繼仁走數百里往受業焉其虛襟樂善
如此性尤好施雖疎遠親屬每多方濟之居恒自砥
曰志文正之先憂學忠宣之責已其素所自盟也公
為文以獨造為宗中原七子當時譁為奇絕而公獨
曰文不本靈襟而工摹擬者質也學不及經世而耽

清空者稿也雖適年家食而不忘忠愛其最要者如
封夷開礦之詩讀之令人下淚使列臺省何讓汲直
藉令銅柱南大漠北得公擘畫其間洵長城矣而哀
手數十年笑譚蓬戶下絕塞蒼生豈盡無向隅嗟獲
盆者竟無緣受大君子之澤吁嗟乎天哉比至丙申
年已八旬矣猶惓惓於會友有友李公槃出疆仍贈
之詩曰鵬翼雲飛興未闌更攜書劍別鄉閭壯猷計
了桑蓬願浩氣橫冲牛女問手訂靈詮維墜脉身將
化雨灑塵寰年來不任隨鞭笞石竺螺江夢往還年

彌高而神彌王非聞道而能爾乎公將逝家人有偈
壽之舉公為詩止之曰元會一瞬息彭殤只等莢朝
聞夕死可也意少人知其卧病詩曰四大吾何有一
靈誰與通冥思還造物純氣返真空卧病非吾恤歸
全欲解裝蓬萊懷舊隱飛鳥任逍遙又有欲乘顯氣
遊三極一洗塵濛萬斛愁之句皆一時絕唱公臨終
感興氣壯神閒豈以生死二其心者哉所謂存吾順
而沒吾寧者洵克當之矣所著有洗心居格言易解
微言雅言首尾吟併愛曦亭集行世有藏而未刊者

摠以發才 需切 不勸先民之遺瀆 有子
世其學而未偶有孫十九人已薦鄉書者一而遊費
序者九餘皆習本業而克續箕箒者公無憾矣
岳陽子曰范宗之顯於前代者夥矣若越之蠡秦之
睢楚之增六朝之雲唐之平章履冰夫皆裂茅王位
卿相功名焜耀以余觀於養吾先生位不過二千石
非有有上卿相之尊而高風卓軌直駕雄蠡而
何也聞道抱真自足千古其遠近輕重必有其
有矣

洗心居雅言集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范櫝撰櫝字養吾會稽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
知府其所官之地則未之詳也是編凡史論二百
四十一條陶望齡爲之序書之上方及行旁皆有
評語序前標曰新鐫史綱論題雅言旁注評林目
錄前標曰新刻陶會元舉業史綱論題皆坊本之
陋式其爲真出櫝手與否尙在疑似之間矣

新鐫古史要評五卷

〔明〕吳崇節撰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吳宗琰等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史要評

五卷》提要

記

吳君介甫自髫齡已識之丰神
秀徹皎如玉樹讀書數行俱下
日誦二萬言十三經暨子史披
閱殆盡匪特悉舉註疏併能闡
摘精奧剖晰疑義雖老宿遠不
逮也善作對如響斯答豪於詩
雄於文甫十齡拔補弟子員歷
試有奇童之目輒弁儔伍嘉靖
甲子方弱冠舉於鄉出則聚觀

如堵都人士爭欲識其面先達
貴官皆競致門下然不苟納交
不艷慕聲勢惟醇篤有道之士
是與非其類即一坐不屑就也
九上公車皆下第需次選人得

記

二

武岡州牧其刺武岡也冰立鏡
行民懷吏畏遇事如干將莫邪
之出匣執法如魚頭鐵面之無
私卒以均宗室祿為婪藩墨撫
所銜掛彈劾去如釋重負而

敝屣然迨其歸也兩袖清風滿
船明月即不名一錢蕭然四壁
而其意氣自若也惟是癖耽林
泉興寄花鳥擷幽人之趣而樂
野性之忘機義載飛之羣而會

記

三

鳬鷺之偕適乃闢羅塢之麓築
室霞塘而構亭於其上自顏曰
狎鷗或曰高停午偃仰棲遲或
援琴鼓操園棊自角或一觴一
咏暢遂幽情者狎鷗子也晨憲

啟篋夜漏篝燈惟取古史丹黃
甲乙之上下三千年其人其事
提綱節要如聖君賢相正直忠
良不啻贊美咨嗟於一堂若庸
主諛臣奸雄佞幸不啻唾面批
頰於朝市褒誅予奪例倣春秋
抉摘品評書同博議日者編成
付諸剞劂以問海內非同呂氏
春秋行將家藏中即枕秘也予
方休致歸里老且耄矣契濶升

年詎特星橋一別斗柄三移已
執曳杖霞塘晤叙睽睽閱其所
評之書探其所居之勝因叩其
別號一曰豫石子再曰悟蘧子
三曰狎鷗子皆足以寫介甫之
傲抒介甫之幽而呼之欲出也
既而盤桓於狎鷗亭上開瓊筵
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酒微酣
狎鷗子作而曰君盍記斯亭也
於是罷盞已酌九齋翁含毫凝

愚興至揮灑縷述九齋翁與狎
鷗子之知交臭味出處行事与
今日之遊觀觴叙錯綜而併舉
之以為記

省

訖

才

萬曆庚戌孟冬吉日通議大夫

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

叅議年通家教弟九齋李思

純一父拜誤



古史評叙

吳子有甫之來武昌守後而歸
也築館於嘉塘之上以自娛
不弘止性於如業時与兒子
雅史而於史尤洽善即其少季所
古史要事
法者而托而扶會出其見与古人
叅駁諸子曰聰而筆之積久成帙
寄祝子無功使恣辭臨祝子同年
夏最苦也回思同分甫來甲子
鄉試時為煥季少楊和腦滿何所不

謝結其後嘉忠節也遺之者
畧洪荒也置胡元者擯口口也
逐條題其否便誦讀也條下綴
以評抒管蠡也凡閱數卷而音
改禽之曰古史要評云嗚呼荆山
之韞屑之皆珍蒼海之流涓涓
是潤士當富萬卷徐有眾區之
史鑑猶僅摘之胡局促哉雖然
錄夫藉太倉之外斗猶可自活
徒枵腹而羨陳江靡能濟矣
操尺帛寸絲尚足蔽體倘裸
而遊於齊統蜀綿之肆何救

於寒蓋學貴實得而貴徒多
也剗金丹一粒點化無窮橐
籥一噓萬籟齊振此又守得
談博之真訣藝林最上乘
者余能然乎哉為諸見計為
魯鈍計若款敏博洽之士則
自有全史在

告

萬曆庚戌孟春吉旦狎鷗子書于

葉猗館



古史要評引

讀史之難難於博也尤難於博而約也非約之難約而該博之難也萬曆甲午余既解綬返初服得遊心於典籍夏月課兒取綱鑑讀之如涉溟渤茫無津涯冊未竟而神疲矣乃思會要萃精法撮其大政急出論策者纂之細瑣勿錄或一人事而前後散見者則聯併一節以便總覽起周末終南宋以尼父冠其端宗聖真也以文

古史要評

序

一

飛乃々皆白之山遙隔不得相与

歡笑也底時又不乃能多舟車如

屬上在官時得所狎隨多賦宛

能見其茂於物叙狀而後云壻

八果訪又著真力於素之學擊

間每多道與智也今甫少律扣而

白哲人望之也神仙落筆新作秀

人誤不滿十步不休自始之唾手不

第乃上在官而僅博一刺史又以

忤禁宗賊帥而去公杜門又以

古史要評

序

二

發心里幾如稅璫所望跡其平生
生善于將兵耶不肖終在匣印
在匣猶時作雄修此余去今甫之
不能止情於世因不能忘情於世
也史具興衰集物褒英雄豪杰

古史要評

序

三

其遇之可也少悔可乎可乎者何
限如今甫之不得之尤甚焉此
又何限介甫於此其有以自足乎
無寄落玄機止路多慕蓬氏
之知非做次山之長澗湖不必如石

魚山不必如樊口時挹麻樽占二三
老及縱飲自快於世去情於物甚
適不必待愛涉物之寄勸而自
忘窮將去矣雖欲為德方也介
甫且送杜之各管元結以占世替耳

古史要評

序

四

自隱德方懼其難世幽寂作詩如
喻其指回勸天多任官不益身
次山酬之以長篇中曰自家樊叔上
性情尤甚澗雲山占流水誰不憎吾
澗以茲止時世日益無畏憚澗破人

不嘆滂成人不嘆滂遊幸志已滂

樂善喜易漫中滂亦巨名利浮休

笑用天勸我意為天一長嘆凌

此詩及介甫所為八景詩皆有以上

下字知其皆不多食粒與愛也酒

古史要評

序

五

後耳熱時一醉之憂手若自金石

出也殊聲不在林木風水百矣

萬曆歲在庚戌秋日

賜進士南京尚寶司卿祝世祿無

功甫撰并書



此祝年伯親手筆也時春秋七十一筆力道勁不減少年懇
請得之命工精刻毫髮無差俾為海內操觚者式其初閱評
曰讀古史要評知年文止下數千年去取精而評隱當也殊
愛之令人忘倦與其徒博而無得不如守約評中不必先正
不必不先正不必已見不必不已見觀者解頤當是一種奇
書尤切習博士家言者非倭非倭益好而忘醜其獎借過情
如是也故併述之以志長者之厚誼云

應陽識

古史要評

序

六



重刻古史要評序

昔人謂史為古今一大簿賬凡國家之廢興政治之得失以及人物之臧否制度之沿革舉皆纖悉畢載而靡有遺者也其間旨蘊浩茫義類繁博後之披冊者以一日之眼孔恣徑寸之心胸與古人往來於上下千百年間苟非具有特識大力淹貫該通而中得其綱領節目之指歸且一一指點而若畫者是猶入五都之市目眩

古史要評

新序

一

諸珍雖爾美不勝收鮮不致康輅岑鼎瓦缶黃鐘扭作一團更何處辨廬山真面目哉余先高祖介甫公有古史要評一書友人符子上英奇之作而曰古有之作史難讀史尤難抑知讀史匪難而評史難評史匪難而要評難夫要者約也非厭繁而就簡貴少而惡多之說也博而反之以至約其取擇殊有定的然者故歷代評史家不下數十百輩如斷畧提旨管見要覽諸書

非不各抒己見而求其雜者整之疑者斷之似者剖之墨不數行筆不數字使治亂興亡之源流人物事業之得失洞若觀火且不費考索之煩檢閱之苦而已昭然羅全史於無遺則推此書為首稱追遡先高祖冲年嗜學博極羣書於史學尤為醉心萬曆甲午宦遊歸梓結廬霞塘晦明風雨輒取諸史以為庭課計耳提口授隨聲紀筆積而成帙者凡若干卷初擬作家藏

古史要評

新序

二

讀本未遽問世時饒郡德邑祝無功先生乃高祖同年友也索書讀之每一條輒拍案叫絕謂史學之津梁蹄筌殊無是過因為之序亟請授梓以公海內書出贈炙人口幾二百餘年猶津津勿輟今光復堂藏板積久蠹腐不無魚魯亥承之虞爰召梓人重鐫之亦庶幾餘韻之一新矣竊思讀祖父書不能於前有光撫茲手澤能無慨然於先型之未墜而益深恪守於兢

兢乎哉敢因開雕之既竣而敬識之

玄孫宗琰謹識

古史要評

新序

三

新鐫古史要評卷之一



弋陽吳崇節介甫父纂
同年祝世祿無功父閱

男 應陽 全梓
應曠

玄孫 宗琰 重鐫
延齡

周紀

靈王 附列國

尼丘誕聖 鄆大夫叔梁紇娶顏氏女徵在禱於尼丘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之山生孔子而圩頂因名曰丘字仲尼實周靈王二

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也魯大夫孟僖子將死誠

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及正考父佐宋三命滋

益恭故鼎銘云考父一命而倭頭再命夫而偃躬

三命為而俯近股循牆而走亦莫余侮體于是彌于

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有明德者其後必

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沒子必師事之懿子與

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老子猶龍 老子楚苦縣人也李姓其母生于各耳字

伯陽又曰聃為周守藏史孔子問禮于聃聃告之曰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二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知其能乘風雲而上天也。今見老子。其猶能乎。夾谷之會。魯以孔子為大司寇。魯侯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以從。齊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歷階而升。視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心忤。麾之。齊有司素樂優倡。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二

景公懼歸語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獲罪于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於是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魯。

墮三都。三桓私邑。費。郕。成也。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以墮公室。叔孫氏墮。季氏墮。費。惟孟氏不肯墮。成國之不克。

誅少正卯。孔子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有一于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二

有之。此小人之築雄。不可以不誅也。

三月化行。其初人謗曰。虜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虜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歌之曰。衣章甫。實獲我所欲。章甫衣。惠我無私。

沈猶不飲羊。羔豚不飾價。男女別于途。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為政。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途。魯大治。

觀欬器。孔子觀魯桓公之廟。有欬器。曰。吾聞侑坐之器。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于坐側。顧謂弟子。試注水焉。夫子喟然嘆曰。夫物烏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麻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震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道大莫容。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發徒圍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為至於此。子貢曰。夫子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顏回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楚昭王與師迎之。乃得至。楚將封以書社。地子西沮之。不果。乃反魯。序書。刪詩。讀易。帝編三絕。作春秋。絕筆於獲麟焉。

按已上皆大聖人事不敢妄評惟撮其言行有關
條者以冠于史要之首云

辭劍懸墓 初吳子壽夢生四子長諸樊次餘祭餘昧
季札壽夢賢季札欲立之札曰有國非吾節也棄其
室而耕後封于延陵故號延陵季子札聘楚過徐徐
君愛其寶劍季子心知之於時出使上國未可與也
使還徐君已沒遂解劍懸其墓而去

按邵子謂季札之才近伯夷或者又議其廢先君
之命釀國家之亂愚謂札非當立者也倘以賢立
而忍使諸兄為不賢乎後之禍亂非所能遂觀者

史要評

卷之一

四

也而併責之苛矣辭劍一節尤屬高奇即讓國之
真心也彼好名者能輕千乘而不免失色于簞豆
安能脫然無吝若此哉而謂季子為徇名失其實
矣

子產遺愛 鄭子產姓公孫名僑從政一年與人誦之
曰取我衣則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
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
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鄭人遊於鄉校
以議執政然明請毀鄉校子產曰其所議善者吾行
之所議惡者吾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其毀之哉作

邱賦鑄刑書及有疾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
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
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仲尼聞
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按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政猛則民
殘殘則濟之以寬寬猛並用致治之善經也而子
產乃獨尚猛者以鄭方怙侈不得不嚴以約束之
蓋齊之以法正欲其不罹於法也故曰遺愛

覆楚復楚

伍員與申包胥為友皆楚人也員父伍奢
兄尚為楚平王所殺員奔吳與包胥別曰我必覆楚

史要評

卷之一

五

包胥曰我必復之伍員遂遁吳伐楚入郢都平王之
屍包胥如秦乞師依庭牆而哭飲食不入口七日秦
乃出師遂敗吳昭王復國

按員與包胥同方友也而所志不同若此蓋一以
復父仇一以匡君難各成其是而已然君父無二
倫鞭屍之舉員其過于警居乎且譏由費無極胡
不盡殄費氏以洩其忿而徒仇一平王也包胥之
哭有自來矣

卧薪嘗膽 吳王闔閭伐越敗死其子夫差立誓復讐
使人立於庭出入必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

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敗越於夫椒越勾踐以甲楯五千棲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于吳伍員諫不可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宰嚭諸伍員夫差殺之以臨夷載其尸而投之江吳既許越成勾踐反國苦身焦思置薪于坐坐卧即仰薪飲食即嘗膽身自耕作夫人自織折節下賢與百姓同勞苦二十餘年乃伐吳吳兵敗棲於姑蘓吳使人行成勾踐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宜可逆天乎吳王乃自殺越遂滅吳致貢于周王王命爲伯

史記要評

卷之一

六

按多難興邦驕情亡國自古然矣論者多以許越行成爲夫差恨愚謂存亡撫順居人之度也假令釋越之後愈加傲戒遠辜託任子胥越雖有必報之心我則無可乘之隙越其如吳何而乃侈然矜肆爭長潢池即越不能報而天下諸侯亦側目相視矣其何以不敗哉然則滅吳者非越也吳自滅之也

范蠡扁舟 范蠡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讀書種曰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以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不

朝或譏種作亂賜劍死蠡裝輕寶珠玉扁舟江湖自謂賜夷子皮治產至數千萬又間行止於陶謂陶朱公魯人猗頓往問術蠡曰畜五牂乃畜牛羊十年間貲擬王公故天下言富者稱陶朱猗頓

按種蠡皆謀臣胡種之見幾不及蠡哉蓋明哲保身之道非區區智謀之士所能知也世傳蠡載西施而逃非爲色故恐其以禍吳者禍越耳若然何不以大公蒙面之誅行之緣勾踐忌刻疑忌主也種一稱疾而遂以譏死使蠡無故飄然遠去安知其不以忌種者忌蠡乎故寧冒重色之污而優遊

史記要評

卷之一

七

於江湖使上不疑而諱不行是蕭何買田宅意也噫蠡之慮亦深矣

嗜魚拔葵 公儀休爲魯相客有遺休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故饋魚不受何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葵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疾燭其機云欲令農士女工安所售其貨乎

按嗜魚而却魚此一介不取之清操也拔葵而燭機此不侵小利之公心也而况受苞苴腹膏脂乎古之賢相邈不可及矣

矯駕炎桃 衛靈公寵彌子瑕。衛國之法。矯駕居車者

罪則子瑕聞母有疾。矯駕奔歸。靈公曰。賢哉。為母之故。而甘受刑。子瑕食桃而甘。不盡以其餘奉靈公。公曰。愛我哉。指所欲以奉我。及其色衰而愛弛也。則曰。是嘗矯駕居車者。是嘗啖我餘桃者。

按一彌子瑕也。愛則矯拂成忠。惡則趨承獲罪。居心何常。轉盼而愛憎生矣。臣寵何常。易念而榮辱判矣。為人臣者。奈何不正身而苟焉以取媚。徒使寵極而辱隨之耶。

繭絲保障 趙簡子以戶鐸為晉陽令。請曰。以為繭絲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八

乎。水之不息。至盡而止也。指繭絲言。抑為保障乎。指繭子曰。保障也。指繭絲言。繭子曰。保障哉。戶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無以戶鐸為少。晉陽為遠。必以為歸。簡子卒。無恤立。是為趙襄子。智伯求地於襄子。襄子弗與。智伯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寗產。民無叛意。此保障之功也。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與孟談約。決水灌智伯軍。大敗智伯之眾。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按簡子用一保障之臣。而卒收全趙之績。視區區

股民膏以克幫藏。而一旦有急。則土崩瓦解。不可收拾。所得所失。何啻天壤。信乎圖治者。當先保障。而後繭絲也。奈何聚歛者。近于能保民者。疑于拙。能之功著于一時。拙之效施于后世。不有繭子。惡能去彼而取此哉。若智瑤之殺身覆宗。固騁才炫智。所自取者。無足道矣。

漆身吞炭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報仇。乃詐為刑人。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九

識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讓曰。既已委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讓讓伏於橋下。馬驚。索之。得讓。讓曰。嗟乎。豫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合子亦足矣。讓曰。願請居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於是襄子使使者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按豫讓曰。中行氏眾人畜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

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則智伯之所以任讓者。非不重也。當其請地。無厭之時。胡不諍之。抑諍之不從。而胡不飄然去也。不諍。非國士之忠諫。不去。魏國士之知幾。而徒以死報于國。破君亡之後。亦何益矣。然謂以此魏天下後世二心之臣。至今讀之。凜凜有生氣。嗚呼。讓其可少也哉。

文侯不失虞人之期。魏文侯名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賢士多歸之。文侯與群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造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按獵非急務也。而猶冒雨以成其信。則凡發號施令。必堅如金石。信如四時。無朝更夕改之弊矣。後世之所以賢文侯者此也。非特以不失一獵期已也。

貧賤驕人。魏文之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擊怒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家者。未聞以國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言不用。行不合。則納

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擊乃謝之。

按孔子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則驕之一字。豈士君子所可逞哉。子方之對。不過因其言而反折之。非正論也。

成瑨二子何如。文侯謂李克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瑨。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居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居欲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十一

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居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以耳目所親。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克所以知居必相。魏成者。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居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曰。鄙人失對。願卒為弟子。

按宰相以進賢為職。而所進之才品高下。相業因之。此翟璜之所以卒屈于魏成也。蓋惟賢知賢。惟休休有容之度。斯能用彥聖有技之人。此可為相天下者法矣。

殺妻求將

吳起衛人仕魯齊人伐魯魯欲以為將起

取齊女為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

謂之魯侯起去魯往歸魏文侯文侯問李克克曰起

貧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文侯以為將

擊秦拔五城起為將與士卒同勞苦卒有病疽者起

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

何哭為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戰不旋踵而死於敵

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薨子

武侯立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

固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十二

右彭蠡禹城之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

羊腸在其北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恒山在

其北大河經其南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

吾君不脩德則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久之

武侯疑起懼誅奔楚楚任為相明法審令捐不急之

官撫戰鬪之士於是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秦而

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迨悼王卒楚人殺起

按吳起歷仕魯魏楚戰功治績皆章章可紀而卒

不得其死豈非以其虧節毀行而人將棄之若臭

疾之若仇者乎故君子出而定國家安社稷必以

備身為本本之不立而徒藉功名於亂世鮮不敗

矣

歌者之田且止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

有愛臣卿歌者捨音后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

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曰君實好

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人畜

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迫然音攸

而寬明日欣侍以舉賢而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

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悅乃謂連曰歌者之田

且止以畜為師欣為中尉越為內史賜連衣二襲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十三

按君子小人不吝並進人心道心相為負勝道德

之士立於朝則聲色之奸遠矣憂勤之務切於念

則淫康之虞廢矣此捨后之田欲與而復止者牛

畜諸賢潛移默化之力也向使公仲以口舌諱之

豈可得哉信乎君相以進賢為先務矣

母在未可許人韓相俠累與嚴仲子有惡仲子聞軹

人聶政之勇以黃金百鎰為政母壽欲因以報仇政

曰老母在政身未可以許人也及母卒乃使政圖之

俠累方坐府兵衛甚嚴政直入刺之因自破面抉眼

韓人暴其屍於市購問莫能識妙藥往哭之曰是

并里聶政也以妾在故重自刑以絕踪柰何畏殘身之誅終沒賢弟之名遂死政尸旁

按政一刺客耳無足道者第始以母之故而不輕致其身終以姊之故而必自滅其跡則亦非徒勇者也其於人倫厚矣

烹阿封即墨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餓趙攻鄆子不一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十四

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見曰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群臣悚懼莫敢飾非齊國大治驪于天下按齊之大夫非止一阿一即墨大夫之賢不肖亦非止二人齊威之賞罰一行而舉國震懼者由察之有要而鼓舞之有術也賞一人而天下勸刑一人而天下畏其治也宜矣

徙木立信 衛公孫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座病薦于惠王王不能用去至秦因嬖臣景監以見孝公語事良从孝公時時睡弗聽怒景監曰子之客安足用耶監以讓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

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見說以王道而未入也後說以霸道公大悅語數日不厭乃以富國彊兵之術進鞅欲變法秦人不悅鞅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并罷曰不然得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于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法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鞅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此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十五

門子千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鞅予五十金乃下令行耆年秦民言新令不便者以千數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開鄉邑大治初言不便者有言令便者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于邊

按徙木徵勞也五十金重賞也鞅豈真能不去信者乎不過以狙詐刻薄之術籠絡秦民使之束于法而不敢違安于令而不敢議若曰茲徵事也鞅

厚賞之更有舉動豈復新乎茲一令也猶然信之更有布置豈虛示乎用不測之賞以誘之正欲施不測之刑以驅之而今行禁止皆由此矣卒之扶藹不敢白賜死之冤趙高公然行指鹿之誅皆徒木積威之所奴也嗚呼小人之毒亦慘矣哉

四臣照千里 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擅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十六

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捕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按珠玉錦繡畏國之斧斤寶臣者照千里其究至於光四表炳寰宇寶珠玉而荒焉溺焉吾恐其以國隨之也豈特所照有限哉戰國之君惟齊威王不寶照乘楚王孫不寶白珩庶乎能知所寶哉
孫臏滅竈 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仕魏自以能不

及臏乃召之斷其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竊載以歸齊救趙以孫子爲師孫子曰解難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閭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果輕銳竭於外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自救是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大敗後魏使龐涓伐韓齊使孫臏救韓直走魏都龐涓去韓歸魏以禦齊師臏曰三晉之兵素勇悍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一七

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又明日爲二萬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募當至馬陵道歷旁多阻隘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曰遂成監子之名齊乘勝大破魏師

按孫子之救趙救韓皆以直走魏都取勝魏既覆于前而胡不戒於後耶倘爲涓者知其計必出此

以重兵居守使其進無所得而乘破韓之勝以過其歸路卒不危乎乃仆韓而遽歸則腹心潰裂意氣消沮方且欺其怯喜其亡不少防虞而墮于計中敗也固宜孫子之敢於構虛而至再者亦料消之智不及此而內備疎耳然後知謀人之國者必先固其根本綱其牖戶毋令敵人得乘虛投隙而後可得志於天下也

散袴待有功 韓昭侯用申不害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終申子之世國治兵強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爵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十八

明主愛一頓一笑今袴豈特頓笑哉吾必待有功者按爵賞養子人主之柄然人主得操之而不得私之賞必有功故賞一人而天下勸三王五伯率用此道也昭侯其近之乎雖然賞不可濫也亦不可靳也若項羽之印刼弗予則又與昭侯之惜敝袴者異矣

二卯棄干城之將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當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

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卯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按選將之術曰使貪使詐而魏無知亦以盜嫂受金不足爲陳平疑衛侯之言誠可嗤鄙然亦以其所取爲至微細者耳倘有腹民之大貧又豈可任使乎然則子思之言苟變者亦謂其無傷于廉而非真取其貪也

爲法自弊 商鞅廢井田開阡陌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秦封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秦孝公薨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十九

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鞅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嘆曰爲法自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不受內之秦秦人車裂以殉盡滅其家初鞅用法酷步過六尺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常臨渭論囚渭水盡赤商君問趙良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穀大夫賢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良曰五穀大夫刺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拔荆禍五幾死秦國男女流涕童

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今君之從政也。陵轢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又殺祝驪。而黜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賈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

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君不從居五月而難作。

按鞅之立法也。本尊顯其身。而遂新刈其民。及其弊也。不惟毒虐乎民。而且禍及其身。蓋利身必

至于害民。而利極則害亦隨之。此必然之理也。使

鞅見及此。必不峻法以殘民。而改平人。附方將與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二十

五殺大夫比績。並賢。豈有裂身之禍。如今日者哉。

鞅亦見之。左悔之晚矣。

蘇秦合從。洛陽人蘇秦。師事鬼谷王羽。初出遊。困而

歸。兄弟妻嫂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

什一以爲務。今子釋本業而事口舌。困亦宜乎。說秦

王以兼天下之術。不用。乃去。說燕。趙。韓。魏。齊。楚。合從

以擯秦。以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車騎輜重。擬於王

者。行過洛陽。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俯伏侍飲食。秦

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尊金多也。秦

喟然歎曰。此一人身。富貴則親戚畏之。貧賤則輕易

之。况衆人乎。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後去。趙使蘇復奔齊。與齊大夫卑竈被殺。

按從即縱。衡即橫也。從者六國合一以擯秦。衡者

六國割地以與秦。蘇秦主從。張儀主衡。爲六國計。

衡不如從明矣。然而從約終不成者。勢不能也。人

心渙散。即連雞猶不能俱飛。况於人乎。又况於六

國之人乎。秦亦自知其難。特憤秦王不用。而改辭

易說。以聳六國。偷取一時之富貴。豈真能爲之深

謀遠慮。而期其必成者哉。使秦而忠謀也。則當說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二十

之各愛其民。省刑薄斂。保境息爭。毋爲秦權所恐

嚇。而割肉飼虎。毋爲秦謀所牽制。而撤藩去籬。倘

秦有侵伐。擇利乘便以救之。可矣。安有五國之師

無故同舉。而能保其不敗哉。蓋五國勢而秦逸。五

國之心散。而秦專。所謂一虎禦羣羊者也。必無幸

矣。以秦之智。豈不及此。然平平無奇耳。何以驚顯

名規厚利。惟合從之說行。而後六國之相印佩此

屬皆爲身謀。正孟子所謂妾婦而君子不道者也。

張儀連衡。初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說

楚王。使絕約於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遂絕齊。

齊王大怒折節事秦。齊秦之交合。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莒至某。廣袤六里。使者還報。楚王大怒。帥師伐秦。敗於杜陵。秦惠王請以武關之外。易楚黔中地。楚王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於子。奈何？儀曰：秦彊楚弱。楚必不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尚事幸姬。鄭袖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因儀將殺之。儀教尚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于是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爲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母子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二十二

按儀之行亦危矣。蓋料楚懷之溺於嬖而可欺也。僥倖於萬死一生之間。而卒得從容以申其說。吾不美儀之智而深憾楚之愚。

千金買骨 燕昭王欲報齊仇。卑禮下士。問於郭隗。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用五百金。而還。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若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請自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燕昭王于是築黃金臺。以事隗。未幾而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

遂下齊七十餘城。

按葉公好畫龍。而其龍入室。燕昭買死馬而駿馬來庭。豈虛語哉？蓋氣味相感。精神乎契。理必然也。然則郭隗者。其士之媒乎？黃金若其士之羅乎？張羅置媒。而士至矣。

三至投杼 魯參之里。有與魯參同名者。嘗殺人。曾子之母方織。有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

按此并茂之喻也。秦使并茂約魏。以伐韓。茂恐樗里子公孫奭挽其議。故對云云。謂臣之賢不若曾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二十三

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夫諺言三至雖慈母不能信其子。而況於君臣之際乎。

三人成虎 陳軫曰：一人去市有虎。王信之乎？曰：弗信。二人去市有虎。信之乎？曰：弗信。三人去市有虎。王曰：信之矣。所謂三人成市虎。喻衆則易惑也。

中國聖賢之所教。趙武靈王與肥義謀。明服騎射。以教百姓。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

服之功也公子成曰中國者聖人之所教禮樂之所
用遠方之所觀趨變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
遠方之服變古道逆人心願王熟圖之王曰吾國無
條將何以守先時中山侵暴吾地故寡人變服騎射
欲以脩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也公子成聽命乃賜
胡服以朝而始出令焉

按內脩先於外攘耀德優於觀兵即騎射可後也
况胡服乎使李牧不死遠地自開區區騎射何爲
哉武靈欲得夷地而遂變夷俗宜其不旋踵而罹
李兌之難也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二十四

屈原作離騷 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遣楚王書願與
會武關面相結盟王欲往昭睢屈平諫無行王穉子
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令一將軍詐爲王伏兵武關
劫至咸陽留之初屈平平原名爲懷王左徒志潔行廉
明于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說見疏睢睢顧不忘作離騷
之辭以自怨尚與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
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于江南原遂懷石自
投汨羅以死

按朱子謂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
忠者也夫忠有何過蓋以迹論固不用而自殞其

身似非中道以心論則憂在宗國忠之至也惡得
以過嘗之以原爲過則剖心納肝之賢皆過矣

狗盜雞鳴 秦王聞孟嘗君賢使涇陽君爲質于齊以
請孟嘗君入秦秦王以爲丞相或曰孟嘗相秦必先
齊而後秦秦王乃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使人求解
於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狐白裘孟嘗君有狐白裘
已獻秦王無以應姬求客有善爲狗盜者入秦藏中
盜裘以獻姬姬乃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孟
嘗君至闔闔法雞鳴而出客時尚早追者將至客有
善爲雞鳴者野雞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脫歸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二十五

按荆公謂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不足以言得
士誠是矣然當時微此二人不脫虎口想其食容
數千主於無收畧於揀擇凡一長一技皆得出於
其門以脩一旦之緩急所以卒賴其力而收脫身
之效者也語云鉛刀一割孟嘗君其得此矣

堅白同異之辨 平原君之客有公孫龍者能爲堅白
異同之辨堅白守白也白猶是也堅是說而守之
論孔子之立孫穿自魯造趙與龍論城三耳莊子
謂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者是爲三矣 龍甚辨析穿
今兩耳形也又一耳主聽可得爲三 龍三足
弗應平原君問之穿曰我能令城三耳然謂三耳甚

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終必受誅。按戰國時縱橫排闔之士，欲誇世主以博名高，故倡爲險詖迂怪之論，爭相辨難。世主亦聳其異而信之，傾耳聽志。至於二帝三王之道，仁義性命之說，反目爲常談，訾爲好辨，無怪乎人心日溺而世道隨之也。陵夷以至於秦，卒罹坑焚之禍，而天下大亂，孰非此辨啓之哉？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信夫。

忠臣不事二君

卷之一

二十六

忠臣不事二君。燕昭王以樂毅爲上將軍，伐齊，得王敗走，爲淳齒所弑。燕封樂毅爲昌國君，使徇齊城之未下者。毅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而死。

按樂毅以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舉國皆望風降附，而死節者僅見一王蠋。豈齊王之昏暴盡失百姓之心，而獨能締結一書生乎？蓋撫后虐仇庸

衆人之常情，而仗義捐軀，乃士君子之偉節也。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爲能。蓋其然矣。相如完璧，藺相如趙人，趙王得楚和氏璧，秦王欲以十五城易之。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持璧欲以身投柱，與璧俱碎。秦王不能奪，乃取璧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于秦。秦王賢而歸之。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二十七

按一璧之存亡，誠無關於趙社之安危，而全璧以歸，亦可折強秦之威，而振弱趙之勢也。彼將謂趙有若人，未可輕也。故相如曰：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以吾兩人在。非虛語矣。假令藺廉尚存，趙豈有長平之禍哉？楊龜山謂璧爲之祟，過矣。

一都易胥靡。衛嗣君好察隱微，縣令有發縛而席敝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爲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關吏問：有客過與爾金，汝因遣之，關吏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已也，乃貴薄姬，以蔽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衛有胥靡，七之魏，嗣君使以五十金買之，不

得乃以左氏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
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
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

按君道貴明而察察者不得謂之明賜敝席路闕
市此但詎計數者之所為豈人君之體若懼壁幸
之為壅也胡不絕私昵遠宵人而必別重以相參
惡如所參者之弗壅乎惟法立誅必之說庶幾得
振飭之權而終無當於瘳惡之大義也

靡蒙虎皮 楚欽國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

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二十

不足以助兵而攻之者名爲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
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
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
之地足以肥國訕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
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
不行

按楚子嘗問鼎矣至式微之運而猶垂涎祭器誠
如澤麋蒙虎而不知獵者已議其後且其不旋踵
而併吞於虎狼之秦也

庶領負荆 秦王會趙王於澠池酒酣秦王請趙王鼓

瑟趙王鼓之藺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

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矣王不憚爲一擊缶

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王以相如爲上卿位在

廉頗之右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常稱病望見

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

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

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

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

虎共闘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

後私讐也廉頗聞之內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爲刎頸

之交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二十一

按相如之功不足以平廉頗之氣而相如之讓乃
足以解廉頗之心易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相如
之謂失期先國後私之說確乎忠懇之誠宜頗之
媿而屈也

田單火牛 燕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莒即墨未下即

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以鐵籠得全以鉄鍊傳

于鉄中以制敵是多智習兵因共立爲將以拒燕會

燕昭王薨燕惠王嘗不快於樂毅單乃縱反間於燕

使騎劫代樂毅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於庭飛鳥

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有一卒自稱神師，遂師之。」又曰：「吾懼燕人刺所得齊卒置之前行，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又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人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妻妾編於行伍，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盡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隨其後，牛尾熱，怒奔燕軍，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城中鼓譟，從之。燕軍大敗，走齊七十餘城，皆復焉，以單爲相，封安平君。」

史記要評

卷之一

三十一

按田單之奇，不在於火牛，而在於反間，倘令騎劫不代樂毅，未奔單，亦何所施其功哉？信乎三軍之命，係於一將，而任將者不可不慎所擇也。

馮驩彈鋏 孟嘗君名田，文禮賢好士，食客嘗數千人。馮驩聞而來見，置傳舍十日，彈劍作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遷之幸舍，食有魚矣。」驩又彈鋏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與遷之代舍，出有與矣。」又彈鋏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時邑入不足以奉客，使驩貸息於薛，驩取其券，燒之。孟嘗君怒，驩曰：「令薛民親君，孟嘗君竟爲薛公，終於薛。」

按馮驩謂孟嘗君曰：「爲君市義也。」後孟嘗君罷相，又得驩策而復位，且終於薛，其市義之效乎？夫戰國之士，縱橫押閭，無非爲利而義之一字，驩獨言之，其視雞鳴狗盜之流，殆有過焉者矣。

綈袍故人 魏人范雎，同頃賈出使於齊，齊王見雎，口辨賜之金，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王，歸告魏，齊怒，答雎折脅拉齒，置糞囷中，令醉客更溺之，友人鄭安平潛救得不死。適秦大夫王稽聘魏，因載雎往，秦更名張祿爲秦相，須賈復聘秦，雎微服訪賈於咸陽驛，賈一見之曰：「范叔一寒如此哉！」取一綈袍贈之，遂爲賈

史記要評

卷之一

三十一

御至相府，雎先入，賈問門下門下曰：「無范叔，乃吾相張君也。」賈乃膝行請罪。雎曰：「汝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意耳。」使歸告魏王，速斬魏齊頭來。賈歸告齊，齊亡，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齊間行至信陵君，不納，齊自殺。雎既得志於秦，散家財以報所嘗。阮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

按范雎至秦，王見之，離宮伴爲不知，未巷而入，其中宦者逐之曰：「王至。」雎謬曰：「秦國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王乃屏左右，聽請教，三問不對，王復請。雎進曰：「以秦國之大，治諸侯，譬如走韓、廩而搏秦。」

免也。穰侯爲秦謀，不忠。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可虜矣。王曰：善。乃以璫爲客卿。左師觸龍諫太后，秦攻趙，趙人求救於齊。齊人曰：少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怒甚。左師觸龍請見，曰：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三十三

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祭祀則祝之曰：必使勿反，豈非爲之計長？人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皆無有在者，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扶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封以膏腴之地，而不及今令有功於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長安君爲質於齊，齊師出，秦師退。

按：蘇子所謂諷諫者，此也。動之以至情，迪之以真愛，其有不悟焉者鮮矣。

趙括讀父書，趙括者，馬服君趙奢子也。自少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父奢言兵，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母問其故，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秦伐趙，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爲怯，應侯使人反間，遂以括代頗。將蘭相如曰：王以名使趙括，若膠柱鼓瑟，括徒能讀父書，不知合變也。其母亦上書言括不可使，皆不聽。秦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大敗趙兵，殺趙括，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盡坑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三十三

殺之於長平

按：韜畧之書，胡可盡廢，惟能權變，斯爲善讀者。蓋書猶古方也，醫者用方而不泥於方，故病無不起。若執方以治病，鮮不悞矣。括讀父書而不知變，是口熟素問，難經而不知察脉觀色，參伍以用藥者，也。其何以不敗哉？

毛遂自薦，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約賓客十九人，與俱。門下有毛遂，自薦於平原君，欲格員二十人而行。平原曰：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矣，勝未有所聞，是先

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與遂偕行，至楚，論合從，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楚王叱之，遂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不得恃衆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唯唯。遂定從於殿上，遂左手持盤，血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以遂爲上客。

古史要評

卷之

三十四

按驚鳥之方搏也，必先匿其形；神魚之潛人，誰見之？及噴薄風雲而飛騰之勢，遂顯遂之在趙，非無能也，不得見其能也。一出而顯於楚，遂重於趙，故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信然乎哉？魯仲連義不帝秦，秦圍趙，魏使將軍新垣衍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以却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去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卽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及秦師却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不受，乃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爲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

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

按義不帝秦，慷慨有志之士，皆能言之，而辭爵却金，耻爲商賈，則非知道者不能矣。其視從親之說，行而偃然佩相印，誇妻嫂者，何啻霄壤。

竊符救趙，秦兵圍趙甚急。趙平原君夫人魏信陵君姊也，因求救於魏。魏令晉鄙將軍十萬往救魏，王畏秦，復止晉鄙勿進。信陵君百方說魏王不聽，用侯贏計，使如姬竊兵符於卧內，令朱亥袖鉄椎，椎殺晉鄙，奪其軍以擊秦。大破之，以存趙。信陵君遂留趙，使將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三十五

將其軍而歸魏。

按侯贏爲夷門監者，主賤役也，而公子載之爲上客，以貴下賤，極矣。然平賴其計以存趙，却秦成五霸之功，疇非下士力哉？而沾沾自用，自尊者鮮不敗矣。

戰國四豪：齊孟嘗君、名田文、魏信陵君、名無忌、趙平原君、名勝、楚春申君、名黃歇。四君皆豪傑，故曰四豪。按四豪當以信陵爲最，平原次之，孟嘗又次之，若春申則卑卑無足道矣。

奇貨可居，秦異人爲質於趙，有陽翟大賈呂不韋見

之曰此奇貨可居以黃金五百斤與之而遊見華陽夫人夫人寵而無子因以異人爲嗣呂不韋娶邯鄲美姬知有孕進於異人暮年而生子政是爲秦始皇異人立爲莊襄王不數月崩而傳位於政遂併天下封不韋曰文信侯嬴姓自此絕矣自後有天下者皆姓呂改曰暴秦以呂易嬴嬴亡於莊襄之手

按不韋與太后通進嫪毐毒鸞作亂而徒蜀自殺則奇貨之居乃奇禍之招也竟何益哉

六術五權三至 荀卿趙人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與臨武君論兵曰兵在附民又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三十六

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母行吾所疑是謂六術無欲得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毋戚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是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是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是謂三至臨武君曰善

按蘭陵之論曲盡兵家之要法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

信陵君遣使謝安陵君 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守

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以爲大夫使之攻管高對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敢辭信陵怒使謂安陵君生束縮高而致之不然而將帥十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悍猛自用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刎頸而死信陵聞之編素避舍而遣使謝安陵君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二十七

按丁南湖曰縮高明於父子之義安陵君明于君臣之義信陵君亦可謂知過能改者吾意其子處此當何如將死守以報信陵乎抑捐生以從父於地下乎父爲子死子可獨生况無道秦非可與效忠竭力者縱不死亦當棄城而遁跡矣詎可以王陵事例處之哉

茅焦解衣危論 秦王即位年少太后與呂不韋私通王益壯不韋恐事覺乃以舍人嫪毐音勞詐爲宦者進之生二子封毒爲長信侯至是有告毒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毒毒遂反相國攻之伏誅夷三族遷太后

於雍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請諫、王大怒、趣召獲欲烹之、焦徐行至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四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今天下聞之、盡无解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言、已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爲母子如初。

按、嫪毐非莊襄安得稱父、二子非莊襄遺體安得稱弟、焦之敢諫雖善、而立言則非矣、當時二十七人、或亦援此爲辭、而觸祖龍之怒乎、則焦之得免。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三十九

者亦遭其怒氣平而殺心衰也、嗚呼、幸矣哉。

秦紀

始皇帝名政在位十二年

四君皆客功 秦大索逐客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穉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強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臣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

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卒用李斯謀併天下

按逐客非也不問忠和不問淑慝而一切用之亦非也燕天下惟李斯促秦祚亦惟李斯使當時李斯逐而別簡道德忠諫之賢則秦未必不帝而坑焚之禍不作沙丘之謀不行秦虎豈驟失哉然則客不負秦斯實負於秦矣

韓非說難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律之學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三十九

見韓削弱素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乃作說難說不欲憤直不五露有五說林說多五十六篇說秦王未用李斯諧之下吏自殺

按說難畧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庸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太史公曰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荆軻刺秦王 燕太子丹怨秦王欲報之秦將軍樊於期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太子聞衛人荆軻賢卑辭厚禮請見之欲使劫秦王反諸侯侵地不可因刺殺之軻曰今行而無信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而見臣臣乃有以報也丹不忍殺於期軻乃私見於期曰願得將軍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按其背則將軍之身死而燕國之患除矣於期慨然遂自刎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燬之乃遣軻入秦至咸陽王大喜見之軻奉圖進圖窮而匕首見把王袖撻之未及身王驚起絕袖軻逐王王環柱而走左右以手搏之王乃拔劍斷其左股遂體解以徇于是益發兵伐燕大破之燕王新丹獻王王復進兵後五年遂滅燕初軻將適秦令秦武陽爲副賓客送之易水上高漸離擊筑軻和之士皆垂涕又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于時白虹貫日燕人畏之後秦王愛漸離令贖其目常侍擊筑漸離因置鉛彈于筑中乘便擊王不中王殺之終身不復聽筑

按軻欲生劫始皇以反諸侯侵地是曹沫之故智

也不知始皇非桓公比也即令劫而盟之能保其不背淪乎惟刺而斃之幸矣胡以生劫爲哉甚矣軻之迂也乃謂其不諧擊劍之術妄矣

李斯諫分封 丞相館等請立諸子爲王李斯諫曰周文武所封子弟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置守尉監

按胡五峰謂封建爲公天下之大端大本又謂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其論確矣愚則以爲分封雖公爭端易啓郡縣雖私而制馭無難易窮則變猶官天下者不能不變而爲家天下也其時然也則宗元所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者亦不可盡非矣

張良狙擊始皇 韓人張良五世相韓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欲爲韓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

令天下大索十日

按天子之車出警入蹕而鐵椎得以乘之。大索之令至嚴至密而張良得以逃之。豈果有神沒鬼出之術致然哉。良由呂政之虐民心共憤將快於一擊而惜其不中也。故互相蔽匿如此不則棄市之刑偶語者猶不免而狙擊者顧可避耶。

衡石量書 始皇天性剛戾自用事無大小皆決於已。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得休息。秋使者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瀉池君。明年祖龍死言訖置其璧去。使者具聞上默然良久曰。山鬼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四十二

固不過知一歲事也。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七月始皇崩於沙丘。趙高與李斯矯詔殺扶蘇立胡亥爲二世皇帝。

按秦始皇衡石程書。魏明帝按行尚書。隋文帝衡士傳殮皆不能任人之過也。用人則逸自用則勞。即殫精敝神安能救於亂亡之禍哉。

秦二世 名胡亥在位三年爲趙高所殺

赤帝斬蛇 楚人劉邦字季隆準龍顏有大度不事家人產業。恒縱觀秦始皇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是矣。初爲泗上亭長。送徒驪山。徒多道亡乃解縱

之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嘗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後人來至蛇所。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被赤帝子斬之。嫗因忽不見。及陳涉起沛父老殺沛令。迎季立以爲沛公。旗幟皆赤。以所殺蛇者赤帝子故也。

按斬蛇之說得非狐鳴魚書之類乎。然真王之興符命自著。固不得與妖妄或臾者同類並稱也。特其興王之本又以寬仁大度知人善任而不徒恃此區區之微應耳。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四十三

圯橋進履 張良少時經過圯橋遇黄石公公墮履於橋下。命良取履。良跪而進之。公曰。孺子可教也。明日當早來會。次日良來則公先至矣。怒曰。與老人期而後何也。次早良至則公又先矣。至三日良以中夜往見公。徐徐而來喜甚。遂授以太公兵法曰。讀此可爲帝者師。良因以兵法說漢高祖。誅秦滅項。五載而成帝業。

按黄石公曰。異日見濟北穀城山下黄石。我也如期果然。良因葆而祠之。孺子瞻謂秦之隱君子而非鬼物。愚謂天生王者必有名世以佐之。而王佐

之興又必有異人以啓之子房之遇黃石謂非神物之指授不可也後日赤松子之從無亦得黃石之秘訣而起然遺世者乎良之遇亦奇矣

東門黃犬 趙高恃恩專恣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舉臣莫得見其面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與臣等侍事來有以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李斯以爲言高遂譖斯長男由守三川與盜通二世乃屬高治之論斯腰斬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史記要評 卷之一 四十四

按李斯嘗嘆鼠矣而至此猶嗟嗟于一犬蓋徒知薑鼠之爲鄙而不知鼯鼠之取禍尤大也使誠安心于免則必不誦二世以毒天下誠無峻法以亂秦則不至罹五刑而毒其身腰斬之誅尚不足以盡坑焚之罪而東門之犬安能免於西市之烹哉

沉船破釜 卿子冠軍宋義領兵救趙時秦圍趙甚急項羽謂宜疾引兵渡河擊之宋義不從欲乘秦之敝留安陽四十六日因飲酒高會天寒士卒凍餓項羽

曰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何敝之乘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乃即帳中新宋義悉引兵渡河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遂大破秦軍虜其將王離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

按是役也秦楚興亡之機會也使宋義不斬則趙必滅趙滅則楚隨之而秦不亡是沉船破釜之舉固入關蹙秦之張本也擅殺之罪難掩其破秦之功而羽誠有所大不得已者矣

史記要評 卷之一 四十五

轍洗驍計 高陽人酈食其欲見沛公或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冠儒冠來者輒解其冠漫罵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入謁沛公方偃床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偃見長者公乃轍洗起攝衣延生上坐謝之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收散亂之兵欲以竟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其城中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即不聽舉兵攻之臣爲內應于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

按顛倒豪傑高帝所以收攬一時之才而得其用者類有此也蓋不踞洗不足以折英雄之氣不輟洗不足以結英雄之心高帝得之其坐屈羣策而成功于五載也宜哉

高棋識先後著 劉元城與馬永卿論圍棋曰高低棋不甚相遠但高棋識先後著耳若低棋即以後着爲先着故敗昔有高棋曰漢高帝方際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者也又有低棋曰梁武帝方候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四十六

需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着爲先者也又曰圍棋有過行者必須是高棋而當局爲利害所昏故藉傍人指之爾若低棋雖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爲假王輒大怒謾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但高帝適當局而迷耳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指鹿爲馬 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言鹿者以法后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高遂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弒二世於望

夷宮立子嬰爲秦王子嬰因齋見廟故稱病不行趙高來子嬰刺殺之夷其三族

按鹿馬異物釋子猶能辨之况人主耶趙高明指而欺之蓋此而可欺孰不可欺而九指邪爲正指亂爲治者將無所不至矣小人之蔽君聰辨衆口此其極也而二世卒不悟故莫救望夷之禍後世有指野鳥爲鸞者亦趙高之故智乎秦隋一轍此足以觀矣

西漢

高帝姓劉名邦沛人也
在位十二年壽五十三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四十七

約法三章 沛公入咸陽謂秦父老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民大喜

按易暴以仁代虐以寬出水火於桎梏此漢高得天下之本也若項羽之燒咸陽戮子嬰收寶貨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視三章之約何如哉楚漢興亡之機於茲決矣

鴻門舞劍 沛公遣兵守西谷關項羽攻破之羽欲擊沛公項伯勸沛公往謝羽羽因留飲鴻門范增謀擊

沛公數目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羽不應增使項莊舞劍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蔽沛公張良出見樊噲曰事急矣嘗遂帶劍擁盾入軍門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羽曰壯士與之卮酒一生彘肩噲拔劍切而啖之羽曰壯士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先破秦入關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關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項王無以應沛公遂起如廁間行歸霸上使良謝羽獻白璧一盤以玉斗遺亞父亞父撞碎之曰唉豈子不足與謀大事有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皆爲虜矣

按高帝此會亦甚危矣倘非項伯身蔽其不爲亢上肉者幾希竊怪項伯羽季父也而乃憐憐爲高帝地者何耶得非暗啞叱咤之羽雖親戚亦將離心而寬仁大度如漢高一奉卮酒之歡婚姻之許自有係戀而不忍加害者乎此可以見人心之去暴歸仁而楚漢興亡決矣

漂母飯信 淮陰人韓信家貧釣於城下漂母見信餓飯信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

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出入佩劍淮陰少年衆辱之令信俛出其胯下人皆笑信以爲怯後伏劍從項羽復歸漢佐高帝定天下封齊王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已少年以爲中尉

按漂母亦異人哉識信之賢而飯之開信之報而却之益望報之心即信亦不能忘於高帝故破齊即欲自王而垓下會期少數千里之地裂其欲食報於漢者何殷而組醢之禍有自來矣漂母無亦窺其微而預嚴之乎惜信之見不及此也

國士無雙 蕭何追韓信左右曰何七漢王如失左右手他日何復見漢王曰他將不追獨追信詐也何曰他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陛下長王漢中無所事信若欲東嚮以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築壇拜信爲大將拜之日一軍皆驚

按韓信登壇即以勇悍仁強策羽而謂其彊易弱且謂三秦易收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大勢進取大機一時歷歷如指掌視諸將之攻一城陷一陣而無關於成敗大計者何啻霄壤高帝聞之如聞鎖啓鍵如夢覺醉醒故以爲得信然後知國士

無嫌之薦非虛譽也

盜嫂受金 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爲里中社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後事項羽後歸漢因魏無知以見漢王使爲祿乘典護軍周勃等言於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今令護軍受諸將金願王察之王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盜成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願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何足疑乎王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五十

益幸平

按史稱陳孺子見嫌于其嫂而以盜嫂名之不亦誣乎無知不辨其誣而惟取其計亦使貪使詐之術而有無固不必辨也

編素發喪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爲義帝發喪於是漢王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編素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

按董公之說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弑君之賊安可與討賊之師較勝負哉至此則高帝之陣堂堂

正正而羽將無所逃於天下矣

水瞿渡軍 韓信擊魏魏兵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曼陽以水瞿渡軍襲安邑遂虜魏王豹請兵擊趙趙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薪后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願假精兵三萬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君恒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信聞之大喜乃引兵下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矣信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信與張耳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五十一

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水軍皆殊死戰不可賊信耳出奇兵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還壁驚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問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以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亡地而後存者乎諸將皆服信募得廣武君東鄉坐師事而問之廣武君曰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耳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廣武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將軍虜魏王豹，謀戍安邑，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秦勞卒罷，攻燕不拔，齊必自強。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燕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聽從。燕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

按李左車，奇士也。使井陘之計得行，則趙憾不拔，而先聲之策不盡，則燕壁難攻。信之所得於車者，良不小也。然非信自握奇，安能用人之奇乎？故荆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五十二

公詩曰：貧賤賤陵富貴，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諒矣。

刻印銷印

酈食其謀撓楚權，說漢王立六國後。漢王

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張良從外來，謂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其不可者

八。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今趣銷印。

按東坡謂刻印銷印，僅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明。

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然則借箸之籌，固千古奇策，而趣銷之斷，非蓋世英雄不能也。若石勒使人讀此，而即呀其失，亦可謂明也已。

立策決勝之術有三。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

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故虛名而獲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急，故累力待時，承敵之斃。此卞莊刺虎之說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呼吸，而宋義欲待秦趙之斃。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泚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彭城之難，項羽喪其國都，士卒憤激，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此設策之機也。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五十三

惡草具進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

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等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黃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宣言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羽果不信，鍾離昧等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

和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問
倖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
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王果大疑。亞父欲急攻下
滎陽。項王不聽。亞父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
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按反間詭計。僅可臧猜忌信諛之君。惡章漢謀。祇
足愚粗猛暴厲之羽。不則以舉王決撞王斗之亞
父。何日不爲殺沛公計。而尚疑其與漢一哉。陳孺
子之奇遇羽而後得售其奇也。

紀信誑楚 楚圍滎陽益急。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
去。史要評 卷之一 五十四

沛王可以間出。于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十餘
人。楚圍擊之。信乃乘王之車。黃屋左纛。出東門。曰。食
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
數十騎出西門遁去。羽燒殺信。

按此亦甚危矣。使羽不遽信其誑而諦視之。則亦
安能脫此虎口哉。一聞降楚之語。而遂有萬歲之
呼。則知羽之少智寡謀。氣盈量隘。而終非高帝敵
也。

王者以民爲天 即生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
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夫教倉天下。特輸久矣。藏粟

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教倉。乃引而東。此天之所
以資漢也。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教倉之粟。塞
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
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

按當時天下之大勢有二。一曰關中。二曰教倉。韓
信策定關中。酈生謀取教倉。是大勢皆歸于漢矣。
楚雖百戰百勝。何益哉。

吾翁即若翁 漢王取成臯。項羽亦引兵至。與漢相守。
項羽爲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
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五十五

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烹
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也。

按分羹之對。緩辭以紿羽也。蓋援則彼將徂吾之
所輕。而姑置。急則彼將乘吾之所重。而加誅。此項
伯所以得伸其說。而太公不爲狙上肉也。若以聖
賢之道律之。則必如舜之竊負而逃。忻然忘天下
者。斯可矣。

韓信襲沙 韓信東追齊王。項羽使龍且將兵二十萬
救齊。且曰。吾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于漂母。無資
身之策。受辱于胯下。乏燕人之勇。不足畏也。進與信

夾雜水而陣。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且佯敗。還走。且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決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且虜齊王。盡定齊地。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詐僞多變。反覆之國也。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假爲。遣張良操印立信爲齊王。微其兵擊楚。

安龍且之敗。欺敵故也。語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史記卷之五十六

五十六

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當是時。信已滅魏破趙。仆燕威震天下。且尚不知。而以勝下乞食易之乎。泥沙壅上流。水勢必涸。胡不偵而察之。彼以半疲而我。不窮追。亦安至於敗。凡此皆惜然罔覺。則且亦輕躁鶻突之淺夫耳。敗也固宜。若信之自王。則爲祖離之禍胎矣。

蒯徹說韓信。徹以相人之術說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危又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徹曰。貴顯主于肩法。憂喜生於形色。成敗在于決斷。今兩主之命懸于足下。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如臣

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共勢莫敢先動。足下據強齊。深拱揖讓。則天下皆相率而朝于齊矣。信曰。食人之食。都當分人之憂。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患。漢王遇我甚厚。豈可以向利而倍義乎。徹曰。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安歸乎。信曰。先生且休矣。吾方念之。徹說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不忍倍漢。徹遂佯狂爲巫。後信被誅。臨刑嘆曰。悔不用蒯徹之計。遂爲兒女所誅。高帝捕

古史要評

卷之五十七

五十七

之。徹謂其母曰。吾舌尚在乎。曰。在。曰。在。則往無虞。帝曰。若教淮陰侯反乎。曰。然。距大吹堯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時臣知有韓信。不知有陛下。帝曰。置之。按蒯通之計。利於信而不利於漢。韓信之心。主于義而不主於利。要之義固所以爲利也。使信而從通之說。則天命在漢。信亦未必有成。而徒冒倍義之罪。使通而爲信忠謀。則當勸之謙讓。不伐。功成身退。自可無身危不賞之懼矣。胡必諄諄以反漢爲事哉。一言而致信懷猶豫之心。使帝萌猜疑之念。則他日祖離之禍。此實胚胎之矣。故曰。惡利口

養虎遺患

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爲界張良

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疲食盡。今釋弗擊。此養

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追羽至固陵。與韓信彭越期。

會不至。楚擊漢大破之。漢王從張良言。捐楚梁地許

兩人于是皆引兵來羽至垓下兵少食盡夜聞漢兵

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夜起飲帳中。命

虞美人起舞悲歌泣下乘其駿馬同壯士八百餘騎

潰圍出。至陰陵。迷失道。陷大澤中。漢將灌嬰追及之。

羽乃有二十八騎謂駢曰吾起兵八歲身七十餘戰

史要評
卷之一
五十八

未嘗敗北今卒困於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願斬

衆刈旗三勝之斬漢一將一都屠殺數十百人謠騎

皆伏羽至魚江亭長船待江東雖小亦足王也

無一人還。工東兄隣或而三。或可而見之。力

無一人還絲必東父兄惟我而王我何面目見之乃

安呈子冒長息有需者瓶象不且以七說葉王恩

謂此正漢興亡之機。烏丁曉小。言而廢大。力哉。

言此上。漢楚興亡之幾。無可執小信而廢大功。奇

區守然諾之言。是以明堂之義。未嘗不言之。

儒乎。其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驢不遇。

雖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魯子固詩云

英雄本學萬人敬，胡用屑屑悲紅粧。則羽固可哀。

也已亦可嘆也已

漢屈羣策 楊子法言曰。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

諒乎。曰。漢屈羣策。屈已以用羣臣之策。群策屈羣力。羣力爲群策所制。

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楚察羣策不能用。屈人者克，自屈者

負天骨故焉。

高帝不如三傑 帝置酒洛陽南宮問群臣吾所以得

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云云上曰公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五十九

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吾不如子房鑄國家撫百姓給餽饗不絕糧道吾不

如蕭何連百萬之師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

老聃人傷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

我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

抄高帝豈真不如哉惟不如三條所以能盡三條

之月也蓋明稱日月屬稱雷霆稱風露而天者

之所爲者惟天不自役其爲而有以代之爲此乃

之所以無所不色而稱力也若魚魚焉終日

田橫之客皆義士。項羽已滅，田橫懼誅，與其徒五百餘人入居海島中。帝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與二客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帝以王禮葬之。二客皆自刎，下從餘五百人聞橫死，亦皆自殺。

按橫既自分死矣，胡爲乎來？業已來矣，又胡爲乎死？想其思昔與漢高皆南面稱孤，而一旦僥倖爲臣，其何能堪？且烹酈生而與鄼等比，有事人憾，終難釋，觀其自言，情可知矣。蓋其來也，惕於威，其死也，激於義，而卒致五百之人皆死，則非信義之極，

感不能也。橫亦賢矣哉。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六十

赦季布斬丁公。楚人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帝。帝購求布千金，布乃髡鉗爲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棄壯士以資敵國，此五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墓也。君盍上言之。」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羽將，逐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見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王城，丁

公謂見帝以丁公殉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世爲人臣，無效丁公也。」

按高祖斬丁公，皆謂爲人臣懷二心者戒。余獨疑之。夫丁公之窘帝，聞言而還，還執與項伯之蔽帝出之於虎口，則使項王失天下者，非丁公實項伯也不忠之誅，胡不施于項而獨嚴于丁耶？緣帝非真以忠義服人，心者不過假顛倒鼓舞之術，以鎮壓羣雄耳。蓋封項伯以明其不悖德之仁，斬丁公以見其不徇私之義。此英主駕馭豪傑之微權也。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六十一

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時剖符封功臣，蕭何封鄭侯，食邑獨多。功臣皆以何無汗馬之勞，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皆殺之。」指示者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願封留足矣，乃封良爲留侯。」

按司馬溫公謂子房託于神仙，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信乎其知子房之心矣。偶遊雲夢，楚王信之國，陳兵出入有告信反者，陳平

勸帝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信謂帝因令武士縛信信曰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國當烹遂赦信封爲淮陰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曰何爲爲我禽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按六出奇計此其一也信之不反明矣陳平胡不白于帝而徒爲禽信計耶忘人之功而遽縛之帝固少恩逢王之怒而附會之平亦非忠謀矣是乃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六十二

狙詐傾陷之術刻薄小人之所爲也烏足奇乎

沙中偶語 上已大封功臣其餘日夜爭功不決上在洛陽南宮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故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數害辱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封雍齒爲什

方侯群臣曰雍齒尚爲侯吾屬無患矣按唐友仲曰人但知子房爲雍齒言不知爲救雲

夢之失是矣特怪此失非小而良不一言之何也不敢也以同功一體之人寧無附會朋黨之疑哉姑棄其機而以他事救正之可也觀于辟殺之託其心可想已

綿蕞之儀 帝悉去秦苛儀群臣飲酒爭功或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起朝儀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通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遂與其子弟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謂綿蕞索爲習舞繩索謂以茅剪植地爲表位尊卑之次後長樂宮成群臣朝賀莫不肅敬禮畢置法頒無敢譴諱帝曰吾乃今日知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六十三

爲皇帝之貴也拜叔孫通爲太常

按禮樂雖未易驟興而朝儀亦不可不肅兩生之拘拘待百年亦似迂矣惟不能稽古先王之禮而徒襲秦故一用尊君抑臣之陋制則通之罪也

白登解圍 韓王信以馬邑降匈奴上自將擊信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敬還曰兩國相擊此宜秣飭見前長今臣往徒見老畜羸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上怒以敬妄言沮軍械繫敬廣武帝

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兵四十萬騎圍帝于白登七日。帝用陳平秘計。厚遺閼氏。乃解圍。上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念公言。致困平城。遂斬前使十輩。封敬爲建信君。

按閼氏音煙支。匈奴皇后號也。陳平使畫工圖美女以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危。欲敵之。閼氏畏奪已罷。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用之。于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夫帝以百戰之雄心。逞於平城之一擊。不有閼氏之計。惡能脫強虜之虎口哉。以此知勝不可恃。而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六十四

好大喜功之心當自抑也

六出奇計 陳平爲漢王畫計。凡六出奇異者。縱黃金四萬斤行反間。一奇也。惡草具進楚使。二奇也。夜出女子城東門。解滎陽之圍。三奇也。躡足附耳。封齊王信。四奇也。僞遊雲夢。擒韓信。五奇也。以木偶美人誑單于。閼氏解平城之圍。六奇也。

按計而稱奇。是必識天下之大勢。乘天下之大機。而運籌決勝。有出於心思意料之所不及者。如張良之借箸畫籌。羽翼太子。韓信之登壇策羽。背水襲沙斯。爲奇矣。若縱金反間等事。不過以詭詐欺

誑之術。望人耳目。使之墮其中。而不覺。曷嘗有堂堂正正。真足以摧鋒破鎮。亦豈有出神入鬼。變化無窮。非常情所測度者哉。史稱陳平六出奇計。吾不謂之奇矣。

陸賈新語 大中大夫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帝曰。誠爲我著素所。以失天下。與吾所以得之者。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微。凡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六十五

按文武不可偏廢。文而不武。浮華之文也。武而不文。粗鄙之武也。陸賈使南越。能令趙陀稱臣。而又和平。勃誅諸呂。立文帝。則豈徒弄文墨如豎儒者流。而所謂新語。亦孰非致治保邦之大畧哉。費用詩書之功。亦甚偉矣。

四皓羽翼太子 商山四皓。東園公。姓唐。字綺。李季。也。詳。夏黃公。姓崔。名廣。丹里先生。音鹿。姓周。名。四人共隱于商山。高帝欲易太子。張良叔孫通諫。皆不聽。呂后使呂澤。劫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固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呂澤

使人奉太子書迎之。四人至。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各言姓名。上驚曰。吾求公。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悲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願公調護太子。四人出。上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竟不易。太子者。本良。招此四人之力也。

史要評 卷之一 按高帝欲易太子者。恐惠帝仁柔。不足以服天下。

而卒不終易者。以惠帝有輔爲足。以結天下。皆爲惠帝計也。而區區房幃之愛。非所溺矣。

高祖之興有五。班彪王命論曰。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

按五者。尤必寬仁爲本。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而知人善任。故英賢樂爲之用。而羣策畢舉。能布此寬仁之德于天下者也。若區區堯裔奇貌異徵之祥。何足論焉。

惠帝名盈。高帝太子。在位七年。壽二十四。

蕭何不治垣屋。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

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爲勢家所奪。曹參聞何

堯告舍人。趨治行。曰。吾將入相。居無何。果召參去。

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

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人何

所容乎。參徵時與何善。及爲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

推賢惟參。參代相。一遵何約。東擇吏。必木訥重厚。長

者。言文刻深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府中無事。參

子窋音竹爲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

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

參。以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

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曰。臣孰與蕭何賢。

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

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

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

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按曹參之治。蓋公教之也。而何之不治垣屋。亦知

雄守雌意。得老氏之所謂賢者。二相同心。以開漢

治。孰謂黃老之術。盡無裨于世哉。顧在善用之耳。

蓋于戈甫定。瘡痍未起之時。不得不以休息緩懷。

之也苟非其時其不至於弑綱解紐縱奸釀變幾希

大臣以王陵爲正呂太后欲王諸呂問右丞相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退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啗血盟諸君不在耶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呂諸君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于地下乎平勃曰於今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于是太后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六十八

以陵爲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平爲右

丞相審食其爲左丞相

程子曰人臣之義以王陵爲正

按陳平直是畏死耳故爲大言以禦陵使果有全社稷之先謀奚待借計于陸賈哉觀其燕居深念之時此心已岌岌矣惟恐前言之不副矣而卒以

交驩成功者幸也非萬全之筭也

文帝名恒高帝中子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

左袒爲劉呂太后崩陳平周勃定謀誅諸呂酈寄說

呂祿解印以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右

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勃迺與朱虛侯章遂殺

呂產因悉捕諸呂無少長皆斬之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即位是爲文帝

按胡致堂曰太尉此問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何如程伊川謂此屬率爲身謀愚謂太尉必知軍士之皆左而不右也姑以此倡大義一衆心耳蓋此令一出則平日爲劉者固益作其忠漢之氣即依違觀望者亦將乘此四面易踵赴義輸忠太尉之問豈徒然哉致堂以爲不必問猶可若以首鼠兩端病之則幾於枉矣

却千里馬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六十九

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

下詔曰朕不受獻也

按進獻之門開則拾克之風熾塞其門而本原清矣文之海內富庶有由然哉

宰相上佐天子帝益明習國家事問右丞相勃曰天

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勃皆謝不知汗出

浹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君所主者何

事也平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

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

任其職焉帝稱善

按此相體也。相以任人爲要。若廷尉內史皆得其人。則決獄錢穀不必問。亦不必知矣。若其取百執事之務。而察之記之不亦勞且敝乎。陳平可爲相。天下者法矣。

賈山至言 賈山上書借秦爲喻。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况于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

史要評

卷之一

七十

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不能勝其後。財盡不能勝其求。今陛下使天下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緩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四方嚮風。乃從豪傑之臣。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臣切悼之。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切恐之。上嘉納其言。

按崇儉如孝文。偶有弋獵一失。山遂借秦爲喻。侃侃數百言。所謂憂治危明者乎。

止輩受言 帝每朝。即從官上書。跪未嘗不止。輩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則采之。未嘗不稱善。

按懷諫之君。其於讜言。且有拒而不受者矣。况止輩乎。漢文此舉。始美乎轉圜之休風也。

袁盎却坐 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坂。中郎將袁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微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盎引却慎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七十一

已立后。妾今乃妾耳。豈可同坐。且陛下獨不見人弄乎。上悅。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按並后匹嫡。古今之大戒也。庸君世主。率於私愛。鮮不溺焉。彼謂區區小節。無傷也。而不知尊卑倒置。則上下乖離。禍衣金珠之禍。所由起矣。袁盎之却。誠非過也。乃文帝始怒而終悅焉。亦可謂以義制情。從諫如轉圜者。宜其治幾刑措。而德配成康也與。

畜夫利口 上登虎圈。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園畜夫。從旁代尉對。甚悉。帝曰。吏不當如是耶。詔

釋之拜為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以畜夫口辯而趨遷之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舌而無其實舉措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不拜畜夫

按利口者浮誇放誕變亂是非之謂也畜夫所對皆其職事乃為誼練通達之士視憐憐不辨曠職療官者大有間矣而可以利口目之哉釋之於是乎失人矣

前席賈生 洛陽人賈誼年二十餘請帝改正朔興禮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七十二

樂帝欲任以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乃以為長沙王太傅后帝思誼召至入見上方受釐音坐宣室祀福也上因問鬼神之本誼具道其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拜為梁王太傅數上治安策言可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上深納之而竟不用梁王墜馬死誼自傷為傳無狀亦哭泣而亡東坡謂非漢文之不用生也生不能用於漢文也夫灌絳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哉生以洛陽少年一朝使棄其舊而謀之新亦難矣安有立談之間而遂為人痛哭哉

按文帝豈真不及賈生哉蓋見其少年英銳與諸大臣不相合故姑置之散地抑其英氣平其銳心使之涵蓄收斂而後畀之大任故特召而問鬼神以試之誼則具道其故至於夜半想當時議論半采發露太過尤不免少年氣習故曰吾人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蓋將以規其過而非真為誼屈者是以長沙之行誼不免焉信乎非文帝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于文帝也

不斧斤 賈誼治安策云屠牛垣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鉅者其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斲之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七十三

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衆體解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諸侯莫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則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逸則赤子於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此言諸侯強大當制可為痛哭者也按此策一行則七國之變可弭而晁錯不死于東市矣惜誼之策不售于孝文而主父假拾其緒餘

得行於孝武、蓋未然之防、人或以為迂、而事至後、
同、然後知蚤見、預待之、非過計也。

三表五餌 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
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一至此、謂
三表、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日、賜之美食、珍味、以壞
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
奴婢、以壞其腹、來朝者、上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
食之、以壞其心、此為五餌。行臣三表、五餌之計、請必
繫單于之頭、而制其命。此言制匈奴可為流涕者也

按單于之桀驁甚矣、使點極矣、區區表餌之計、烏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七十四

足以號羶、表之餽、而制其命哉、先儒謂之疎焉、信

倡優后第

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

飾、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

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

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無為奸邪、不可得也。此可為長太息也

三代有道之長

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

二世而亡、何三代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

王者、太子乃生、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

過廟則趨、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

之、選天下端士、孝悌博聞者、以衛翼之、使與居處、出

入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孔子曰、少成

若天性、習慣若自然、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

太子有此具也、夫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

于蚤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

下定矣。此言教太子

歷遠地則堂高、人主之尊如堂、群臣如陛、眾庶如地、

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

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聖王制為等列、內

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司小吏、

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諺曰、欲投鼠而忌器、鼠近于器、尚憚不投、況于貴臣

之近主乎、是以黜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

遠也。此言選大臣以禮合上皆可為長太息者

晁錯智數、匈奴數為邊患、晁錯上言、兵事曰、有必勝

之將、無必勝之民、安邊境、立功名、在于良將、不可不

擇也、用兵臨戰、合刃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

服習、三曰器用利、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

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

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聞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義者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兵，益以邊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此萬全之術。帝嘉之，錯爲人峭直，刻深，以其辨得幸。太子號曰智囊，又言募民徙塞下，又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餓；終歲不製衣，則寒；饑寒切身，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七十六

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

按錯之謀，皆宗社生重大計，而卒不免於譏死者，良由其以申韓刑名之學教嗣君，故成其君爲深刻之君而已。亦蹈慘刻之禍者也。其父曰劉氏安，而晁氏危，則錯之智遠不及父。胡稱智囊哉？

拊髀思顏收。帝過郎署，問馮唐曰：昔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唐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

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耳。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讓唐。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李牧是以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魏尚爲雲中守，匈奴遠避，虜曾一入，尚單騎擊之，所殺甚衆，坐上首功，差六級，文吏以法繩之。陛下之吏，削其爵，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顏收，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古史要評

卷之一

七十七

按古之任將者，惟將所操縱而不從中制，故得成其功。若今純以文法束以吏議，則日饜士者，將以濫冒蒙罰矣。費市租者，將以乾沒見疑矣。急收保者，且以畏懦玩寇干誅矣。繫驂驥之足，而責其千里，胡可得哉？故收頗誠難其選，而能用頗收者，亦不易得也。

細柳真將軍。六年冬，備胡，以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已而之細柳，先驅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使使持節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曰：將軍約，軍中

不得馳驅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
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使人稱謝
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群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
將軍矣曩者棘門霸上若兒戲爾其將固可襲而虜
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耶

按非亞夫之操持不能以此倨天子非文帝之度
量不能以此容亞夫故必有明天子而後下有
真將軍也不則鮮不以傲慢譴矣他日大戡之置
鞅鞅之非得非大剛則折之過乎而又安能常得
按轡式車之主也嗚呼條侯其知守法而未知守

道者矣

卷之一

七十八

露臺惜金 帝嘗于宮中隙地欲建一露臺估計當費
百金文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
嘗恐羞之何以臺爲

按帝以此遂至海內富庶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至
不可食而貫且朽焉故曰露臺惜金則貫朽粟陳
此漢文恭儉之明効也

景帝諱啓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

晁錯謀削六國 孝文時吳王稱疾不朝后使人爲獄
請帝復問之對曰察見淵中魚不祥惟上棄前過與

之更始于是賜吳王几杖至景帝即位晁錯欲削吳
并楚趙等七國皆反欲合兵誅錯初文帝戒太子曰
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至是乃拜亞夫爲太尉
將兵擊吳楚錯素與袁盎不善盎因譖而斬之亞夫
言于上曰楚兵懷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使輕騎
絕其饒道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楚
士卒餓死叛散亞夫大破之吳楚趙等皆伏誅初楚
元王與穆生俱受詩於浮丘伯穆生不嗜酒元王嘗
爲設醴及王孫戊常設后乃忘設焉穆生曰可以逝
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至是

戊果敗

卷之一

七十九

按七國之削雖失之太驟亦其勢不得不然者錯
明言其必反而胡爲罪之哉盎之譖可憾矣若穆
生庶爲見幾而作者乎

蒼鷹乳虎 鄧都爲中尉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
室皆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寧成爲關都尉吏民出入
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

按二人皆酷吏也而都始爲中郎將敢直諫賈姬
之事則都又賢於成矣

田叔空手來見 梁孝王寵信羊勝公孫詭使王求爲

漢嗣表盡諫止王怨盡陰使人刺殺盡天子意梁所
為遣田叔按捕詭勝詭勝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泣
諫王令詭勝自殺出之使鄒陽見皇后兄王信曰長
君弟得幸於上行迹多不循理今梁王即伏誅太后
無所發怒側目於貴臣竊為足下憂之長君誠為上
言無竟梁事太后德長君入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
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乘間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
憂梁事不食日夜泣帝亦患之田叔還至霸昌廐悉
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事安在田叔曰毋以梁
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誅而太
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
叔等謂太后曰梁王不知也所知者羊勝公孫詭之
屬耳謹以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
梁王同上書請朝伏闕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
故

按叔此舉上以慰太后之慈下以全景帝之孝而
亦不致撓漢家之法胡五峰謂善處人子母兄弟
之間信矣

武帝諱微景帝太子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
天人三策 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治

道廣川人董仲舒對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
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
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
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
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勉強而已矣勉強
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
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效者也

王者求端于天 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
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
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恒居大冬而
積於空虛不用之歲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
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不任刑
人君正心以正朝廷 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
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
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
至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王者以教化為大務 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
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
大務故其刑罰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此上第一策

養士莫大乎太學 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則英俊宜可得矣即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至德不宣思澤不流誠使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則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已上第一策

聖人以微致顯 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八十二

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

道者萬世無敵 敵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所繼之抹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排敵之政也由此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宜若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春秋大一統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恒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

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進然後統紀可一民知所守矣已上第三策

按程子云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粵諸子又謂漢之諸儒惟董仲舒有儒者氣象蓋其天人三策皆自學問涵養中來而與逞才炫智激發暴露者異也

汲黯社稷臣 汲黯字長孺始為謁者河內失火上令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八十二

粟以賑之請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他日上問莊助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喻人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黃育亦不能奪之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于黯近之矣後與大將軍衛青抗禮或讓之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青愈賢之大將軍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不冠至如

汲黯不見也。上常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下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淮南王謀反，曰：「漢廷大臣，獨汲黯死義，難戢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陰寢淮南之謀，然以數切諫，不得留內，卒以淮南太守終焉。

按語云：山有猛獸，藜藿不採，以直諫之汲黯，而卒寢淮南之逆謀，其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哉。使帝終任而大用之，必能消多慾之侈心，而收仁義之實效矣。奈何淮陽行，而補過拾遺之願，不得自遂。此文景之治不終，而海內日虛耗也，惜哉。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八十回

刀筆吏不可爲公卿。張湯少時，父令守舍，被鼠竊肉，父怒，責湯，湯遂捕鼠磔之堂下，因作判案，父見之驚曰：「老吏不如也。」後爲廷尉，舞智以御人，浮慕董仲舒等以古法決疑獄，而於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得聲譽。汲黯時與湯議論，湯常在文深小苛，黯忿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按忠厚仁恕，公卿輔弼之體也，而以刀筆爲之，則必以擊斷斬芟爲事，而無復有寬容矜恤之意矣。雖然，蕭曹非刀筆乎？畫一之法，清淨之守，漢始終

賴之固不可以張湯盡棄刀筆于不足任也。

相如諫獵，上好擊熊豕野獸，蜀人司馬相如諫曰：「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爲娛，臣竊不取。蓋明者遠見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上善之，相如初以詞賦得幸，後使喻告巴蜀民，拜中郎將，通西夷。

按卓王孫之女，文君新寡，好琴，相如客臨邛，以琴心挑之，文君遂奔相如。王孫絕之，相如貧困，賣酒。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八十五

使文君當釀滌器，相如題橋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後果建節往使蜀，太守以下郊迎。王孫等爭獻牛酒交歡，自以得納長卿，晚夫私奔醜行，當饒辱事，魚足道者，獨出獵一諫，灼知栢谷王人之微禍，爲得絕糾義者，而奈何又以封禪導侈終也。薛雪嘲旃：「蘇武字子卿，爲中郎將，使匈奴，單于使衛律說之，武不應，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嚼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武杖漢節，牧羝，卧起操持，節毛盡落，單于使李陵說之曰：「人

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憾。陵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至昭帝六年。匈奴謀與漢和親。漢使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使者謂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驚。謝乃歸武。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帝拜武爲典屬國。賜田宅。娶胡婦。生一子。名通。國後其子元抵罪。贖通國歸爲繼焉。

按子卿之節。彪炳古今。獨徇子一事。世頗疑焉。要不足爲卿累也。當啗雪咽旃時。使不隱忍于胡婦。以延旦夕之命。安能需十九年之久。而成其忠漢之節。武蓋爲萬不得已計也。細行從權。大德無撓于卿乎何議。

輪臺之詔。武帝雄才大畧。黷武窮兵。晚年思欲改過。乃因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可遣卒墾田。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按帝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是求仙之悔也。又詔曰。遠田輪臺。起亭隧。勞擾天下。朕不忍聞。是窮兵之悔也。悔誠善矣。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八十六

恨其晚焉。然使終身弗悟。亦亡秦之續耳。然則帝雖媿于不遠之復。而猶與迷復者殊科也。可過訾哉。

漢世得人之盛。班固贊曰。漢世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卜式。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初。洛下閭。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八十七

遺文。後世莫及也。

按固之贊。似有不盡協人心者。以仲舒一代大儒。而與矯詐之公孫並稱。非其倫也。以長孺杜稷重臣。而與輪臺之卜式並列。非其類也。以子卿精忠大節。而與出使之張騫同流。淆其品也。他如深文之張湯。折利之弘羊。何以稱得人哉。若馬遷之文章。衛霍之將才。霍光之相業。差可各于一代。而要不出董汲蘊三子之右者。固乃不知揄揚而軒輊之。豈足爲萬世之公評耶。

霍光可任大事。初鉤弋夫人姪身十四月生子弟陵。

命其門曰堯母門。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欲以大臣輔之。察群臣唯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乃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至是上病篤。光問誰當嗣者。上曰。君未喻前畫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金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乃立弗陵為皇太子。光日磾與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沉靜詳審。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日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八十

按武帝付托得人。霍光不負所任。兩盡善矣。所惜者立子去母一節。母乃戒前車而過焉者乎。

昭帝諱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二

不疑引經斷獄。男子成方遂詣闕。自稱衛太子。詔公卿等雜議。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廷尉驗治。竟得奸誅。坐誣罔腰斬。

按不疑所引。雖未盡合經旨。而指衛太子為罪人。則春秋之法也。一時援引。以破羣疑。無可訾者。黃霸獄中受書。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詔立廟樂。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夷廣境土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不宜為立廟樂。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俱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謀論不急。

古史要評

卷之一

八十九

按讀書將以致用也。觀勝之言曰。人臣之誣宜直言正論。是能以尚書事君之道。而身體之者。而黃霸卒用寬和為名。謂非得尚書之所以治民者不可也。則其獄中之授受。章章有實用。非徒然者矣。鉤鉅鉤音項。若今盛錢藏。為小孔。可入不可出。皆以受書。鉤致也。鉤鉅如鈞。鉤之有距。亦則明也。吐之則達。使人入其中。而不能出。以鉤索其隱也。穎川太守趙廣漢為京兆尹。穎川豪傑相朋黨。廣漢為鉤鉅。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奸黨散落。盜賊不得發。尤善為鉤鉅。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會空舍。謀共劫人。生語未訖。廣漢使捕治。具服。其發奸摘伏如神。

有陰德令高大門間能容駟馬曰吾後世必有興者至是定國果爲廷尉

按無冤不冤皆決獄平恕意也而民自不冤者爲尤勝然考犯驛盜環之罪文帝欲重釋之從輕其無冤信矣而趙蓋韓楊之死定國卒不能辯釋焉胡以不冤稱也無亦其力之所不及與然則張子之優劣亦未可輕論也

魏相白去副封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又好觀漢故事及便宜行事數條奏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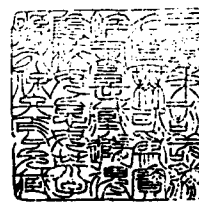
按廣漢稱明吏矣明者多傷于刻而民不附及其下獄之時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願代死牧養小民此豈區區以摘奸剔蠹爲明者而撫綏愛

養之仁被于人者必有素也奈何竟處以極刑耶拂百姓以消丞相之忿漢宣豈特寡恩亦濫刑矣民自以爲不寬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

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寬初定國父于公爲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養其姑姑妨婦嫁自縊死姑告婦迫死不能辯自誣伏于公爭之不得孝婦死東海早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祭孝婦遂雨于公治獄

施行之相勸掾吏按事即國及休告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即未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

按副封去而朝廷之言路開故事條而祖宗之法度悉此真得宰相體矣而又諫伐匈奴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不隱風俗薄惡直以告君此豈時相之所能哉且以崇尚寬大之丙吉同心協力則精明渾厚相濟成功宜其與蕭曹齊名而致中興之盛治也



弋陽吳崇
同年祝世

關



男

應陽

應曦

玄孫

宗琰
延齡

重鐫

全梓

宣帝初諱病已，更名詢，史皇孫之子。賦

漢世良史為盛。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屬精為

治。五日一聽事，考試功能，樞機周密，品式具備，上下

古史要評

卷之二

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嘗曰：

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

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二千石有治

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

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

按宣帝嘗綜核名實矣，而猶有偽增戶口之王成

乃不及察者何也？蓋一人之聰明難以悉四海之

情偽，而勞心于徧物，終不若虛已以任人也。故時

雖有循吏，酷吏亦多難與文景比隆矣。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窮民犯

法，姦宄不勝。于是使張湯趙禹之屬，作見知故縱監

臨節主之法，禁網寔密。法令煩苛，姦吏因緣為市，議

者咸冤傷之。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

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

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

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

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俗曰：畫

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

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

于世上善其言。

卷之二

按欽重則刑必苛，令煩則獄必濫。此相因之勢也。

孝武坐此虛耗海內，孝宣繼之，正宜疏濶，與民休

息，而復尚嚴密，致有趙蓋韓楊之冤，豈非獄吏之

所為耶？溫舒蓋有激乎其言之也。誠可為救民之

藥石，而稱保邦之嘉謨也。

曲突徙薪 大將軍光薨，薨上即拜光子禹為右將軍。

封兄孫山為樂平侯，奉車都尉。領尚書事，昆弟諸壻

皆據權勢，任兵官，寔驕侈縱橫。上乃以禹為大司馬，

并徙諸壻，罷其屯兵。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

相對啼泣自怨。謀廢天子而立焉。事覺。雲山自殺。高
腰斬。顯及諸男女昆弟皆棄市。皇后霍氏廢處昭臺
宮。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福上疏言。宜以時抑制。及霍
氏誅而告者皆封人爲福。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
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謂主人更爲時突。遂徙其
薪。不且有大患。主人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排之
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于上行。餘
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向使聽
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請賞。曲突徙薪
者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主人乃寤而請之。使福

古史要評

卷之二

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
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
突之策。使居焦頭爛額之上。上乃賜福帛十匹。後遷
爲郎。

按此切喻也。使漢宣密見而預防焉。既得以保全
功臣。又不至于傷損國體。而驟乘之禍。必極于赤
族。而後已焉。雖霍氏之自取。而宣亦未免于少恩。
蓋以博陸之勲。而無後爲善者。寧不懼乎。明正其
罪。而姑存一息。以延祀可也。

渤海解繩 渤海即歲饑盜賊並起。上拜龔遂爲渤海

太守。召見問何以治。對曰。海濱遐遠。其民困於饑寒。
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
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
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
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
從事。上許焉。遂乘傳至渤海界。書勅屬縣。悉罷捕盜
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持兵器者。乃爲賊。遂單
車獨行至府。盜賊聞令。即時解散。棄兵器。而持鉏鉤。
於是率平。遂見齊奢侈。俗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
儉。勸民農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古史要評

卷之二

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
息。至是入爲水衡都尉。

按弭盜之方。固以寬仁爲上策。而鉤鉅發奸如廣
漢三科。募士如虞詡。亦不可盡廢焉。蓋饑寒之盜。
不可急也。奸宄之盜。不可緩也。善治者。調停而操
縱之。可矣。

潁川教化 黃霸守潁川。力行教化。而后誅罰。戶口歲
增。治爲天下第一。詔賜爵關內侯。後以霸爲丞相。功
名損于治郡時。

按治郡立朝。均事功也。胡其有能有不能耶。方正

學謂宣帝善任守令，不善任相。霸治郡時，得以意操縱，行教化，飭法令於境內，故可以得人心，及入而為相，欲飭法令，則人將以為擾，欲行教化，則人將以為迂。且宣帝從事督責苛刻，而惡聞教化之說，霸欲有為，其可得哉？此確論也。以是知士君子立功揚名，非過明主曷繇哉？

賢哉二大夫 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

史要評

卷之二

五

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泣下。廣受歸鄉里，賣金置酒，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或勸廣為子孫，頗立產業。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今復增益之，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悅服。

按二疏之事，古今絕之，乃胡致堂謂其逆知太子

之闇不足與有為，而是以決去。薛方山則謂太子十二能通孝經論語，可以輔導者，廣受為不當去。愚則以為皆非也。蓋七十致政，古之禮也，功成身退，士之節也。廣受惟知循禮而守節耳，又何暇計嗣君之賢愚，他日之可輔與否哉？若孝元之昏庸，即二子不去，亦未必能有濟者。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詞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巧匠鑄千將，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涸者，工用相得也。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人馬相得也。服綈綌之涼，裁

史要評

卷之二

六

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皆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者？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易海內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撥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寧子飯牛，羅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聞，其忠在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螳螂出以陰。

明明在朝。穆穆在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惓然交欣。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嚕呼吸如喬松哉。

按明良相遇。自古爲難。蓋有有臣無君者。未有有君而無臣也。主聖則臣賢。即不賢者亦化而賢矣。孟圓水圓之理。固如此。

金城方畧。先零與諸羌皆畔。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充國曰。無踰老臣者。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曰。其

言史要評

卷之二

七

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及至。惟遠斥堠。堅營壁。欲以威信招降。罕开。辛武賢欲擊之。充國請赦罕开。而討先零。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遂條留田便宜十二事。上從之。竟不戰而虜自破。充國振旅還師。浩星賜迎。說曰。將軍見上。宜歸功于二將。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秋。羌先零等降漢。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按老成持重。若無一時可喜之功。而實樹萬世久安之績。此充國之方畧。所以度越漢庭諸臣而出。

其上者也。然非宜帝信之篤。任之專。則國難遣于玩寇之誅。而幸武賢且代矣。其何以成功哉。

丙吉問牛喘。丙吉爲相。嘗出。逢郡鬪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丙吉失問。吉曰。民間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熟。而牛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爲知大體。

按君子仁民而後愛物。民之死傷與牛之喘息。孰輕孰重。自有辨矣。况宰相變理陰陽。豈拱手無爲。以待其自調哉。亦明政利安百姓。使海內之俗。清

言史要評

卷之二

八

和威理。禮讓不爭。乃調燮之實效。舍此不問。而徒鰓鰓于一牛之介懷。抑末矣。謂之知大體。吾不信也。

五日京兆。京兆尹張敞。係楊惲之黨。惲誅公卿奏免敞。上惜其材不下。敞使掾絮舜有所案驗。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即收舜係獄。竟致其死。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舜家奏敞殺不辜。免爲庶人。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抱鼓數起。天子惡敞功。召拜冀州刺史。敞到部。盜賊屏迹。

按幸亡樂敗舜之罪不可道也。而一言致死。敵之刑不亦濫乎。視韓安國待死。反復燃之吏。則有愧多矣。

麒麟閣光不名。帝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蕭武。凡十一人。表揚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按先儒謂不名霍光者。見其尊禮之隆。霍氏子孫赤族。非帝忍也。獨後蕭武者。以遠人觀望。見蕭武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九

之偉節。猶居其後。則凡在右者。功德又當何如也。

宣帝開三大蒙。呂東萊論宣帝綜覈名實。信賞必罰。蓋勵精之效。非申韓之功也。至於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宦官。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而啓哀帝之誅大臣。開三大蒙終以亡國。故論其功。爲中興之君。論其罪。則爲基禍之主。

按先儒又謂孝宣優於孝元者。信耶。蓋開蒙者三事之失。勵精者致治之功。固不可以一瑕掩全璧。而與優游不斷者並稱也。

成帝諱驁。元帝太子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

禍水滅火。漢成帝微行。過楊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按駱賓王檄云。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馭帝后。識夏廷之遽衰。自古以女寵滅亡者。何可勝數也。

朱雲折檻。安昌侯張禹以特進爲天子師傅。時吏民多上書言王氏專政。以致災異。帝以問禹。禹恐王氏怨對曰。春秋日食地震災變之意。深遠難見。鄙儒所言不宜信用。由是上不疑王氏。槐里令朱雲上書言願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十

賜上方斬馬劍。斷侯臣一人頭。以勵其餘。上問誰也。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檻。雲曰。臣得從龍逢比干。死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叩頭爲之請死。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按張禹大臣阿附王氏。血尚方之劍。似不爲枉。而折檻之忠。卒蒙旌直之譽。成帝之良心。尚有幾希。不容泯者。然知其直能旌之。而不能用之。以致外戚擅權。潛移漢祚。毋亦以幾希之萌著。將不勝其

禍水之撲滅也惜哉

七畧九流

劉歆更名秀奏七畧六藝畧諸子畧詩賦

技畧叙諸子分爲九流名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兵曰農曰墨曰縱橫曰雜以爲

九家皆起于王道既衰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亦六經之支流餘裔使遭明王聖主得所折衷皆股肱之材而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矣

按儒者脩明六經爲淵源正派而法家慘刻名家苛執墨氏二本縱橫者妾婦之道亦得與儒並列而稱爲六經之支流餘裔其舛甚矣

新王莽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十一

狹小漢家制度

王莽爲孝元后之姪初封新都侯弒

平帝篡漢天下建國號新僭位十八年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一朝有之狹小漢家制度更名天下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隣里又欲立威自奴嚴尤諫曰自奴爲害後世三家周漢秦征之未有得上策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莽不聽於是更始起兵誅之

按王莽以矯詐竊神器使能安靜循守漢制不將延新命乎而紛紛躁擾自取滅亡蓋小人之性固

如此以非道得之未有不以非道失之者也

逢萌掛冠

王莽將篡漢梅福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後

有人見福于會稽變姓名爲吳門市卒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揭將及即解冠掛東都門浮海客于遼東莽遣使奉璽書迎龔勝勝曰吾豈一身事二姓遂不食死又以安車迎薛方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悅不強致之又有郭欽將謂陳咸嘗謝病不應召

按梅福逢萌龔勝或見幾遠避或守死善道尚矣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十二

若薛方與紀遵唐林軍皆以清節名一時者也惟方不屈庶無負于清名乎紀唐輩當愧死矣

楊雄投閣

楊雄爲莽大夫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

於世乃作太玄法言劉棻常學雄作奇字棻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收之雄乃從閣上投下幾死莽以雄不知情勿問然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周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君子病焉

按文章節義雖爲兩端而節義實文章之根也其根沃者其光暉出師之文本於忠陳情之文本於

孝斯稱國世教之文章者也若劉秦美新無論其
失身虧節亦早早誦史之詞烏得爲文章乎哉

東漢紀

光武名劉秀在位三十三年

壽六十二崩號世祖

劉秀起兵

秀字文叔長沙定王四世孫南頓令欽

子也隆準日角及新市平林兵起秀與兄續發泰陵
子弟恐懼亡匿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
復爲之乃稍自安比得子弟七八千人與新市兵合
立舂陵戴侯曾孫玄爲帝號更始劉秀下昆陽與王
尋王邑合戰大破之諸將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

史要評

卷之二

十三

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殺王尋於是海內豪傑翕然
響應入武關斬莽首於漸臺更始將却洛陽以秀行
司隸校尉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
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喜老吏或
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
焉

按小怯者養威蓄銳也大勇者乘機決勝也怯以
養勇勇以奮怯正英主觀變制敵之術陰陽圖闕
之權宜其赫然中興矣

水堅可渡 邯鄲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與百姓信

之立爲天子劉秀至薊會城中擾亂乃趣駕出至燕
薊亭天寒馮異上豆粥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
從者皆恐至潯沱河侯吏還白無船不可濟秀使王
霸視之霸恐驚衆還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遂前至
河水亦合乃令王霸護渡未畢數騎而水解後遣寇
恂吳漢攻王郎斬之得吏民與郎交關書會諸將燒
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按帝王之興莫非天命光武之堅冰與乃祖之
風同一得天之徵也然非二帝寬仁之度上格于
天天亦未必昭昭然而眷佑之故曰天之所助者

史要評

卷之二

十四

名冠天下受重賞 宛人卓茂寬仁恭愛行已在清濁
之間哀平問爲密令視民如子吏民親愛不忍欺之
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
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
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
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
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蔽民矣凡人所
以異于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吏顧不嘗乘
威力強求請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

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指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茂爲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還京部丞客入皆涕泣隨從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按世相當于戈倥傯之時而獎賞循良之吏亦以撥亂在于安民安民在于擇吏知所先務宜其光復舊物而享祿久長也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十五

大材晚成 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材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嘗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千頭穀數萬斛嘆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不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于親舊初從隗囂後事光武爲伏波將軍

按蘇子瞻謂松柏之生方其始也既於牛羊困於蓬蒿及其終也歷千百年而不變此大材晚成之驗也馬伏波少時以田牧爲事亦邁迹于羊豕之類耳一旦雲蒸龍變光輔世祖而爛然爲中興元

勲所謂晚成者不信然乎哉

糟糠不下堂 以宋弘爲大司空弘薦桓譚爲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責之時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其論諸臣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召弘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謔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按糟糠不可輕棄則鼎粟豈敢虛糜聲色不以動心則爵祿豈能奪志于此不特見宋公之義亦可

以規宋公之忠矣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十六

奮翼遁池 漢馮異大破赤眉于滎底光武降璽書勞之曰始雖重困回谿終能奮翼遁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按後馮異入朝帝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也雖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召父杜母 召信臣元帝時爲南陽太守視民如子好與民興利吏民號曰召父光武以杜詩爲南陽太守政治清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塘廣拓土田郡內比

屋殷足時人以方召信臣南陽謂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按興利除害父母事也而召杜以之信無忝矣但召子民於元成之亂朝而杜子民於光武之盛世則時雖以杜方召而召又難於杜也

子陽井底蛙 公孫述即位於成都隗囂使馬援往觀述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述盛陳陞衛以延援入欲授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雖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十七

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置乃使援奉書雒陽帝袒憤坐迎笑謂援曰卿邀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前至蜀公孫述陞戰而後進臣今至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笑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按一延見笑談之間而真主僞主迥然自別蓋井蛙之不可語於海者局其量也而神龍之不終潛

于泥者弘其度也故英雄之士一見決矣而竊怪隗囂之終不悟也然則真主固難得而識真主者亦豈易乎

知廢知興 班彪著王命論以風隗囂曰劉氏承堯之祚有赤帝之符俗見高祖興于布衣不違其故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昔陳嬰之母以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窮通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英雄誠知覺悟收嬰陵之明分絕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十八

信布之親餽則福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囂不聽天子明見萬里之外初竇融守河西隗囂說之曰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不從決策東向帝乃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足下舉足左右便有輕重欲相厚豈有量哉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至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按秦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

劉項起兵中國。擾亂南海。東西數千里。可以立國。即以佗行南海尉事。竟死。佗即自立爲南粵武王。此隗囂說融計也。而融不從。亦可謂識天命者矣。有志事竟成。耿弇擊張步。拔祝阿。臨菑。帝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又難于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按光武以耿弇比韓信。似矣。但以定齊一節論之。弇之功誠與信埒。而難成過之。若槩其智畧功畧。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十九

信非弇可企者。蓋弇當民心思漢之日。其勢易信。值楚漢分爭之際。其勢難。且延岑張步等。不過竊據之雄。視燕趙齊楚之勍敵。其難易又何如。則弇非信匹明矣。

聖主有不賓之士。微處士。周黨王良至京師。黨不屈。以良爲諫議大夫。時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劾之。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

歲復徵至滎陽。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不應。卒于家。

按胡致堂云。先君子有言曰。創業垂統。與增光前烈之君。待遇臣下。其體雖一。然嚴威儼恪。常施于爪牙介冑之士。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巽謙裕。常施于林壑退藏之人。以勵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漢高祖世宗。光武三君者。內平海內。外警百蠻。可謂英雄豪傑之主矣。然高祖之威。能行於暴秦強楚。而不能行於四皓。世宗之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二十

威能行於匈奴西域。而不能行于汲黯光武之威。能行於尋邑王郎。而不能行于嚴光周黨。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于所當。加則強。屈於所當。屈則昌。反是道者。難乎免於亂亡之禍矣。

客星犯座。嚴光字子陵。少與帝同遊學。及帝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一男子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遣使聘之。三反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

取引光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故人。殿于陵其卧。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以壽終于家。後人各其釣處。為嚴陵灘焉。

按子陵之不屈。尹遂昌謂帝不待以賓師之禮。而乃臣之。宜光之不應也。方正學謂子陵知帝不任三公。政歸臺閣。大臣多以切直非讖罷黜。恐不能堪。故不仕。以全君臣之義。以愚度之。皆非也。蓋賓而不臣。雖明王之盛節。而非賢士所當觀。觀若依日月以就功。名則舍光武更孰有可事之君。而陵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二十一

豈為是哉。觀其言曰。士固有志。信乎志在澤民。則為伊為傅。志在紫已。則為巢為由。固難強也。此千鍾之粟。不後於一絲之釣。而雲臺之畫。亦何加於富春之耕。陵之素志如此。由是而激頑起懦。助成東京節義之美。則子陵之不仕。猶仕矣。

借寇年 頴川盜起。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書曰。城若平。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九月還宮。謂執金吾寇恂曰。頴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獨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頴川聞陛下有事

隴。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重。與南向。賊心惶怖。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頴川盜賊悉平。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

按寇公不以盜賊繩盜賊。而以良民待盜賊。所以一至悉平。而有借寇之請也。彼以擊斷為事。都將惟恐其去之不速矣。奚云借而留乎。

雅歌投壺 征虜將軍祭遵。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二十二

事終無所言。其後朝會。帝每宴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按祭征虜之將業章章矣。而范升又稱之曰。清名聞于海內。廉白著于當時。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兄牛以其無子。娶妾送之。而不受。此則儒者之所難。而况韜鈴之士乎。古有敦禮樂說詩書者。遵其近之。而非建武諸臣所可匹休已。

賞戚缺子以避二鮑 趙王良從帝送欽。喪還入夏城門。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責門侯。使前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勸良無譴臣禮。大不敬。良

貴戚重臣而求効之朝廷。雖然，永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溫禦。帝曰：「貴戚且歛手以避二鮑。」

按人臣之執法，惟帝有以成之也。故鮑永一効貴戚，而帝即以歛手諭之。若曰：「此夫不可撓也。」吾亦莫之能禁也。則爲永者，寧不益作其敢言之氣哉？故朝廷肅然，吾不曰二鮑之直，而曰惟帝之明。

鄧惲拒關。帝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鄧惲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于門間，惲曰：「火明燄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中東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

中要評

卷之二

二十三

敢盤於遊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聚中東候，爲封爵。

按帝廢郭后，立陰氏，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輕議社稷者。」帝曰：「惲善，起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後又說太子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則其所以論父子夫婦之間者，婉而切曲，而當也。惲其得大臣格君之道，而拒關尤其末

節云

史事責三公。光武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臨蜀平後，非警急未嘗言軍旅。鄧禹賈復知帝意，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皆以列侯就第。鄧禹內行淳脩，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賈復閭閻養威重，朱祐薦復立爲宰相，方以史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

用。按世祖鑒彭韓之事，保全功臣善矣。然盡置而不用，則過也。如鄧賈輩，皆公輔之器，帝誠任之於中，興之治功，不益光乎？徒保其身而不盡其才，未必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二十四

無遺憾云

麥穗兩岐。張堪拜漁陽太守，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寒，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按兩岐之歌，得民深矣。而不過以勸民耕稼致之，則循良之政，亦豈以炫奇矜異爲哉？

柔道治天下。帝如章陵，脩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欺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按君道貴剛而帝獨以柔者非廢剛也明而不察斷而不苛剛中之道也即柔道也而豈委靡不振之謂哉帝其得之矣

董宣強項 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此奴下車因格殺之主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殺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願筆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古史要評 卷之二 二十五

叔爲白衣時裁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慄

按至賤如白衣而力能讐乎群吏至尊如天子而威不行于一令豈白衣之權重而天子之權反輕乎蓋天子立法者也庶人守法者也守法者猶得出入於法而逞其恣睢若自立法而自壞之如宗廟社稷何群工百姓仰望何庶人之責輕天子之責重庶人之得失止於一身天子之是非關乎天

下此其所以不同而不得不爲強令屈也

反風滅火 虎北渡河 劉昆初爲江陵令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爲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爲光祿勳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嘆曰此長者之言也命書諸策

按昆以勞而不伐爲厚之至偶然之對非長厚者有是言哉然以理究之亦當如是也蓋可必者所行之德政不可必者民物之感應若屑屑焉謂以某政致某應不亦誣乎惟以當然者責諸已而偶

然者付之天此德政之所以益然而禎祥自集也劉昆不惟讓功亦可謂知道矣

馬援薏苡 馬成討武陵蠻不克馬援請行帝慰其老援被甲上馬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援行擊破蠻兵初援有疾梁松來候獨拜床下援不答松意不平諸子曰梁伯孫帝婿貴重大人奈何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安得失其序乎援兄子嚴敬並喜譏議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龍伯高敦厚周慎願汝曹效之

杜季良豪俠好義。不顧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敎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會季良仇人上書。訟杜保。字季良。爲行浮薄。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梁松實固與之交結。帝召松固示之。松固叩頭流血。得免。松由是恨援。援卒軍中。松構陷之。援前在交趾。常餌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譖之者。以爲前所載。皆明珠文犀。帝怒。援妻孥懼。不敢以喪還。葬舊塋。素菜城西。

按伏波被甲據鞍。既昧知止之義。還書誠子。自坐

輕浮之譏。卒貽恨而罹罪焉。亦其自取者歟。

閉關謝質。城官馬武欲殺匈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成。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今非其時。不如息民。遂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賢。

稽古之力。博士桓榮爲少傅。賜以轎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按士之有志。稽古也。豈徒以博一車馬之榮利已。已哉。千駟弗視。萬鍾弗顧。以植蔗漿之操。以礪貪。

鄙之俗。鯁鯁焉於車馬。是誇榮之見。亦甚陋矣。一見央聖主。京兆掾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奸枉。每讀詔書。嘗嘆息曰。此聖主也。一見央矣。及守會稽。爲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一札十行。帝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于上下。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其失者。廢郭后。易太子。殺韓歆。斥桓譚。與馬援。信圖讖。行封禪。不免爲仁明之累。

明帝。諱莊。光武太子也。在位十八年。壽四十八。

三老五更。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明帝幸辟雍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天子親執醬執爵。諸儒執經問難。冠帶縉紳之士。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上白爲太子受書于桓榮。及即位。猶尊榮以師禮。

按明帝此舉。可謂帝王之盛節。而李躬桓榮不知果稱更老之盛名乎。否也。大都章句經儒。而脩齊治平之道。樂未聞焉。故欲舉漢庭而三代之難矣。此帝雖畫尊師之隆禮。而竟未收尊師之實效也。

雲臺二十八將。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首鄧禹。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

茂寇何傳俊參彭堅譚馮異王霸朱佑任光祭遵李
忠景丹萬續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
隆又蓋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
椒房之親不與焉

按馬援之才知勳名當不在寇祭耿馮下而乃以
椒房之親不與功臣之列則今之所圖畫者錄功
也非親親也功有可稱何嫌何疑而故掩之哉

佛入中國 初帝開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

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精其道者以來大抵以虛

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二十九

生時所行皆有報應于是中國始得其術圖其形象
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光武第六子最先好之後竟以謀

逆被誅

按此胡神亂華之始其端一開末流靡極遂致榛

塞聖道簞鼓生民爲千萬年無窮之禍明帝之罪

可勝言哉楚王事佛最先得禍最酷佛家福田之

說誣也明矣

丁鴻諫讓 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

國於弟盛不報乃挂衰經於塚廬而逃去友人鮑駿

讓之曰昔伯夷具札孔丘行越改得申其志耳今子

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乃還就國
又有鄧彪劉曄當襲父爵而讓其弟君子皆試之然
三人猶有優劣劉鄧讓而不反丁鴻讓而不終此鴻
之所以賢於劉鄧也

按丁鴻劉鄧皆慕季札之風而興讓者也季札以
弟讓兄於分宜而其情真三子以兄讓弟於分悖
而其情矯是以君子有異議焉

爲善最樂 東平王蒼光武第二子來朝還國帝賜手詔曰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瞻望永懷實勞我心日者問王

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善令送列侯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三十

印十九枚諸王子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按爲善之樂樂非外至人心有真樂也明無人非

幽無鬼責行不媿影寢不媿衾此心如太虛然纖

翳不存其樂何如所謂作德日休者此也充之則

孔顏之樂不外是矣東平其賢矣乎

投筆封侯 班超超自書生投筆有封侯萬里外之志

有相者曰生燕頤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實固

使超入西域行到鄯善鄯善王奉詔禮敬甚備後忽

疎懈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乃會其吏三十六人曰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夜攻虜營斬其使一國震怖

帝以超爲軍司馬復使于真其王廣德降諸國皆遣子入侍封超爲定遠侯至和帝朝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乃徵超還以戊己校尉任尚代爲都護請教於超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尚謂所親者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爾尚竟失邊和如超言

按李邑毀超功超嘆曰身非魯參而有三至之說悲見疑于當時矣及帝責邑使受超節度超又遣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三十一

邑還乃曰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則超之量誠大過人者萬里封侯非倖致也

耿恭拜井 耿恭與北匈奴戰引兵據疏勒城城傍有澗水匈奴擁絕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恭整衣向井再拜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以爲神遂引去

按拜井得水天之所以默佑乎恭也揚水示虜恭之所以善用乎天也天人相與之際一誠而已矣
郎官上應列宿 帝因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軍百里苟非其

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按錢幣之賜僅足以空帑藏而官爵之濫遂至于股民膏明主損己以益民故寧輕賞賜而不敢濫名器也

章帝諱炁明帝太子也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一

至孝安親 章帝欲封爵諸舅馬太后不許曰嘗觀富貴之家福祿重疊猶再植之木其根必傷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而欲先榮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惓惓乎若陰陽調和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太后兄馬廖慮美業難終上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三十一

疏勒成德政曰改政務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痍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髮四方高一丈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太后深納之

按明德斯言誠母后之龜鑑馬廖一疏乃德政之鴻謨良由伏波將軍以忠慎教家以義方垂訓故世齊其美有如是乎

廉范五袴 廉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

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康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按一水之備安能與五袴之誦想其與民休息而厝之煖衣飽食之天者當無所不盡其制也故民歌之如此

林徽為親毛義以行義稱於鄉里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微辟皆不至奉乃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

按始之喜也固足稱孝矣終之辭也得母廢忠乎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三十三

蓋孝可自盡而忠難必竭則亦養素全真以成就一是而已矣此義之所以為賢也

魯恭三異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不任刑罰邑人許伯輟耕相讓其治邑有三異焉蝗不入境化及禽獸豎子有仁心永下有雉過止其傍兒童不捕言雉方將雛

按昆蟲鳥獸蠢類也豎子至無知也恭能感而化之其視乎許伯之爭又尋常事耳故稱異焉

安帝諱祐清河孝王康之子章帝之孫也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一

楊震四知弘農楊震孤貧好學諸儒語曰關西夫子

楊伯起鄧隲聞而辟之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經昌邑故所舉茂材王密為昌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媿而出震性公廉子孫恒蔬食步行或欲令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焉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按四知之對特以折無知之語也故致堂非之以為天地不可以二言亦不可以知論此乃以文言辭者矣究而論之書曰天聰明又曰知我其天曷嘗無知耶大都震之意指四知為辭正不以昭昭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三十四

仲節冥冥墮行而以獨知為謹者也胡可究而病之哉致堂評史往往吹毛求疵此類甚多

虞翻三科謂為朝歌長設三科以募求壯士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謂為鰥會悉責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伏兵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絲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按三科皆非良士也而虞翻用之亦以盜攻盜一時權宜計耳若論設科取士自有六德六行者在

而三科安足言哉。

虞詡增竈 詡爲武都太守。羗衆數千。遮詡于陳倉峭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羗乃分鈔傍縣。詡日夜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羗不敢逼。或問孫臏滅竈而君增之何也。曰。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懼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羗衆攻圍。用計大破走之。一郡遂安。

按兵有權變。故增減雖殊。而制勝則一也。若膠柱鼓瑟者。烏足以語此。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三十五

子國顏子 汝南黃憲。世貧賤。父爲牛醫。年十四。荀淑遇于逆旅。竦然異之。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淑至袁閭。所問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閭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未見叔度。自爲無不及。既觀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與周舉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遊汝南。先過袁閭。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曰。奉高閭之器。譬諸兄。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

不清。濁之不濁。不可量也。

按叔度爲諸賢所推服。其賢可知。大都以德器過人。而薰染感動。自不覺其神乎心。醉如是也。若其言論風旨。固無所考見。而近世乃有天祿外史之傳。亦淺之乎視憲矣。

順帝 諱保。安帝太子也。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一。

樊英進退無據 處士樊英。少有學行。隱於壺山之陽。屢徵不赴。順帝朝。復以策書玄纁徵之。待以師傅之禮。英始就聘。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謨者。以爲失望。河南張楷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三十六

之出。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贊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按弓旌招賢。東帛徵士。帝王之盛節。治世之休風也。第處之者。當自揣焉。如果一出而足以尊主庇民。則擔爵析圭。亦不爲過。脫或不然。則率棲岩軌壑。以涵濡道德。表勵風俗。於世教有攸賴焉。亦明主之所不可無者也。若徒抱空名。而無實用。如國朝吳興弼者。亦何補于明世。

盛名難副 徵處士楊厚。黃瓊爲議郎。李固以書遺之。

以君子謂伯夷。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語曰。峴峴者易缺。嶢嶢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是故俗論。皆言龐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嘆服。一雪此言耳。

按李固。卽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馳。負笈從師。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爲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卽子也。

張綱埋輪。遣杜喬。張綱等八使分行州郡。表賢良。黜貪汙。張綱獨埋其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三十七

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專肆貪叨。縱恣無極。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

按豺狼既除。狐狸自當屏跡。此張綱所以舍彼而効此也。蓋朝廷爲州郡之腹心。腹心安而四肢自順。大臣爲百司之標準。標準正而趨向自端。不則雖遣百使巡行。貪墨何由息哉。

蘇章二天。薊州刺史蘇章。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欲案其姦贓。乃請太守設酒餞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文孺與

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薊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按刺史案屬姦贓。正法也。胡爲乎有酒餞之設。歡好之陳哉。蓋情法均不可廢者也。况當埋輪攬轡之時。風裁稜厲。而蘇文孺特以委曲行之。情盡而不斲於法。公義私恩。其兩無負哉。而不激不隨之風度。亦可想見矣。

桓帝諱志。肅宗曾孫也。在位二十一年。壽三十六。

荀氏八龍。荀淑爲朗陵侯相。蒞事明治。稱爲神君。有子八人。並有名稱。後魏荀爽。時人謂之八龍。其六曰。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三十

爽。字慈明。人言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縣令命其里曰高陽里。取高陽才子之義。李膺性簡亢。無與交接。惟以淑爲師。以陳實爲友。爽嘗謁膺。因爲之御。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陳實與淑齊名。嘗請淑長子紀。字元方。御車。次子譙。字季方。駟乘。孫群。字長文。尚幼。抱車中。至叔家。八龍更侍左右。淑孫或。字文若。尚幼。抱臂膝上。太史奏德星見。五百里內有賢人聚。寔嘗爲大丘長。脩德清淨。百姓以安。紀譙之子。問其父優劣。於其祖。實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按八龍與元凱之數。迭相符矣。而其實則異焉。元

凱興於治朝故能贊衰淳龐之化荀龍生于亂世卒無以成匡齊之功雖其所遭之厄使然而才德亦不伴也

崔實政論 謂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孝宣嚴刑峻法海內肅清筆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多行寬政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鑒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于威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曆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三十九

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刑罰者治亂之藥后德政者興平之梁肉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除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后供養也方今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術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拊勒鞭撻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仲長統見其書嘆曰凡爲人主宜爲一通置之坐側

按此時王綱不振賊冀擅權詔璫肆志而主威奪矣故實爲此論以矯之蓋一時之權術非百世之通義也而或執寬猛之常道非之亦不察其旨矣朱穆羔羊之節 朱穆爲冀州刺史宦者趙忠莖父僭

爲玉匣穆案驗剖棺出之帝怒徵詣廷尉輪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上書訟穆曰中官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掌則使饑隸富於季孫呼籲則令伊顏化爲桀蹠而穆獨元然不顧非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振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黔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

按朱穆之節偉矣議者猶以從梁冀之辟爲歎愚謂冀雖惡逆其辟賢一節則不可盡非者姑從之而委曲匡諫或可回克焰於萬一若必介然不就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四十

孰與扶顛持危乎此穆之心有可原者也觀其惓惓以專心公朝爲戒良亦苦矣而可以過警之哉龜山之從蔡京無異于冀而反以尤穆何耶

穎川四長 穎川人韓韶爲廬長瑯琊賊公孫舉等相戒不入廬境餘縣流民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獲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知韶賢竟無所坐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實皆爲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穎川四長

按韓韶之散盜賊而賑流民德政尚矣荀淑則初對策而斥梁冀即棄官而瞻親友鍾皓則讓二弟

而不肯仕。歷九辟而不樂就。陳實則以公平率閭里以清淨治。即邑釋楊吏之私讎。而遠近嘆服。送張讓之父喪。而賢士倚賴。范史以四人同傳。取類亦當矣哉。

范滂攬轡 汝南范滂少厲清節。嘗為清詔使案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賊汙者皆望風解印綬。滂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對曰。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二。其受顯戮。尚書不能詰。

按攬轡澄清除姦之道得矣。寧無少含垢納汙之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四十一

量乎語曰。太察無徒。又曰。治去太甚。滂乃不知慮此。而毛舉鷹擊。傷於刻覈。不無焉。三木囊頭之禍。所自來矣。蓋滂之志。施於治世則可。施於亂世則不可。噫。

劉寵一錢 寵為會稽太守。微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老。老矣。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曰。白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當棄去。故自扶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按劉寵之得民甚矣。而老叟誦之。不過曰。狗不夜

吠。民不見吏。則知循良無多端。惟在息民安民。異法惟在不擾。柳子厚曰。悍吏之來吾鄉也。呼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誶然而駭。雖雞犬不得寧焉。此與劉寵異矣。安得有百錢之送耶。

姜肱同被 陳蕃薦處士姜肱。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孝友。共被而寢。常遇盜。兄弟爭死。盜而釋之。又徵安陽魏桓。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千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官數千。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四十二

按仕以行志。志不可行。仕何為哉。况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雖欲捐身殉國。竟何益矣。此桓所以見之明。辭之決也。若姜肱孝友。則又濁世之隱君子矣。

南州高士 豫章徐穉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人服其德。陳蕃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惟穉來。設一榻。去則懸之。時黃瓊卒。四方名士會葬者七千人。穉至。進爵哀奠。置生芻墓前而去。諸名士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使陳留茅容追及之。為沽酒市肉。穉為飲食。問國家事。不答。問後

穽乃答或曰可與言而不言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孺子爲人清潔高廉而爲季偉字容飲食此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愚不可及也

按孺子之賢陳蕃以一榻爲恭茅容以一食爲慶當時之尚清節而驚名高者至矣然名愈高風愈激黨錮之禍未必不由此也

李郭優舟 郭泰博學善談論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曰吾見多士矣未有如郭林宗字泰者也遂與爲友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四十三

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惟與泰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按仙舟之榮李郭同之黨錮之辱李獨罹之蓋一出一處其趣殊也故李猶不能出塵凡之條鎖郭則飄然其真仙矣

茅容草蔬飯客 郭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茅容耕于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泰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食母餘半度置度板開裁物于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戒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

揖勸令從學

按鷄蔬微物也食母飯客微事也林宗胡賢之哉蓋孝敬異于恒情則德器必能遠到故勸令從學以克之耳

孟敏墮甕不顧 鉅鹿孟敏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泰問之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泰知其德性有分矣亦勸令遊學遂知名當世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臆不遠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泰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遊卒歲而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四十四

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誡之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爲師表

按林宗既知廢不可興而猶誨誘不息者何也蓋不得行其志于君民猶欲明其教于士類無非爲扶顛持危計耳迨一繩難維之語入而翻然悟此其所以超脫於條樊之外而得以明哲稱也

鷹鷂鸞鳳 仇香爲蒲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元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與署香爲主簿曰閭在蒲亭陳元不

而化得無少鷹鷂之志耶。香曰：以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為也。與曰：枳棘之林，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匠之路，乃以一月俸資香，使入太學，郭泰拜之曰：君素之師，非泰之友也。

按安靜之吏，惴惴無華人，或少其風采德化之實，輒排不事人，或短其鷹鷂，不知風采盛則實意，不鷹鷂施則撫綏。此君子之所以寧取此而去彼也。

士登龍門 李膺拜司隸校尉，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

王令，貧殘無道，畏膺，避還京師，匿于兄家，舍柱中，膺

曰：要評

四十五

舉吏卒破柱取朔，隨殺之。諸黃門皆屏氣不敢出。官省時朝廷自亂，紀綱頽弛，而膺獨持風裁，士有被責者，莫敢名，為登龍門云。

按龍門之譽，日鞅黃門之氣，愈念為膺者，母亦少晦以避之乎？而乃驚為名高矣。奚惑乎名盛而為益熾也。

清觀示辱 東海相劉寬，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發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清觀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笞。人皆悅而化之。

按清觀之政，施於良民，則可施於奸究，則不可。

於古則可以懲非，用於今則適以縱惡。善治者，必芒刃斧斤相濟以成理，執一焉，是膠柱而鼓瑟也，必不達矣。

南北部黨 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其陵周福，及即位，

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謹

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植因師獲印周仲進。福二家互

相讎，各樹朋徒。於是其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

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

瑁以岑暉為功曹，二郡誰曰：汝南太守范滂，南陽太守成瑁，

陽宗資主書，而南陽太守岑公孝，字弘農，成瑁

曰：要評

四十六

但坐嘯太學諸生，更相褒重。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疆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展展到門。

按此黨禍始也。初不過賓客之譏嘲，學中之謔笑，而詎知其貽天下大禍若此哉。蓋彰善癉惡，人主之柄也，而乃自相臧否，至於公卿畏其貶議，展展到門，則以匹夫擅天子之權，以大學尊廟廊之政。此部黨之譏一入，而天子遂赫然震怒，將謂其恣橫，奪主威，所以廢置誅戮，而無少顧恤者，其中

固有所深忌甚惡而不可解者在也諸賢不悟而輕觸之亦可哀矣

范滂不媿夷齊河南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滂人李膺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子弟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大學遊士共爲部黨誹訕朝廷天子震怒逮捕黨人遂下李膺等於獄後使中常侍王甫訊獄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屠齒其意何如滂曰仲尼有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採湯滂欲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媿夷齊甫慙然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放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四十七

按夷齊處治世而全節范滂遭亂世而殺身然與其駢首於階下孰若遁迹于首陽吾謂滂之心雖無媿道則未盡也

平原無黨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連及者數百惟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切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風俗不同五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

陷善良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按弼全平原之黨而活千人之命公忠尚矣后爲河東太守當舉孝廉乃拒侯覽之囑書而幾遭棄市之大辟幸得魏邵之行賂免焉則其自言曰誰謂荼苦其甘如飴昔人刎頸九死不恨者誠然也

聖帝

諱安章帝之玄孫也在位十二年壽三十四

後顧及厨李膺等雖廢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更相標榜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宗慈夏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四十八

後蔡衍羊陵爲八顧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崔超岑暉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爲八及言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母班秦周蕃鄧王章爲八厨言能以財救人者也陳寶誅復治鉤黨殺李膺等百餘人

按諸賢當廢棄之時天子方側目宦官且切齒而猶自相標榜欲使山林處其黨朝廷處其汚將不益增汚者之嫉重爲潔已之戒哉故不惟禁錮終身而卒駢首以就戮也諸賢其亦有以自取之歟郭泰明哲范滂詣獄其母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

齊名死亦何恨。滂受教顧其子曰：吾欲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聞者莫不流涕。九黨人死者百餘人，郭泰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爾。泰雖好臧否人物，而不為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溫公稱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云。

按黨錮諸賢皆履虎蹈蛇，相隨入獄，惟郭林宗之言遜申屠蟠之見幾，所謂鴻冥鳳舉，繒繒不及者乎。

申屠蟠見幾 初范滂等非訐朝政，太學生爭慕其風，史要評 卷之二 四十九

以為文學將興，龔士復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二年滂等罹禍，惟蟠超然免於評論。溫公稱其為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云。

按俊眉顧及諸賢，其人品非不高，志操非不偉，然皆不免以氣節相尚，而涵養或疎，故不能明以見幾，默以保身耳。申屠廉幾以養勝者乎。

伯玉恥獨為君子 張儉亡命，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轉徙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

篤曰：此人名士，明廷寧且執之乎？欽曰：蓬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何如？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裁半去矣。欽嘆息而去。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國相收褒融送獄。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融，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

按張儉處此，既不能如申屠蟠之見幾，又不能如范滂之就獄，則為憂殺之剪髮變形可矣。胡為偷史要評 卷之二 五十

生奔竄，以貽禍於無方哉？則知藏者輕一死，足以成君子之名，而亡者重一生，反以為君子之累，儉其能自安乎？

天下中庸 太傅胡廣卒，年八十二。廣周沔曰：公歷事六帝，禮任極優，與故吏陳蕃等並為三司，練達故事，明解朝章，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廣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慧，常遜言恭色，以取媚于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按皇明通紀云：建文時有胡廣者，成祖靖難兵至，廣與解縉、周是修相約死節，臨期是修抵廣門，聞

駟馬御史

按桓與當閹豎灼焰之時、而能使之畏避、可謂砥柱中流矣、然卒無救于黨錮之禍、吹炎燼之微者、以大厦將顛、非一木所能支也。

月旦評
汝南許劭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

古史要評

國卷之二

五十一

題汝南俗有月旦評曹操徃問之劭鄙之不答操叔
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喜而去

按曹瞞之喜非喜爲能臣也喜爲奸雄也蓋其挾

天子令諸侯之志已定於冑中一聞許劭之評而

此亦協焉故深喜之

聖帝中子也。在位三十一年。葬玉篆。陵馬山。公陽。

管寧與華歆爲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

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

按寧避曹操渡海居遼歆事曹操破壁收伏后此

金提金之後驗也

守劍 王烈器業過人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

請罪曰刑戮是其不使王彥方字烈知也烈聞而使人

謝之遺布一端、後有父老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

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

牛者也。諸有爭訟。將質之於烈。或至塗。或望廬而返。

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焉

方食失箸 曹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

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備

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董承等

同謀討操郡縣多叛操屬備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五十二

按備以孤窮羈旅之人而當天下英雄之號其不

免於虎口者幾何故七箸之失驚懼之真心也

雷之語掩護之辭詞也。一以釋人之疑。一以免人

之是故雖奸如老瞞而亦有所不及覺者矣

秉燭達旦 關羽兵敗降曹 撫撫欲亂其君臣之義今

二嫂同居一空羽兼煙肆且終不就審

更三、陳三之田事、陳三、即陳無已也、陳之妻與趙

凍死陳三之婦事陳三良陳無日也附三妻其

我之聊如昨。才交于非重。莫不可集。第恐其不

寒而卒此可謂先後一轍古今並艷者矣

關羽報效曹公 劉備奔青州歸袁紹紹議攻許達其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操救延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問之羽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啻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及羽殺顏良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五十五

按羽之報曹也乃所以報劉也蓋受恩不報羽固何辭于曹而然然長往曹將有辭于羽而千里之行難自遂矣故不得不為奮一擊之力也而又詎知紹之將即劉之將耶

孔明比管樂 瑯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未之許也惟穎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于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

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君謂計將安出亮曰曹操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賢君將軍既帝室之胃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五十四

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然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按自古英雄豪傑樹勳建伐莫不自棲岩居谷時則量籌畫然後乘時奮起展布于天下如韓淮陰劉玄德諸葛武侯草廬一言所以區別劉項程微孫曹揣度天下強弱之勢與進取緩急之宜應屋如布置棋局然而後日所就皆如其言不爽毫髮想其垂釣乞食抱膝長吟之時固已見之審而籌之熟所以一出而吐奇脫穎豐功偉績彪炳於

寰宇無難事也。夫豈姑嘗試而漫爲之者哉。芟天
命興漢。故歸信得成其功。天命去漢。使孔明莫副
其志。而要之寧靜浩泊。學本聖賢。出處經綸。道符
伊呂。三代而下。鮮見匹儔。千載之後。人爭慕慕。固
非區區功名之士。如淮陰所敢望也。

赤壁破曹。曹操遺孫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旗南
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方與將軍會獵於吳。
權以示群下。莫不失色。張昭等皆勸迎降。魯肅勸權
召周瑜。瑜曰。請得精兵五萬。保爲將軍破之。權拔刀
斫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以瑜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五十五

督三萬人與劉備并力逆曹。瑜部將黃蓋曰。寇衆我
寡。難與持久。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間艦。載燥荻枯
柴。灌油其中。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
以十艦最著前。餘船以次俱進。同時發火。火烈風猛。
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
率輕騎繼其後。北軍大壞。操從華容道步走北還。

按赤壁一戰。三分鼎峙之機也。倘非孫劉協心。則
操之事成。而天下一矣。所幸天不絕炎。東風效順。
足以梳老瞞之魄。而噬炎林之燼。獨憾其不能始
終併力。以向中原。而徒以區區一荊州相競也。惜

哉。

士元非百里才。龐統字士元。號鳳雛。備以統守來陽
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
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
言之。遂用統爲治中。親侍亞於諸葛。

按驥驥一日千里。而捕鼠不如狸狽。此大受不可
小知之喻也。以龐士元之才。守百里不治。而處治
中則治。則用人者。豈可繫驥驥之尾。而廢千里之
能乎。

法正說劉備取益州。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五十六

用。悒悒不得志。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付劉璋
不足以有爲。勸璋結劉備以討張魯。璋然之。遣正迎
備。正至荊州。陰說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益州土
沃財富。大業可成。備曰。今指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
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誦吾以忠。每與操
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義於天下。奈何。統
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六國。何負
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
關羽等守荊州。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巴郡。太
守嚴顏拊心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

漢統而收復漢之士字無不可者於備乎何議於正乎何尤

諸葛亮以嚴治蜀 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法正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主客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尊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敵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

備至治璋增備兵使擊張魯備未即擊厚樹恩德以收人心 備在葭萌龐統勸備斬璋將楊懷高沛并其兵進據涪城諸葛亮與張飛趙雲將兵沂沱克巴東破巴郡獲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壯而釋之分遣雲從外水定江陽捷為飛定巴西德陽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亦來請降備進圍成都璋遂降備領益州牧

按益州之寬猛何常惟其時宜而已諸葛亮以嚴治蜀以申韓告君皆審時度勢得通變更化之宜而才可與執一者論也不則宣尼誅亂政子產鑄刑書時非嚴乎其治亦時能尚乎

一短二長 孫權論魯肅曰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畧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張言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諸將俱言宜遣迎之子敬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

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此方鄧禹也

按以一國利害論借荆州以資敵似為失策以天下大義論則玄德以與漢實為忠謀故權之所短耳君子之所見以為長而惜乎不能終用其長也 孫權欲討樊伯以以五千人往足休備觀一節之驗 若權欲討樊伯以以五千人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權曰伯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略當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休備觀一節之驗也 休備短人節謂服飾言不必為休備權遣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

按設假微事也而日中不得其無取象應變之才可知此潘濬所以料其易擒也若有才者一展優之任必得其宜無惑乎能破敵而成功矣雖然敵亦有難以輕料者此龍且所以易淮陰而卒死于淮陰也料敵者又不可不知

分香賣履 劉元城云溫公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乃理會武帝遺令此操之微意也操身後之事孰有大於禪代者乎今遺令詳謀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及禪代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五十九

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因此歷觀操平生之事如夜卧枕圓枕嗽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意也
按曹瞞之奸如鬼如蜮閃倏詭秘不可方物自以爲後世無能測者而卒難逃於肺肝之見如爲疑塚七十二於漳河之上有題之者曰一棺何用塚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番酋焉封土世間隨事有知否亦窺其隱微矣奸僞竟何所遁哉
後漢 昭烈帝諱備字玄德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

孔明受顧命

昭烈疾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

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詔太子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爲之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于永安太子禪即位封丞相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于亮亮乃下教令曰夫衆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和字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六十六

泰畧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反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按君可自取之言昭烈至誠至公之心所吐露者非矯飾也而亮即以死自誓君臣之間誠如家人父子傾徹肝膽無間然矣若夫集思廣益而虛心以求過與吐哺握髮者何殊宜其鞠躬主專重權無絲毫疑忌之嫌而且感人於沒世也
後漢 昭烈帝諱備字玄德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
七縱七擒 丞相亮南征雅蘭衆軍馬謖送之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夫用兵之

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顧公服其心而已、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傳入、斬雍闓、孟獲、收聞餘衆、以拒亮、獲素爲夷漢人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祇如此、則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四郡皆平、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按孔明之志、惟欲殄魏吞吳、以恢復舊都耳、而顧急急南征者、何以南蠻竊伏境內、爲肘腋之變、必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六十一

先驚其氣、服其心、庶可長驅中原、無內顧之憂矣、故其表曰、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其受遺輔政之施、爲次第固如此也、豈顧武而好勞哉、

前出師表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殞崩、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事、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魏晉書

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惜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六十二

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七縱七擒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云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後出師表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今賊遼遠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所未解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兵敗於楚、曹操搦手、謂天下已定矣、然先帝

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歸降蹇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

按出師二表蕪東坡謂其簡而盡直而不肆與伊尹說命相表裏胡致堂謂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一不售者至其自名之語曰謹慎即文王之翼翼小心矣尹起莘謂其正大氣象讀之凜然猶有生意義聲充滿於天地之間三儒之論盡之矣愚玩後表歷陳曹劉之互相得失而結之曰鞠躬

石史要評

卷之二

六十三

盡瘁成敗非能逆觀則純乎聖賢之道以義命爲安者非區區功名之士僥倖希冀於難必之天者所可倫也謂之三代以上人物夫何過哉

畏蜀如虎 亮伐魏圍祁山魏遣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以禦之懿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於鹵城登山搖營不肯戰賈詡觀平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出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懿遣張郃追之漢兵乘高布伏弓弩郃中飛矢而卒

按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司馬懿知孔明不

可敵又知己不能敵故寧受人譏而不浪戰以取敗若賈詡輩則不勝其忿遂一戰而殞兵折將此知與不知之分也雖然司馬至此計亦窮矣使將星不殞將如之何奈天命去漢而使可畏者終爲不足畏也噫

天下奇才 諸葛亮作木牛流馬運米斜谷引軍屯五丈原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與司馬懿相持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懿巾幘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亮曰彼本無戰情示武於衆耳亮使至懿問其寢食及事

石史要評

卷之二

六十四

之煩簡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暇食不至數升懿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卒懿追之姜維令楊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懿遂不敢追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料其不能料死故也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至是諸葛行其營壘嘆曰天下奇才也

按木牛流馬千百世無人能解其巧八陣圖至今茫然於魚腹平沙之上即江水泛濫而行次不失焉是豈徒天下稱奇其殆古今之奇絕者乎陳壽猶謂非其長試觀南人起天威之號北人有如

虎之識以司馬懿用兵如神，算無遺策，而一出輒敗，僅僅死守，惟探其食少，卒其早亡，沒後之餘威，猶足以走之，其將畧可易及哉！壽始以成敗論英雄者矣。

三代之兵若時雨。胡致堂謂孔明大軍駐魏境，而魏師不敢攻，雜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其庶幾矣。朱黼曰：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儔也。自比管樂，持主乎撥亂繼絕之志，一時自寓之言耳。○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所興乎？程子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亮已近王佐之才。○朱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六十五

子曰：諸葛亮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拔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功爲多焉。○習鑿齒曰：昔管仲、季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況大人君子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天下有不服者乎？

中護軍李嚴恐糧不繼，始亮退軍，亮責之，免官削

爵，長水校尉廖立自恃才名，怨謗無已，亮廢之，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爲左社矣。李嚴聞之，亦發病死。

三國人才可與權。羅豫章曰：西漢人才如杜欽、谷永，可與適道，不可與立，故附王氏。東漢人才如陳蕃、竇武，可與立，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惟孔明然後可與權。

王昶戒子。兗州刺史王昶爲人謹厚，名其兒子曰默，曰沉，已子曰渾，曰深，戒之曰：吾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六十六

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于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禍福之機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其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怨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按馬援、柳詠、王昶、戒子三書皆有關於世教者，故並錄之以便參看。

何晏清談。何晏、鄧颺、丁謐爲曹爽所任用，自以爲一

時才傑人莫能及晏開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
 鄧颺曰君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
 易者不言易也因請作一卦可至三公不又問連夢
 青蠅集鼻上輅曰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讓
 恭享有多福願君侯東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
 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老生者
 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舅責其言太切輅曰與死
 人語何所畏耶及晏等敗舅問其故輅曰鄧之行步
 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
 何之視侯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

此為鬼幽皆非避福之象也晏素以貌自喜粉白不
 去手尤好老莊之書與晏侯玄荀梁王弼之徒競為
 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天下士大夫爭
 慕效之遂成風況不可復制焉

按管輅所言皆持身之正法聖賢之格訓也而僅
 以卜筮目之者非知輅矣
 竹林七賢 嵇康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號竹
 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蔑棄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按七人皆以清談遺世敗俗傷化晉室陵夷之禍
 此其作俑誠國家之蠹蠹名教之罪人也惡得賢

若慙鄙之王戎則又不賢之尤者矣
 阮籍為步兵校尉母卒方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
 晉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劉
 伶嗜酒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
 便埋我當時士大夫效慕之皆謂之放達鍾會方
 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不
 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
 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譖於司馬昭後之
 西晉紀 六朝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武帝姓司馬諱炎懿之孫也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五
 大魏純臣 晉世祖武帝司馬炎昭之子也襲封晉王
 未幾城魏稱帝廢魏主為陳留王出舍金墉城太傅
 司馬孚拜辭流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
 按司馬孚為晉宗室而猶不忘魏如此可謂遵生
 於污泥中者矣

李密陳情 晉徵李密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固辭
 表云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
 母孫二人更相為命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
 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
 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上許之

按先儒云讀李密陳情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孝今讀其文誠可謂一字一淚矣

輕裘緩帶 晉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羊祜都督荊州鎮襄陽祜緩懷江漢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滅吳還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餘人祜與吳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醜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遺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六十九

按羊祜陸抗交歡邊境致堂非之謂其借勢於晉以固權取必於吳以脅王似為太過彼抗之意以寫羊叔子之以德信懷吳人也豈誠厚我不過以仁服暴以信勝詐之計耳倘我不察而以暴詠應之寧不墮其術中故彼務緩柔吾亦為之緩柔彼無町畦亦與之無町畦則彼之計不售而我之理不致先屈此老成之深慮保境安邊之長策也豈真徇私滅公疑敵而誤國者乎使抗不亡長江未必能飛渡矣君子論人當以身處其地察其心毋

徒懸臆於紙上而苛責也

周處三害 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嘆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乃射虎殺蛟遂從機雲授學雋志勵行比及暮年州府交辟

按周處未學則為鄉閭害既學則膺州府辟是學固磨頑礪鈍之具濯垢滌污之資也人其可以不學乎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七十

此座可惜 晉太子昏愚朝野咸知尚書令衛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凌雲臺瓘陽醉跪晉主牀前曰臣欲有所啓晉主曰公何言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晉主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瓘自此不復言

按衛瓘既知晉惠不堪為嗣力能易則易之不能則去之奈何復為之相而竟滅其族豈非耽榮賈禍之至戒哉

焚雉頭裘 太醫司馬程璜獻雉頭裘晉主焚之於殿前勅内外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

按不貴異物者。帝王盛節也。顧帝王有其寶。而晉武好其名。名得而矯心馳。真心露。此雉裘之焚。卒轉而爲羊車之肆也。後之焚珠玉。錦繡者。實同此心。

峴山墮淚碑 羊祜卒。南州民爲之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于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按羊祜撫愛晉民。其墮淚無足異也。而吳亦猶然。化讐敵爲編氓。聯胡越爲手足。叔子何以得此。其所感者深矣。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七十一

劉淵北五胡之亂 初。曹操分南匈奴爲五部。處之內地。以左賢王劉豹爲左部帥。豹子淵。幼而雋異。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曰。吾嘗耻隨陸。隨何無武。絳灌遇文。無文隨。賈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王渾。李熹。屢薦於晉主。惟齊王攸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晉王不聽。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五胡之亂。自此兆矣。

按五胡者。劉淵。匈奴也。居晉陽石勒。羯也。居上黨。姚弋仲。羌也。居扶風。符洪。氐也。居臨渭。慕容

廆。鮮卑也。居昌黎。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初。侍御史郭欽上疏。謂宜及平吳之威。徙內郡雜胡于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武帝不聽。太子洗馬江統作徙戎論。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申論發達。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芥之憂。惠帝又不能用。此五胡雲擾之亂。所以不可制也。

釋吳以爲外懼 初。羊祜入朝。面陳伐吳之計。晉主復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七十一

而克。若皓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華深然之。晉主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於是王濬。杜預。皆上表勸伐吳。晉主許之。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爲外懼。豈非筭乎。王濬。王渾。杜預。攻吳鎮戍。所向皆克。吳人於江濱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置鐵椎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令善水者先行。遇椎輒着筏而去。又作火炬。灌以麻油。遇鎖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濬遂克西陵諸城。杜預帥騎夜渡江。多

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州縣皆望風。送上印綬，預伏節級撫之。謂衆軍曰：今軍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方畧，徑造建業。吳丞相張悌，諸葛觀逆戰大敗，皆爲晉兵所殺。王濬自武昌順流舉帆，直指建業。王渾遣人要濬論事，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鼓譟入石頭，吳王皓出降。

按山濬之言亦過矣。人主之持心警蹕，何常倘外侮未戢，而侈心忽萌，將不益爲敵國之資乎？懼其後而欲釋外以爲警，所謂懲餘廢食者矣。故不以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七十一

平吳愴愴爲戒可也

孫皓折賈克。晉賜孫皓爵歸命侯，引見登殿，稽顙。帝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克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執其君及好而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媿。

按孫皓劉禪皆亡國主也。禪初降魏，封安樂公，會宴作蜀技，旁人皆感愴，而禪笑自若。問其思蜀，則曰：此間樂不思也。及卻正教以先人墳墓在蜀，無日不思之言，司馬昭詰之，何似卻正語耶？遂驚視

曰：誠如尊命，此何異木偶人哉？孫皓一對晉之君臣，失色視禪，何啻霄壤，而卒不免於俱亡者，以晉庸剛暴，均非保命守成之器也。嗚呼，亦可戒矣。

渾濬爭功。王濬入建業，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已至，先受孫皓降，甚媿忿。表濬違詔，誣以罪狀。濬不平，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徑出不辭，上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言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蘭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媿乎？濬曰：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七十四

吾始德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遺諸胷中，是吾拙也。時人以濬功重報輕，爲之憤邑。按易曰：勞謙君子，無勞者不足論矣。惟勞而能謙，所以爲厚之至也。王濬其未知此道乎？且其喋喋忿爭，而見誚於范護軍也。

羊車縱欲。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急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宮人競以竹葉挿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后父楊駿及弟珧濟用事，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

按丁南湖謂晉武納吳宮人一傳，而即壞，是晉以

赫赫滅吳吳以冥冥滅晉此造化報施之巧非智士莫能窺也

王愷石崇開富後將軍王愷文明皇后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二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餽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帝每助愷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鉄如意碎之愷怒以爲疾已之寶崇曰不足爲恨今還卿乃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衆崇有愛妾名綠珠孫秀求之不與及趙王倫孫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七十五

秀勒兵廢殺賈后淮南王允討論不克敗秀因誣崇奉允爲亂收殺之崇嘆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

按馬援有言積財而不能散不過守財虜耳有道之士塵土軒冕瓦礫珠玉而况可炫之以競富關靡耶怨積禍極身亡族滅向之所競關者果安在哉吁亦可鑒矣

惠帝諱秉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壽歲壽四十八

王戎與時浮沉戎爲三公與時浮沉性縱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事

賣之恐人得種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肯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

按晉時人物溺於老莊猶有高世遺俗之清操也若王戎之貪吝則利欲紛擾視清操者益卑卑又下一等矣安可與嵇阮諸賢並列耶

王衍清談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行少時山濤見之嗟嘆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恨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七十六

按清談何足誤天下而誇誕成風職業廢棄卒至陵夷頽敗此實階之厲矣

畢卓放達卓常爲吏部郎比舍郎饌熟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廢弛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利欲可損而未可絕去也事務可簡而未可絕無也談者深刺

有形之界盛稱空無之美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
因高浮游之業早經實之賢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
是立言籍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
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恃吉凶之禮忽容止
之表責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
生以有爲分者也故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不
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不可謂
匠非有也由此而觀齊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
有之群生哉

按清談之風倡於何晏而成於王衍卒致陵夷不

市史要評

卷之二

七十七

可救藥其始不過執偏談之見以伸其說而抑知
其流毒至此哉裴頠著崇有論以矯之切矣當矣
而胡致堂猶議其遺形上之理又若爲何王豎赤
幘者吾不敢以爲確論

魯褒錢神論

晉惠愍駿

常

在華林園聞蝦蟆謂

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左右戲之曰在官地
者爲官在私地者爲私天下饑饉百姓餓死帝聞之
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臣下政出多門更相薦託
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爲體有乾
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

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
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
解今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
無已極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按晉惠之愚痴至此衛瓘惜座之言驗矣竊意老
莊虛無之論不過因薄世之紛紜功利而矯之者
初非有一毫嗜欲之染而其流遂至于貨賄公行
錢神恣肆蓋其棄禮悖義貽禍之必然者也倘令
重名檢謹廉隅而斤斤以實行真簡爲事豈至有
今日之害哉

市史要評

卷之二

七十八

銅駝荆棘中裴頠薦書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
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欲而無
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逸民每有
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察裳
而就之哉關内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
駝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后趙王倫廢殺賈后收張
華裴頠殺之

按張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辨龍肉知雉化卽吳
卽之石鼓識豐城之寶劍人比之子產宜也而卒
不保其身常忠索靖可謂見幾矣而晚節末路沉

酣利祿忠為劉聰之臣靖遭王頤之反皆死於賊手是諸賢者何其明於燭物而闇於全身工於知人審勢而拙於潔已保終歟

狗尾續貂 趙王倫篡位以孫秀為侍中中書監其黨皆為卿將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齊王冏討倫殺之惠帝復位按以狗尾續貂母為貴貂矣名器之濫至此已極其何以國乎

張翰思尊 齊王冏專政驕奢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膾嘆曰人生貴適志耳富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七十九

貴何為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以廢職徙為中書侍郎

按二子可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矣蓋尊羹鱸膾固其於大烹豐鼎而酣飲廢職不亦愈於膏斧醢俎乎

華亭鶴唳 成都王穎反長沙王乂奉帝大破之穎都督陸機戰敗官者孟玖譖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穎怒使索秀收機機聞秀至釋戎衣相見為腹辭穎既而嘆曰華亭鶴唳鳴可復聞乎遂收弟雲皆殺之

按機雲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各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開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諫謗緣虛而且疑上蔡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

嵇侍中血 東海王越奉帝征穎戰於蕩陰乘輿敗績百官侍衛皆散嵇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被殺血濺帝衣穎迎帝入鄴左右欲浣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八十

按嵇紹字延祖中散嵇康之子也康以膚受見誅紹以赴難致殞父子可謂金忠矣

懷帝 諱熾武帝第二十五子也惠帝無嗣立為太子在位六年為漢趙劉曜所殺

王衍三窟 以王衍為司徒衍說太傅趙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都督族弟敦為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後太傅越率兵討石勒卒於項王衍等奉越喪還葬東海勒率輕騎追之無一人得免者執衍等勒武人也先帝至洛陽倚上東門長嘯王坐之幕下問以衍識其有異後為所害衍竟為所害王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宦情不預世事因

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夜使人排牆殺之

按兔營三窟避所害也而卒不免於獵殺之禍王衍潛效狡謀亦自以爲深根固蒂萬全無害也而不知羯胡之獵者已識其後不能避牆之排亦何貴於窟之營也且方其揮麈高談詎不自謂上乘玄品如麟鳳之不世出一經患難遂乞憐搖尾使人屠之若犬豕然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何如然後知老莊之虛誕終不若孔孟之實用也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八十二

日食萬錢 太傅越殺尚書何綏等十餘人綏何曾之孫也初曾侍武帝晏退謂諸子曰王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矣乎曾曰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劭曰二萬綏及弟機美汰後猶甚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按儉者美德也萬錢猶不足視食不重肉者何如曾作注於奢使子孫承流競爲侈汰卒以亡族而徒謂帝無遠謀諸孫及難則驕奢之過豈帝令之

然哉晉之不競匪特君闇而相亦與有責焉總之浮蕩成風皆清談之流禍也

新亭流涕 是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鎮東司馬王導說瑯琊王廙收其賢俊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刁協下壺陶侃等皆與焉周顗來奔廙以爲軍諮祭酒桓彝見廙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顗中坐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慨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八十二

何至作楚囚對泣耶衆皆收涕謝之

按王導之言壯矣而卒不能挽吳江之水以洗中原之猩視夷吾一匡之績竟何如蓋夷吾志在天下王導志在偏安宜其功業大相遠也

愍帝 諱業武帝之孫在位四年漢將執而殺之

聞鷄起舞 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鷄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左丞相廙以爲軍諮祭酒逖糾合驍健志復中原將其部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琨謂人曰常

恐祖生先我者報。逃後鎮雍州。數邀擊後趙兵。後趙歸逃者甚多。自河以南。多叛趙歸晉。逃練兵積穀。爲取河北計。後趙石勒患之。乃爲逃修祖父墓。與書求通。逃牙門童建降於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逃。曰。叛臣逃吏。吾之深讐。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逃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逃者皆不納。禁諸將毋暴後趙民。邊境稍得休息。後以戴淵都督兗豫等軍事。謂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

按歸叛禁暴保境安邊事也。以之施于恢復。則非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八十三

計矣。祖士雅有誓清中原之志。幸而後趙叛歸。此一大機會也。正宜乘機撫納。壞其腹心。傾其巢穴。而區區之小思小信。何足係戀哉。不此之務。而竟爲羯胡所籠絡。甘其餌。利其啗。使擊梓潼。江之銳氣索然消沮。而終齎志以沒。蓋其志大而量小。忠有餘而識不足也。惜哉。

陶侃運甓。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朝運百甓于甌外。暮運百甓於甌內。人問其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後都督荊襄等軍事。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

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有怠戲者。取其酒器。擣蒲之具。投之江。將吏則加鞭朴。曰。擣蒲者。牧畜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呵辱。返其所饋。嘗造船。其木屑竹頭。皆籍而掌之。後正會。積雪初晴。廳事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侃都督八州。威名赫然。嘗夢生八翼。上天門。至八重。折翼而下。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八十四

每思此夢。輒自裁抑。晚年尤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梅陶嘗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及也。

按陶侃當清談廢事之朝。而勤勵如此。可謂中流之砥柱矣。且其破杜弢。平王威。斬蘊。峻。誅郭默。功亦不少。獨於討駿之役。逡巡不果。微有瑕議。而卒能成反正之勲。故比之魏武。忠似過之。孔明則非所敢望也。

東晉紀

元帝諱肅。文宣帝曾孫。琅邪王。觀之子。愍帝被害。即位。于建康。在位六年。壽四十六。

帝座上應列星 晉元帝諱廩初爲安東將軍及愍帝過害百官請上尊號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續撤去御座紀瞻叱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遂即皇帝位帝命王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乃止

按魏青龍三年張掖郡谷口水湧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自司馬懿至愍帝適及七代此石馬之數也晉時又有牛係馬後之語前史載元帝之父爲小吏姓牛與夏侯妃通而生帝則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矣故曰五馬渡江一馬化龍楊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八十五

節潘氏曰暴秦以呂易嬴故嬴亡於莊襄之手弱晉以牛易馬故馬戒於懷愍之時

溫嶠絕裾 嶠詣建康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既至屢求返命不許除散騎郎母亡不得奔喪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曰今桀逆未梟諸軍奉迎梓宮猶未得進嶠可以私難而不從王命耶嶠不得已拜受按絕裾之嶠人皆罪其不孝但觀其以偽醉擊錢鳳以涕泗誑王敦而以忠謀輸朝廷卒除大逆則其絕裾者母亦憤國家之傾危而出身以拯之不得不移孝以爲忠者與若以貪位忘親槩擬之則

苛矣

伯仁由我而死 王敦反王導帥其宗族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顗左右曰今日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又上表明導無罪導不知甚恨之及敦欲殺周顗戴淵從容問導導不答遂殺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已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八十二

按王敦叛逆王導不能無罪即周顗不爲申救導亦烏可譬之况周戴南北之望敦欲殺之正以剪朝廷之羽翼而爲篡位計也導宜以大義諱其不可而乃不答以點贊之詎徒爲伯仁冤而逆敦之虐焰愈熾矣是非特假手以報私讐而且助賊以戕良輔重爲社稷危也導自愧其負友而吾則謂之負君猶以大義城親許之豈其然乎

成帝

諱衍明帝長子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二

溫嶠灑泣登舟 內史蘇峻在歷陽器精卒銳更亮恐其爲亂下詔徵之舉朝以爲不可亮不聽峻遂反亮

遣使諭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取我率山頭
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尚書令下壹督軍討峻戰
敗與二子俱死其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
恨乎徵士翟陽嘆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
萃於一門溫嶠邀陶侃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
爲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之灑泣登
舟又遣侃書侃深感悟即戎衣登舟直指石頭嶠軍
食盡貸於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
乃臣子肝腦塗地之日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
虎安可中下哉公若慮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

按嶠峻狼子野心庾亮虎皮羊質者也始遣衆議
以召亂終拒嘉謀以致敗亮之罪可勝誅哉

石勒比高光 後趙王勒大享群臣謂徐晃曰朕可方
自古帝王何等王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於漢高後
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
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

康帝 諱岳 成帝同母弟也
在位一年壽二十二

武者哉

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
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
以取天下也群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
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嘗使人讀漢
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
天下及聞晉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按光武匹休漢高者也石季龍遜漢高而居光武
自附於韓彭之列是等光武爲韓彭儔也豈知光

出怪事 殷浩才名冠世庾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
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
徵辟屏居十年時人擬之管葛謝尚王濛嘗伺其出
處以卜江左興亡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翼請
浩爲司馬浩不應翼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
云談道實長筆競明德君子遇會際時寧可然乎浩
猶不起後乃就徵上疏出師屢敗溫請廢爲庶人溫
少時與浩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嘗輕之浩既廢雖
愁怨不形辭色嘗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溫謂郝
超曰浩有德有言當爲令僕足以義利百揆朝廷用

適其才耳。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

按殷浩之北伐。才智不足也。而恢復中原之志。犹有可取者。至於書空咄咄。竟達空函。其沮喪無聊之態。觀覲復用之心。何急切哉。則其初之搃退。不過養高釣譽。爲榮進之媒。非真如隆中之卧。不求聞達者也。而時人乃有管葛之擬。過情甚矣。

捫虱談世務。北海王猛。少好學。儻有大志。聞桓溫入關。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

古史要評

卷之二

八十九

之。問曰。吾奉天子命。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署猛軍謀祭酒。溫歸。欲與猛俱還。猛不就。後事符堅。一見如舊友。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以猛爲丞相。封清河侯。秦國大治。臨沒。堅訪以後事。猛曰。昔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終爲我患。宜漸除之。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吾平定六合耶。何奪吾景畧乎。猛之遠也。

按王猛彈智事。秦使符堅幾盡有中原之地。可謂

偉丈夫矣。然議者謂其不以事秦者。事晉。成晉一

統之業。爲恨。竊意當桓溫初見之時。不以豪傑視

猛。已非知己者。況其跋扈不臣。又豈能休休有容

以盡賢士之技。此猛所以料其終不足與有爲。而

莫之就也。棄賢才以資敵國。溫之過。非猛之罪矣。

桓溫遺與萬年。溫內史桓彝之子也。尚南康公主。庾

翼嘗薦於成帝曰。溫有英雄之才。願勿以常壻畜之。

後以溫爲荊梁都督。城蜀。加征西大將軍。封臨賀郡

公。督軍討姚襄。與寮屬登平城樓。望中原。嘆曰。遂使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九十

神州沉陸。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戰走襄陽。加侍中大司馬。以郝超爲參軍。王均爲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語曰。髡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溫恃其材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嘆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郝超勸溫廢帝。而立會稽王昱。秦符堅聞之曰。溫前敗霸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方更廢君。以自說。舉動如此。將何以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溫之謂矣。孝武元年。溫入朝。謝安王坦之迎於新亭。人情洶洶。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大懼。倒執手板。安

從容就廣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溫使柳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柳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溫還姑熟疾篤諷求九錫安坦之故緩其事時天子幼弱外有強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

按溫窺覲神器視王謝不啻兀上肉耳而安獨神色不變折其銳於從容談笑之間使晉室危於累卵而安於泰山由其置死生禍福於度外故也坦之不免失色者亦未能脫然於此耶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九十一

布衣公輔謝安少有重名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爲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相謂曰安石安不出當如蒼生何每遊東山以妓女自隨會稽王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桓溫請爲征西司馬乃赴召溫深禮重之安好聲律替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王坦之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安不能從

按安石之賢獨冠江左而挾妓遊山替功絲竹恃禮傷教乃王何清曠之遺風雖賢者不能免耳論

者固不以一青掩大德亦當寶其玉而察其瑕庶可爲名節坊也

孝武帝諱曜簡文帝第三子也在位二十四年爲張貴妃所弒壽三十五

草木皆兵秦王堅欲寇晉群臣權翼等皆諫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戢睦未可圖也且據長江之險殆未可伐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何險之足恃乎且築舍道傍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遂發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詔以謝石謝玄帥師八萬拒之玄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九十二

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與玄圍棋賭墅安棋嘗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玄又不勝安遂遊陞至夜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援安固却之冲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袵矣秦平陽公融攻克壽春遣尚書朱序來說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玄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渡澗水擊之斬梁成秦步騎崩潰堅登壽陽城望見晉兵部陳嚴

藝又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秦兵逼肥水而陳玄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若後陳少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玄等渡水擊之殺符融秦兵大敗自相蹈籍而死者蔽野塞川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息死者什七八堅中流矢單騎走

按符秦以百萬之師壓晉不啻烏獲持戈而制一童子耳然卒賴安石諸賢從容談笑而一舉破之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九十三

信乎將在得人而衆固不足恃也獨恨其不能乘勝長驅越長江以窺尺寸之土而使神州終淪於左衽惜哉

謝安折屐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遂已破賊既罷還內戶限不覺屐齒之折史稱其爲矯情鎮物於此亦可見云

按肥水之捷固以謝安知人善任得成其功而機天之助者亦不可誣也朱序反間秦兵自却草木效順風鶴皆師此豈人之所可爲哉謝安惟優游

服操鎮之以靜雖其籌畫素定亦預知晉無可乘之憂秦有自敗之理天必助順而惡盈也雖然天不可恃而人當自盡圍棋賭墅謂決勝之先機則可謂用師之常法則不可懂事成謀其師直之長策乎

劉裕一世之雄彭城劉裕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屨爲業好鷹犬爲鄉人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桓玄反稱帝入建康宮登御座而床忽陷群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劉裕入朝玄謂王護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后

古史要評

卷之二

九十四

劉氏有知錯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吾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爾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與復晉室與劉毅討玄玄懼或曰劉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擄捕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劉牢之也共舉大事何謂無成裕與桓謙戰於覆舟山縱火焚之玄軍大潰裕入建康焚溫神主迎晉新主納於大廟玄伏誅帝復位

按桓玄篡位而劉裕復之一時反正之功似不可

掩然所謂除狼而得虎者也晉祚之亡於茲矣

史要評

卷之二十終

九十五

新鐫古史要評卷之三

弋陽吳崇

同年祝世

閱

纂

應賜

男

應賜

宗琰

延齡

重鐫

玄孫

宗琰

重鐫

南北朝

南朝自晉傳宋齊梁陳北朝自魏分爲東西魏東魏傳北齊西魏傳後周併北齊而傳之

宋

附北魏

古史要評

卷之三

高祖

姓劉名裕彭城人仕晉爲太尉

王者不死

劉裕相傳爲楚元王交之後生而母死父

僑居京口將棄之從母救而乳之及長遊竹林寺獨

卧講堂前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裕裕獨

喜曰王人無妄後伐荻新州遇大蛇擊傷之明日復

至洲裏聞有井臼聲往視之有群兒持藥問何爲答

曰吾王爲劉寄奴所傷裕曰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

者不辱裕叱之皆散仕晉爲太尉封宋王受恭帝禪

建國號宋

按王者之興弟膺天命則必得天之佑劉裕爲漢

高遺裔其五色龍章彼此符象而斬蛇擊蛇之事
先後一揆理有固然非誕妄也

五斗米折腰 陶潛字淵明潯陽人侃之曾孫也少有
高趣博學不群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在官八十
日郡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豈能爲五
斗米月俸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
來辭著五柳先生傳微著作即不就自以先世爲晉
臣耻復屈身後代不肯仕宋惟題義熙甲子號靖節
先生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二

按不屈五斗愛士之完行猶可能也耻事二姓聖
賢之大節不可尚也種柳之趣當與採薇爭高而
區區辭榮棄華者不足擬矣

唱籌量沙 宋檀道濟與魏戰多捷軍至歷城食盡引
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懼將潰道
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
以降者妄斬之道濟全軍而還道濟威名甚重朝廷
疑畏之下詔誅濟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憤投地
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聲
不足復憚

按謀臣猛將本國之所倚敵國之所忌也撤其所

倚以去其所忌宋其何以國乎

恐負翟黑子 北魏主使崔浩高允撰國史曰務從實
錄浩遂以所撰刊石立於郊壇所書魏先世事皆詳
實北人無不忿恚諸浩暴揚國惡魏主大怒按浩等
罪狀初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謀
於高允允曰君惟懼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
重爲欺罔崔鑑謂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
人就死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魏主使允授太子經
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
吾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三

死魏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記鄧淵所
爲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
裁而已至於著作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
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
臣歸問皆云浩所爲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
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疑下哀臣欲勾其生耳魏主
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臨死不易辭信也爲
臣不欺君貞也且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允誅浩夷
其族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終不從
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史者所以記人

至善惡爲將來勸戒。崔浩雖不爲無罪。至於言國家得失。尤爲大體。未爲多違。臣竇與浩同事。還心苟免非也。太子勳容稱嘆。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按生死之際。亦大矣。重違心之媿。而終不苟免。以求生。恐一言之負。而堅執不欺。以明信。高允之忠誠。豈非亘古希見者哉。

齊

齊太祖蕭道成爲漢蕭何二十四世孫。裴英異肩有赤痣。如日月狀。仕宋以功封齊王。

史要評

卷之三

曰

裴蒼梧王立順帝。又廢之。竟代宋而有天下。高帝深沉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帝曰。晉此正長病源。即命擊碎。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按金土異品。貴賤懸殊。安能使之同價。但其儉以化民。不貴異物。行之既久。當必有帑藏豐盈。金玉克敷者。此必得之數也。不則貫朽粟陳之富。胡爲乎致哉。

人生如樹花。齊竟陵王子良武帝之子也。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

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闕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又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有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子良曰。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爲此。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縝大笑曰。使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五

按佛氏以人死精神不散。復聚而爲人。故有輪迴因果之說。范縝一論。足破千古之惑矣。而後世猶崇而信之者。母亦貪生畏死之念。根據於中。遂況溺而莫可挽乎。亦可哀矣。

魏有太平之風。北魏高宗。姓拓跋。名宏。好讀書。手不釋卷。善屬文。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詔策皆自爲之。好賢樂善。情如饑渴。如李冲王肅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禁胡語。求遺書。法度量。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按魏自天興以來。太和以前。中國晉宋齊凡三易。其間昏虐之主。弑奪之禍。紛紛迭出。而魏獨一脈相傳。且皆賢君。至孝文而極盛。蓋夷狄盛則中國

衰此天運之常理孔子曰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信哉

步步生蓮花 齊主寶卷大起芳樂玉壽諸殿窮極綺麗鑿金爲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嬖倖因緣爲姦利百姓困盡以至於亡

按蘊子曰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敗國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愚謂亡國之事非一而女寵爲尤如武曌楊妃之類號英主者不免焉東昏不足言矣

梁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六

梁武捨身 梁武帝蕭衍齊之疎族也母張氏見葛蕭生花旁人皆不見吞之生衍有異光日角龍顏重岳武顯舌文八字頂有浮光身映日無影有文在手曰武兒時能蹈空而行所居室中常有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長英達有文學仕齊封梁王竟代齊三捨身於同泰寺群臣以錢億萬奉贍表請乃許還宮三請乃許

按武帝以詐力攘國弑君命將出兵攻城禦敵驅無辜之民於鋒鏑者不知幾千萬計而乃區區不忍於犧牲以麵爲之且詔文錦不得爲人獸形非

真能仁及禽獸者也不過崇信釋氏之說以利益其身卒至捨身不顧而不知終無救於臺城之餓死也捨身而佛卒不能保其身亦何益矣

崔亮年格 北魏以崔亮爲吏部尚書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銓註不行亮奏立停年格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淹滯者皆稱其能洛陽令薛琠上書言黎元之命係於良吏若惟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鳳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

按此法立而人皆利其便已踵而行之盡政害民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七

亮其作俑者乎

賀六渾之意 北魏六州大都督爾朱榮兵疆劉貴等皆歸之貴薦高歡於榮榮未之奇也廐有悍馬命歡剪之歡不加羈絆而剪之竟不蹄嚙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訪以時事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統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高歡自稱其小字榮大悅後高歡弑爾朱氏酈節閔帝立孝武帝自爲大丞相復逐武帝西奔宇文泰立孝靜帝是爲東魏至歡子高洋篡魏國號齊

按高歡逐孝武而至孝靜。睥睨神器。猶不自取。而使子取之。跡其行事。與曹瞞何異。然歡猶以逐君為歎。則其罪又稍薄於瞞矣。

國家如金甌。東魏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所長。而多謀算。嘗言於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素輕高澄。高歡卒。遂以河南叛降於魏。復降於梁。先是正月。梁武薨。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且見朱異告之。異曰。此字內混一之兆也。及景遣丁和來上表。請舉十三州內附和。稱景定計。實以正

古史要評

卷之三

月。梁王愈神之。召群臣議。皆謂非宜。上曰。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然意猶未決。嘗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降。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異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上乃定議。納景封河南王。

按梁武以一夢受侯景之降。致臺城之辱。或者謂夢為先兆。而禍有定數。不可逃乎。不知夢者人心之靈。緣梁武在位日久。侈心已萌。故不覺形於夢寐。而景適附會之。異復迎合之。遂致紛紜起而變亂。生金甌缺壞。不可收拾。假令檢制其心。則後大

必不形於夢。即夢亦以理裁之。長慮却顧。而不輕為厲階亂本也。

侯景陷臺城。東魏高澄使杜弼作檄移梁朝。畧曰。侯景自生猜忌。遠託閭隴。依憑奸偽。逆主定君臣之分。離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今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奸。時堪乘便。則必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後侯景陷臺城。梁主坐卧不動。嘆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憾。俄而景入見於太極東堂。稽顙殿下。不敢仰視。汗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九

流被面。退謂王僧貴曰。吾嘗跨鞍對陳。矢又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懼。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是後梁主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為裁節。憂憤成疾。卧淨居殿。口苦索餐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景。景都督羊侃之子鵬。殺之。傳首江陵。暴屍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王僧辨等上表勸進湘東王。繹答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狹。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

議之。長鯨指侯景。短狹指蕭梁。太平玉燭。指梁武。

按梁武知金甌之無缺。而不能使寶鼎之不後徙。

兢兢於蔬食而不免荷荷於索餐。議者皆謂棄與國納叛人所致。不知其崇尚釋教則不待侯景入國而江左已淪于夷。不待社稷變遷而宗廟已不血食矣。其後臣叛君子叛父。蓋以浮屠棄君臣絕父子之教使然也。其流禍亦慘矣哉。

魏建六官 宇文泰以漢魏官煩令蕪痺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定六官泰為太師百官封拜皆倣周禮又籍民有才力者為府兵

按軍制用府兵官制本周禮皆良法也而卒不能復三代之盛治者以宇文泰無關雎麟趾之實意

也故曰徒法不能以自行諒矣

陳

高祖武皇帝 陳霸先吳興人漢太邱長陳實之後少倜儻有大志長涉獵史籍明綿侯孤虛遁甲之術明達果斷為時推服初仕梁封陳王竟代梁國號陳

按陳高祖以始興太守起兵陳侯景遂代梁祚史稱其為政務崇寬簡亦可謂亂世之賢君云

玉樹後庭花 陳叔寶起臨春結綺望仙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沉香為之金玉珠翠為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

雜植花草上自居臨春張貴妃麗華居結綺孔貴嬪

居望仙樓道往來以宮人袁大捨等為女學士江總等為狎客上每飲酒使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約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飲自夕達旦以為常

自古荒淫之主以女色亡國者不一而叔寶為甚且以文詞飾之其心非不斐然誇美也詎知閨中之張麗華已召門外之韓擒虎矣

隋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十一 議掘江南 隋文帝楊堅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

父忠仕魏及周以功封隋公堅襲爵進為王堅生而有異宅旁有尼寺一尼抱歸自鞠之一日尼出付其母自抱頭上角出徧體鱗起母大驚墜之地尼心動亟還見之曰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及長周人嘗告堅有反相堅深自晦匿女為周宣皇后靜帝立堅以太后父秉政遂移周祚即位會陳叔寶荒淫隋主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遂命總管賀若弼韓擒虎帥師滅陳獲其主叔寶天下為一

按郭璞云江東分王三百年後與中國合以其故

則及矣隋文所以一舉而成功也然不一傳而遂失豈非天命屬大隋而隋固為之驅除與

月露風雲

初隋主伐周之後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

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文體輕薄上書曰魏之

三祖崇尚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

從上遂成風俗江右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

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

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

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穉貴遊總州未窺

六甲先裂五言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十三

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

按六朝之文著簡極矣李諤能言之而未能正也

至韓愈而始變焉語曰文章與時高下其關世道

之汚隆也信矣

王通獻策

龍門王通字仲淹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

不能用罷歸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

衆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

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饔飧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

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

願仕也或諧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

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

慢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璿問息諒曰無非

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飲之

國其財必貧又曰聞謗而怨者讒之國也見譽而喜

者佞之媒也絕國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

人詔文中子

按太平十二策不知其何所稱說而以無赦重飲

之論推之是必致治保邦之訐謬非迂緩不切時

務者也時言非其時投非其主而銜玉亂世鼓瑟

齊門聞於自重之義惜哉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十三

帝不誤我

文帝立楊勇為太子性節儉而勇服用奢

侈帝不悅又多內寵獨孤后深惡之晉王廣遂彌自

矯飾為奪嫡計楊素贊帝廢勇立廣為太子帝親疾

廣廢帝不諱後事為書問楊素宮人誤送帝所覽之

大患帝所寵陳夫人旦出更衣為廣所逼拒之得免

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

抵床曰畜生何足以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

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關為

勅書素聞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係獄令右庶子張

衡入殿侍疾述執帝明日發喪即位

附后太子封小
金合驕陳夫人

夫人以爲鴻壽懼甚發之
則同心結也其夜燕焉

按此迅雷不及掩耳時也述嚴即當白帝召廣素
質問廢廣出外而乃徐徐出開爲詔何甚愚哉述
嚴死有餘辜矣

清夜遊曲 隋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爲方
丈蓬萊諸山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
剪綠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
上好以月夜縱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
馬上奏之幸江都御龍舟挽船士八萬餘人所過州
縣皆令獻食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餒將發之際皆棄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十四

埋之○巡北邊突厥啓民可汗奉虛帳以俟車駕帝
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帝大悅賦詩曰呼韓稽顙至
屬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自將擊高
麗發江淮以南民夫船運黎陽死者相枕天下騷動
竇建德等兵起復巡揚州爲宇文化及所弑葬於江
都之雷塘

按隋廣之暴等於秦政而荒淫過之論者驟曰秦
隋不知隋又非秦匹也恃富強而縱欲負文學以
驕賢窮兵則使吏役至於蛆立水中慢諫則雖卑
賤卒不置之地上燕兒庭草快心於佳句之誅散

樂誇胡恣睢於私讖之戮自古虐君莫此爲甚
來賊子斯其稱尤向使化及之繼不行則張衡之
弑奚報於此見天網之難逃而又憾天誅之太晚
也

帝擊高麗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自腰以
下皆生蛆又謂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位望
通顯而諫以求名者爾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
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帝善屬文不欲人
出其右殺薛道衡既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
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十五

可復作耶啓民可汗入朝帝微散樂以誇之高
頊等諫不聽退而私議皆殺之

唐紀

高祖 名淵 西成紀人 襲封唐公 隋末起

世民 化家爲國 唐公李淵生四男 建成世民玄霸元

吉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

下之志晉陽宮監裴寂與劉文静相得文静見世民

而異之謂寂曰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

世才也文静坐與李密連婚繫獄世民就省之問計

文静曰至上海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群盜殆以萬

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
太原豪傑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將兵數萬以此乘
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
言正合我意乃乘間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
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危亡無日不若
順民心與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明
日復說淵乃嘆曰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
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寂從容言曰
二郎除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
覺并誅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乃命

世民與文靜等募兵又遣使如突厥與之相結拔西
河郡斬高德儒遂定入關之計

按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猶不為
也況於脇父臣虜乎故終唐之世閭閻慚德而夷
狄亂華皆此創業貽謀之不善有以啓之也

蟬蛻收功 李淵起兵晉陽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其強
欲為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
於咸陽殪高辛於牧野淵笑曰密安自矜大非折簡
可致吾方有事關中不如早調推獎以騁其志俟關
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蜂蟻之勢以收漁人之功

天時雨也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捫其喙鷸
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蚌脯蚌曰今日不出則
而升掩之此燕代說趙王之詞也乃復書曰天生
蒸民必有司牧當今之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
願不及此欣戴太弟琴璘附翼唯願早膺圖籙以寧
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
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云云
密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按魏徵徐洪客皆黃冠也徵為密掌記室而不能
用洪客獻書於密而竟不出則密之舉事密可知
矣而猶以驕詞傲真主乎且也數隋罪而復甘心
降之降於唐而又反面叛之無怪其終無所成而
卒膏於盛彥師之斧也

伏伽直言受賞 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
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暮年而登帝
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臣謂宜易
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夫善惡之
習漸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有素
無行義舉好奢靡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乖離以至
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唐主大悅下詔褒
稱擢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疋從唐主考第群臣

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因置酒高會，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每虛心求諫，然惟李綱差盡忠，趙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豈朕所望哉？」

按伏伽進諫之始，即以太子諸王爲言，可謂先見之明矣。使高祖聽之而預爲之計，安有喋血推刃之禍乎？奈何徒賞其直而不行其言，卒致骨肉乖離，驗如左券，雖有誠直之憂，竟何益哉？

世勣真純臣。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自請安集山東，乃遣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謂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十八

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爲功以邀富貴也。吾實耻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唐主聞世勣使者至，無表，止有啓與密甚怪之。孝恪俱言世勣意，唐主嘆曰：「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

按恃德非臣也。若君守與守，君降與降，即準其土地以與人，似亦非恃德者，而猶必啓其主以自獻，則無欲無利之心，粹乎無可議也，稱純宜哉。

七品清要官。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泣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之也，法。」

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唐主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同戶。唐主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唐主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按官清則得顯其激揚之風力，官要則得效其展錯之才猷。清而且要，神堯其明於任賢之法乎？

丈夫意氣相期。劉武周辟尉遲恭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屈突通殷開山言於世民，請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遲命釋之，引。」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十九

入卧内，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三克帥騎萬餘圍之。單雄信引衆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世克兵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金銀一億，自是寵遇日隆。敬德善避稍，每單騎入敵陣，賊叢稍刺之，終莫能傷。又能奪敵稍，返刺之。齊王元吉以善馬稍自負，與敬德較，勝負元吉。操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須臾三奪其稍，後建威。

元吉謀殺世民以金銀器一車贈敬德敬德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元吉乃請敬德於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敬德竟殺元吉

按推誠以任降將而卒賴其力以成功此英主之大畧也蓋以誠御詐詎詐皆為使而况英雄擇君則一見真主當必以天授為幸意氣相投有如膠漆豈區區金帛能易其心者此世民所以終任而不疑敬德所以矢忠而報效也嗚呼新安降卒二十萬豈無一人如敬德與劉武之靡有孑遺是以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二十

詐逆詐而終以詐敗也視推誠者奚啻天壤

瀛洲學士 唐主以世民為天策上將世民以海內寢平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以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通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并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更日值宿討論文籍夜分乃寐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與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按瀛洲之選世共榮之如房杜諸公固先稱矣以許敬宗之邪佞亦廁于其間不猶雜賦扶干璠璣

乎丘瓊山謂其開館延士適以駭推刃喋血之禍高祖太宗皆為失策而愚又議其所延者未必盡佳士也

按收采人物 杜如晦為秦府兵曹參軍俄遷陝西長史時府僚多補外官世民患之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至如杜如晦王佐之才即秦府屬與玄齡秦謀帷幄軍中多事如唇剖決如流每破軍克城諸將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置之幕府文將佐有勇畧者必與之深相結使為世民盡死力每令玄齡入奏事唐主嘆曰玄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知西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二十

談

按蕭何入關先收圖籍玄齡克城獨收人物此開基之賢相皆識其所重而急急為天下謀也若玄齡告世民曰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可與共功者則與蕭何薦韓信如出一口漢唐之興也勃焉職由此矣

三塗六道 傳奕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違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起三塗一曰色慾二曰愛慾三曰貪慾天塗界也地塗界也謬張六道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遂使愚迷

妄求功德、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主人、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詔、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惡夫。
云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妄非之、非聖者無法、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高祖乃下詔汰僧尼道士。

按傳奕之論、萬世關佛斷案也、高祖毅然除之、亦可謂不惑矣、李后嗣猶有迎佛骨、逐諫臣、胡不率乃祖攸行耶。

卷之三

二十一

喋血禁門 建成元吉、日夜譖世民、請殺之、世民心腹長孫無忌等、勸誅建成元吉、世民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誰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泉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為井中之泥塗廩不下、則為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世民命卜之、張公瑾自外來、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伏兵於玄武門、世民射建成殺之、元吉為尉遲敬德所殺、上謂裴寂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蕭瑀、陳叔達曰、秦王功蓋天下、率土歸心、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

事矣、上曰、善、遂立世民為皇太子、溫公謂其喋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識千古云。

按此乃高祖之失、建成元吉之不道也、舉事之初、高祖既曰化家為國、由汝矣、而今可使之、不有其國乎、即當明告建成、曉以此議、而立世民為嗣、則無此禍矣、胡為戀戀於小不忍也、建成元吉、懷嫉忌之念、而欲誅有功之人、悖理滅性、則足以自殺其軀而已矣。

太宗 諱世民、高祖次子也、年十八舉義兵、初封秦王、後太子、建成、高祖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壽五十。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二十三

弘文學士 太宗置弘文館、聚書二十餘萬卷、以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並本官兼學士、更日直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夜分乃罷、按聚書不足多也、而以諸賢直宿、講論商確、則所聚者、非徒簡編之陳跡、而為治安之實資矣、太宗之勤政親賢、後世其鮮儔乎、若如梁繹之焚古今圖書、雖多亦奚以為。
愛珠不愛身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愛珠而不愛其身也、更受賊抵法、與帝王狗奢欲而亡國者、何

異於胡之可笑耶。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由是也。上曰：然。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笑也。

按人之可愛執如此身，而溺於所愛，遂忘其所甚愛，彼其心豈誠有不愛其身者，而所重在彼所輕在此，卒亦不能兼愛而全其身矣。自古昏庸七國，敗家相尋而不悟者，類如是也。非太宗之明，孰能見及此而相為儆戒乎。

賜魏徵金甌 上屬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二十

失。徵知無不言，上皆嘉納。以封德彝奏點中男壯大者為兵，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上怒而讓之。徵曰：「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以誠信御天下，今失信者數矣。初下詔蠲逋負，官物而徵督如故。關中免租，關外給復，後復更徵。且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守宰，居恒簡聞，咸以委之。而黜兵獨疑其詐，豈可謂誠信為治乎。」上悅曰：「曷者。」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甌。

按信陵君之代晉鄙將也，以十萬之衆而選取三萬卒破強秦，則兵果在多乎哉。魏徵之諫，誠得此道矣。而太宗賞之，傳曰：「興王賞諫臣，太宗有焉。」太宗上入苑中，見蝗，擲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左右諫曰：「惡。」遂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按吞蝗之舉，似乎不情，然一念憂民之切，發於至誠，故蝗不為災。誠之所感，有足徵矣。使持此心以克終，則與高宗致治於雒陽，太戊勝妖於祥桑者，何異。惜其仁義之念，僅形於一蝗，而多欲之障，卒不能廣被於四海也。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二十五

太寶箴 大理丞張蘊古上太寶箴，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卽其糟而池其酒，勿汶汶而聞，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鞋屨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

按蘊古此箴，卽盤銘几訓不過也。太宗既嘉之，而後遂殺之，母乃昏狂之事，觸其所甚諱者乎。不然

胡萬紀之讒進而竟不為竇蔑一少恤哉

房杜相資 房玄齡明達吏事聞人有善若已有之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房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二人同心狗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

按謀斷者才也狗國者心也才足相濟而心不相孚則謀多嫌於過計斷獨疑於自專意相異而齟齬生其不至於互相傾軋者幾希惟二人同心所以各盡其長以相資而成相業於不朽也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二十六

良臣忠臣 太宗親任魏徵徵乃展盡底蘊溫彥博讓其不存形迹徵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衰尚未可知又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諍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徵客貌不踰中人而有膽畧每犯顏苦諫上怒甚亦為之霽威上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鷄竟死懷中

按忠良豈異道哉遇堯舜則忠可為良遇桀紂則

良遂為忠顧所遇何如耳魏徵亦欲慶良遇而非副棄忠謀也

王會圖 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

按師古王會圖勸遠畧也鄭俠流民圖戒近憂也遠畧導君侈孰與近憂之儆君怠乎二圖之優劣必有分矣

回天之力 上發卒脩洛陽宮張玄素極諫謂其襲亡隋之弊又甚於煬帝矣上曰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即為之罷役賜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二十七

素絹二百匹魏徵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

按堯舜非絕德憂勤之極也桀紂非性生奢侈之極也使張公之論不從而洛陽之營不息安知其不蹈堯堯覆轍乎

魏徵勸行仁義 上初即位常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

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微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耶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微言連年蝗水上勤而撫之民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帝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二十九

按魏徵所以告太宗者即孟子所陳於齊梁者也

使太宗真能行之則其效當不止此奈憚德既多

本無仁義之實念雄心終逞難收仁義之實功此

治徂雜夷而不克與湯武比隆也

會須殺田舍翁 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

后問爲誰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上

驚問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明故

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按人情能忍於所勉而不能不發於所忍能矜持

於顯衆不免敗露於燕閒太宗之從諫矯情也其

慢諫者真心也須殺之忿形而真心畢露矣他日

停婚小碑非此殺心之積漸乎

主一心攻之甚衆 上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
其衆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諛諂或以姦詐或以
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辭而受
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按物必先朽而後蟲生之心必先侈而後欲中之
衆欲雖多安能攻無欲之心哉故人主以一心御
百攻惟毋憂其百而當先正其一也太宗未必能
知此故雖防攻而卒不免有受其攻者如萬紀之
讒士及之佞終不能察而遠之豈非以正心之道
有未講與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二十九

疾風勁草 以光祿大夫蕭瑀爲特進參預政事上曰

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

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

可以死服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

蕩識純臣又謂瑀曰卿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太

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魏徵曰瑀違衆孤立唯陛

下知其忠勁勇不遇聖明未免難矣

按史稱蕭瑀爲後梁明帝子梁亡事隋更事唐似

不得爲社稷臣者然太宗之嘉瑀嘉其無貳心於

已而爲唐社稷重也不保其往也蓋感太宗之知遇而戮力佐唐如豫讓不報中行而報智伯亦無可過譽者特其信佛法訕房杜謂之純臣有餘媿矣

魏徵十思 徵上疏以爲人主誠能思知足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揚通達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開納諫諍和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善而備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聽賢任能固可無爲而治矣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三十

按孟軻氏謂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思者心之用也人主當萬幾紛沓衆欲交攻之衝握其樞而宰制之惟此一心苟不役其官而思則逐物而寡遇感而馳鮮有得其理者惟隨感興思隨思歸正則視天下無一可耽溺之物而吾身無一可縱恣之畔化原清而治道舉矣故魏徵愷愷以思爲告此端本澄源之論大臣格心之要也與區區諫諍者異矣

魏徵十漸 徵以上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上疏曰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欲今萬里遣使市駿馬訪珍

怪此不克終一漸也初護民之勞今則思用民力乃曰百姓無事則爲驕勞役則易使此不克終二漸也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此三漸也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於君子遠之小人則近之此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進玩好之作與此五漸也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任之比年以來貴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此六漸也初高居深宮無田獵擊弋之好今晨出夕返馳騁爲樂此七漸也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詰其細過忠款莫伸此八漸也初孜孜求治常若不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三十

足今長傲縱欲無事興兵此九漸也初頻年霜旱戶口如故今疲於徭役勞敝怨離此十漸也疏奏上曰朕今聞過矣以所上列爲屏幃庶朝夕見之兼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賜徵黃金十斤廐馬十匹按先民有言忠臣愛君必防其漸漸者今雖未甚侈而實爲侈之端今雖未甚肆而已有肆之念如焚焚者必至於燎原涓涓者必極於滔天故千丈之隄壞于蟻穴百圍之木朽于蠹心皆漸之喻也始若不防而終至于不可防此諸臣媚子以爲無足憂而蹇蹇獨絕之士所爲彈慮而極諫者也

鄭公得此道矣厥後征高麗營玉華靡服玩謂
非此漸開而浸淫滋長以至于不可救藥者乎鄭
公之深討遠謀於斯始驗

辰嬴之喻 巢刺王玩之妃楊氏太宗納生子明有寵
文德皇后崩欲立爲后魏徵諫曰陛下方北德唐虞
奈何以辰嬴自累乎乃止立明爲曹王以繼元吉後
按辰嬴懷嬴也晉太子固先質於秦以嬴氏娶之
固逃歸爲懷公故號懷嬴後公子重耳奔秦秦伯
納以五女懷嬴與焉則懷嬴重耳之姪婦也重耳
納姪婦太宗納弟婦故魏徵以爲喻嗚呼賈倫甚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三十一

矣厥後高宗納父才人玄宗奪子妻孰非以此啓
之乎

呂才刊定陰陽書 叙祿命曰長平坑卒未開共犯三
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
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
他如叙宅經則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各爲五音叙
葬曰古人不擇年月日時亦不擇地今乃擇地選時
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荒爾而對吊客同
傷於臨壙遂吉服子遂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
古者以爲確論

按祿命宅墓之說誠經史之正理賢儒之確論足
破千古惑矣而後世猶篤信之何哉然書本方技
而史不列于方技傳誠以呂才所定闕和崇正固
聖賢之徒不當以技術目之也

太宗知士及之佞 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之
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知爲誰意疑
是法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羅豫章曰漢武帝知汲
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蓋
知賢不能用則善無所勸未若不知之爲善知佞不
能去則惡無所懲未若不知之爲愈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三十三

按太宗既正色以責士及矣謝曰南牙群臣面折
廷諍陛下不得舉手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
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遂解即此數言益見士及
之佞蓋託爲將順之意使聽之者見爲愛已而忘
其非真設爲無聊之詞俾聞之者以爲適已而莫
知其詐此所以雖知之而終不能去之也是故惡
夫佞者

太宗保三鑑 鄭公魏徵卒上思不已謂侍臣曰人以
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
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今魏徵沒朕亡一鑑矣

按人鑑亡而高麗之役興卒乃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則帝之思亦何時已乎

圖功臣於凌煙閣長孫無忌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張開山柴詒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瑾程知節虞世南劉政唐儉李世勣秦叔寶皆圖畫於凌煙閣

按凌煙閣二十四人象二十四氣所以輔天而弘化也長孫房杜諸公甲兵以開國謀謨以保邦無存議矣若李勣贊立武后幾覆唐宗侯君集張亮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三十四

躬爲反賊死有餘罪烏足以當茲選哉宋儒所以譏其務名而無實也

剪鬚和藥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反可療上自剪鬚爲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爲社稷非爲卿也

按太宗不愛髮膚以寵李勣蓋爲社稷計而一言幾覆唐社者乃今所寵之李勣也託孤非人則安之適以危之豈非闇於知人之過哉

託物誨太子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

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于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按文皇之誨悉矣獨不思太子柔弱而以夫子制義從婦則凶爲誨乎是徒矜于小而忘于大知誨而不知所以誨也

停婚仆碑魏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諫詞以示措遠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路所撰碑及上征高麗無功深悔之嘆曰魏徵若在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三十五

不使朕有是行也命祀以少牢後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按魏徵卒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以妻其子叔玉上自製碑文并爲書石至是因侯君集等罪誅及有毀言遂停之仆之豈任賢不貳之道哉雖有後悔亦何益矣

一將之智有餘唐太宗征高麗至鄴自爲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胡致堂曰或問漢高祖光武昭烈魏武唐文皇人品何如曰高祖尚矣光武昭烈魯衛之政也魏武

太宗並驅中原未知死誰手蓋光武昭烈才德俱優而武太宗才優於德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園之內耳

按太宗祭魏祖之文即所以自道也本以百戰百勝取天下而治安既久猶欲逞雄心於高麗誇勇敢於臣工詎非爲將才之所使哉

雪耻除兇 帝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詔諭勅勅諸部酋長皆喜請入朝回紇等各歸命願爲州部上大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三十一

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上復爲詩曰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勒石於靈州

按文皇之武功盛矣而誇示天下則非所以訓也古有重譯來朝而猶不忘儆戒者何如

生日不爲樂 上謂長孫無忌曰今有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按憂勤之君殊無一時肆樂者况念親之感切于心事可樂乎推此心也其必樂民之樂而後可

師旦無浮華 進士張昌齡與王公瑾皆善屬文名振

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點也舉朝莫曉其故上亦怪無二人名師旦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意上善其言

按昌齡獻翠微宮頌非特炫華亦進諛耳諛言進則王德荒師旦之點或亦有見於此乎不則翠微何關於政治而必稱頌爲哉

尺霧寸雲 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於太子長孫無忌等請誅之上手詔曰五嶽凌霄四海亘地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三十七

納汗藏疾無損高深志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任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按志冲誠任人矣而太宗不罪其無愧于天日之量乎後之子孫有云若建太子朕遂爲閑人者視此爲何如

帝範賜太子 範十二篇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謀更無所言矣

按脩身治國之道帝範詳矣而卒無救於後嗣此

鷄之禍者以帝多慚德則身範不端空言亦何補哉

斧斤鴆毒 徐惠妃諫征伐上疏畧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國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昔秦始皇併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又曰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鴆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甚禮重之

按太宗東征西伐營繕頻興服玩華靡正不克終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三十人

之漸也惠妃一諫真膏肓之針砭矣太宗之治難成於王魏諸賢之匡諫而所得於文德惠妃之內助者良不少也

武氏當王天下 太宗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武氏當王天下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口疑似者盡殺之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朕幾頗有慈心焉禍或遠今借使得而殺之安生社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孫無遺類矣

上乃止

按天道遠人道通舍人而信天術士之迂談也盡人以回天英主之長策也既明言女主武入在宮中則按姓氏以求之武才人必不能免矣胡為而力阻之哉雖然使淳風得以容其阻則亦莫非天矣

高宗 名治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壽五十六

佳兒佳婦 高宗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褚遂良曰皇

后名家子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

今以付卿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上不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三十九

悅而罷他日又言遂良曰陛下必欲易后請妙選天下令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如何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昭儀在簾中曰何不撲殺此僚他日上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預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爲潭州都督

按李勣許敬宗皆文皇心膂之臣所遺以弼高宗

者也而卒使其贊立妖后斷喪邦家文皇子孫殲滅錢盡豈其自貽伊戚無乃爲喋血推升之報與李勣亦以敬業覆宗謂非家事一言難遣天刑者予敬宗雖漏網亦莫逃乎謬譏矣

笑中刀 李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其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刀

按刀以張威飭怒怒中之刀猶可防也笑中之刀不可測也其害人可勝道哉

九世同居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幸其宅問所以能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四十一

其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胡致堂曰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公藝又以忍勸之其朴茂有餘而智術短矣直曰臣家同居之久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如此萬一其有警焉耳

按公藝之忍睦族宜家之正理也致堂之論納約自贖之微權也皆不可以偏廢

士先器識 裴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爲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勣咸陽尉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是時勣弟勣與楊炯盧照鄰

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文藝勣等雖有文章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勣渡海墮水炯終於盈州令照隣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勣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

按文行相須文如枝葉行如本根未有本根瘁而枝葉榮亦未有枝葉茂而本根枯萎者盧駱王楊非特行不足也其文亦月露風雲態耳若有起衰濟溺之文何嘗無化怒奪帥之忠勇哉行儉云先器識後文藝愚謂器識難窺因文藝亦可以觀器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四十一

識如王師旦之懸浮華歐陽脩之抑險怪可矣鳳鳴朝陽 上封泰山又封通封五嶽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數年餓革相望四夷交侵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失望自褚遂良死中外以言爲諱幾二十年及善感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按此時政出房幃禍胎柢席高宗不過贊旋焉耳雖有朝陽之鳴鳳安能制司晨之牝雞乎

中宗 名顯高宗太子即位後爲母武后廢爲廬陵王居房州十四年張柬之等迎還位五年而崩壽五十五 附則天明聖皇后各聖號附位二十一年壽八十一歲 啟國號曰周

李敬業起兵 諸武用事人心憤怨柳州司馬英公李

敬業謀起兵自稱匡復上將移檄州縣畧曰偽周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克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泊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變踐元后於犖羶陷吾君於聚麀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之問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四十一

乎遣左王鈐衛大將軍李孝逸討之追削其祖考官爵發冢斷棺復姓徐氏敬業敗死

按敬業李勣孫也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即刺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李勣臨終謂其弟弼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必先撓殺然後以聞此為敬業發也後果臧其宗矣然武氏之立以勣家事一語而定則今之藏宗者即昔之所立者也禍唐終以自禍天道顧不昭昭耶

權槌盤脫 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

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故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槌侍御史四蓋把為權如把槌蓋益脫校書郎益作校小蓋也脫者掩之形之多也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趨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御史勣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太后雖濫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亦黜之或加刑誅故當時英賢競為之用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四十三

按以爵祿羅賢才刑誅懲不職此英主事也武后有之且其能駕馭英雄而振刷一世者矣使海內行脩謹無貪位戀權之失豈中宗闇懦者可比倫乎惜其穢德彰聞擅移唐鼎得罪祖宗而遺臭於天下萬世者也

聖面自乾 婁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曰今雖有人唾其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慨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後薦仁傑入相而仁傑不知數擠排之太后曰朕之知卿師德薦也仁傑嘆曰

妻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

按師德登女主，擊斷之朝，當密羅織之世，故尅意忍羞，以求免於禍，亦言遜默容意也。不則事無奴顏諂笑之病乎？若論君子持身之常法，自有不元不隨者在。

金藏剖心 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刀自剖其背，五臟皆出，血流被地。太后令舉入宮，傳以藥，經宿始蘇。太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審宗由是得免。」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四十四

按論者皆謂金藏之勇，激不若仁傑之從容，然使無金藏之刀，難免審宗於刀鋸矣。故善論諫者，毋專與諷而少直也。

九月梨花 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爲瑞，杜景倫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按唐后亂政，異草呈妖，其咎在宮闈，而不在臣下。然杜景倫能明其爲不時之災，而姑引咎以諷之，真得相臣之體矣。

取日虞淵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太后未決，狄仁

傑從容言曰：「姪姑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

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附姑於廟者也。因勸召還廬陵王。太后又曰：「朕夢大鸛鳴兩翼，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武承嗣三思之意。又吉頊說張易之、昌宗勸太后立廬陵王，遂召還東都。太后信重仁傑，嘗謂之國老而不名，問傑欲得一佳士用之，對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材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爲相。又薦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曰：「桃李恐在公門矣。」仁傑曰：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四十五

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後東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反周爲唐，皆仁傑之功也。故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先咸池，潛投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爲名言云。」

按狄梁公反周爲唐，雖以母子天性之說，感悟武盟之良心，而卒以東之諸賢，得成其功，則所謂薦賢爲國者，誠不誣也。然梁公之濱於死者，亦數矣。太后嘗怒曰：「還汝太子，嗚呼！此亦撩虎鬚，幾不免於虎口哉！」

行冲請備藥物之末，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狄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

當謂以適口參朮以攻病。竊計明公之門珍味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按梁公之忠勲。若無藉於行冲之藥石者。然人非聖人。安能每事盡善。誠得諄友。為岐黃。苦口為針砭。則必寒燠適宜。調停中節。裨益良不少也。梁公所以真唐鼎於既危。而行國脉於靈長者。未必不由夫此。

味道摸稜。以藕味道同平章事。味道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曰。震事不欲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四十六

按謂摸稜者。不過矯矯之風節耳。至其他日。以三月雨雪為瑞。而欲賀焉。則誦諛阿君。將舉平生而盡喪之者也。摸稜又不足以名之。

鍾鳴鴻書。蘇安恒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理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宗宗廟。將何詔命以謁大帝墳陵。不知鍾鳴鴻盡天意人事。還歸李家。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按安恒之疏。激切甚矣。而卒能反周為唐。非此有以啓其良。而折其暴也。功亦不亦大乎。蓮花似六郎。楊再思諂媚張易之兄弟。易之兄張同休。嘗召公卿宴集。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紙貼中。反按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張曰。示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按一疊美之詞。而尤必顛倒言之。蓋以先後真似寫軒輊也。小人之媚倖嬖。啓口成褒。固無所不至矣。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四十七

中宗點等。上在房州。與韋后同幽閉。傳嘗艱危。情愛甚篤。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為皇后。遂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上使后與武三思。盤陸而自居。旁為之點等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

按武聖之禍。中宗親罹之。韋后之淫。中宗復縱之。是尚有人心者乎。宜其卒死於餅餒之毒。而不悟也。

睿宗各旦。中宗之弟也。武后廢中宗。改唐為周。立為睿宗。皇朝封相王。中宗崩。乃即位。僅二年。傳位於太子李隆基。五十五。

仕宦疾徑 上召天臺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術數

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安肯勞心以學術
數乎上曰理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
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曰廣成之
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
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臺承
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疾徑耳藏用嘗隱終南
山謂天時微爲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按棲岩潛壑固士之高蹈然或身山林而心朝市
假捷徑以驚虛聲又不如避世金馬如曼倩者之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四十八

爲待也

玄宗志隆基睿宗第三子中宗爲韋后所殺隆基起
兵誅之得立爲太子未幾即帝位享國四十四
年壽七十八

姚崇十事要說 時姚元之爲同州刺史召詣行在上

歡甚曰卿宜遂相朕元之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因跪
奏曰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之以爲可行否曰政先
仁恕不倖過功法行自近宦豈不與政事却絕貢獻
戚屬不任臺司不與大臣襄制群臣皆得批鱗絕帝
道營造鑿祿莽闢梁之亂帝曰朕能行之崇頓首謝
按姚崇於未任之先而預陳當行之事蓋必君志

定而後吾道可行所謂量而後進者也崇其計之

早矣然明皇自任能行而未嘗盡行且不終行焉
良由一心不正則十事皆空言耳故曰惟大人能
格君心之非而徒以諫說爲務者失其本矣

梨園子弟 玄宗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

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數
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子弟

按此見帝之溺意鄭聲也而覓裳羽衣尊欲宣淫
之失已萌芽於此矣

伴食宰相 盧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貲產俸賜悉散親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四十九

舊妻子不免饑寒姚崇嘗謂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
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
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謂崇
微舍人齊澣曰余爲相何如管晏澣曰似不及也然
則竟何如曰公可謂救時之相爾崇喜投筆曰救時
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與崇同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
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按懷慎才不及崇而能每事推讓得相臣之體雖
云伴食亦非素餐假令好高自用妬賢嫉能亦何
貴於才哉獨懷慎慎以此貽孫謀而後生好險媚

嫉之杞以覆唐宗也

姚宋賢相 崇善應變環善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按史贊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環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踵其害二人皆有先見然崇之應變猶不免於諛終不如環之守正不阿也

貌瘦天下肥 韓休為相守正不阿上或宮中宴樂後苑遊獵輒謂左右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五十

逐之上嘆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按明皇本多欲之主初年春秋未高意氣方盛正人君子左右維持故一聞逐休之說猶與社稷之念強制一時故謂貌瘦天下肥者飾辭也而默然不樂者真心也久之則血氣衰而後心難制矣正人去而真心畢露矣安得不肥貌以瘦天下重一身而輕社稷耶

九齡知祿山反相

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張守珪欲

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嬖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勅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按祿山初事守珪為珪洗足見足有黑痣摩而視之珪曰吾富貴全賴此祿山曰兒亦有之驗之果然尤大於守珪珪亦奇之相法云足生黑子英雄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五十

獨歷萬人所謂反相者雖未必即此而其尤惡之狀貌自非良善者比史稱重三百斤亦甚異也故九齡知之

千秋金鑑錄 八月十五日乃明皇誕辰遂以是日為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謂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上賜書褒美

按此時明皇侈心將萌故令群臣覬獻而九齡獨以箴規雖矯情褒美而中實不悅不則胡為金鑑甫進而罷相之命竟下耶

明皇治亂之分 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張九齡曰宰相係國安危陛下相林甫竊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上在位久漸肆奢慾九齡每事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夜短齡於上上寢寐之於是九齡罷林甫相明皇治亂之分在於此矣九齡恐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容竟罷政事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

按國家治亂係於相臣之賢否相賢則雖未即治而治本以端相佞則雖未即亂而亂階以兆故明皇之亂不在於天寶十五年祿山起兵而在開元二十四年林甫拜相也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五十二

鳴輶斥 李林甫欲專大權明召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服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輶斥去悔之何及自是諫爭路絕矣林甫為相凡才望出已右及為上所厚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按林甫喻立仗馬趙高指鹿為馬皆蒙蔽主聽一也但林甫能揣祿山之情而使之畏豈不知祿山

之反而當預防哉緣明皇寵祿山則亦厚祿山以媚明皇惟以智術馭之使其憚已斯已矣豈復計其終之禍亂乎小人之逢君欲而不恤敗君事也類如是

大理鵲巢 大理寺獄院由來殺氣太盛烏鵲不棲今奏有鵲來巢其樹百官以刑措表賀上歸功宰相賜李林甫牛仙客公爵范華陽曰明皇一日殺三子太子李瑛王琚王琮而宰相以刑措受賞天理滅矣能無亂乎

以楊太真為貴妃 武惠妃薨後宮數千無當上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章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太真肌態豐艷晚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寵遇如惠妃妃欲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然亦妬悍忤旨嘗遣歸楊姑第上後悔之賜以御膳妃對中使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縑獻之上遽召還寵待益深三姊皆封夫人賜第京師寵貴赫奕

按綱鑑書開元乙亥十二月冊壽王妃楊氏至天寶乙酉八月以楊氏為貴妃則楊氏為壽王之偶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五十三

已十年矣。而明皇奪之三綱絕天理。滅其可一日立於人上乎。而終至竄身失國者。非不幸也。

腹中赤心。安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上嘗戲指其腹曰。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命見太子。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也。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曷者。唯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然後拜。上以爲信。然益愛之。又使祿山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如。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後爲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五十四

祿山起第。但窮壯麗。不限財力。祿山生日。賜服饌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襦。祿山使宮人以綵輿昇之上。問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山兒對。上往觀之。喜。賜洗兒金銀錢。自是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上亦不疑也。

按祿山非不知太子爲儲君。亦非不知其當拜。特設爲獨知一人之詞。以媚明皇耳。明皇信之。何其愚也。且尋常寵愛一人。金帛田宅。不吝與之。若有矣。未有肯以妻妾爲悅者。祿山既非閹宦。宮禁豈爲戲場。洗兒喧笑。淫豔彰彰矣。少有人心者。能無

疑念。而反賜金錢。是明知而故任之。縱之也。誠匹夫所羞爲。而况號爲天子者乎。縱欲喪心。自古未嘗有矣。

右相米山。楊國忠爲右相。或勸進士張彖謂之。彖曰。君輩倚右。相如泰山。吾以爲米山耳。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按楊國忠專橫恣肆。而旋即投首焉。米山之喻驗矣。

不識顏真卿。安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獨平原太守顏真卿。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庫。遣李平間道奏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五十五

之。明皇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諸郡。由是郡多應者。又遣人潛告從兄常山太守杲卿。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於是河北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後史思明陷常山。杲卿罵賊而死。諸郡復陷。後真卿被盧杞譖。命宣慰李希烈。竟爲希烈所殺。

按明皇所識拔者。皆操戈以向關。而所不識者。乃捐軀以禦賊。又何取於一識哉。顧自謂不識顏真卿。曷爲獨識安祿山。亦可羞矣。

馬嵬正法。明皇開元之初。勵精圖治。天寶后荒淫奢

後以貴妃兄楊國忠爲相國忠日夜激安祿山反遂反於滎陽潼關不守帝出奔蜀至咸陽日向中猶未食民獻饅飯皇孫輩以手掬食之頃頃而盡父老郭從瑾曰祿山包藏禍心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選事不至此何由得視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慰諭而遣之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國忠追殺之上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不應使高力士問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貴妃居深宮安知國忠謀反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始整部伍爲行計後祿山爲子慶緒所殺郭子儀收復兩京迎上皇還肅宗勞之曰吾之國家由卿再造

按明皇享四海之富一旦出奔未四十里而不能得一食挾天子之貴一怒將士雖再三諭而不能庇一妃蓋合從則爲君離散則爲匹夫民心巨測如此

肅宗 名亨玄宗太子自祿山之亂即位靈武後克復兩京在位七年壽五十二
靈武應天順人 明皇發馬嵬父老遮番太子即位於

靈武上皇聞之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乃命韋見素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時開元掌制誥賈魯子賈至當讓冊帝曰昔先帝誥命乃父爲之辭今命冊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

按靈武之立所以嗟死灰於既燼而續命脉於垂絕者也此難以常義拘之者范華陽以叛父責之亦過矣

雕陽雙節 真源令張巡起兵雍邱討賊大小三百餘戰賊敗走乘勝追之軍聲大振賊將令狐潮引兵復攻雍邱潮與巡有舊說巡降時朝廷聲聞不通有大將六人皆勸巡降賊巡設天子畫象於堂上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夜縋城下潮兵射之得矢數十萬後復縋城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兵大亂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使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問語賊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斬百餘人賊夜遁。賊將尹子奇寇雕陽許遠告

急於巡，巡入睢陽，與許遠令兵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巡遠以爲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茶飯，既盡，食馬盡，羅雀掘鼠，既盡，巡出愛妾以食士，遠亦殺其奴，又括婦人老弱，莫有叛者。城陷，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皆被殺，生致許遠於洛陽，未幾亦死。巡初守睢陽，卒萬人，居人亦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行兵不依古法，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曰：「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授之而往，如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且推誠待人，臨敵應變出奇無窮，故以疲卒、糗餼，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而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皆巡遠之功也。

按巡臨刑呼南霽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許遠之死，雖後於巡而節則同，故綱目並書之，以破千載之惑云。

李泌歸衡山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聞，玄宗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太子嘗謂之先生，後隱居潁陽，上自馬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五十一

蒐北行，遣使召之，請見於靈武，上大喜，欲以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客，則貴於宰相矣。」上乃止。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屬上，與泌出行，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群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勅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屈，以官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意高志，泌乃受之。帝如彭原，厠舍狹隘，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於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壘，上乃令刻乾樹爲子，樹即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廣平王俶與郭子儀收復西京，遣使迎上，皇還京師，上與泌同寢，泌因請出，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患，今方同樂，奈何？」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大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且陛下歸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因具言建寧之寃，上泣曰：「先生言是也。」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五十一

然既往不咎。泌曰：臣非欲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方圖稱制，耽殺太子，立次子賢，賢憂懼，作黃臺瓜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可為，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是時良娣忌廣平王功而譖之，故泌言及之。後請歸山，上留之不得，乃聽歸衡山。

按李泌之去，避良娣說也。詩云：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泌其知此義也夫。

代宗名豫初名徹肅宗次子也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六十

子儀單騎見虜，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會懷恩病死，回紇吐蕃爭喪不睦。子儀使李光瓚說回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果在此，可得見乎？子儀欲挺身往說之。郭曖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卒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遂與數騎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太師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冠釋甲投槍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執葛羅手，讓之曰：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

約背恩德，助叛臣乎？今吾挺身來聽汝執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是以與之俱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曾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其擊吐蕃，葛羅許諾，執酒為誓。諸酋長喜曰：軍中至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吐蕃聞之夜遁。葛羅帥眾追之，殺吐蕃萬計。

按子儀豈姑拊一擲而僥倖於不死哉？亦自知其誠信足以感回紇，而回紇之必不我貳也，倘非忠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六十一

信之素，必無幸矣。

子儀功蓋天下，代宗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爾倚父為天子耶？我父薄天子而不為，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耶？子儀因曖入待罪。上曰：諺云：不知不覺，不為阿家翁。兒女閭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杖曖數十，子儀為上將，擁兵程元振、魚朝恩、譏謗百端，詔書一紙，即日就道。由是譏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作亂，公私過汴。

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者凡二十四考。唐制一歲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墳皆爲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點頭也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爲王公，常頗指使，趨走於前，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

魚朝恩素惡子儀，使盜發子儀父塚。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爲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父將兵，

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子儀禁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于儀叱之，明日語僚佐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遊章敬寺，元載使告于儀，朝恩謀不利於公，將士請束甲以從。子儀不聽，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衆僅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六十二

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是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按子儀豈真窮奢極欲者，脫奢欲而入有，不非議之者乎？蓋其扶震主之威，懷不賞之懼，而姑取奢欲之名以自汙，此蕭何買田宅意也。庶幾免於禍。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六十三

代之疑忌矣。人不非之，或亦窺其微乎。

臧樂省驕，楊綰清簡，儉素與常袞同相制下之日，郭子儀方宴客，臧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胡致堂謂三人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寬則畏之者也。

按一相抱清德而勲貴肅然，憚之表率百僚，任誠匪輕矣。人主可不慎于擇相乎？

唐兵三變，唐有天下三百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

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兵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滅亡者措置之勢使然也

按唐初府兵得寓兵於農遺意其制甚善日久弊生惟補而救之可也乃并其法盡廢之卒致外重內輕釀成藩鎮之禍而唐祚遂移執謂祖宗之法可輕變哉

崔佑甫除官八百 常衮爲相賢愚同滯無所甄別崔佑甫代之欲收時望引拔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上嘗謂佑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六十四

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敢不詳慎苟平生未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

按選官之法惟在得人得其人則舉君子益以贊治非其人則一僉和不免喪邦佑甫除官之多得非憫賢才之淹滯而爲拔擢者乎雖多亦不嫌於濫矣

德宗

諱适代宗長子嗣位二十六年壽六十

生日不受獻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縣於常賦之外爲貢獻上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匹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按太宗生日不爲樂矣德宗生日不受獻所謂法祖攸行者非耶他如却慶雲圖縱馴象出宮女至淄青軍士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循反乎初政清明如此而奈何卒以猜忌任奸致亂者也惜哉

劉晏可法五事

胡致堂論一曰出納錢穀必委之士

顏而吏不與蓋謂士陷賄賂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汙一曰理財以養民爲先以戶口滋多賦稅自廣一曰官多則民擾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取鹽鬻於商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六十五

人任其所之自餘不復置官其去鹽鄉遠者轉鹽於彼貯之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一曰論大事不計小費始置船塢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寇則官物堅完矣一曰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此晏可法之五事也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史臣贊曰人生之本食與貨而已劉晏因平準法制萬物低昂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歛不及民而用度足是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可謂知取予矣晏後爲楊炎所陷賜死天下寃之按害與利相對劉晏足國而不免於刑誅得非利

盡而害隨之哉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怨積則禍生矣是故君子以義爲利

悉屏侍妾 盧杞盧懷慎之孫也貌醜色如藍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往問疾子儀悉屏姬妾或問其故曰杞親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

按令公之燭奸遠禍如此可謂明矣胡德宗之獨識也自古邪人惑主必以言貌取容以藍面鬼而德宗終愛不衰吾誠不曉其故矣

以陸贄爲翰林學士 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六十六

及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贄乃上奏其畧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葉顛瘁矣又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寔微故祿

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陷天兩京不守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陛下豈不爲之寒心哉今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有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陛下復何以備也倘過聽愚計追還所遣神策六軍明勅涇隴邠寧嚴備封守更不徵發仍降德音罷問架等稅則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按此時朱泚之亂未興奉天之難未作而宣公之先見有如著蔡若此使德宗深信而預防之尚何有播遷之患乎顧恬然不戒致變生於肘腋乃以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六十七

術士桑道茂之言自解不信賢臣而信術士其諸終迷而不復者與

段秀實擊朱泚 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十救襄城軍士冒雨寒甚發至澧水詔京兆尹王翺犒師惟耦食菜餼衆怒蹴而覆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師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太子諸王自苑北門出令言與亂兵謀迎朱泚泚入宮居含元殿自稱權知六軍泚遣騎士叔同農卿段秀實秀實說之曰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大之功也泚不悅此召李

忠臣源休姚令言段秀實議稱帝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此面犬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此此舉手扞之繞中其額流血灑地此與秀實相揔忠臣前助此此得匍匐脫走秀實謂此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

按秀實與劉海濱何明禮岐靈岳三人謀誅朱泚及秀實笏擊時三人背約以致秀實獨死則其死亦足振忠義之氣號奸雄之魄矣而致堂乃以草草惜之何與死者猶識則不死者當何如致堂之論每於無過中求有過類如此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六十八

興元下詔罪已陸贄言於上曰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庶令反側之徒草心向化又以爲勳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上然之乃下詔曰朕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天譴于上而朕不悟人怒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覲覲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等并賜從將吏去逆效順並從赦例所加墊陌錢稅間架之類悉且停罷赦下四方人

心大悅李抱真入朝言山東宣布詔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按一言發於九重而不應遍乎四海以此知人心易感而王道無難施也然空言無裨雖切何補故陸贄謂言善非難行善爲難猶願更思所難諒矣

兩情九獎陸贄曰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者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者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六十九

勝人耻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屬威嚴恣驕慢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懷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

按九弊屬下者少而屬上者多人君誠勉去其多而又以三弊察臣下則忠言進而邪佞遠矣

瓊林大盈德宗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效匹夫之藏以誇姦豪怨乎誠能近想重圓之

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上即命去其榜

按德宗專欲驥貨設此二庫而涇原軍士遂垂涎焉則其所聚者適足爲寇資而重己禍也至此又欲榜於行宮真下愚不移者哉

蓄疑推誠不同贊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後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卒二十萬慮其復叛而盡坑之防慮亦已甚矣漢高路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七十

不疑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又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乃奏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舍相礙否臧皆由上有掣肘之虞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按德宗猜疑主也宣公以推誠望之宜其柄鑿之不相入矣然宣公之疏則萬世君臨鑑也

李晟爲社稷李懷光反帝奔涼州除李晟河中同鋒

名二州節度使晟爲復京城之計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徒以忠義感激將士遂敗賊收復京城晟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

清宮拔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也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内通家信公私安堵乃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抵謁

藏固鍾簾音巨鍾之附不移廟貌如故上泣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朱泚爲其將韓旻所誅傳

首行在懷光走河中馬燧討之懷光繼死李晟與張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七十

延賞有隙延賞謂之解其兵柄優閑以保令終有子一十五人而四子顯著史臣題其功名福祿殆子儀以後柴度以前一人而已

按李晟有社稷大功竟爲延賞所譖德宗所忌不得已而表請爲僧與延賞釋怨薦相請婚皆無可奈何計也胡致堂以堅守初議責之亦大苛矣嗚呼功臣處衰亂之朝事情疑之主其亦大不幸也哉

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德宗太子妃母邯鄲大長公主淫亂上怒切責太子欲廢之而立舒王召泌告

之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廢之而立姪且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亡國者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歸使楊素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紆王圖定策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泌還宮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紆王太子危矣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七十二

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恭若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范華陽謂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真誠正言感悟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

按李泌出入禁中事四君收復兩京泌謀居多素爲權倖所嫉而常以智免蓋有唐一代之異人也然好談神僊詭誕則其所短矣

君相不言命上與泌論宰相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

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倘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修奉天城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

陸贄不負所學陸贄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曰今日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財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七十三

不次考課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諄知人之明屢朝賴多士之用又論邊備六失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通制又以竄謫者尚未需恩以三狀擬進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警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叙進人知復用誰不增脩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言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舍繩墨而意裁由直柔權衡而手端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

○又諫裴延齡奸詐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括克歛怨爲匪躬以猜譖服讒爲盡節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上不悅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贊曰陸贄論諫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楊龜山曰宣公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可謂知進退者○朱考亭曰史以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學更純粹其論說事極盡纖悉便是經濟之學

按宣公以延齡譖貶忠州別駕至順宗朝追還京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七十四

師未至而卒惜哉

撫字心勞 處士楊城微爲諫議大夫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少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皆以爲虛得名耳韓愈作諍臣論議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無敢救者城帥左拾遺王仲舒策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邪贄等無罪上大怒太子營救乃解金吾將軍張萬福趨至英延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過拜城等連呼太平萬歲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朝夕相延

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乃改城國子司業後坐送太學生薛約徙連州左遷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讓之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竟辭去又遣他判官按之亦載妻子中道逸去城遷司業時引諸生告之曰學者所以學爲忠孝也諸生有父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者斥之及貶諸生皆泣立石紀德

按歐陽公論城之諫不當須至十年以二事塞責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七十五

愚謂城固有所待而言也豈可少哉

憲宗 名純順宗太子在位十五年爲宣宗陳弘志等所弒諱言藥發暴崩壽四十二

明主勞於求賢 杜黃裳對憲宗曰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爲而治也至於簿書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皇以石衡程書魏明自按行尚書事隋文衛士傳餐皆無補於事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所務非其道也上然其言又請以法制藩鎮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按黃裳明帝王大畧首建大策削平藩鎮誠經濟才也憲宗乃以受饋小失罷之不得終其相業惜

哉爲憲宗者當舍小取大可也

瑰瑋簸揚淘汰 唐憲宗策試制舉之士胡致堂曰制

策亦以空言取人要必精求多聞有學行者召試殿廷親策以當世之急務言有可采就加任使則瑰瑋之才不困於簸揚淘汰之揚之擢批在前淘汰之汰無確在後謂選擇之有所棄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李絳真忠臣 上嘗欲遊獵苑中至蓬萊西池謂左右

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嘗面陳吐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七十六

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以絳爲戶部侍郎不進羨餘上問之對曰守土之官厚歛於民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平陛下宜爲樂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膻近接涇隴此正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謂左右曰李吉甫爲媚悅如李絳真宰相才也 李吉甫謂踐祚以來威刑未

震願加嚴以振之絳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

按吉甫嘗上元和國計簿以警君矣而茲爲媚悅何哉若李絳賀雨表云憂先于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于事懇懇乎皆獻替之嘉謨不一而足者也唐之賢相無以喻矣

宗元以柳易措 上惡王叔文之黨以柳宗元爲柳州

刺史劉禹錫爲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禹錫母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于朝以柳易播裴度亦以爲言曰陛下方侍太后禹錫宜在所矜上退謂左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七十七

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州宗元善爲文作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此其文之有理者也

按先儒云使宗元不陷於叔文之黨其高材絕學亦足爲唐室名臣特其少嗜進用謂功業可立就故一廢不振而卒死於窮裔惜哉

蔡人則吾人 吳元濟據淮南諸軍討之四年不克民

至有以騷耕者上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元濟勢窮窮蹙但諸將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

必爭進破賊矣乃以度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招討度行言於上曰臣若破賊則朝大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李愬子襲蔡州夜半雪甚至州城有鵝鴨池愬令驚之以混軍聲李佑李忠義鏖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遂擒元濟檻送京師裴度入蔡州以蔡卒爲牙兵或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脩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感泣吳氏父子阻兵蔡人偶語夜不燃燭以酒食相過從若罪死度下令惟禁盜賊聞殺餘皆不問蔡人始知有生人之樂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七十八

按韓愈平淮西碑云凡此蔡功惟愬乃成使非君相協心專決惡能有此然度之推誠待新附蓋有說焉蔡人叛逆緣劫於吳氏之威虐非其心反亂如敵國然也度以仁易暴出水火而登枉席誰不歸心若費桴之待郭循則太過矣魏漢相持原非統屬循偶被獲安可終信而不爲之防閑哉此不可以不辨

器量大小 憲宗平蔡後修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曜殿裴度等切諫不聽朱泚國曰滄海之大杯潦不加溝壑之盈一雨輒溢人之器量大小猶是也舜能兢

業於四夷來王之後成湯傲懼于十一征無敵之餘九夷八蠻通道細行之矜猶故也六服羣辟承德遠欲不生猶昨也先王處成功之後類如此晉武帝平吳而急隋文帝平陳而驕唐憲宗定淮蔡而後與兩集溝洫流泛四出何異哉弓矢未盡土木已興閭閻未奏諫諍已悞宦官授印而中貴橫盜臣當國而小人肆以憂勤十年之功隳喪於一後僅成之後不得正終以盡天年由量之不弘也

泰山北斗 憲宗迎佛骨至京師置禁中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上大怒貶潮州刺史本傳贊曰愈以六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七十九

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刈以模刻僞以真所得粹然一出於正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年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蘇東坡曰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

按昌黎排斥異端羽翼聖道其功偉矣且以正義責王庭湊竟出牛元翼以書劄勸憲宗遂成淮蔡之功用栢耆策而承宗飲手能地其立朝事業彪炳彰彰如此可徒以文士目之哉

唐文三變 文藝傳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集慮三

變高祖太宗犬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給章繪合揣合

低昂故王楊王勃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

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張說擅其宗

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嚆齊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

愈倡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

森嚴抵牾反秋晉魏上軌反點漢周唐之文宛然爲一王

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

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

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二人齊名劉禹錫又號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八十

謫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

其可尚矣

按唐兵三變愈變而愈壞唐文三變愈變而愈醇

要之以山斗大儒爲倡故也其餘僅僅以一長鳴

馬耳

穆宗名恒憲宗太子在位四年

碎首玉階 穆宗視朝每晏左拾遺劉栖楚曰陛下嗣

位之初常宵衣求理而嘗寢樂色令聞未彰惡聲遐

布臣恐福祿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

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上命中使宣慰令歸

按栖楚挾李逢吉之授取故敢直諫若此然亦不
曠其職者

公綽誅舞文 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過鄧縣有

二吏一犯賊一舞文衆謂必殺犯賊者公綽判曰賊

吏犯法法在奸吏舞文亡法竟誅舞文者。綽弟公

權爲翰林侍書學士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曰卿書

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

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按公綽孝友性嚴重有禮法憲宗遊畋綽奏大醫

箴則不特誅亡法吏一節之善也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八十

膳落溫御史 夏綏節度使李佑進馬百十四侍御史

溫造奏彈佑連勅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佑曰吾夜

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膳落溫御史

矣

按溫造即韓子所送溫憲士序者其賢可知一彈

落強臣之膽所謂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

者也若吳少誠等有此裁抑豈敢跋扈所謂及其

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也

敬宗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爲

丹宸六箴 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宸六箴一口宵

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諫。以諷侮棄黨言。五曰辨和。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納諫箴畧曰。漢髡沉酒。舉白浮鍾。魏敷後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防微箴畧曰。亂臣倡獫狁。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小。漢武帝且急遽。竊資而小。爲金日磾所抱。縛以栢谷。徵行豺豕。塞路親貌。獻餐斯可戒懼。漢武微行。夜至栢谷。逆旅姬親上脫而異之。醉翁以酒出謝客。殺雞作食獻之。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八十二

按此六箴爲敬宗遊行無常。肥比羣小視朝。月不

再三。大臣罕得進見而獻也。可謂膏肓之藥。石斧炭之龜鑑也。敬宗雖以優詔答之。竟不能用。惜哉。中書失印。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問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曰。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損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虞人服其識量。

按此見晉公識量之一節。論守官防弊之法。尤當以不失爲盡善也。蓋中書符章。豈容吏人盜用而既失。復得。胡恬然不爲戒耶。

文宗名涵。穆宗第二子。初封江王。爲宦者所立。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二。

劉黃下第。黃對策極言宦者之禍。畧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藥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後生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考官馮宿等見策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謂然稱屈。李卻曰。劉黃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上疏以爲乞回。臣所授以旌黃直。不報。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八十三

按登科之士。誰不自賢。誰能自屈。而李卻推遜若

此。則黃當高第何疑。文宗竟不之省。閹宦之虐。殆宸主制相至此哉。唐事不可爲矣。卻之賢亦足稱也。

牛李維州之議。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已遣兵入據其城。具陳出師之利。百官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比來修好。約罷戎兵。中國御戎。守信爲上。遽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後武宗朝。德裕當國。追論此事。贈悉怛謀左衛將軍。胡致堂曰。維州本唐地。爲吐蕃所侵。

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故以維州歸吐蕃宗祖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耻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計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按李是牛非彰彰明矣温公乃以小信右僧孺非確論也

杜牧罪言 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畧以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八十四

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欲置府立衛焉

按罪言者謂不當事而言實有罪也此可謂名言矣史稱其剛直有奇節且詩思豪邁人目之為小杜以別杜甫云

甘露之變 李訓鄭注為文宗所寵任謀誅宦官時王守澄莖於湓水注請令宦官送莖因閤門令親兵斧之訓與其黨謀曰如此事成則注專其功不若先期誅宦若已而并注去之壬戌上御紫宸殿韓約奏稱左金吾廳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先命宰相往視之訓奏殆非真甘露上顧左右中尉仇士良帥諸宦者往

視至左杖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驚走詣上告變訓遽呼金吾衛士上殿宦者曰事急矣即迎上扶升與殿後趨出土良命禁兵討賊殺千餘人王涯賈餗等皆收繫斬之訓脫走為人所殺傳其首仇士良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斬鄭注自是天下事皆決於此司宰相行文書而已

按訓注二小人大謀未成自相傾覆其反宜也獨憾其益張閹豎之焰致文宗有受制家奴覬獻不如之耻而唐遂以亡悲夫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八十五

裴度比子儀 度字中立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舍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史斷云以功業論裴度固不如子儀之顯榮以心術論裴度實同子儀之竭忠二人不可以優劣論也

按晉公勲業蓋世而前史謂其晚節浮沉綠野是固明哲保身意也何必苛於責備哉

宣宗

名忱憲宗第十三子武宗弟初性以皇叔嗣位歷十三

書貞觀政要於屏風以令執政翰林學士上嘗以大宗所撰金鏡錄授綽使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

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按政要一書。太宗致治之大經。貽謀之明訓也。宣宗書之。其有法祖之思乎。然以過察少恩。而唐遂衰焉。蓋無關雕實意。安能行周官法度。故雖有小太宗之味。而終莫能復貞觀之舊也。

君與異政。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以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與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與諸所願耳。及懷州刺史缺。上手筆除君與。宰相莫之測。君與入謝。上以此獎勵衆始知之。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八十六

按史稱宣宗以察爲明者。此類是也。天下至大。百姓至衆。安得人人而見之。一一而問之。惟任一賢相。則選擇皆得其人。而郡縣列循良矣。何患百姓不得其所哉。

魏謩綽有祖風。上樂聞規諫。每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嘗欲幸清華宮。諫官論之。即止。謩爲相。每議。謩正言無所避。上每嘆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爲令狐綯所忌。罷爲西川節度使。按謩徵之五世孫也。在文宗朝爲補闕。諫取李孝本二女入宮。上即出之。謂謩愛我不忝厥祖矣。後

爲起居舍人。上欲觀起居註。謩不可。曰。記註兼善惡。所以警戒人君。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且悽悽請宣宗建儲。副其忠言。謩論真無愧于文貞矣。奈何知重之而不終任之。則謩誠有祖風。而宣宗胡不法祖德耶。

汗透重裘。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宣宗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綯曰。詩人托此爲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詔刺史無得外徙。必令至京師。察其能否。然後除之。綯嘗從其故人爲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問之。對曰。以其道近省。

古史要評

卷之三

八十七

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一一見之。訪問其所設施。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對羣臣如賓客。未嘗有惰容。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宣宗明察。沉斷。重惜官賞。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諫之謂之小太宗。

按綯之子滿。與鄭顥爲姻家。怙勢擅權。賣官鬻爵。非但徙一刺史已也。胡宣宗徒知抑其權。使其懼。而終不能逐之耶。

僖宗名儵懿宗太子也以幼年為諸宦者所立在一十五年壽二十七

李克用破黃巢寬旬人黃巢少與王仙芝皆以販私

鹽為事巢善騎射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

與仙芝剽掠州縣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間

眾至數萬陷廣州自采石江圍天長入長安僭號大

齊皇帝改元金統殺唐宗室無遺類上走興元巢將

錫山朱溫少孤貧依蕭縣朱崇家崇數笞辱之崇母

獨憐之曰朱三非常人宜善遇之後以荊州降賜名

全忠後為梁太祖先是朱和赤心討平桂州亂卒龐

勳賜名李國昌以為大同節度使國昌子克用勇冠

古今史要評

卷之三

八十八

三軍大同軍亂推克用為留後李可舉討之國昌克

用敗走難鞫黃巢亂王重榮謂楊復光曰雁門李僕

射驍勇有強兵素有殉國之志若以朝旨召之來則

賊不足平遂召克用克用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

遂破黃巢收復長安巢焚官室遁去克用時年二十

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收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畏

之克用一日微服時人謂之獨眼龍黃巢趣汴州克

用追擊大破之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以降朱

全忠襲克用克用奉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為朱全

忠所圖乞按問發兵誅討朝廷方務姑息遣中使賜

優詔和解之

按李克用方破黃巢而朱全忠即襲之是為巢復

讐而為唐戕功臣剪羽翼也當詰夫何疑僖宗竟

置不問而反疑克用舉兵討之致克用之忿不伸

而全忠之惡愈肆豈天心厭唐使之自敗以成朱

三之事乎

昭宗名儵懿宗第七子初封壽王僖宗崩宦者楊復恭立之在位十六年為朱全忠所弒壽三十八

柳玭戒子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為士大

夫所宗玭為御史大夫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

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

古今史要評

卷之三

八十九

死無以見先人于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

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妒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

疵類疵玉病也眾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

梁子弟學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按此書與馬援戒子並稱而詞氣溫厚無比較短

長之過真格言哉

叱虎斬蛇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王

建竟殺之使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匣出虎孔宣

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

於闕外先機恐失於殺中○胡致堂曰賞罰者人主

制世御俗之柄不可失也。令攷敗亂國家。致瓊敗亂。藩鎮朝廷既不能治。乘王建之請而許之。豈不賢于建之專殺哉。倒授之柄。昭宗真斷而不斷之過也。

門生天子 宦官楊復恭專橫。昭宗出爲鳳翔監軍。不肯行。求致仕從之。未幾走興元。與楊守亮反。李茂貞討誅之。獻復恭與守亮書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穀訓兵。勿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按唐室宦官之禍至此極矣。以國老自命。以門生目君。安得不廢置。弑立如弄嬰兒於股掌間也。蓋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九十

自文宗以後。天子皆由所立。無復有君臣之分矣。彼習見以爲固然。而無足異也。故易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信哉。清流使爲濁流。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諷李茂貞留兵三千克宿衛。又稱密詔召朱全忠奉迎。車駕中尉韓全誨等劫上幸鳳翔。茂貞請誅全誨等七十餘人。車駕還京。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出使若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脩灑掃。全忠欲遷都洛陽。惡胤立異。密表殺胤。遂遣朱友恭弑昭宗於椒殿。立

昭宣帝。全忠陽驚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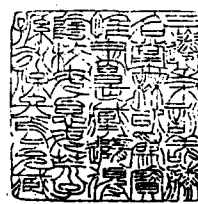
惡名於萬代。殺友恭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仰見神何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柳絮因疏其所不快者於全忠曰。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曰。王欲圖大事。此輩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於是聚衆掘獨孤損崔遠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屍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第。故深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自汴至洛。朝臣必有賈逐者。時謂之鴟梟。

古史要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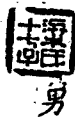
卷之三終

九十一

按崔昌遐憤宦官之亂。遂召外兵。欲草薶而禽獨之。其身不免而國亦隨亡。溫公所惡衣之垢而焚之。惡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不亦多哉。信矣。新鐫古史要評卷之三終



弋陽吳崇
同年祝世祿無功父閱



應陽
應職

全梓

玄孫

宗琰
延齡

重鐫

五代後梁

太祖名溫姓朱氏初從黃巢既而降唐賜名全忠封
王克後唐祚在位七年為子友珪所殺年六

陽山一民

朱全忠既弒唐昭宗矯詔立柩為帝隨受

唐禪稱皇帝國號梁百官舞踊稱賀梁主舉酒勞之
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其兄全昱謂曰朱三汝本
陽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
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
吾族乎梁主不憚而罷全忠恣意聲色常徵諸子之
婦入侍友文婦王氏色美尤寵之疾甚命王氏召友
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妻張氏知之密告友珪遣馮廐
諤刺全忠腹刃出於背珪即位均王友貞起兵誅友
珪立於大梁未幾唐兵來伐遂自殺而國亡

按朱溫與李克用雖並馳一時克用猶有狗國之

心而朱溫始終無非以篡弒為計者恨唐之君相

闇腐反信朱而疑李致溫得成篡討而克用奮志

以沒然溫能為椒殿之弒而不能逃廷諤之刃且

不旋踵而滅於克用之子幾至斷樞焚屍以快千

古之憤是可見天道好還足為窮克極惡之戒而

人言不謬可以見他日滅族之驗矣

又聞唐昭宗嘗養一猴號孫供奉每日具冠服趨

拜如朝儀朱溫篡位朝會供奉望見非昭宗遂跳

梁大叫裂服毀冠趨走不肯拜溫怒命牽出斬之

古今史要評

卷之四

二

噫唐朝養士三百年僅得一孫供奉辭貽矩矱

輩當媿死矣人嘗詆奸臣曰行若狗彘猴亦狗彘

類而媿之則又狗彘之不若也

承業稱唐官終身宦官張承業受晉王李克用顧託

輔存勗嗣位勸課農桑蓄積金穀軍民肅清饋餉不

之王或須錢給賜伶人承業斬之王乃置酒庫中令

子繼岌為承業舞指錢欲賜之業曰此錢所以養將

士也承業不敢以為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

僕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

王自取用之何用僕為王怒索劍承業起扼王衣泣

王自取用之何用僕為王怒索劍承業起扼王衣泣

曰僕受先王顧託若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親矣曹太夫人聞之遽召王主惶恐叩頭謝請承業痛飲以分其過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未幾承制授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後晉王欲稱帝承業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搶拾財賦召捕兵馬警城逆賊獲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鑒然後求唐後而立之

史要評

卷之四

王

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聖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歸晉陽邑成疾而卒

按劉友益曰承業在晉已非一日而綱目書官必冠之以唐表其終始爲唐不失臣節也

後唐

莊宗

在位三年中流矢起壽三十五

優名李天下

唐莊宗名存勗李克用之子舉兵伐梁

莊王彥章欲降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命斬之遂亟取大梁滅梁國號後唐唐王幼善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唐王失色新磨徐曰李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耶唐王悅厚賜之由是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莫敢出氣高季興入朝還鎮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

史要評

卷之四

四

其誰不解體及滅蜀益驕殺郭崇韜疑李嗣源李嗣源討鄴都亂軍士大譟曰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嗣源泣諭之不從遂引兵向大梁唐主幸關東爲伶人郭從謙流矢所中遂殂嗣源入洛陽拾莊宗骨於灰燼之餘而殯之

按晉王將終以三矢遺莊宗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汝三矢汝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告廟以請其矢負而前驅及滅梁係燕則還矢先王而告成功可謂克

家之子有為之君矣然不旋踵而死於伶人手豈其雄心頓耗哉彼固以為英傑才智既縱橫天下莫與敵而區區奴隸何能為不知才不當起於不戒而逸豫必至於喪邦所謂千鈞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制之其唐莊宗之謂乎

明宗在位八年壽六十七

五代小康 唐明宗本胡人初名邈古烈為李克用養子更名嗣源莊宗遇弒諸將立之唐王目不知書西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選文學之臣以脩應對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為之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五

唐王性不猜忌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順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八年年殺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為小康

按明宗焚香之祝發於誠心故宋太祖應期而生天人交感之理端不誣也若明宗若亦可謂五季之真主矣

後晉

高祖在位七年壽五十一

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晉高祖名殷瑋姓石氏沙陀人

明宗之婿也明宗崩閔帝立潞王從珂為明宗養子廢閔帝而自立會于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臨唐王醉曰何不且留還歸欲與石郎反耶散唐聞之懼唐王欲使殷瑋移鎮鄆州殷瑋謀於將佐都押衙劉智遠曰明公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掌書記桑維翰勸殷瑋推心屈節以事契丹遂草表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禮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以致其兵不必許以土地恐異日大為中國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六

患悔之無及殷瑋不從契丹德光將兵救石殷瑋唐兵大敗唐主下詔親征諸軍驕悍不為用唐主至洛陽但日夕酣飲悲歌群臣或勸其行則曰卿輩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諸將皆飛狀迎晉王唐主遂携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死契丹主冊殷瑋為大晉皇帝是日即位割幽薊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千萬

按從珂以螟蛉之賊操戈反噬弑君奪國又以醉言輕挑疆臣之禍登樓自焚無足惜矣獨憾殷瑋以堂堂中國之貴父事契丹且割幽薊以畀之使

山前山後十六州歷宋至元不見天日者四百三十二年非我太祖汎掃而克復之其何以雪此耻乎敬塘之罪不勝誅矣

後漢

高祖在位二十二年

遼河東 漢高祖劉焉字知遠其先少隴人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先是晉高祖頊大臣立高祖兄敬儒之子重貴即位重貴哀於契丹稱孫不稱臣契丹大怒遂擊晉執重貴以歸而晉亡知遠在河東富強冠諸鎮契丹深入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晉王拔執將佐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七

勸稱尊號即位於晉陽自言未悉改晉國又惡關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時東方群盜大起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遂發大果盡載府庫之寶以行契丹建國號遼遼主耶律德光至殺執胡林卒國人割其腹實並放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犯音巴知遠入大梁諸鎮皆降始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

按胡致堂謂五代取國惟後唐與漢為此善於彼惡謂此時朝君慕仇人心易動諸將皆以據險強兵為恃誰復有守節捐軀之志知遠會逢其適使

契丹滅晉而後稱尊若有異於嗣源敬塘之為者然其坐視不援亦何異于操戈反向即使契丹不寇而知遠亦豈肯終為重貴之絕臣哉宜其再傳僅五年而亡視石晉為尤促也

後周

太祖在位三年

太子須侍中自為 周太祖郭威邢州堯山人仕漢為樞密副使受顧命輔劉承佑是為隱帝隱帝遣使殺郭威郭威舉兵反漢主遣慕容彥超等拒之戰敗漢主出勞軍為亂兵所執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郭威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八

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威奏立劉贊會遼主入寇命威將大軍擊之至瀘州將士數千人踰垣發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讐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披威體其扶抱之呼萬歲擁威南行乃上太后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乃廢贊為湘陰公威稱皇帝國號周悉出漢宮中寶玉璽碑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如曲阜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孔子墓命禁樵採

按五代時易國置君瞬息生變如提木偶然豈盡由人心之易動哉亦在上者倒持太阿而授之柄也不然則黃袍加身與黃旗被體者若出一轍胡周之出乎漢卒反乎宋而宋卒終不反取得道失道之分撫后虐仇之異此足以觀矣

世宗在位六年
壽三十九

奇貨賣劉崇

周世宗姓柴名榮太祖后兄柴守禮之子太祖無嗣養以爲子太祖崩乃承大統北漢入寇周主自將禦之戰於高平合戰未幾契丹能何徽引騎兵先遁步兵皆解甲降于北漢周主自引兵親犯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九

矢石宿衛將趙匡胤

宋太祖

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

何得不致死乃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北漢兵大敗契丹能等稍稍復還周主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逃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簡閱軍募壯士以補宿衛初宿衛之士麻老居多且驕蹇不用命一遇大敵不走即降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能養甲士一奈何股民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無所勸乃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羸弱者去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十

之由是士卒精強征伐皆捷○世宗憤中國日蹙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北部郎中王朴獻進取之策世宗重其器識○毀佛鑄錢周主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象豈所謂佛耶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親征淮南唐兵屢敗唐主請去帝號割壽濠六州之地以求罷兵周主不許賜詔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於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唐主大怒命景達將兵二萬以拒周匡胤奮擊大破之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爲督戰以劍砍其皮笠明日遍閱皮笠有劍迹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刻木爲農夫垂婦置之殿庭見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詔頒其圖賜諸道乃詔常侍艾穎等分作諸州均定田租淮南饑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唐主遣其子與鍾謨入貢周主問曰江南亦治兵修脩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亂上曰不然曷時則爲仇

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爾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竊語爾王。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謀歸以告唐王。乃城金陵。益戍兵。

按世宗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攝夷夏。而又以抱鼓之隙。治律明禮。議刑養民。善政不可枚舉。其最不可及者。毀佛鑄錢。以佛在利人。捨身不惜。足破千古之惑。戒江南修飾。有帝王覆載之大度。詎惟五代庸君所不及。即漢唐之英主哲辟。鮮有僂焉者也。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十一

長樂老叙。馮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爲人清儉寬宏。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按馮道自唐莊宗至周世宗。歷事四姓十君。在莊宗朝爲掌書記。明宗以爲端明殿學士。尋與崔協同入相。進歷險執轡之諷。唐王然之。已蒙寵幸矣。至閔帝立。潞王從珂引兵將至。道不當從容計議。寓閭閻地乎。遂謂中書舍人盧導曰。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

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從實。

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耶。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矣。潞王至。將攝馮道。竟上章勸進。是爲廢帝。以馮道爲司空。及晉高祖石敬瑭。唐以道爲司徒兼侍中。事無巨細。悉決於道。高祖以幼子託道。道竟背之。而立齊王爲契丹所執。漢高祖知遠立。隱帝朝。道爲郭威畫制守貞之策。威反。遂率百官謁見。復事威。至世宗顯德元年。始卒。嗚呼。再黜之婦人。猶羞稱况屢黜者乎。道也。尊寵冠三師。權任首諸相。國存則尸位素餐。國亡則望風勸進。如逆旅之伺過客。南轅北轍。惟其所至。而不辭。如富商之販奇貨。朝遷暮徙。惟其所售。而不惜。其視新舊廢興之間。曾無動念。而於易面變辭之際。漫不知羞。道果有人心者乎。雖小善不足稱矣。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十二

宋紀

太祖

陳橋兵變。宋太祖姓趙。諱匡胤。生於洛陽夾馬營。異香滿室。人謂之香孩兒。嘗及長。仕周爲殿前都指揮使。周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檢點。

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檢點乃命匡胤代之後帥師禦漢至陳橋驛石守信等謀立之軍士擐甲執兵直逼寢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匡胤未及對而黃袍已加身矣餘姚鄭氏謂太祖之得天下天命固有在人謀不盡無也登周室孤兒寡婦之運而日光摩盪於天又當五代朝君替讐之時而人心易屬於將帥且赤光異香之奇實應明宗之祝紫雲黑龍之祥實兆漢東之靈然禁兵無無故之行陳橋無無謀之變虛聲遠漢之師而禁兵握其手密訪陳橋之變而諸將解其心不然則身上之黃袍豈臨時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十三

之易得袖中之禪詔料平日之夙成云

按天非人不成人非天不因五代之亂極矣亂極復治天必命一王者出水火於衽席奠塗炭於春臺循環之運然也豈區區人謀所能爲哉

杯酒釋兵權 帝既誅李筠等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帝王凡八易姓吾欲息天下兵建國家長久之計何如趙普曰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宜稍奪其權則天下自安矣帝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不若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

不欲爲之守信等曰今天位已定誰敢有異心帝曰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可得乎守信等泣曰願陛下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錢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市便好田宅爲子孫立永遠之業多買歌童舞女日夕懽飲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死者復生明日皆乞罷典兵出就鎮故終宋室免藩鎮之禍皆趙普之謀也朱子謂其有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十四

仁者之功

按太祖鑒黃袍之故轍而釋兵權於杯酒之間可謂善彌變矣然卒致武備漸衰而坐困於夷狄母乃懲鑑之過而遂弛藩屏之防乎是故防患者將遏絕於此而不免竊發於彼必周慮而萬全焉可也

以竇儀爲翰林學士 先是翰林學士王若以酒失貶官帝謂宰相曰翰林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即日復入翰林嘗召儀草制至苑門見帝

岸憤跳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帝歛容謝之由是對近臣未嘗不束帶

按豪傑之士不以爵位高下爲重輕而以禮貌盛衰爲去就故不冠不見級黷所以著節於漢庭而鵠死懷中魏徵所以規過于文皇也蓋使臣以禮斯可責臣以忠而豪傑將聞風景附矣竇儀知此庶得宿儒之體而克稱深嚴之職者乎

洞開重門 帝廣汴城且令有司盡洛陽宮殿按圖修之營繕既畢帝生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十五

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按此帝王心法也人心之體本自端直本自軒豁惟物欲壅蔽則邪曲歟仄之累形焉誠祛其荆棘開其關鍵則靜虛動直鑑空衡平將有空中樓閣八荒我闡之氣象矣宋藝祖其庶幾乎此其以仁義忠厚立國而遠過雜伯雜夷之治者諒此心端其本也

雪夜幸普家 帝數微行過功臣家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恐拜迎護重榻地生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嬖呼

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遼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姑試卿耳又以燕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誰可代帝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

按下太原圖幽燕皆國家大計也胡不召問於公朝而乃揆策於私室蓋幾事欲密而有謀必就固帝之所以重嘉謀而優元老也嗚乎九重深拱叩關而不得見者有矣矧輕身下韋乎矧幸于風雪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十六

夜乎藝祖此行誠帝王之盛節而趙普得此亦八臣之奇遇矣

塵埃物色 趙普屢以微時所不足於宋主及已者爲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敢後言

按睡毗必報庸夫之淡衷也宿怨不讐哲王之雅量也趙普太祖之人品於斯別矣

救此一方民 南漢主鋹作燒煮剝削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關虎抵禦帝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後鋹降帝賜以巨酒鋹疑詭帝曰朕推心置入腹安有

此事取銀酒自飲別酌賜銀懇謝。

按除暴救民湯武之仁也藝祖其同心矣。

以紫貂裘帽賜王全斌王全斌伐蜀屬汴京大雪帝設毡幃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謂左右曰我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度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偏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卒滅蜀。

按上有解衣之惠則下懷挾纊之恩此太祖所以善將將者而卒得其死力以成功也特恨祇蹟貨殺降而致兩川軍亂有辜太祖之恩多矣。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十七

軍中手不釋卷宋求遺書帝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

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趙普初寡學術帝每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

按人君好學自古所難況當干戈倥傯之際而垂情古典尤難之難者也綱目所書千數百年僅一見而已。

宰相須用讀書人初帝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

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帝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怪之出示宰相皆不能答翰林學士竇儀曰此必蜀物昔蜀王衍有此鏡當是其歲所

鑄也帝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矣。

按讀書之人格物窮理灼前代興亡之故洞古今治亂之幾故能調劑元化寅亮天工豈徒博物洽聞搜奇吊詭而已哉不則識騁牙察寶劍者胡其治不古若耶。

五星聚奎初竇儀與廬多遜楊徽之周顯德中同為諫官儀善推步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見之儀不與也。

按聚奎如連珠在降婁奎主文章蓋天下文明之象也厥後師魯明復之經既出而安定湖學之說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十八

伊洛關中之學大著顯行此固為之兆矣。

造士區樹私恩宋初覆試貢士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帝謂左右曰開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遂命中書覆試而邴覆登策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區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教素業始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斯選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按陶穀為周翰林承旨當太祖受禪之頃遽出袖中之詔太祖薄之茲其子登第而以不能訓子致疑豈非以逢迎諂諛之徒卒無奔競倖進之弊乎。

而卒復登策則彌縫之術又莫晚其故矣

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徵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欽容對曰、此又正當陛下今日之毫太祖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太祖愛其言、書于屏几、

按節用愛人、養心寡慾、此孔孟之格訓也、昭素之言、其有所本矣、

溫叟辭錢、御史中丞劉溫叟性重厚、方正、好古執禮、開封府尹光義聞溫叟清介、嘗遣府吏賁錢五百千

二史要評

卷之四

十九

遺之、溫叟不敢却、所屬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統府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況他人乎、乃命輩歸府中、他日光義因侍宴論當世名節、士且道溫叟辭錢事、帝嘆賞久之、一日晚過明德門、帝方登樓、溫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呵道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帝善之、溫叟爲中丞十二年、及卒、有司請除中丞、帝曰、必純厚如溫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遺光義、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授中

丞、其不輕任人如此

按溫叟歷仕唐晉漢周、與時浮沉、至仕宋、則以清介方正、稱豈兩截人物耶、毋亦和光於亂世、而矯矯于治朝焉耳、

犯法有創、內臣李承進違事後、唐者帝問曰、莊宗以英武定天下、享國不久、何也、承進言、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威令不行、賞賚無節、帝拊髀嘆曰、二十年來、河爭戰、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爲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創耳、

按帝因郊行賞、以御馬直扈從、特命廩賜、增給川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二十

班擊登聞鼓、援例陳乞、怒斬四十餘人、故有是言、夫爵賞以勸臣工、刀鋸以威近習、近習之人、其地最親、其情易驕、使不以法裁之、何以杜僥倖、無厭之心、而折其驕恣難馴之氣、太祖一言、見英主之剛斷、而非五季庸君所可及也、

爲天下守財、永寧公主常衣貼繡鋪翠襦、入宮、帝曰、汝後勿復爲此、飾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浸廣、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用黃金裝肩輿、以出入帝

笑曰我以四海爲宮殿悉以金銀爲餽力亦可辦
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
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
何仰哉

按呂氏中謂創業之君後世視爲執紼宮闈之地
四方視爲儀刑故翠羽一戒而後靡息守財一言
而儉德彰藝祖之垂訓樹標者遠矣

禹鑄有耳 趙普獨相十年爲政頗稟帝幸其策會吳
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帝曰海物必佳即命
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盡實不知帝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二二

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判大理寺雷
德驥言普擅增刑名帝怒叱之曰禹鑄猶有耳豈不
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齧二齒然
爲商州司戶尋削籍流靈武其子訟普帝怒召德驥
普遂罷

按人臣無私交海物之致何爲者也趙韓王豈納
賄之流無亦其以天下爲己任而專之一字有以
求之與故曰臣無有作福作威普亦昧此道也未
卧榻豈容他人鼾睡 帝遣曹彬伐江南戒之曰切勿
暴掠生民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李煜一門不可

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
等皆失色江南主危迫使徐鉉貢方物上表以求緩
師言李煜無罪帝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天下
一家卧榻之外豈容他人鼾睡耶及城將陷彬忽稱
疾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
心自誓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焚香爲誓城陷
后主出降待以賓禮提至群臣稱賀帝泣曰字縣分
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鏑者實可哀也
命出米十萬賑恤之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二二

按呂氏中謂自古平亂之主視降王不啻寇讐而
太祖極其恩禮悉得保全自古攻取之主視生民
殆若草菅而太祖曲加存撫不戮一人仁心仁聞
自三代而下未之有也信哉但鼾睡之言似乎太
狹若曰天下一家豈容赤子陷於水火則蕩蕩乎
王道無私矣

曹彬不伐 彬歸自江南舟中惟圖書衣衾而已關門
進榜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
伐初彬之伐唐也帝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及
還獻俘帝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
乃賜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

得錢耳至是乃拜樞密使。

按厚賜賚者所以酬其前功。新使相者所以責其後效。蓋機附飽暖固非曹彬之志。而節慎名爵尤太祖善取功臣之微權也。若好官得錢之語。彬亦託詞以明其希望使相之意耳。若果志在得錢。則江南之歸何爲僅有圖籍已耶。此可以明賢將之心。

灼艾分痛 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炙。以分其痛。每對近臣言。吾弟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

德非吾所及也。

二十一

按灼艾分痛之情。真其手足愛光義也。龍行虎步之稱。明以神器授光義也。而議者猶有燭影斧聲之疑。即使太宗殘忍如鴟梟。亦將幸大物之已得。而無復有患失之念矣。就逆何由起哉。其不然也必矣。

以德化人 帝性仁孝。路達質任自然。宮中筆簾綠用青布。常服之衣。幹濯至再。嘗謂薛居正曰。古之爲君。鮮能正心自致無過之地。豈肯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

舜之時。曰克止於投匭。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自開寶以來。大辟多貸死。惟賊吏不貸。

按太祖善政。不可勝紀。而其本在防非窒慾之一言。蓋非然。絕則君心正。化源清。自然奢侈不萌。慘刻不事。而發號施令。罔不臧矣。故其得國雖與晉漢周無異。而規模宏遠。禮樂明備。將軼漢唐而上之。得非以其正心之學。與堯舜合轍哉。

太宗諱炁。初名光義。封晉王。太祖以杜太后願。命舍其子而立。在位二十二年。壽五十九。

拔十得五 太宗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及

古史要評

二十一

親試舉人。并進士呂蒙正等。並賜及第。出身皆賜綠袍。鞞笏。賜宴製詩二章。初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十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輔汝爲相。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真下第。帝不悅。故一榜盡賜及第。按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拔十得五。太宗猶不敢望。于科場。誠謂人才難得。亦難知也。有一張齊賢而不免下第。安在其稱得士哉。惟廣以求而精覈之。庶乎可矣。

田錫天植其性 以田錫爲左拾遺。錫好言時務。既居

諫職上疏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帝優詔
褒答賜錢五十萬或謂宜少晦以遠譏忌錫曰事君
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賞可奪耶

按忠直之臣雖軒冕不能動其心刀鋸不能易其
志矧一賞乎由其天性本然自不容已而非矯飾
徇名者之所能爲也田錫歷事太宗真宗皆以規
畫獻替爲已任至使人主聚集前後章疏收置一
匣以遺仁宗非天植者能致是耶

金檀渝盟

初宋太后杜氏聞陳橋之變曰吾兒素有
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又慨然不樂曰吾聞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二十五

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
冀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
拜曰謹受教至是疾革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
乎太祖曰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后曰不然正由周
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萬歲后當傳光義
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宋
主曰敢不如教遂命普爲約誓藏之金檀太宗即位
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天授建美始不自安柴禹錫
因上變以搖之帝意不決召普諭以遺旨普曰太祖
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按趙普違誓背盟罪莫遺矣獨計杜太后之教亦

非長策蓋家天下者父子相傳自三王以來未之

或改所以杜覬覦之心而塞天下揭亂之源也若

必傳光義光美而後至德昭則德昭髦矣又將何

所傳乎統序不一則爭奪易起天下大利安得人

人如太祖之至公而人心易變又安保母命之終

克遵耶此其勢必至於渝盟也若欲立長君當視

德昭何如長則竟立之不則立光義而以德昭爲

太子豈德昭至此而猶未堪負荷乎必傳光美而

後及之吾恐德昭雖或倖免于太宗必不能免於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二十六

光美矣此其慮雖至周而法則未益善也若太宗
之背母負兄趙普之棄信希寵皆君子所不齒者
無足責焉爾

蒙正雅量

以呂蒙正叅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
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得爲不聞而過之同刻不
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
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爲愈也時人服其量

按人情徃故常而忽微賤故築壇之拜一軍皆驚
管樂之比時人未許此亦無足怪者及漢鼎成炎
灰燬向之所議議者今皆折服而心醉焉則非惟

不足問亦不必問也。蒙正其亦有見於此乎。故有過人之識者而後有過人之量。

開卷有益 帝勤於讀書。詔脩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為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

按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識開卷而求有益則非徒尋篇章。驚口耳為也。不則衡石程書者。何嘗不勤讀耶。

希夷先生

陳搏。亳州真源人。常舉唐長興中進士。不

第。遂以山水為樂。服氣辟穀。隱華山雲臺觀。每寢。夏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二十七

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為諫議大夫。不受。開太祖

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至太平興國中。兩入朝。帝待

之甚厚。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

遣送至中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可

以教人乎。搏曰。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

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昇

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

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

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脩煉。無出於此。琪等以其語

白。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還華山。尋卒。

按宋考亭詩云。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誠一

務此。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所謂

白日升天。何益于世者。抑又以君臣協心致治。即

是勤行脩煉。則其致君澤民之術。已素蘊于胸中。

而特不肯輕出。以求售者。然則希夷固非神仙怪

誕之流。而亦非虛妄鑿空者類也。嗚呼。亦賢矣。

賞花釣魚賦詩 帝召輔臣宴於後苑。賞花釣魚。謂之

曰。春氣煦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

樂。宜令侍從詞臣賦詩。

按先天下之憂而憂。斯能後天下之樂而樂。當時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二十八

江南饑饉。民不聊生。西北用師。殆無虛日。非可樂

時也。而宋之君臣。忻然有侈心焉。似非憂勤惕厲

交儆保邦之道矣。

陳競義門 江州陳崇數世未嘗分異。唐僖宗詔旌其

門。南唐又為之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系。系子昉。九

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

成人者。別為一廡。有大百餘共一牢食。一大不至。群

犬皆不食。建書樓以延四方之士。鄉里率化。唐七州

上其事。仍免其徭役。至競之世子孫。衆嘗苦乏食。帝

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

按穀睦之仁化行異類則當時觀感興起者不知幾人是匪獨家政齊而厚人倫善風俗所裨于天下者非渺鮮也陳氏之賢似過於張公藝矣

引帝奔末 初寇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旱蝗帝召近臣問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天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準請召二府至言之以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賜吉賊少伏誅淮以叅政汚之策盜至千萬止杖之又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準可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二十九

大任故以爲樞密副使

按太宗之於寇準雖有魏徵之比而一遇狂民妄呼遂罷知青州即念之不置又爲左右所間而止則準無媿於魏徵而帝似不及文皇矣

飛白書玉堂之署 先是蘇易簡爲翰林學士承旨續翰林志以獻帝嘉之賜詩二章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榜於廳額曰永爲翰林美事知制誥范杲獻玉堂記帝惡其躁競出知濠州乃以畢士安爲學士執政欲用張洎帝曰洎文學責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

按文學必根德行斯有用之文章也况翰林雖曰詞臣實爲儲相使非學行兼優者處之他日何以秉樞鈞調元化乎此帝所以舉舍洎而用士安也然未幾而復用張洎母亦舍短取長者與

半部論語 趙普性深沉剛毅果斷以天下事爲已任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闔戶閱書至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及卒家人取書觀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後謚忠獻封韓王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三十

按論語一書誠脩齊治平之本也普豈真能用論語者觀其惛惛於微時所不足者而教李符上言廷美怨望竟負太祖而背金櫃之盟是可忍孰不可忍於論語之義何如他如市秦隴屋材易尚食蔬圃是不知喻於義以私憾竄慮多遜是不知以直報怨其背馳論語何多則其定天下致太平者不過操竊聖經之糟粕而非真能身體力行者也謂之讀書吾不信矣

士不以名位爲光寵 以張洎錢若水爲翰林學士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他官可比朕常恨

不得薦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遣時得位紆朱拖紫足爲榮矣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士固不以名位爲光寵中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帝然之

按重道崇儒帝王之盛節也而或以朱紫誇榮則非尊崇之實矣蓋帝之謂所以勸忠若水之對所以明義然必義明而後忠可效也故士君子自處當以若水之論爲正

蒙正伉直帝以上元觀燈於乾元樓見京師繁盛論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三十一

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帝欲遣人使朔方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竦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

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

按觀燈賜宴自誇繁盛帝之侈心萌也徒徂于目前之繁華而同知閭閻之疾苦使不有蒙正之伉直將不以侈肆啓亂階乎至於用人之際堅執不回然非灼知其人而用果稱職則亦何取於執故帝服蒙正之氣量而尤當取蒙正之深望

此人何事不能了以張詠知益州時王繼恩上官正等討賊頑師不進專務飲博詠以言激之舉爵屬單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隔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三十二

大致克捷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益貴而廩有餘粟乃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儲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按兵食國之大事也勵兵足食大事濟矣更有何事不能了乎其紆宵旰之憂宜也

少年天子帝在位久儲位未立召寇準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

副天下望者帝曰壽王可乎準曰知子者莫如父聖
慮既以爲可願即決定立壽王元侃爲皇太子願見
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憚
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寇再拜賀
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甚喜延準飲醉而罷

按權位之際父子不免動心況他人乎太宗在位
不爲不久而一傳于子猶有戀戀不忍捨者設使
尊母命而授之弟與姪又當何以爲情耶故不待
再諫之言而金櫃之盟必渝於此亦可見矣嗚乎
太祖授其弟而毫無係心太宗付之子而猶有難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三十三

色人之度量相應何啻天壤

小事糊塗 初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端糊塗帝曰端小
事糊塗大事不糊塗遂相之及帝不豫王繼恩等忌
太子英明與李昌齡等謀立楚王元佐呂端問疾禁
中乃以笏書大漸字趣太子入侍帝崩皇后令王繼
恩召端議所立端即紿繼恩入書閣鎖之亟入宮后
問曰宮車晏駕立嗣以長順也如何端曰先帝立太
子正爲今日豈可違命有異議后然然乃奉太子即
位垂簾引見群臣端立殿下不拜請捧簾審視然後
降階率群臣拜焉此大事不糊塗之驗也

按自古英輔察相明於大或闇於小非真明不足
也番心於肩鉅任重而區區瑣細非所計也當太
宗晏駕時非有大識見大力量如端者安能窺繼
恩之謀拒皇后之問而成此策立大事哉然則端
誠不糊塗於大豈復糊塗於小以小者不可見而
至於大事則其明決周慎者始彰彰彪炳不可掩
耳故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端之謂矣

真宗

諱恒太宗第三子在位
二十五年壽五十九

引燭焚詔

李沆張齊賢同相帝一夕遣使持手詔以

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三十四

沆以爲不可議遂寢帝嘗謂沆何獨無密奏沆曰臣
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者
非讒則佞臣嘗惡之豈可放尤

按此大臣引君當道之誼也然非真宗之聖明能
不觸批鱗怒哉若緒遂良佳兒佳婦之對反復諄
切猶不能開主懷而何有於不可之一言遂得寢
其議耶故曰主明而後臣直沆之遭際亦幸矣

良將第一 曹彬疾帝臨問因詢契丹事宜彬曰太祖
英武定天下猶委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爲
天下蒼生然須執紀綱存大體即以遠之利也又問

後事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璵璵材器皆堪為將帝獨其優者曰璵不如璵彬性仁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位兼將相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召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為宋良將第一云

按猛鷲侈肆武夫之常態也仁恕清慎儒者之純德也彬能有之則以介冑而說詩書以材藝而兼涵養雖古之賢將不過也豈曰獨冠宋庭已耶

晉公不答錢穀之問 陳恕在太宗朝為益鐵使有心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三十五

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柱曰真益鐵至是以寇準為三司使陳恕罷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常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求去薦寇準準代恕無不循其舊貫

按陳平不答錢穀云有主者敦相體也陳恕不答錢穀恐生侈心養君德也二公皆有所見而恕之慮更深遠矣

應事僅容旋馬 李沆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

陳利害一切報罷少以報國爾嘗讀論語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言終身誦之可也沆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曰居第當傳子孫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按受善用言宰相事也乃一切報罷之何耶蓋朝廷制度具備而新進喜事之人多作聰明亂舊章倘徇所請未免紛紛變更非惟不足以致治而反至於誤國如王安石之新法是已文靖罷之真老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三十六

成謀國者哉至於廢事之隘即寇萊公所謂有官居隅為無地起樓臺者賢相之儉德類如是

了此五日 契丹入寇侵澶州遣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飲笑自如帝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力請御駕親征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盛眾請駐蹕寇準固請過河力爭不決遇殿前都指揮高瓊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即仰奏曰陛下若不過河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在旁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虜騎充斥如此君何不賦一詩退虜耶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諸軍踴躍呼

萬歲契丹氣奪它而以數千騎薄城下環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準居北城上方與楊億飲博歌呼帝喜曰準如是吾何憂準畫策曰如此可保百年無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帝方厭兵遂定議和盟誓而還自是南北弭兵寇準之力也

按力請渡河者非輕敵也其謀豫也飲博歌呼者非忘懼也其神定也蓋不渡河則無以作士心而奪敵氣不飲博則無以鎮物望而紓君憂衆公固等之孰哉惜其百年無事之策不能盡售焉耳

北門鎖鑰 寇準自澶淵還頗自矜伐帝待準厚王欽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三十七

若深嫉之曰陛下敬準爲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是也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疎準罷知陝州遇張詠準請教詠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論其意歸讀光傳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未幾準知天雄軍契丹使者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按孤注之說矜伐召之也易稱勞謙萊公其未學易乎卒乃以鎖鑰自任若無纖毫缺望意者蓋既

一、不彰朝廷之失又可以懼北虜之心其得大臣之體哉

聖人神道設教 帝深以澶州城下之盟爲辱居常怏怏不樂王欽若度帝厭兵請以兵取幽薊滌州帝不可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生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沉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乃乘間爲旦言旦罷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問杜鎬曰所謂河圖洛書果何事耶鎬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三十

不測帝意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由此意決遂召王旦飲懼甚賜以樽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及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自是不敢有異議而封禪之事成矣至是帝曰去年見神人告曰當降天書適皇城司奏在承天門鵲尾上帝遣二內臣奉之以下再拜受之其書詞類老子道德經龍圖待制孫奭言於帝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按人主之侈慾必有所爲慾之根者天書封禪帝之慾心也耻盟城下帝之慾根也諫帝者必拔去其根若曰澶淵之役誓四夷綏中國萬世不朽之

功何足爲耻如侈然驚祥瑞封禪之事則反爲聖德累而前功不足贖矣况天不可誣人不可欺徒爲天下後世笑而何耻之能雪如此則帝必翻然悟矣苟但曰天本無書則帝亦自知其非真而何待於真言也若河圖洛書固天生神物而聖人則之以立教非聖人之自神也杜鎬不知而妄對豈知以一言啟無窮之禍哉

王釵卜子 後宮李氏初入宮侍劉脩儀莊重寡言帝命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王釵墜帝私卜釵完當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珠不毀帝喜甚已而果生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三十九

子是爲仁宗劉脩儀攝爲已子李不言中外亦不知後仁宗朝李氏進位宸妃卒帝雖長亦不自知其爲宸妃出也劉太后欲以官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太后不欲全劉氏乎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謂內侍羅崇勲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崇勲馳告太后乃許之后崩有言於帝者親啟視之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按夷簡立朝惟此一事差強人意耳

和靖先生 隱士林遁力學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西湖之孤山三年足不及城市帝聞其名賜以粟帛將死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謚和靖先生

按天書封禪滿朝公卿趨媚如往而通獨介然守正旦準諸公當媿死矣

祥符五鬼 王欽若自以深達道教而丁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大脩宮宇以林特幹財利時人目爲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先是李沆日取四方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四十

水旱盜賊奏上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且不以爲然至是始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按文靖之言始若似迂而終則必驗信乎憂治危明蓋臣之長慮而胡王文正之見不及此也母亦美珠之賜有所染焉而不敢自異者與故曰利令智昏諒矣

王旦薦寇準 寇準惡林特和陰與特忿爭罷初準數

短王旦而且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益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達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達詔格堂吏皆然呈旦旦令還密院而已準大慚謝及罷準託人語旦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城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若準婉嘆以爲不可及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四十一

按此王文正盛德事也然豈徒有此不校之雅量哉蓋深知寇準之賢不當罷而使相爲當授也至公體國而無一毫之私意參乎其間故能譽兩忘恩仇不計而惟其足以匡國利民斯已耳所謂休休大臣者旦其得之乎

榜中得人最多 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張詠調僕有大志尚氣節嘗言吾榜中得人最多謹厚有德望無如李文靖公沈才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旦面折庭諍素有風采無如寇公準當方面之寄則詠不敢辭及卒遺表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萬民之命此

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新臣願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嘆其忠

按科目所以羅英賢也一榜得三四人胡足多哉然人才難得而四君子並駕一時弼贊廟堂撫綏邊鎮亦稱盛焉此張重崖之所以慶幸也如國朝羅倫與張懋同榜王守仁與孫燧同榜亦號得人云

兩反相門 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王旦門不得見旦曰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守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四十二

按唐有三上書宋有兩及門其競進均也但上書者議論正自處亦高及門之師德則卑卑無足道矣

參政拂鬚 以丁謂參知政事謂因準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恭嘗會食中書羹汚鬚謂起拂之準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大慚恨遂成仇隙

按不惡而嚴君子待小人之節也拂鬚之謂參公斥之是矣而胡直峻無婉辭耶蓋見小人而不能遠近小人而不知防其不學無術之過乎

目中不見寇準。帝得風疾，準請以神器傳皇太子。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幾惟演乃佞人也，不可輔少主。帝然之。被酒，漏言謂聞之，竟罷準。內侍周懷政謀奉帝爲太上皇而傳位太子，殺丁謂而復相。準謀洩，伏誅。丁謂謀敗，準道州。他日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群臣畏謂威莫敢對。謂請再貶準，王曾獨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恐亦未免耳。」蓋指曾以第舍假準也。曾遂不復爭。貶準爲雷州司戶參軍。準閱圖經見州東南至海崖十里，嘆曰：「吾平時嘗有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幾。」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四十三

豈偶然哉！按丁謂始與寇準善，準薦謂於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蓋小人未得志必厚自矯飾，僞爲謙抑以欺君子。竊名譽，一旦據高位，則報復睚眦，中傷善類，無不至矣。此李文靖之先見，而萊公不察，宜噬臍之無及也。

雷崖司戶王曾計去丁謂，真宗崩，丁爲山陵使，與內侍雷允恭議改穿上穴，有石水遣曾覆視，曾言丁謂

包藏禍心，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怒，誅允恭，降謂復貶爲崖州司戶參軍。初謂逐寇準，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謂初欲貶準崖州，復除擬雷州，及謂貶，馮拯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人皆以爲報復之速。謂鼠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送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欲報仇，至杜門，使縱博，俟謂行遠乃罷。後準卒於雷州，詔歸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于路，折竹植地掛紙錢，踰月枯竹盡生莢。衆因立廟，號竹林寇公祠。李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四十四

氏長編云：寇公感雷陽之竹。

按報復世情也。而萊公獨否其量，誠有大過人者。然一羊之送，何異五刑之誅？謂當魏死矣，獨怪公之精誠能感雷陽之竹，而不能免孤注之譏。能蔬契丹之魄，而不能釋拂鬚之憾。蘇子謂所能者天，所不能者人也。愚於寇公亦云。

仁宗諱顥，真宗第六子，在位四十四年，壽五十四。

孫奭進無逸圖。龍圖閣學士孫奭侍講，久每至，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因畫書無逸爲圖以進，帝令施於講讀閣下。

按無逸一書周公所以告戒成王而為保邦致治之良規者也孫奭圖之以進尤便於觀省而儆戒愈切矣

魚頭參政 魯宗道當太后臨朝后問唐武后何如主曰唐之罪人也又有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宗道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曰夫死從于婦人之道也后遽命後乘輦宗道遇事敢言貴戚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

按劉氏七廟之請謂非王諸呂立承嗣之漸乎賴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四十五

有骨鯁之臣明目張膽而諍之遂不蹈漢唐覆轍焉宗道之功豈眇小哉然亦幸劉后之不為呂雉武曌也故道得遂其直不則王陵遂良之骨鯁竟何益哉

不和固無害 龍圖閣待制孔道輔使契丹有倭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絕然徑出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今倭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輔曰不和固無害言者以為生事輔曰漢使至彼輒為侮慢若不校恐益易中國帝然之

按契丹每以和字要宋謂宋之必不可無若此和也得道輔一言而其氣折焉蓋必求和則其權在彼而和或易渝不必和則其權在我而和為益固矣道輔所謂不辱君命者乎

四賢一不肖 范仲淹上百官圖忤宰相呂夷簡落職知饒州余靖言陛下親政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亦落職尹洙言臣為仲淹之黨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度州酒稅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救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怒上其書貶夷簡令館閣勘校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美仲淹靖洙修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四十六

而議若訥人爭傳為賢書者市之得厚利按夷簡為棠正之姪所器重薦引者也其立朝行事惟諍李宸妃一節得相臣體他如贊廢郭后斥逐四賢與惇卞之流何異有負所舉多矣高若訥不能止沸而反揚湯胡其甘絕四賢而獨為不肖哉

志不在溫飽 王魯初舉進士發省禮部廷試皆第一或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曾曰魯平生志不在溫飽曾性資端厚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問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

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己，怨將誰歸耶？淹服其言。帝之初即位也，少太后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以立於朝，可謂社稷之臣矣。封沂公，謚文正。按士固有志，志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志功名者富貴不足累其心。苟志富貴，則營營於溫飽，不復知有他矣。王沂公以道德功名爲志，豈在一溫飽哉？此所以功著兩朝而不媿科名者也。若進士而使士不知施恩而不欲恩歸己，其量尤有大過人者矣。

腰中數萬甲兵 范仲淹知延州大開州兵日夜訓練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四十七

更出禦賊敵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謂范雍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仲淹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

按范文正抱先憂後樂之懷，自徵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則其數萬甲兵，固自聖賢學術涵養造就中來，而與區區畧權謀之士異矣。

獻納二字 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來求關南地。帝許增歲幣，令呂夷簡擇報聘者。夷簡素不悅富弼，因薦之。弼持誓書往，且命受口傳之辭於政府。國書與

口傳異，弼入言之，始易書以行。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詞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北朝爲弟，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王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于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後悔乎？弼曰：本朝棄安南，北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以曲在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知不可奪，乃使耶律仁先與弼偕來，議獻納二字。弼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以納字與之。歲增銀絹各十萬，與前共五十萬匹。兩和好，復定弼始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四十八

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願得家。書未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帝以爲翰林學士，弼曰：增幣非臣本意，時以方討元昊，未暇與爭，故忍死陳，敢受賞乎？

按獻納二字，其名雖甚微，而關於國體則甚重。況醜虜瞰我西轡，狡然啟疆，其志豈徒增幣已哉？使非鄭公侃侃正論，有以折其銳氣，而消其雄心，和固未可必也。二字之爭，賢于十萬之師矣。

軍中韓范 以韓琦范仲淹爲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二人，號今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不敢犯邊。邊上謠

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天下稱爲韓范

按韓范二賢同心協力猶莫能扼元昊之咽喉徒號驚西賊之心膽以宋之積弱勢固然也然向無二公其猖獗跳梁又不知當何如矣

何處得來 歐陽修知諫院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治所宜行曉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爲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尹洙余靖被貶群邪因目之曰黨人修乃進朋黨論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

古史要評

卷之四

甲子

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故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謂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按朋黨之名八主之所深惡而歐公分別君子小人真僞明白則人君亦何患朋黨哉亦辨其所以爲黨者而已矣

開天章閣 帝銳意太平乃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

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爲者范仲淹退而上十事帝悉用之

按十事皆謙謨也其最切時弊者曰明黜陟抑僥倖修武備蓋自朋黨之論起而黜陟未必盡公內降之恩下而僥倖未必盡絕至若西北跳梁而增幣講好平無有發一鏃以清沙漠之塵梳櫛裹之魄者其武備之不振又何如也淹之策此尤急急者矣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五十

筆勾之 范仲淹爲參知政事選監司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按監司鈐轄一路得其人則爲一路之福星非其人則爲一方之妖孽寧安一路而惶惶一家平文正之論可謂公而斷矣

麥舟助友 范純仁文正公子也有麥舟五百斛遇故人石曼卿遭喪未葬遂以餽之文正問曰曾遇故人乎曰遇曼卿不能歸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與之矣

按周急之義父子同心則所謂世濟忠直者端不誣矣

趙師民進勸講箴 自元昊反亂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三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爲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貴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中是帝復御經筵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

按人主不可一日不學所謂學者豈徒尋章句如經生流哉考古鏡今戒亡法治安內攘外之術胥此資焉故雖當干戈倥傯之際而經筵之講不可輟罷此帝王圖治之大本人臣正君之急務也師民得之矣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五十一

湖學經義治事齋 海陵人胡璣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悉備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大學詔下湖州取其法以爲式

按士有實學斯有實用固未有不明經術諳時務而能濟世安民者也此齋立而真才出實效臻矣璣其善誘人者乎

封還內降 以杜衍平章事兼樞密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

行不可告之而止者皆所封還也

按內降之旨皆人主私恩也而衍每封還則秉公抑私而僥倖之門塞正大之治成矣然非仁宗賢明孰能從而止之耶

網打盡 杜衍爲相好薦引賢士群小咸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黨尤嫉之衍婿蘇舜欽監進奏院循例以伎樂娛賓拱辰欲因是以傾衍乃誣御史魚周詢舉劾其事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衍遂出知兗州而拱辰遂見譏於公議按小人之逐君子也嘗陰伺其隙出其不意而使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五十一

墮於術中猶網罟然此拱辰之一網卒累十餘之名士也不知一網盡而君子空國家將誰賴焉青州荒政 富弼知青州時河北河東大水民流就食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率五日輟遣人持酒食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又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凡活五十餘萬人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褒勞加禮部侍郎弼曰此臣職也敢受賞乎

按較荒無上策自古難之而鄭公青州之政至今

贈災人口一。至誠之所為也。倘以粉飾靡文鮮克濟矣。然前以和戎辭翰林之命。茲以救荒辭禮部之賞。所謂謙謙君子者非耶。

後苑觀刈麥 後苑刈麥帝御寶岐殿觀之。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草。而歲以種麥。庶幾知稼穡之不易也。

按仁宗此舉得幽風無逸之旨矣。

子方真御史 唐介字子方。為殿中侍御史。裏行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其伯父張堯佐驟除宣徽使。介力爭之。帝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文彥博。帝怒。貶介英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五十三

州別駕。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朝中士大夫各送以詩。待制李師中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俊乂頗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少曰。唐子方介渡淮中。流遇風濤。舟人恐不免。飼魚鱉介兀坐舟中。吟詩云。聖采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夕濟公悲旅亭。復繼其韻云。舟楫傾危甚。魚龍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按後文彥博因吳中復請召還。唐介言於帝曰。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嗚呼。子方之忠直偉矣。潞公之雅量亦豈易及哉。若國朝李文達號稱賢相。而羅倫一斥。不復視潞公為何如。

呈身御史識面臺官 以孫忬為御史中丞。韓絳奏忬非繩糾才。忬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避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從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五十四

乃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忬舉吳中復為監察御史。忬未嘗識其面。或問之。忬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唐韋澳不肯見高元。今豈薦識面臺官耶。

按呈身識面。皆奔競趨附者所為也。臺諫職司風憲。而可以若人參之乎。中復之未識面。其恬靜有守可知。已忬誠舉得其人哉。

出犀角以夢民 京師疫。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各供服。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立命碎之。

按不貴異物猶可能也至供服御而不惜則愛民切於愛身矣非仁主能之乎

鐵面御史 趙抃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

按抃曰小人有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卒誣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此名言也由是公兄等直言之士悉得召還推奸進良誠無媿于鐵面之號矣

人情賢于夢卜 以文彥博富弼平章事制下士大夫

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之語歐陽修曰古之命相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五十五

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

哉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為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按夢卜虛兆也人情實徵也相係宗社安危民生

休戚不求諸實而驚諸虛奚可乎二相登而舉朝

慶其為民社之利類可知矣何必能驚微夢而益

龜協從哉雖然王安石拜參政舉朝皆謂得人惟

呂誨彈之而卒以禍天下則人情亦豈可盡信哉

故曰國人皆賢未可也其要在於觀察而其本在於君心

天下大公大慮 初帝疾雖育宗實官中而未有建

之意知諫院范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

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也諫官而不以宗廟

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昔太祖

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養宗子於宮

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以保

億兆人之心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

廷知不可奪乃改鎮糾察刑獄同修起居注

按有天下之公心而後能行天下之大慮有子猶

能舍之況無子而不思早為建儲計乎蓋選立元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五十六

良無非為宗社圖又安而無一毫已私與於其間

者也鎮固有味乎其言之也卒之宗實空而國祚

安斯言實敗之矣

狄青不認遠祖 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元昊反

青數立奇功尹洙薦於范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

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

漢以來將帥兵法討懷智高犬敗之廣南悉平賞其

功以為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

十餘道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

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遺之

按崇禎嘗拜子儀之墓而秋青乃却梁公之像識趣不同如此然拜墓者本以耀榮也而世反鄙之却像者本以安賤也而世乃高之則知士之所貴在德行功名而區區世系門第無足論矣

笑比黃河清 包拯知開封府性峭直剛毅與人不苟合不偽詞色以悅人貴戚宦官爲之歛手吏民不敢欺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言其笑不常有也

按峭直者多刻厲剛毅者之寬和史稱包公惡吏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五十七

苛刻政務敦厚則其絨言笑絕關節者固律已守身之法非嫉世戾物之爲也正直忠厚兼資孝肅之全德不可及矣

歐陽修知貢舉 時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痛加裁抑時所推舉皆不在選澆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詆斥然文體自是亦少變後以議濮王典禮爲呂誨所詆會修婦弟薛宗儒有憾於修造帷薄不根之謗蔣之奇因以劾修帝詰之辭窮黜之奇修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搜刻駢偶語修於是

獨爲古文適隨州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篋中讀而慕之苦心探索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修字永叔號六一居士謚文忠江西吉安府廬陵縣人

按時有舉子劉幾爲文險怪曰天地軋萬物蒸聖人發歟公黜之時人添之曰試官喇幾后改名劉輝試堯舜性仁賦曰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遂得狀頭皆歐公變化之力也

康節先生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

欲樹功名于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即堅苦刻厲既而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五十八

踰河汾涉淮漢周注齊魯宋鄭久之翻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北海李之才受易於河南穆修修受於种放放受之於陳搏源流最遠之才攝其城令雍居毋憂于華門山躬覽以養父之才扣門來謁勞苦之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由是探賸索隱妙悟神契遂行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居洛中雅敬雍雍德氣粹然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爲遂投劾去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

分之賜矣。授勅何益也。程顥與雍議論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又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屢薦補官。皆不受。謚康節先生。

按朱子贊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三劄五規。以司馬光知諫院。以三劄子上。其第一論君德。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其二論御臣。言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謹微。五曰務實。帝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五十九

深納之。

按先謂仁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無一焉則亡。其御臣及五規。皆格言。惜其未行於仁宗之朝。而僅施於元祐。

之世。猶不免沮壞於熙豐之群小也。

王珪真學士。司馬光請建儲。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半夜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拱手曰。敢不盡力。琦入對。力贊光議。遂以皇從兄濮安懿王子宗實為皇子。賜名曠。為太子。學士王珪作詔。珪曰。此大事。非面受旨不可。明日。珪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之。嘆曰。王珪真學士也。

按是儲之請久矣。特不得俞命耳。卒而帝心開悟。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六十

先立賢嗣。則宜朝開召而夕草詔可也。乃徐徐以待。面肯且曰。果出聖意。其無遲疑中變之慮乎。珪固知帝之必不疑變也。特假此以致慎重之意。且使聖心獨斷。得晚然明著於天下耳。歐公之贊。贊其得大體也。而若以施於親近昏弱之主。則不可矣。

仁宗深仁厚澤。呂氏中曰。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強。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夷狄。賴文忠謂社稷靈長。終必賴之者。誠確。

論也。

按仁宗遺制下日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如喪考妣非至仁其孰能與於此

燒羊忍饑 蛤蜊惜費。仁宗語近臣朕因不寐而饑思食燒羊曰何不取索曰恐遂爲例可不忍一夕之饑而啟無窮之殺乎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節省二十八千吾不堪也

按此二事仁宗之儉德也而總歸於恤物愛民之仁蓋惻怛惻怛之懿根極秉心故一或觸焉自有所不忍殺有所不忍費者此仁之至也廟號曰仁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六十一

誠無媿矣

開濂洛道學之懿 表章二篇以風勵儒臣。帝好學崇儒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開濂洛道學之懿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吳臻及第賜大學篇於戴記中表章此二篇以風勵儒臣噫若帝者存心致治粹乎無以議矣白壁微瑕其郭后之事乎

按此皆胡新安評也

英宗 諱曙 懷安懿王第十三子也仁宗無嗣養於宮中立爲太子在位四年

韓琦請太后還政 英宗初立有疾曹太后同聽政官議間兩宮不和賴韓琦歐陽修調護而安至是琦

欲太后撤簾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琦因自太后来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鸞儀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

按呂中謂當國家危疑日大臣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魏公不動聲色垂紳正笏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蓋自慶曆嘉祐之時可屬大事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變冒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與噫誠然矣然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六十二

非曹后之賢雖有魏公才德何所施哉

韓公必自有說 初章獻太后臨朝內侍任守忠交通請謁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一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修已簽趙鼎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斬州安置取空頭勅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稍緩則中變也其黨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按此見魏公之才智楚惡除奸如棄敝屣由其圖謀密而當幾斷也不則鮮不敗矣蓋彼方憑依城社盤據肘腋即天子猶然難之况外臣乎陳蕃實

武可鑑已吾於魏公三致嘆美云

漢園典禮 詔議崇奉漢安懿王典禮司馬光獨奮筆曰為人後者為人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王睦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案而上奏獨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各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韓琦亦主修說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等固執劾歐陽修首開和議韓琦附會之罪不報於是詔尊濮王爲濮安懿皇稱親公論愈激誨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六十三

等皆繼詔待罪遂皆罷濮議亦寢

按歐公之議徒據喪服大記稱爲其父母者不知正見爲人後者以所後爲父母故於所生父母不得直謂之父母而謂之其父母也其之者異之也夫既異之則不得稱之爲親明矣然猶曰父母者亦舉其本生之實以與所後對非謂父母之名終不可泯而必以爲尊稱也且服既可降而名獨不可易乎修倡議以誤天子皆以講學不明故耳而國朝興獻之禮亦援是以聚訟不知其大異焉蓋仁宗先育英宗於宮中既嘗子之矣世宗則未嘗

爲孝宗子也英宗繼仁宗之嗣亦繼仁宗之統世宗則繼武宗之統而不得繼其嗣也安得舍武宗而嗣孝宗又安得合嗣統而一之若必欲合一須得繼武宗之嗣者斯順矣而今則不得不分爲兩也汪石潭諸君子指濮議以爲例宜其終屈於張桂之說而不能勝與

不能四六 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固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光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西漢制詰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六十四

是職非卿其誰堪之光乃就職

按溫公豈真短於四六者或有意爲古文而不屑於六朝駢偶之體抑以翰林貴秩謙讓不居如其辭樞密者耶若以真不能少之非知溫公者矣賢相富韓 韓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中丞王陶劾琦不押當朝班琦求去益力遂以琦爲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形於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

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嘆曰是何言耶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利鈍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媿服與富弼並著勲業故時人稱賢相者必曰富弼

按魏公之言即諸葛武侯所謂鞠躬盡瘁而成敗利鈍不能逆觀者也大臣任事必先以禍福成敗置之度外而後心無繫累操縱自由乃克有濟若既倖其成又慮其敗而愛生畏死之念怙於自中則先自亂且沮矣其何以當大難成大功哉魏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六一五

公決策安邦之績蓋本諸此

琴鶴自隨以趙州為參知政事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治簡易亦稱是矣

按此趙州道之清操也而其本則自清心姑觀其畫之所為夜必焚香以告於帝則無一念不可與天知而又豈有一事不與民宜之者乎簡易之治所自來矣

神宗

諱顥英宗養子在位一十八年壽三十八

頭會箕歛王安石曰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司馬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耳

頭歛出穀以箕歛之安石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系弘羊據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也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中丞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猶入對遇司馬光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眾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奸回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上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六十六

既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安石求去帝詔視事如故誨出知鄧州誨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

按安石之奸惟蘊洵辨之呂誨攻之明如溫公猶為所欺知人之難自古記之矣

杜鵑鳴洛陽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今

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人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按南人非不可相而南人之偏拘奸回如安石不可用也。邵意謂地氣自南來則必有奸人自南應氣而出矣。蓋以運數方位推之而知其爲禍胎亂本。非緊管南人爲不足任也。當時如歐陽修非南人乎。倘令作相豈至敗壞天下事乎。

范純仁進尚書解判國子范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括克財利民心不寧帝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爲鑒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此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六十七

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及薛向行均稅法於六路遂言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鄒老成爲因循葉公論爲流俗異已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乞退安石以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願也遂罷命知河中府

按尚書之解進而終不能回神宗變法之心蓋書者治之迹也而非所以治也所以治者心也不得

其心而徒循其迹則如安石所稱周官泉府者何嘗非周公事哉而卒不免於亂天下蓋亦竊其糟粕而遺其精神者也神宗此時詎不以三代之君自居以三代之佐信安石而心不三代雖誦尚書解竟何益哉

蘇轍諫青苗法王安石與呂惠卿議以常平糴本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收今既具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六十八

則恐鞭笞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安石欲止會京東轉運使附會其法於是決意行焉按新法不一有免役法者凡當第人戶以等第出錢各免役錢又因免役出錢未均令人戶具丁口田宅之實名曰手實。有保甲法其十家爲保五家爲大保十大保爲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爲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箭習武藝。又有均輸保馬方田諸法。又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今觀新法之最不善者惟青苗爲甚而其禍天下者亦惟青苗爲甚蘇

次公論之宜矣他如免役有利有害若保甲科舉
二法則至今因之論者毋絜焉

天官私非其人 司馬光言祖宗之法不可變又言青

苗之弊呂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爲民害耳

光曰如惠卿言乃臣所謂有治人無治法吳申曰司

馬光之言可爲至論帝欲大用光安石曰光所言盡

害政之事今用先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乃以光爲

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

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

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六十九

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新法雖不用

臣受賜多矣疏七上繼還詰勅

按後帝語輔臣有無人才之嘆蒲宗孟曰人才半

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曰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

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

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觀

此則神宗是非之心未嘗無獨奈何不能用光而

黜孟耶

熙寧三舍人 李定爲秀州判官孫覺薦之召至京師

李常見之曰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常曰舉

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即往白安石安石大

喜互薦對帝問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不便者

皆不聽遂拜定御史兼行胡宗愈言御史當用學士

知制誥朱敏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考覈素朝

制封還制書詔論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落職天下

謂之熙寧三舍人宗愈亦罷

按封還制書執奏不已批鱗逆耳之忠何如也三

人誠無媿於舍人之職矣

上與介甫如一人 曾公亮初疾韓琦故薦王安石以

間之及同輔政一切陰助其所爲安石深德之蘇軾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七十

嘗從容責其不能救亞愛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

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已聽其罷

相

按君心之好尚不同人臣之聯合亦異語紛更於

恬靜之主必不入矣談守法於好大之君必不投

矣神宗志欲有爲而安石以其說中之故堅如膠

漆而不可解也公亮一人之言信矣然公亮亦豈

與介甫一者而陰助之耶蓋小人之性惟知媚權

結黨相與君合則吾亦與相合初不知其有當救

正者在也至安石猶憾公亮不盡附已聽其罷相

則其所為引而黨助者亦何益哉此可為小人嫉賢嫉權者之戒

濂溪先生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初因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微久不失敦頤一訊立獲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因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辨不聽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因得釋調桂陽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恚端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為耻歷知南康軍卒敦頤博學力行著大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七十一

終始通書四十篇發太極之蘊大有功於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使二子顯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顯曰自爾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築室於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焉濂溪先生

按朱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初舉進士調晉城令民至縣者必告以孝悌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

之力役相助而無偽無所究鄰有校時親至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為正句讀為社會立科條旌別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呂公著為御史帝召見從容治訪報正午始起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以正心室怒求言者以為不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弗聽天下士及新法行帝令顯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神宗崩召為宗正寺丞未至卒顯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當時自嫌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至今日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七十一

之禍豈可謂罪王安石也顯自十五六時與弟顯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迨還於諸家釋老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發於面背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士大夫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按朱子贊曰楊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麗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澤伊川先生 程顥字正叔顯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平元豐間屢薦不起至

是司馬光呂公著疏其行義以爲力學好古安貧守
節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不次使士類有
所矜式召爲崇政殿說書即上言習與智長化與心
成陛下春秋之富雖睿智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
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
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在經筵習宗戲
折柳枝願諫曰方春發生無故不可摧折願於書無
所不讀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嘗言農夫播種五
穀吾得而食之百工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
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七十三

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蠢惟綴緝聖人遺書庶
幾有補爾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學者稱爲
伊川先生

按朱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
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橫渠先生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以書謂范
仲淹淹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
中庸又訪諸釋老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
講易京師聽者甚衆一夕程頤程顥至與論易載語
人曰此見一程深明易道汝輩可師之即徹坐報講

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
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教本
善俗爲先呂公著薦召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
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校書與王安石議新法
不合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
讀仰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與諸生
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
而後已呂大防薦之召知太常禮院以疾歸卒載學
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著正蒙東西銘程顥言兩
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七十四

之論同功世稱爲橫渠先生

按朱子贊曰早脫孫吳晚逃佛老勇徹卑比一變
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上四大儒所謂濂洛關也周爲濂二程爲洛張爲
關各因其地名之故其時事雖稍有先後必合序
一段聯爲四條以明道學源流若朱子稱關則年
代相隔太遠依次叙後不敢強附於此

景仁勇決 翰林學士范鎮致仕上疏曰陛下有納諫
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
民之術王安石大怒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表謝畧

曰願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平和之福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司馬光曰呂獻可諱之先見范景仁諱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

按景仁之去決矣而猶不居其名尚有戀戀不忘天下之意與悻悻見面者異此所以不可及也

以疾喻政 呂誨上疏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藥有標本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七十五

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差之指下禍延四肢變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祇憚跋涉之苦又將熏心腹之變蓋以身疾喻朝政也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呼曰更何以見屬乎誨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

按王安石庸醫也當四體康寧強固之時而投以烏喙猛厲之藥俾宋之元氣索然斷盡雖得司馬國手以救之而毒根既深沉痾難解卒成膏肓不起之疾庸醫之誤國可勝誅哉

繪流民圖

時久旱征歛苛急東北流民扶携塞道身

無完衣或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監安上門鄭俠繪所見為圖發馬廄上之帝反復觀圖長吁數四寢不能寐翼日命罷新法十八事民懼呼相賀遂大雨輔臣入賀帝示以俠圖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群姦切齒呂惠卿等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乃罷相知江寧因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

按鄭俠又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在位之臣暗合林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七十六

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為書獻之遂編管使於英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諫無人也取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觀此則當時新法之害即卑官小吏皆能諍之而胡食祿大臣反不如哉絳輩當媿死矣

海濱四先生 直學士院陳襄福州侯官縣人少與周希孟陳烈鄭穆為友相與倡道於海濱人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調知仙居縣以德教化民富弼奇之薦擢侍御史疏論青苗之害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

引經以爲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是特管夷吾商
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安石諷御史劾之遂知陳州
按利臣可惡也而借六籍以文其取利之術尤可
惡也蓋顯取爲利者尤可指而誦陰奪爲利者莫
可窮而詰此安石之引經適爲叛經而得罪於聖
門也陳襄數語足窺其隱慝矣

事同功異 初王安石贊帝獨斷專任直史館蘇軾因
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伐晉獨斷
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伯燕噲專任子之而亂事同
而功異焉問安石不悅使謝景溫論之請外通判杭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七十七

州軾自以得罪不敢言事乃以詩託諷庶有益於國
中丞李定御史舒亶言軾怨謗陛下發錢以本業貧
民則曰羸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
法以課胥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竟舜終無
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片齒變
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忘解味爾來三月
食無鹽無非詆謗逮軾下獄王珪又舉軾咏檜詩云
根深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蜚龍知以爲不臣欲寘
之死王安禮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帝亦
憐之曰彼自咏檜何預於朕遂貶黃州團練副使

按軾初下獄有詩云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
命如雞及出獄則作詩云却放酒杯疑是夢試拈
筆墨已如神坡公以口舌招禍毋亦昧危行言過
之道與

三人不媿科名 馮京初爲安石不容後見傾心已惠
卿而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
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爲名宰相京爲名執政不
媿科名云

按三人不媿科名而王曾尤爲稱首諫玉清昭應
之建辭會重觀使之命而裁抑母后計去丁謂正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七十八

色立朝勲業彪炳恐非馮宋二公所及也

文章本原六經 以曾肇爲中書舍人肇文章本原六
經斟酌司馬遷韓愈爲歐陽修所重帝深知其才命
克史館修撰至是以官制將行故有是命

按六經文章之祖也文本六經則淑乎身心關乎
世教斯爲有用之文章矣曾南豐其庶幾乎

著英雅會 文彦博以太師致仕在河南與富弼等置
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剎諸老鬚眉皓
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圖形妙覺寺謂之洛陽
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伏臘暮故事與焉

按著英之會皆頌德名賢不並進於廟堂而徒空樂於河洛不使百姓蒙其澤而僅令都人侈其觀惜哉

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帝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降詔獎諭

按通鑑備載古今興亡之跡使人君覽此而知所勸戒焉則必媲美芳規而懲覆轍矣其有資於治不亦大乎

路福星 以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七十九

俛往救之此一路福星也安得如俛百輩布列天下乎

按賢人居內則左右匡弼而福流社稷居外則撫綏煦育而福庇蒼生然福於民未不利於君如福星麗天雖分野不同而照臨則均也豈直一路已哉

中國後相司馬 神宗崩太子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也

臨朝同聽政司馬光自洛入臨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及入臨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

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光懼亟還既而賴軾自

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

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

新政光上言新法之弊當時進言者猶謂三年無改

父道光毅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

若安石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

溺也况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以光爲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光已得疾折簡與呂公

著曰光以身付國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

今以屬公遠人聞之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八十

輕生事關遠近

按正人用而敵國懼隱然一保障于城乎但以司馬相公之名田夫野老知之婦人女子知之即夷狄外國亦聞而畏之而獨不見信於神宗良以一人之聰明爲安石所蒙蔽故不能採輿情藉公論而使中外共推之賢相沉淪於散地也語曰一指在前秦華不見信矣

蘇軾論後法 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自是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

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聖人後起不能易也今免後之法實大類此欲驟罷免後而行差後如罷長征而優民兵蓋未易也光不然之執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執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執盡言耶光謝之

按安石每聞朝廷變法怡然不以爲意至罷助後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蓋罷法罷其害民者也若有利無害或利害相半則當徐徐斟酌而參用之如必以盡去爲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八十一

快何以服小人之心而杜其報復之漸乎善乎范純仁曰去其太甚者可而胡溫公之不能從也

蘇洵辨姦王安石臨川人性不好華腴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性復強枝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故神宗排衆論而力任之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不克令各以終初衆人呂惠卿迎合新法故安石援引驟至執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遂逆閉其途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及安

石罷居金陵往往罵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惠卿所誤也又有鄧綰者頌美安石遂薦除集賢校理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地笑罵好官還我罵之

按考亭謂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已任則彼豈惠卿鄧綰嗜利無耻者倫哉惟果於自用而偏拘不情則干進小人必乘其隙而投之本非兇邪之徒而所用皆和人本無虐毒之心而所行皆虐政一念之偏蔽致然耳至於三不足畏則尤無忌憚之甚者蓋人君所畏惟天所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八十一

尊惟祖宗所顧恤惟人言而皆謂不足介意焉則亦何憚而不爲哉此所以得罪於天下萬世也

聚欽仁義法律詩書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草制曰惠卿以斗筭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欽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至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馬孔子之駁不信宰子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罪天下傳頌稱快焉

按惠卿之好雖以遠禦魑魅可也而僅僅建州安
置其罰不亦薄與倘幸坡公之詞嚴於斧鉞快乎
人心庶可以伸正士之氣而禱奸諛之魄者矣

生平未有不可對人言時兩宮虛已以聽光爲政光
亦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啻晝夜病革諄諄如
夢中語皆朝廷大事也及卒太皇太后爲之慟即日
與帝臨其喪京師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
車及如輓葬送者如哭私親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
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
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八十一

心自然際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
乎居政府凡王安石新法爲民害者刻革畧盡或曰
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聞上則禍
作矣光毅然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

按史臣謂光毅然以天下自任凡新法之害民者
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內惟忻鼓舞甚於更生一變
而爲元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
然亦孰非自不妄語者以推之哉故曰至誠而不
動者未之有也溫公之謂矣

金蓮微燭

以蘇軾爲翰林學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

之間三遷清要軾每經筵進講至治亂興衰邪正得

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觀有所啟悟嘗鎖宿禁中

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

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

下曰非也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

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

與帝亦泣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按蘇軾之才神考既奇之矣而竟不用之何耶蓋

奇軾者好善之公心素軾者任奸之私蔽彼方傾

心安石視軾如以方納入員繫矣惡能倚任而俾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八十四

得展布其胸中之奇耶雖然賜茶微燭寵洽優隆
遇亦奇矣獨惜其僅受知於宣仁而不免終廢棄
於紹聖也

元祐三黨程頤在經筵進講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

近人情深嫉之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

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

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奴孫通制此禮也頤怒遂成

隙於是頤門人左司諫賈昌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軾

館職策問謗訕殿中待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

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遂不問御史中丞胡宗愈

等連章詆願不宜在經筵會帝患瘡疹不出願諸宰
相問曰帝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上疾宰相不知可
為寒心翼日呂公著等以願言奏帝不悅乃罷願時
呂公著獨當國群賢咸在朝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
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願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
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
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眾是時熙豐用事
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
為黨比以相訾議

按歌哭徵事何關於國家之利害而總認辨不置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八十五

耶蕢子瞻文章家固未必純乎道德而伊川道學
之士似亦圭角欠缺此不必辨即辨之不合亦何
必怒而指黨也當時熙豐小人方側目伺隙即諸
君子協恭和衷猶恐不濟而乃自相攻擊安得不
投間而起乘機以圖報復哉然則元祐之不免為
紹聖者諸賢之自貽伊戚也噫

呂公仁者之勇 賈易劾呂陶黨載語侵文彥博范純
仁太后怒呂公著解之乃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
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願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
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

者呂大防等私願而嘆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公自
少諱學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
紛華泯然無所好其識慮深較量宏而學粹遇事善
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

按蕢東坡云養拙所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畜不
捕之獵畜大所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畜不吠之
犬蓋諫之設所以為奸鼠防也倘一言未當而峻
責之則他日之當言者尚何望哉故惟平時優容
以養其敢言之氣庶幾臨事慷慨而奮其諫諍之
忠此呂公所以稱仁勇也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八十六

常安民有薛季昶之慮 鴻臚丞常安民貽呂公著書
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
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眾必將駭笑惟識微見
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之於可憂而憂之
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
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
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為不
難而勝小人為難今凡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
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
負嵎而卒為人所勝貴人眾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

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憤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許浩曰公著繼相而熙豐小人猶多此常安民所以有薛季昶之慮也

按唐張柬之敬暉已誅二張有洛州長史薛季昶謂之曰二兇雖誅產祿猶在去革不除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兀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嘆曰吾不知死所矣此薛季昶之先慮也而安民亦慮及此焉故諄諄於公著欲其防微杜漸以戒前車耳卒之宣仁逝而惇怵庸元祐宰執貶竄無虛日人爲虎勝於斯驗矣孰謂安民之慮爲過慮乎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八十七

女中堯舜 史臣曰太后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太后將崩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又曰老身沒後必有譏戲官家者且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物乃呼左右問曾賜社飯否因曰公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

按高曹向孟並稱賢后而高爲稱首蓋以任賢廢法卒成旋乾轉坤之治者也宋之家法超軼千古而熙豐磨於下風者獨在此矣

祖禹講官第一 帝親政中外洵洵人懷顧望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上疏其畧曰陛下方攬庶政今日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可不畏哉太皇擁立陛下雖德澤深於天下然小人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不當改先帝之政遂先帝之臣此離間之言不可聽也陛下初立上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八十八

書言法不便者萬數太皇因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而改之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誅亦以衆言逐之皆上負先帝下負天下者也惟陛下清心察理敢以姦言進者痛懲一人以警群愚則帖然無事矣若稍入其言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於太皇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此等既上誤先帝今又將復誤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執戟方具疏將諫乃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不報帝欲相章惇祖禹言不可遂罷祖禹在經筵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惇執稱爲講官

第一

按祖禹一疏忠懇縷縷而哲宗不悟何耶想宣仁改政逐奸之時哲宗必有不協於心者特制於太后不得自專耳一旦大權在握未必不翹然自喜而思舊政舊人之後用也雖祖禹之諄諄竟何益哉宋室衰替之機實決於此又奚待建中靖國耶常安民首發蔡京之姦監察御史常安民論章惇專國植黨已收主柄而抑其權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復論蔡京好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

古史要評

卷之四

八十九

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時京之姦未著而安民獨言之人未見信也已而托他事與安民監滁州酒稅

按安民之識過人遠矣慮小人之禍於君子嚮用之時辨蔡京之奸於人所未測之際非識微知幾者其孰能與於此史臣謂其自少應舉不從王氏經學妻與蔡確之妻兄弟絕不往還則其所議論固自學問正直中涵養出來而非徒一言之偶合者比也

洛公名聞四夷 文彥博封潞國公逮事四朝任將相

五十年名聞四夷雖窮極富貴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聽事果斷有大臣風功成身退朝野倚重享年九十二

按洛公事仁英神哲四朝相業炳炳其大者當仁宗有疾而帥宰相宿衛禁中以珥內變英宗登極曰朕之立卿之功也而辭謝不居神宗朝居樞府極諫安石更張之過不報而去至哲宗時以太師致仕命錢玉津園遼使壯之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四朝之績大畧如此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九

愧生不若無愧死 安置元祐宰執范純仁等於嶺南純仁時失明怡然就道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爲明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藉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

按徽宗登極詔復純仁官遣中使賜以茶藥純仁乞歸養疾帝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及純仁卒漢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已便

民且云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帝痛悼賜其墓碑曰世濟忠直謹忠宣夫帝之眷忠宣也至矣使其尚存果能用之乎曰不能也陳瓊范純禮非即純仁倚哉竟沮於曾布而疎斥不用則純仁可知矣器之真鉄漢劉安世字器之章惇怨安世范祖禹尤深必欲真之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以罪徙竄祖禹於化州尋卒安世於梅州安世至貶所章惇擢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後卒種執常評元祐人物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九十一

曰器之真鉄漢也祖禹長於勸講開陳治道辯

宜平易明白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也

按君子之制小人也常恕小人之害君子也則無所不用其極初蔡確賦車蓋亭詩執政欲竄之嶺南范純仁曰聖朝務宜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誅竄大臣今章惇怨祖禹安世必欲真之死地何其用心不同若此耶蓋君子如天地雖不無雷霆霜雪之摧折肅殺而一元生意未始不潛萌於其間小人則如毒藥猛獸不至於裂肝碎首不止也吁可畏哉

田畫賁鄒浩立賢妃劉氏爲皇后右正言鄒浩上疏

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帝曰此祖宗故事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耶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章惇遂詆其狂妄羈管新州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及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浩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瘡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乎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笑然

古史要評

卷之四

九十二

自失曰君贈我年矣

按當時有曾誕者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不浩竄作玉山主人對容問以議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則浩之諫雖可嘉而猶惜乎其晚也

蘓文行雲流水種執與弟轍師父洵爲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但爲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廷耳按愛君憂國乃君子之忠心蓋臣之大節也二蘓

有之則其議論學術雖未必純乎聖賢而侃侃規諫所裨於君德民生者為不小矣考亭乃以蕞張斥之不亦過乎

月善人翊正

會

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

知陳州

用善人翊正者

杜亭十

一一蔡京足

二人可

按王

肇十

不

古史要

新鑄古史要評卷之五

弋陽吳崇簡介甫父
同年祝世孫無功
閱

應賜

應賜

玄孫

宗琰

延齡

徽宗諱侔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哲宗無嗣

石工不忍刻元祐碑蔡京籍元祐宰執司馬光

姦黨刻石於端禮門至是頒所書碑刻石於州

古史要評

卷之五

長安石工安民當鑄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

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

不忍刻也府官怒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安民

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媿之

按安民工役也府官士類也安民泣而府官怒工

猶欲避萬世之惡名而士乃不畏一時之清議曰

惟士有恒心吾不信矣

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京懷奸植黨託紹述之名紛

更法制貶斥羣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

動以用官惟王不會為言因觀幣藏盈溢遂倡為豐

亨豫大之說視官爵則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
按小人之欺君也必借六籍以文其奸言然後已
之說爲有徵而君之心爲必信王安石蔡京先後
稱引周官若出一口類如此聖人致治之書反爲
奸和醜亂之資其亦周禮之大不幸與

留不旌直臣 右正言陳禾上疏劾童貫黃經臣怙寵
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
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
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
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二

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
直臣翼曰貫等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遂
貶禾監信州酒稅

按碎衣與折檻同忠而漢成之不輯檻宋徽之不
易衣皆有一際之明惜其咸制於小人而不能稍
自振拔以卒陷於亂亡也

不識甄益字 集英廳唱貢士中書侍郎林樞當傳姓
名不識甄益字帝笑曰卿悞耶樞不謝而語詆同列
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樞知滁州

按寡學已當黜矣而倨傲不恭其罪尤大即遠竄

以禦魑魅可也乃僅知滁州焉豈以盲宰相者能
爲明有司而不可佐人主者反可欺外民乎宋於
是乎失典刑矣

章丞相幾破我家 右正言任伯雨論章惇久竊朝柄
迷國罔上毒流縉紳請誅之未報會臺諫陳瓘等復
極論之遂貶惇爲雷州司戶參軍初瓘轍謁雷州不
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彊奪民居下州究治以
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
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卒

按出亡無舍法之弊也問舍不可害之報也爲法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三

者時偏於刻而猶足以彊國害賢者則肆其毒而
遂至於食和惇之罪浮於鞅矣

陳瓘尊堯集 陳瓘字了翁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史官
專據王安石目錄改脩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
深明詆枉以正君臣之義何執中欲害瓘以必死令
台以知州石城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脇以死瓘大
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瓘失措曰朝廷令取尊
堯集耳瓘曰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
堯主上爲堯何爲得罪時相學術短淺爲人所愚瓘
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瓘漸得獲免

退璿平生論蔡京兄弟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態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知識陳了翁其人也璿病劉安世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至是卒於楚州

按史臣謂璿遇事敢言不避權勢有汲黯溫造之風而遭時損棄客死楚州誠可惜也

君民本以人合王黼蔡攸有寵於帝攸曰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園囿皆倣浙江爲白屋裝珍禽異獸以實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四

其中每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呼徹如若山林峻澤之間識者知其不祥之兆焉帝微行秘書正曹輔諫曰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災惡之民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示宰臣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王黼陽顧張邦昌皆應以不知輔曰此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魯此不知焉用彼相輔怒遂編管輔州

按帝時乘輕車小輦幸蔡京第命坐傳觴畧戶庭人禮京謝表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禪子牽衣挽留而不却此微行之一驗也荒淫如此不亡何待若曹輔初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付之家事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可謂烈士丈夫矣

游楊立雪楊時劍南將樂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卒又師事程頤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五

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雖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覺言於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京問其人以時對京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爲秘書郎

按龜山後來入對謂熙寧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至紹聖崇寧凡元祐政事著在令典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

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學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各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際此皆救時之良策也若能用之決須救得一半而乃以應蔡京之辟爲病者亦過矣

父子各立門戶一蔡京專政日久公論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彼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與客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六

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盼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耶此兒欲以吾疾而罷我耳聞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

按蔡京既以奸邪賊其君蔡攸即以悖逆叛其父天蓋積怨於京而時假手於攸攸不足責而京有餘辜矣亂臣賊子萃於一門擅寵爭權貽笑千古亦宋之厄運使然也

欽宗

諱桓徽宗長子在位二年金人入寇通之北行後殂於五國城

李綱奮不顧身 金鞬離不既濟河行營參謀李綱曰

今日之計當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言朝廷以高爵厚祿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也白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東京留守金鞬離不聞城中有脩議和索金幣割三鎮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帝竟從李邦彥等議以求成金兵攻城門綱親督戰斬其將校十餘殺其衆數千會姚平仲帥師襲金營不克復圍京師罷李綱以謝金人太學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七

生陳東等上書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乞復用綱而斥李邦彥等搆壞登聞鼓帝恐生變乃復綱右丞克京城防禦使衆皆奮躍

按李綱欲堅守徐議以待勤王之師此上策也顧不能用而徒聽懷懦無爲之邦彥及少一蹶跌遂罷綱以謝敵譬如盜賊臨門全不爲防禦脩守計而徒徇其所欲則揭以與之所惡則鋤而去之幾何而不倒囊胙篋并其家主以隨之擄也宋愚誠可悲矣

和靖處士 尹焞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

語不養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顧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顧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賜號和靖處士至高宗朝以為崇政殿說書

按和靖聞攻程氏之學而不進力拒劉豫之命而不辱綱目稱其為善用易者信哉

諫罷王安石配享 國子祭酒楊時言蔡京竊國害民

幾危社稷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今日之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八

禍實安石有以啓之伏望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和說淫詞不為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是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名者已十數年不復知其非忽聞時言羣論藉藉乃罷時祭酒時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

按安石誠春秋為壞爛不經得罪聖門甚矣而可令儼然列清廟享俎豈耶龜山此疏允乎公論而猶不免於諸生之所議和說之壞人心術遂浸淫沉痾而不可亟反有如此可慨也已

明君以務學為急 初胡安國被召入對言人君以務

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語甚剴切帝謂中丞許翰曰卿識胡安國否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汚如安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人及李綱罷劉珪當制謂綱勇於報國珪坐貶安國封還詞頭耿南仲大怒遂出知通州或曰事之小者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言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

按人臣正君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何擇於大小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九

哉况以奮不顧身之李綱其進退係宗社安危可謂之小事乎劉珪謂其勇於報國非溢美矣馮澥安得以遊說敗之且安國之封還詞頭而抗論也南宋紀

高宗

諱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徽宗北狩遂即位于南京在位三十六年

天左袒

皇后降手書告中外俾康王嗣統畧曰歷

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此謀之繁而數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趙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王受命惻然遂謂二帝

按高宗南渡偏安一隅亦幸幹錡不兀木無混一
匡字之志故得棲駐臨安君臣煦煦相樂以苟延
祖宗一線不絕之祚倘如忽必烈者此時出焉則
南北一統之勢不待於元而成於金矣謂之中興
吾不許也

宗澤對客圍棋 宗澤爲東京留守修治樓櫓屢出師
以拒敵有巨寇王善擁衆七十萬澤單騎至其營泣
諭之遂解甲降又有楊進等各數萬悉招降之澤乃
渡河約諸將以圖恢復及兀木侵東京都人震恐僚
屬問計於宗澤澤時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十

等在外必能禦敵行用伏兵夾擊金人果敗既而金
人復入滑州澤與大戰敗走之自是不復犯東京澤
知金虛實遂決大舉之計上疏請帝還京不報澤咸
聲日著敵嘗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翁前前後請
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發憤成
疾疽發於背諸將問疾澤瞿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
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憾衆皆流涕曰敢不
盡力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
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
慟贈觀文殿學士澤始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

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計有志弗
就識者賦之

按宗澤興嘆之語乃杜陵詠諸葛武侯者也英雄
慷慨其志良可悲矣但將星之殞由於天疽背之
發扼於人而要之皆天也故曰天命去漢以孔明
留之而不足則天命去宋亦豈宗澤所能留哉

張守諫思二帝 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深宮之安
則思二帝母后窮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
帝母后體肉酪醬之味服細暖之衣則思帝后窮邊
絕塞之寒苦操子奪之柄則思帝后語言動作受制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十

於人享嬪御之通則思帝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
朝則思帝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聖心
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

按六思之疏讀之令人酸鼻刺心誠復仇之根本
蓋臣之至計也然徒思何益必選將練兵任賢去
佞日夜淬礪勿安於居處服御之奉而務爲卧薪
嘗膽之謀庶可還帝后之轅而雪不共戴天之憾
矣惜乎其未能也

韓世忠大敗兀木於江中 兀木趨平江世忠謂諸將
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觀我

唐寶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伏兵出獲其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內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煮元才也既而接戰江中虜兀朮之婿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曰還我兩宮後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見海舟乘風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戰以火箭射著蓬世忠師潰兀朮始克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十二

十八日而敗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後世忠大敗金人於大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按八千之衆能挫十萬之師而卒使金人不取正眼窺江世忠之功亦偉矣獨憾獻策者以華人甘爲屈辱謀而使世忠之恢復竟無成也

續武石銘於州縣 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賈庭堅書

按此十六字雖典謨訓誥不是過也故迄於今遵用之當與天壤俱敝矣

松栢挺然獨秀 胡安國字康侯爲給事中因論朱勝非被貶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撓其心謝良佐曰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後進春秋傳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因潛心一十餘年著春秋傳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

按康侯之學行無可訾矣所短者在輕信游辭之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十三

言而力賢素槍乎槍之奸即張魏公必待共事方知其間而況可以人言遽信之哉信乎知人之難也

豫章先生 羅從彥劍南人初爲博羅主簿聞楊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時爲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從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遊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仲素一人而已學者稱爲豫章先生

延平先生 李侗從從彥學從彥好靜坐侗亦靜坐從

彥令侗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人之侗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從彥甚重之侗卒業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學者稱爲延平先生朱熹從侗受學稱其充養純粹自然之中有成法

按豫章學於龜山延平學於豫章師友淵源皆伊洛之正脉高宗苟能用之豈不足以佐中興之治功而竟使之阨於下僚終於邱壑惜哉

岳飛好左氏春秋 湘州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

石史要評

卷之五

十四

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百石爲秉義郎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犯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遂大敗之升飛爲統制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上書請帝北渡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張所問之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教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憂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飛武經郎

洞庭大破楊么

飛受命討么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

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遂降飛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使至湖中視可乘者禽之可勸者招之佐遂襲周倫若殺之表遷武功大夫會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若因敵將攻敵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是以易也浚許之飛且攻且招盡平之果八日而捷書至潭州浚嘆曰岳侯神算也初么恃其險官軍自陸路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十五

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識云

要數復有憂色 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指足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闇及鼎再相檜一惟鼎言是從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既相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秦人相矣敦復力抵和議檜使人謂之曰公若肯從兩府旦夕可至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檜不能

按敦復之識秦檜猶呂誨之彈王安石也若秦檜以從言賣趙鼎猶蔡京以罷法賣司馬光也小人之變詐巨測類如此君子可輕信而不慎防之乎

胡銓乞斬秦檜 行人王倫與虜使偕來以詔諭江南為名編修官胡銓抗疏畧曰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欲劉豫我也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之靈盡汙夷狄

祖宗數百年之赤子蓋為左推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我無禮如劉豫也哉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若於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政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

死章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連宸進士吳師古銓其書於木金人募其書千金朝士陳剛中以啓賀銓有曰岳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瞻論事喜樞評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師古沉索州剛中謫知安遠縣皆死焉

按謝疊山曰湖澹菴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疏想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朱文公謂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

吳玠保蜀 四川宣撫使吳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牆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畧

不求近小利御下嚴而有恩故士樂為之死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建廟以祀之

按玠先是大敗兀朮於和尚原兀朮中流矢亟鬻其鬚髯而遁後以劉子羽召馳至饒風關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撤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撤離喝入與元玠乃間道會子羽出師掩其後大破之此皆其保蜀之戰功也古名將無以加矣

劉錡順昌之捷 劉錡率所部四萬人赴東京至渦口

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鎬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至順昌入城，爲守禦計，乃真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於是軍士皆奮。金兵薄城，鎬遣壯士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鎬髮者輒殲之。電止，則陴不動。金兵大亂，終夜自戰，積屍盈野。兀術聞之，索靴上馬，帥師來援。責諸將喪師，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鎬，遣耿訓以書約戰。兀術怒曰：「劉鎬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大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十九

鎬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鎬先遣人毒潁河上流及葦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於河。時大暑，敵遠來，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鎬士氣閑暇，方晨按兵不動。逮未申時，出戰以銳斧犯之，敵大敗走。兀術披白袍，乘甲馬督戰，兵號銀浮圖，揚子馬皆爲鎬軍所殺。兀術所恃以爲强者，十損七八，遂推衆還汴。是役也，鎬雖以寡禦衆，而能以逸待勞，故能成功。洪皓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燕之寶器悉徙而北。意欲稍燕以牽羣之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進討，則兀術可禽，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按劉鎬與楊沂中交敗，兀術於柘皋敵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鎬乘勝復廬州，則此一捷誠中興之大機會也。而宋自失之，可爲千古之恨。

岳飛班師，飛大敗金兀術於郾城，又大敗於朱仙鎮。兀術走還汴，飛遣使脩治諸陵，使梁興會太行忠義社及兩河豪傑中原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揭旗以岳爲號。父老項盆焚香迎候者滿道，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術欲僉軍抗飛，無一應者。金將烏陵思謀素驍勇，亦不能制其下，但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將韓常等皆欲內附。飛大喜曰：「直抵黃龍府。」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十九

與諸軍痛飲耳。秦檜方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言飛孤軍不可以留，乞速召還。於是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脫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引兵還。民遮馬慟哭，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至五日，以待民徙而南者如歸市。初，兀術敗欲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術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成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術悟，遂不去。及飛還，河南新復州縣皆

復爲金有

按議者謂飛不受詔滅虜而東身歸朝自伏方命之罪是殆不然嘗考檜之以和愚高宗也再三請曰臣恐未便陛下更思三日及高宗之志定而後和議牢不可破且當時諸將有韓家岳家軍之號將必以擅兵難制或帝心者則班師之詔雖云檜矯未必不自帝怯畏狐疑中來也飛安得抗之違之噫此古今大憤也然天欲興元不得不強金以斃宋天欲滅宋不得不生檜以阨飛使武穆之師不班則中原之疆盡復又何以啓元世祖之混一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二十

哉

中興以剛大爲尚張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以驚憂自沮前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大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奸皆中興之本也及爲刑部侍郎屢以和議爲非秦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時不可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者乃罷職按君德以剛爲主剛則不溺於嗜慾不惑於讒邪自必遠慕哲王耻安凡近而恢然大矣自古有爲

之君如商高宗漢光武所以鞭撻四夷光復舊物而赫然中興皆以剛爲之也如帝之柔懷宜其令始思耻甘爲江左之小朝廷矣九成之對其高宗對症之鍼手

三字何以服天下岳飛在鄂州上疏陳和議之非曰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營讀秦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恚辭曰吾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君耶兀術遺檜書必殺飛始可和故檜力謀殺之遂誣万俟卨等論飛且與張浚謀密誘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二二

飛部曲王俊妄言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鞠憲使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憲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矯詔召飛父子證憲事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就大理寺獄中丞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鑄察其寃白檜敗命万俟卨附會成獄韓世忠心不平謂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然其須有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竟殺飛與雲及張憲洪皓在金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以父呼之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以必取中原滅仇虜爲念少飲

酒能至數斗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欲與交歡餉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帝欲爲飛營策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曰文臣不受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御士卒嚴而有恩善以少擊衆猝遇敵不動故敵語曰賊山易賊岳家兵難張俊問用兵之術曰仁信智勇關一不可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按武穆之死冤哉有餘悲矣然穆不死其忠不顯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二十一

至今廟食於西湖之上父子巍然高座而檣賊夫婦與万俟卨囚首跣足跪於階下凡往來遊人莫不忿怒提挈致令面目毀裂不似人形則雖倖遭一時之誅夷而難逃萬世之斧鉞武穆何其榮而賊檣亦何辱耶嗚呼人生自古誰無死拚一死榮千載武穆所得不既多乎若檣則天斬其後矣其族今雖顯盛而皆自羞稱之不祖其祖視武穆之享祀無窮者何如此可爲窮克極惡之永戒也

洪皓比蘓武 初洪皓使金金人迫使仕豫不從流遁冷山留金十五年至是以和議成得還入對內殿求

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蘓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見秦檜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大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之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鐘大呂乃可除皓徽猷閣學士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

按皓在冷山聞徽宗崩操文以祭其辭曰嘆馬角之未生現消雲管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聞者莫不揮涕焉

中興賢相 以趙鼎爲尚書右僕射劉豫使其子麟寇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二十三

淮南昂勸帝親征召張浚金師北歸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社稷之幸未幾與浚議不合遂罷昂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謫吉陽軍昂謝表云台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猶昔會降旨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昂遣人語其子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爾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河山壯本朝遂不食而死天下悲之昂爲相以固國本爲先以爲本固而後敵可圖仇可復中興賢相

則禹爲首稱焉

按南渡之相李綱趙鼎齊名者也綱建經制之策而阻於汪黃鼎排和金之議而忌於秦檜二相之賢未易優劣而高宗皆不能盡其用也何以成中興之功哉

一世同領史職以秦墳修撰實錄項檜孫也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之有也檜相十九年叔制君父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臨終猶興大獄欲殺張浚胡銓等五十三人會病不能書而止

按秦檜爲檜妻兄王渙之子墳堪者渙之孫也則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二十四

天寶斬檜嗣矣彼欲獨專史職以逃天下萬世之議而至今唾罵在人齒頰者章章如是亦何益哉康伯焚詔後奏陳康伯靜重明欽帝謂爲真宰相金主亮欲南侵乃密隱畫工於奉使中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圖其像於吳山絕頂題詩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大舉南侵帝命楊存中就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少寬二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乃下詔親征虞允文大敗金師於東床石金人弑其主亮渡淮北歸允文還自鎮江入對帝

慰藉加歎謂陳俊卿曰允文天性公忠朕之裴度

按鷓鴣林玉露云柳耆卿作望海潮詞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句流播於金故金主忻然起南牧之意近時有味之者曰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愚謂此曲乃金主送死之媒不足爲憾獨恨其君臣偷安一隅流連湖山之樂而竟忘中原也嗚呼此時若非康伯之主張允文之勇決高宗之不爲徽欽者幾希

付託得人帝遜位於皇太子自稱太上皇帝退居德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二十五

壽宮謂群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憂矣

按高宗無嗣於是藝祖一子德芳之後爲孝宗傳三帝一子德昭之後爲理宗傳五帝蓋宋之基業創於藝祖者也太宗之後舉族北轅天固爲淪盟之報而南渡之統終歸太祖天寶賜公德之慶與孝宗諱春太祖六世孫秀王偁之子高宗無子立爲皇太子在位二十七年魏公如長城初召張浚入朝以爲江淮宣撫使封魏

國公帝從容曰以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生沒言人主之學以一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

以圖恢復皆嘉納之。又以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帝見陳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頗親。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浚使李顯忠伐金。復靈壁宿州。捷聞。帝手書勞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後以符離師潰。議者咎浚。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不可畏人言。而猶豫復召浚子枋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帝覽奏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羣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二一六

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何如。後被湯思退詆尹穡劾浚乃罷。因得疾。手書附二子枋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卒。

按李氏中曰：浚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勲。發儲嗣之議。誅范瑗以立國基。用吳玠以保全蜀。却劉麟以定江左。所歎者。唯富平符離之役。宋史斷其量狹。拒諫智黯。不明故也。誠足以盡魏公矣。然志存恢復。終身不主和議。其貞志大節。耿耿不磨。則不可以一青掩大德也。

十弔十賀 魏杞使金。胡銓言虜不可和。倘乾剛獨斷。追回使者。則省數千億萬之歲幣。專意武備。足食足兵。無書名之耻。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屈。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云：毋用婦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魏杞見金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金君臣環聽拱竦。卒正敵國之禮。而還按胡澹菴欲斬檜於高宗之朝。至是以婦人笑朝士可謂割切懇至矣。凡有血氣心知之性者。能無根顏念志乎。魏杞之使誠為不辱君命者矣。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二十七

作敬天圖 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

按虞允文對云：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駭所謂實者。側身修德。遠佞任賢。節欲愛民。練兵選將。務恢復之大計。報祖宗之深仇。不則雖日對圖為兢兢。竟何益哉。蓋敬天以實。不以文。恐孝宗之未能也。

劉珙論國家大計 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為荆襄宣撫使。辭不拜。其劄子畧云：荆襄四肢也。朝廷腹心

元氣也元氣強則四肢壯百和不能害元氣虛則四
肢弱風薄則不仁溫侵則為腫朝廷施設得真根本
全盛則荆襄利害可以漸圖朝廷施設未中事機根
本弗固則荆襄雖得臣百人亦何足恃請先論國家
家大計而後及根本之實何謂大計恢復是也

老鵠饑鷹之喻 夫鵠之老者搏擊尤峻鷹之饑者側
翅隨人少年有口辯未必皆人才老將有餘過未必
可終棄此曹非忠肝義骨惟官爵是圖若無事之際
時遷美官則志得意滿緩急之間欲其出死力以身
先士卒難矣臣恐用將之實未盡也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二十八

按古山論劉珙此劄無見經濟之畧史稱其忠義
世家迨屬續以未雪讐耻為深恨此所以為軫之
孫羽之子聲之姓朱熹張栻之同志而一無所媿
者也

刻責沈文 珙修潭州嶽麓書院養士數十人而屬張
栻往遊其間告以古人為己之學謂明道程顥嘗官
建康屬邑為之立祠學宮而刻陳忠肅公責沈文於
壁

按范祖禹與陳瓘論顏子不貳過惟程顥能之時
瓘不識顥乃作責沈文以自責蓋沈諸梁借稱也

故瓘
引之

都人作四賢詩 初以知閣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說
妻吳氏皇后女弟也說攀緣親屬擢拜樞府張栻切
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輔始近習
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
說遂奉祠至是復以說簽書樞密侍御史李衡右正
言王希呂論說不可執政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
詔給事中莫濟封還謄黃皆罷都人作四賢詩以紀
之口罷張栻出知袁州虞允文陰主張說欲伸前命
故也栻在朝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二十九

天恤民抑僥倖屏譏諛宰相近習皆憚之

按張說小人不足道矣虞公何人而亦主之是知
寵倖溺人雖賢者不能免也

晦翁先生 朱熹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
饒州病亟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
源汝往事之熹就學焉及舉進士為同安主簿罷歸
開延平李侗學于羅從彦得伊洛之正遂從步往從
之其學以窮理致知反躬實踐而主於居敬研窮聖
賢之經而註釋之孝宗即位上封事言金人為不共
戴天之仇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

制勝與湯思退不合而歸累召不至梁克家奏優餼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以熹管台州崇道觀○王淮薦熹為浙東提舉時浙東大饑熹至部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轉集日鈞訪民隱單車按行境內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凡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曰朱熹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宜進職以徵之乃進熹直徽猷閣下熹社倉法於諸路乾道四年民艱食熹百石賑貸夏收粟於倉冬則加息以贖凡十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得息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雖凶年人不缺食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三十

朱熹按唐仲友 台州知州唐仲友為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為王淮戚里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時仲友已除江西提刑未行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按熹熹辭不拜淮怨熹遂以大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請禁偽學 周必大薦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會與林栗論易西銘不合栗遂論熹奉祠去光宗朝有使者自金溪言金土問朱先生安在乃以熹知漳州及光宗疾瘳宗即位召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每進講陰積

誠意以感動帝心講畢極言四事韓侂胄大怒使優人與冠帽袖象大儒舞於帝前因言熹迂闊不可用遂罷熹時家居自以蒙屢朝知遇之恩義不容默草封事數萬言極諫奸邪蔽主之禍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不聽門人蔡元定請薈龜決之遇邀之同人熹默然取素藁焚之更號遜翁以疾丐休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凡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以給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時攻偽學日急從遊之士或更他各過門

古史要評

卷之三

三十一

不入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寢疾改大學誠意章此為絕筆卒年七十一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計遠者為位而哭謚曰文 按吳澄贊曰義理精微蚤絲牛毛心胸恢廓海濶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劉子肇 太師忠顯公幹之仲子熹從之遊子肇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朱熹得道統之正自子肇始學者稱為屏山先生 胡憲安國從子也 朱子嘗言從憲及勉之子肇三君子遊而事憲為久得其學為多仕終秘書省正字謚

籍溪先生

劉勉之 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即
邑近郊結草堂讀書其中澹然無求於世惟與胡憲
劉子輩往來講論學者稱爲白水先生朱熹得道統
正自勉之始

朱子門人 黃幹具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
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
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幹初見熹夜不設
榻熹語人曰直卿意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
女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幹曰吾道之託在此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三十一

吾無憾矣。李燾初見熹告以弘毅之道因以弘名
其齋熹語人曰燾進學可畏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
者必燾也燾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有職事方
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張洽從
熹學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
勇不可奪。陳淳熹語人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
所聞皆切要語。李方子初見熹謂曰觀子爲人
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子方遂
以果名其齋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
本處有見此心嘗覺泰然不爲物所憤耳。黃灝性

行端飭以孝友稱。蔡沈元定子也著書傳。韓慶

淳謹端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問師臣

南軒先生 張栻浚之子也穎悟風成浚愛之師胡宏

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

作希顏錄爲右文殿脩撰每進對自盟於心不以人

主意悅有所隨順帝常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

當於化類敢諫中求之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

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但

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求辦事之臣則

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栻聞道甚早朱熹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三十三

言已之學乃鍊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以大本卓然
先有見者也嘗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
當爲非有所爲而爲之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
理矣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
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及卒帝嗟嘆不已朱熹與
黃幹書吾道益孤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按論義至於無所爲是直究其蓋惡之本心而不
在於事爲之粗迹者義利之辨莫精於此南軒得
濂洛之正脉而爲洙泗之羽翼者乎

東萊先生 呂祖謙夷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徙居

婺州四世祖希哲從程頤遊以儒行名於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獻之傳祖謙學以關洛爲宗少辯慧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念懷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既即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學能變化氣質克己之實效也不則日誦萬言亦何益矣此東萊所以爲善學而得統於關洛者也

光宗諱懷孝宗第三子也在位五年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三十四

中興五論 陳亮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州之永康嘗園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也淳熙中更各同上書極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孝宗欲官亮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博一官乎即渡江歸屬志讀書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抄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睥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媿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

古之心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言祖謙心至是策進士對策帝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時章惇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聽公事未起一夕卒按朱子云真正英雄必自兢兢業業中來若血氣粗豪一點也使不著又曰豪傑未必聖賢聖賢必爲豪傑陳亮以英傑自任而涵養或疎未免血氣用事者然謂錢塘可灌非駐蹕所則爲鑿鑿確論誠審時識勢有用之宏才也而惜不一展焉耳則亮者雖非聖賢之軌而亦不失爲豪傑士哉

天子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 壽皇聖帝崩也孝宗帝以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三十五

疾不執喪丞相留正乞早建儲位以安人心御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大懼稱疾而逃趙汝愚謀欲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乃與左選郎官葉適知閣門事韓侂胄定計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知內侍省閣禮泣請太后乃許可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固辭曰忘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詣几進奠哭出就重華殿登位百官起居詭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按此舉侂胄不爲無功汝愚正宜飽其欲而遠之

也乃曰吾宗臣汝外戚何可言功鳴呼功成不居之盛德豈所望於小人哉衡州之禍胎於此矣趙汝愚於侂冑張東之於武三思皆失之疎者也

寧宗諱擴光宗第三子在位三十年

天下六君子 韓侂冑欲逐趙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鏐鏐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乃用李沐言出汝愚知福州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術林仲麟蔣傳余範等六人伏闕上書言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不以此時爲利今天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李沐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三十

用黨以罔陛下之聽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可再見疏上侂冑大怒內批宏中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編管五百里外天下號爲六君子焉御史胡絳希侂冑旨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責未州安置至衡州暴卒天下冤之

按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等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故明總言乘龍授鼎假夢爲符遂以爲汝愚罪云

蔡西山 蔡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

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之曰此孔氏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啖齋以讀書聞蔡名往師之喜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會僞學僞黨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聞貶即執道意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紫雲寺中客輿嘆有泣下者蓋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卒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十里脚腐流血無幾微見顏面至春陵遠近來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二十七

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覩影獨寢不覩衾勿以吾得罪故遂僻其志在遁州逾年忽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學者尊之以西山先生

按元定一處士耳師徒講學於山中果何害於政治而乃醜詆之遠竄之如此天理滅人心絕矣宋欲不亡得乎

由竇尚書屈膝執政 許及之爲吏部尚書論事韓侂

胄居二年不遽見侂冑流涕叙其知遇之恩哀遲之
意不覺屈膝侂冑憐之遷同知樞密侂冑嘗生辰群
公畢集及之后至闈人掩關拒之及之大寢會門開
未開遂俯俛而入故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
語傳以爲笑

按尚書執政大臣也乃自屈辱若此謂小臣何國
朝亦有尚書磕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之語
食人奴顏婢膝之狀古今一轍然彼猶媚時宰而
今乃屈宦官則又輸一籌矣世變愈趨愈下何可
勝嘆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三十八

犬吠村庄 趙師昇音媚韓侂冑生日百官爭貢珍異
昇最后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脩觴啓之乃粟金
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慚沮冑有愛妾張譚
王陳四人皆封夫人或獻北珠冠四枚以遺四人又
有妾十人亦欲得之昇亟市十珠冠以獻遂遷工部
卿冑嘗過南園山庄顧竹雅茅舍曰此真田舍間氣
象但犬吠雞鳴耳俄聞大嗔叢簿視之乃師昇也
冑大笑聞者鄙之後昇坐他事罷官諸生爲詩誚之
曰魯學犬吠村庄之句即指此也及冑將用兵昇料
其召禍乃持異論以圖自全故冑既死仍得錄用自

古茲設反覆問若此之甚者

按小人之媚權相無所不至如此彼自甘爲犬豕
矣顧犬猶識主也能吠盜也而乃搖尾乞憐以諂
事欺君蠹國之賊冑則不知有主矣不吠盜而反
爲盜用矣其殆大戩之不若者乎

大諫同名 程松詣事韓侂冑知錢塘縣不二年爲諫
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快快乃獻一妾於冑名之曰
松松冑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賤姓各常蒙
記憶耳遂擢同知樞密院

按婢妾賤類也以千寵希遷之故而甘與同名各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三十九

節掃地矣

呂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疎達尚氣詎
先是祖儉以言事貶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
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頃之今亦未敢
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泰乃擊鼓闐鼓上書乞斬
侂冑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
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偏學之禁逐汝愚
之黨是特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之悟耶書出中外
大駭乃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
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誘之曰誰教汝

共爲章試言之且置汝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國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

按祖儉爲大府寺丞上書訟汝愚之寃貶死吉州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養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加者亦私心也此其節偉矣然猶謂有官守也祖泰一處士而甘批龍鱗撩虎鬚不尤偉乎邇其傳儉泰與祖謙皆夷簡五世孫文獻相承淵源最遠故皆能忘身殉國如此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四十

中國必伸 時有勸侂冑宜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冑然之頃復之議遂起乃以伐金詔告四方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各指納汗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真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翰林學士李壁之文也時北伐諸軍所向敗績於是方信孺如金師議和金人欲罪首謀冑乃銳意出師中外憂懼莫敢言者禮部侍郎史彌遠力陳危迫之勢乃與皇后兄楊次山共謀因侂冑入朝以兵擁冑至玉津園側徑殺

之以首昇金人遂罷兵

按恢復非不美之名伐金豈不義之師而侂冑本心則非真能倡大義復深仇者也不過爲竊譽固權計耳安得不敗彼其專政作威欺君誤國而孰知適以自殞其軀哉誠可笑已

平路擊鼓 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使時諸將皆敗惟再遇有功金人嘗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持旗幟戈矛昧爽鳴鼓金人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大敗又引金人戰且前且却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敗走金人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四一

追逐馬餓聞香豆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與金人對壘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中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按此皆以計勝也與區區角力者異矣再遇其智將乎

催科中撫字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清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方守襄漢十

年以戰爲守，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豈再興益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爲名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諸子范葵最顯。

按撫字教化，仁也。催科刑罰義也。仁以爲主，義以輔之，則用一緩二，何病？催科得情，勿喜，何傷？刑罰若於二者之外，而別求撫化之方，非通於治者也。

彌遠，懿詔立太子。太祖十世孫與苦家於紹興山陰。

號母全氏。史彌遠以帝未有儲嗣，欲借沂王置後，爲各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屬其童子師。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四十二

余天錫，天錫渡浙，過全保長家，連雨，見二子侍立間，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苦與蒞也。」日者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還臨安，以告之，遂召見彌遠，善相，大奇之。遂留與苦爲秉義郎，賜名貴誠，爲沂王後進封皇子。竑爲濟國公，以貴誠爲邵州防禦使，時彌遠用事，久權勢薰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於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呼爲新恩。謂他日非新恩則思則也彌遠大懼，使國子學錄鄭清之日教貴誠爲文，每謁彌遠，即以貴誠詩文翰墨示之，答不容口，曰：「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奉之之意益決。帝有疾，彌遠遣清之往沂王庶告。

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然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久，故使布腹心，足下不答一語，將何以倖？」於丞相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一夜七往返，后不許。石泣拜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令快行宣貴誠令之。

曰：「今所宜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菴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貴誠至后，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遂矯詔立貴誠爲皇太子，更名昀，即位，封竑爲濟陽郡王。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四十三

按竑之輕躁慢諫，已非君人之度，而昀之疑重，不凡庶可以勝主器之任者，則其舍此而立彼者，似非失也。然以國之儲貳子奪廢置于一相之手，而母后不能不從，臣民不敢不服，則其專擅無君之罪，可勝言哉！史猶謂其擁率立理，頗協公論，然恐終難逃於春秋之誅矣。
理宗諱初太祖十世孫，懿王德昭之後，宗王希範之子也。史彌遠矯詔立之，在位四十年。
真西山先生：寧宗朝，真德秀爲起居舍人，金人遣使來督歲幣，德秀上疏請絕之，畧曰：「鞬韉之圖，戕女真。」

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起汴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若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帝納之罷金園歲幣至是史彌遠殺濟王於湖州德秀為禮部侍郎入對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民生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夷裔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胡之難作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願深追往咎進德修業以掩前失帝曰善及梁成大詔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四十四

事彌遠幹者萬斯斯言真德秀當遂成大曰某若入受其微辨此遂擢為御史劾罷德秀既歸浦城修讀書記語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而往可也彌遠死召為翰林學士進大學衍義極陳帝王為治為學之本尋以為參知政事卒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時務直聲震朝廷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時驚傳奔擁曰真直院至矣至則填塞聚觀不置史彌遠忌之輒擯不用及歸朝將大用則既衰矣自韓侂胄以偽學禁錮善類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

德秀晚出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復行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後世德秀之功為多焉學者稱為西山先生

魏鶴山先生 召魏了翁直學士院入對曰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為權臣所據者十年臣觀陛下雖曰勢重形逸其實巍然孤立試思當事變患來之時可以繫天下之重者誰與詩曰介人維藩太師維垣大邦維屏太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又言儒生與戚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途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帝嘉納之了翁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四十五

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時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合謀排擯之且以了翁知兵乃以為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東軍馬陞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尋召還罷歸學者稱為鶴山先生

按理宗有二賢而不能用假令程朱復生亦豈能用之乎雖有崇尚表章之虛文亦何益矣蓋公論久而後定程朱沒而程朱之賢始彰真魏亡而真魏之名始顯當時梁成大猶移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豈不可發一笑

九齡累世義居 陸九齡撫州金谿人幼穎悟端重稍長補弟子員獨尊程氏之學舉進士調興國教授會茶寇撫廬陵或請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北閭之長則五兩之卒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為重九齡之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歲選子弟分任家事閭門之內肅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與兄九淵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為二陸至是贈朝奉郎直秘閣謚文達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四十一

九淵生而穎異年三四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犬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也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亦無不同也或勸其著書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學者稱為象山先生謚文安初與朱熹會於鷺湖謝辦多不合陸詩曰克已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蓋以朱為支離也朱詩曰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

古今蓋以陸為禪寂也又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至白鹿洞九淵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者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至於無極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辯不置焉次兄九韶學問淵粹隱居山中畫之所行夜必書之人稱為梭山先生

按陸主尊德性而非問學何以施功觀其義利一講坊中隱微則未嘗廢學問也朱主道問學而舍德性何所歸宿即其生平所學惟正心誠意則亦未嘗離德性也朱陸本同而自異之鷺湖不必辨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四十七

而辨焉遂至黨與分門立戶二賢皆過矣

乾坤中畫為誠明 陸州井研人李舜臣博學力行多著述其遠於易嘗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含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明朱熹每為學者稱之有子三人曰心傳道傳性傳心傳有史料通政事至是召為修撰修曰朝實錄道傳尤明河洛之學操行修潔

按宋運既微而李氏父子道學相承朝闕萃於一門謂非理宗崇尚周程張朱之教不可也故雖強智日微國勢衰微尚撐拄五十年而後亡其道學

一線之脈有以維之乎

訓廉銘謹刑箴 帝製訓廉銘曰周官六計吏治條陳以廉爲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豺虎均肥於其家多瘠吾民縱適於法媿其剋紳貨倍而入蓄及後人我朝忠厚融會爲仁咨爾羣辟是訓是遵。謹刑箴曰吾民同胞疾痛猶已服虐以威刑非得已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溫旨金科玉條臺析銖累夫何大吏輕棄法理遽于郡邑濫用笞箠典聽朕言式克攸止

按貪墨黜則民生遂刑罰省則民命甦此二者誠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四十八

致治之良規也然必上有燒羊之忍而後下有懸魚之風上有笞背之禁而後下有蒲鞭之化倘不躬行仁儉而徒以空言訓竟何益哉

擢堂文以辭先聖 史嵩之以父憂去位詔起復之大學生黃伯愷等上書切諫時范鍾領相專諷京尹趙與等誣遊士諸生作擢堂文以辭先聖曰天之將喪斯文實繫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逐斥之辜祖宗立國廣學儲才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觸機直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紙終打盡於一網

不任其咎歸過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目謂設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爲非彼既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乎吾道告爾同盟勿見義而不爲當行已而有耻苟爲飽煖是貪周粟之羞相與携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與籌畫削遊士之籍嵩之自知不爲公論所容上疏乞終喪制帝乃許之

按徐元杰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全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四十九

一線之脈大宋當此時如人病羸氣息奄奄所僅存者不絕如線之元氣耳即保養愛護猶恐其不濟也而況自戕伐以速其斃乎

慶宗諱祺王與嵩之子理宗姪也理宗無子立爲太子在位十一年

繫籍聖賢 以余安裕爲國子正字安裕謝枋得之甥少從枋得學客有甚談安裕之文學者枋得笑曰昔呂東萊中宏詞而歸學者羣登其門請升講座陳同父勸東萊勿許曰伯恭未是繫籍聖賢豈可升坐東萊問故同父曰官爲宰相可以生殺廢置人官爲蒙諫給食可以彈駁禁辱人官爲國子監可以考校舍

法去取人開口高談道德性命縱有錯謬人無至辯者畏其勢也此三等謂之繫籍聖賢東萊大笑而止今安裕爲國子正字乃繫籍聖賢宜乎子之敬畏而稱頌之也客大慚

按聖賢之籍豈直爵位權勢已乎必登洙泗之盟擅握斯文之正印乃謂真聖賢籍者奈何世之所重在彼故不覺降心抑志聽而信從之耳疊之論蓋有激乎其言之也

恭宗名顯茂宗次子年甫四歲謝太后臨朝稱制元兵入臨安執帝北狩在位二年

汪立信三策 初襄陽既失立信移書于賈似道曰今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五十一

日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晏安酣歌深宮肅敵湖山欲拱揖折衝不亦難乎爲今日計有三丙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以實外禦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微有事則東西齊擊戰守並用選宗室親王忠良大臣立爲統制率然之勢此上策也許翰歲幣以緩師期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矣時壁與觀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抵之於地曰賄賊狂言敢爾乃中以危法廢之至是乃召爲招討似道撫信背曰不信公言以至於此立信嘆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

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乃率所部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後聞賈似道師潰嘆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慷慨悲歌揮拳撫膺者三扼吭而卒伯顏入建康聞之嘆息曰宋有是人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厚卿其家曰忠臣之家也

夫婦節義 元人狗池州通判趙昂發壽州事知事不濟請妻雅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雅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不能爲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雅曰吾請先君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五十一

死昂發止之元師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雅氏同縊從容堂

扁亭止水 故相江萬里初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園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元人徇饒州城欲破萬里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爲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鏡相繼投沼中積屍如疊翼日萬里屍獨浮出從者歛葬之李希尹毅死節 元人圍潭日久知州李希尹以忠義勉其將士飲血死戰力不能支除夕元兵登城知衙

川進士尹穀時寓居城中知不可為乃為二子冠袍鄉人行冠禮鄉人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帝命以酒酌之乃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以不能帝國命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刃之皆亦引頸受刃忠還家殺已妻子亦自刎

按宋死節之臣不可勝記已上汪趙諸公尤炳炳烺烺膾炙人口者姑錄之以垂訓云

文天祥勤王 天祥廬陵人理宗朝殿試進士以法天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五十二

不息為對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人賀天祥性豪蕪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元兵日逼遂痛自抑損勤王詔至賴天祥捧之涕泣乃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眾萬人入衛其友止之天祥曰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赴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殉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力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

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感動

按該者莫不悲文信公之忠而惜其才之不逮不知宋事至此勢不可為雖有子房諸葛之才其何以濟觀其四鎮一疏鑿鑿非迂而開府劍南邵武收復則其才非不足用而迂闊於時議沮撓於陳宜中未及展布一二而五陵嶺遂見執矣此蓋以一木支大厦之顛者其不齊宜也於信公平何尤歸路來路 初襄樊圍急賈似道日坐葛嶺起樓臺亭榭日肆淫樂嘗與群妾偃地開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襄樊既失臺諫交論遂詔責循州安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五十三

置會稽尉鄭虎臣為監押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撤簾蓋暴行秋日中令昇轎夫唱杭州歌詠之一日入古寺壁上有一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國棟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云余歸路君來路天理昭昭胡不悟公田賈似道立開會竟何如子細思量真自誤雷州戶崔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邂逅無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似道俯首謝焉至木綿菴虎臣拉似道宵殺之

按似道之罪擢髮難數死有餘辜特恨其死之遲而不能明正典刑以謝天下幸得假手於鄭虎臣人心何痛快耶而陳宜中反以專殺罪之豈知亂臣賊子人人得誅之法哉

端宗名昀度宗長子恭宗之兄初封益王恭宗被元擒北狩主航海至福州張世傑奉即位在位三年崩于崖山之海在位二年而宋亡矣

帝昀名昀度宗末子端宗崩即位于崖山初元師分駐錢塘江沙上杭人方幸

秀夫正笏立朝初元師分駐錢塘江沙上杭人方幸

之而潮汐三日不至端宗崩群臣多欲散去陸秀夫

曰度宗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五十一

與者天若未欲絕宋此其不可為國耶乃其立帝昀時播越海濱庶事疎畧每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與張世傑同秉政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帝舟遷於新會之崖山元師薄宋軍陸秀夫走帝舟舟大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死張世傑復還崖山將趨安南遇颶風大作世傑令取辦香來仰天呼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復存趙氏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死焉

按宋勢至此秀夫豈不知其不可為哉蓋忠臣匡國之心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而猶以正笏立朝大學勸講自世俗觀之似若迂闊不知正所謂仁為已任死而後已者也曾子疾革而易簀朱子臨終猶改誠意章聖賢之心不以一刻而廢正身事君之道類如此秀夫之從容就死宛平洙泗典刑豈尋常慷慨者比哉若世傑之取香額天數語千載而下聞之皆為隕涕亦庶幾無負於宋云

正氣歌 文天祥至燕京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丞相李羅召見天祥長揖不屈仰首言曰天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五十五

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將相咸亡誅戮何代無之願求早死李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至今幾帝幾王一一為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科何暇泛論李羅曰自古以來曾有人臣將宗廟社稷土地與他國而後逃者乎天祥曰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日辭右相之命而使伯顏軍前被留不遣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矣吾職當死所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也李羅曰德佑幼君非爾君耶天祥曰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佑失國當此之時社

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隱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者爲忠從敬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李羅語塞徐曰汝立二王做得甚事天祥曰國事不幸喪亡吾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爲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李羅怒命囚于獄作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五十一

新君齊太史書之崔子殺之南在晉董狐筆董狐書其君也書法不隱在秦張良椎良令力士操在漢蘇武節武使匈奴爲嚴將軍頭張飛獲嚴將軍頭我州草爲猛侍中血晉懷帝蒙塵陷以一身捍禦華無降將中血也爲張睢陽陽齒張巡守睢陽城陷賊將爲勿去也爲張睢陽陽齒張巡守睢陽城陷賊將爲顏常山舌顏某卿爲常山太守安孫山反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管寧居遼東明帝聘之或不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亮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祖逖中流擊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朱批反段秀實以地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

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踣雙井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闕鬼火春院開天黑牛驤同一皁音皂雞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過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水漂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五十七

絮身世浮沉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過金陵

草舍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欲何依山河風景原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却江南路化作啼鵲帶血歸

過淮河

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江鄉已無家三年一羈旅胡朔在何方乃我妻子所昔也無奈何忽已置念慮念茲日已近使我涕如雨

我爲綱常謀有身不得顧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
天長與地久此恨極千古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

過平原縣

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
鼓大河以北無堅城君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
連盟賊聞失色分軍還不敢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
得西狩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逆賊牽
制公威靈哀哉常山賊鉤古公歸朝廷氣不折崎嶇
坎坷不得去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
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五十一

亂臣賊子何所歸茫茫烟草中原土公視於今六百
年忠精赫赫留行天

題雙廟

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
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難陽愛君許遠留得聲
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剛嗟哉人生
爲幾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
虜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沉遺容儼雅枯木寒
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子細思量以國者調
黃冠歸故鄉 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

元帝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倘緣寬假得

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
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
將焉用我王積翁欲請宋官謝昌言等十人釋爲道
士留夢炎不可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
欲取文丞相帝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
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
猶未忍左右力贊乃詔有司殺於燕京之柴市天祥
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面拜而死年四
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

古史要評

卷之五

五十九

盡所以仁至讓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廢幾無
媿南北人聞者皆爲流涕翰林學士王磐以詩哭之
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
齒日忠如蜀將斬顏時精神貫日華夷見氣節凌霜
天地知却恐史臣編不到老夫和淚寫新詩天祥爲
人望下兩目炯然所居對文筆筆自號文山平生作
文未嘗爲草草下筆滔滔不竭有忠孝大節捐軀不悔
世哀其忠

挽文丞相詩

靈海馬能活聖舟燕臺從此築詩四雪霜萬里孤臣

老光微千年正氣收諸葛未亡猶是漢伯夷雖死不從周古今成敗應難論天地無窮草木愁

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耐北風吹子房本爲韓彭此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邊何人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灑淚時

按黃冠故鄉欲何爲耶圖興復乎則天命改人心誰而天地一民莫非元有誰能吹死灰於復燃者誠非處方外以備顧問乎則方外疇非元黎顧問疇非元事文山之心必不肯爲此者抑畏一死而求寬假乎既曰國亡吾分一死其志已素定矣豈

史要評

卷之五

六十一

不知速死之爲快而猶欲徐徐爲也觀其言曰父母有死雖甚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蓋一息尚在以此心不容不盡與其慷慨一決孰若徐徐濡忍或可延頃刻之喘而盡吾爲宋之心至于臨刑而始以吾事畢則前此尚有未畢事也此所以有故鄉之請乎蓋明知勢不可爲而始勉強以竭此心明知義不可歸而始假託以堅其節忠臣至此亦無可奈何計耳擠一死以忠宋而猶不輕一死以爲名從容俟命俾平生忠憤之氣發洩無餘故宮禾黍之思綿延不絕則已墟之宗社猶若有光祖

宗養士三百年之效于茲亦少觀已文山之死豈諸人死節者所可擬哉故史臣曰其亡也有大臣之報信平文山之報宋亦厚矣

建陽卜肆 謝枋得遁入建陽唐石山等處後遇大赦乃出設卜肆於建陽驛橋傍小兒賤卒亦知其爲謝侍郎也侍御史程文海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在列方居毋憂遺文海書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今先妣考終某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

史要評

卷之五

六十一

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名矣既而留夢炎亦力薦之遺書數千百言卒不行福建參政魏天祐朝京伴召枋得入城卜易逼以此行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媛言無禮天祐久不能堪乃議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以知此天祐曰強辭枋得曰張儀語藺秦舍人云當藉君時儀何最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復何言枋得不食

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將行士友餞詩張子惠詩云
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枋得會其意甚
稱之渡采石復不食至燕京死於驛枋得雖奇氣
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植世教立民發爲任
平生無書不讀爲文章高邁奇絕汪洋演迤自成一
家學者師尊之號疊山先生

按文謝二公同心一轍者也建陽之下肆何異故
鄉之黃冠其却聘書詞與咸興歌詩忠肝義膽相
爲表裏千載之下讀之皆令人毛骨灑淅雖有殺
身全屍之異而其死則一矣嗚乎國家亡滅何代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六十一

無之而惟宋有二公發抒憤懣光於史冊雖云若
存忠臣死節代不乏人而惟二公於宋就義從容
流芳百世雖死猶生則宋之天下何不幸而以群
小之敗壞之又何幸而有二君子收拾之耶

附文天祥哀悼崖山詩

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懽忻趙人怨大風揚沙水不
流爲楚者樂爲漢愁兵家勝負常不一干戈紛紛何
時是必有天吏將明威不嗜殺人能一之我生之初
尚無殃我生之後遭陽九厥角稽首二百州正氣掃
地山河羞身爲大臣義當死城下師盟魏牛耳聞關

歸國洗日光白麻重拜不敢當出師三年勞苦忍
又長安不可親非無燒虎士如林一日不戒爲人擒
樓船千艘下天角兩雄相遭相噴薄古來何代無戰
爭未有蜂蟬交滄溟游兵日來復日往相持一月爲
鵲踏南人志欲扶崑崙北人氣欲河帶吞一朝天昏
風雨惡砲火雷飛箭星落誰推誰推頃刻分流屍浮
血洋水渾昨朝南船滿岸崖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
兩邊掉鼓鳴今夜船船斷聲聲北軍去家八千里推
牛饒酒人人喜惟有孤臣淚兩垂明明不敢向人啼
六飛杳霽知何處大水茫茫隔烟霧我期借劍斬佞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六十一

臣黃金橫帶是何人又從而爲之歌曰颶風起兮海
水飛意文武盡兮火德微意鷹鷂相擊兮鷹所施意
鴻鵠欲擊兮將安歸意獨抱春秋兮莫我知意

附謝疊山上丞相劉忠肅書

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實禍天下
號爲風漢先生之所知也朋友自大都來謂先生以
賤姓名薦朝廷過聽遂煩旌招某乃丙辰禮闈一老
門生也先生誤以忠實二字褒之入仕二十一年居
官不滿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
明今年六十二矣某斷不可應聘者其說有三一曰

老母所在溪土貧不能備禮則不可大葬妻子嬰帶以某連累死於獄者四人寄殯叢塚十一年矣旅魂飄飄豈不懷歸弟姪死國者五人體魄不可不尋遊魂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關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某在德祐時爲監司爲帥臣嘗擢重兵當一面矣自丙子後以解兵權棄官遠遁即不會降附宋朝文臣及帥臣監司降附表即無某姓名諸道路所申歸附人戶即無某姓名如有一字降附天地神祇必殛之甲申歲大元降詔罪犯悉置不問某亦在恩赦一人之數某若貪戀官爵昧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六十四

於一行縱大元仁慈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此不可應聘者二也某前後累奉太母詔書並不回意惟有繳申二王乞解兵柄盡納出身以來文字生前少仕削籍爲民逃遁山林如殷之遁播臣耳聞太母上億久矣北向長號恨不即死然不能寄一功德既如任元故事今日有何面目捧麥飯灑太母之陵乎此不可應聘者三也今朝廷欲跟尋好人不覩面皮正當底人某決不可當此選願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恩天實臨之先生亦

可察某之心矣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六十一

元朝人物

許衡 衡七八歲受學於鄉師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及長刻意墳典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移家藺門依樞以便講習嘗語人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後爲元國子祭酒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裏有可用否大凡欲其實踐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者得無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六十一

是有功又謂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必因其所明通其所蔽而納諸善又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以集賢殿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致仕卒年七十三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其治命死而無碑朝野哀傷以爲斯道斯民之不幸後贈司徒魏國公諡文正號魯齋

按許文正一代大儒而不免失節於胡元臨終語子之言亦自知其非而愧悔之不及者乎雖其善於訓迪神於化人亦不足贖也已惜哉

吳澄 撫州崇仁人經傳通貫用力聖賢之學成宗元貞初澄遊龍興時元明善爲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嘗問易詩書春秋與義嘆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來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澄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學之功居多而澄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故學以德性爲本議者以澄爲

古史要評

卷之五

六十二

陸氏之學帝用丞相拜任言以澄爲翰林學士泰定間謝病歸從學者至數百人卒贈臨川郡公謚文正按元方書金字藏經詔澄爲序澄曰主上躬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說不過謂爲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爲惡者死則下淪汙穢其極下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爲薦拔之論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其幾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

此一疏也義正詞嚴不惟洗元虜之恥而且破二
古之惑澄其卓然爲道學之宗而無媿於文正之
謚乎丘瓊山謂其卒以書官殊異於許衡者蓋澄
生元人域中不得已而爲之用其心尚有不慊焉
者衡則宋朝鄉貢進士平昔所志者何道士之所
得幾何而頗忘孔子春秋之教哉觀此則知二文
正之人品優劣矣

銅古史要評卷之五終

史要評

卷之五

六十一

跋

高祖介甫公生明嘉靖間幼穎悟過人愛搜古
篋讀子書輒掩卷成誦尤癖於詩嘗酒後耳熱
隨口占律脫山水高登遠眺性情冲雅澹如也
嘉靖甲子同祝無功先生諱世祿舉於鄉曾八
上公車不第僅博一刺史素不喜笑梯脂韋以
忤權要棄武岡守而歸也結廬霞塘之坂濬沼
其下草木禽魚羅娛眉宇適適然海翁之忘機

跋

矣嘗作狎鷗賦歡甚爰自號狎鷗子生平著作
甚富潑墨心血尤著於古史要評一書而狎鷗
摘稿迺其閒情寄焉者也爲記爲賦爲傳爲說
爲條辨體裁不一命意亦別或蒼蒼茫茫如漆
園之秋水或渾渾淪淪如靈均之夫人或憤時
嫉俗如郁離之賣柑以寄諷或觸目感心如宗
元之黔驢以抒懷其覺迷格論一霹靂轟天其
解頤妙諦即蜻蜓點水彼五車之孤犢無母丁

原缺

2074457

S
2121.5
160



ZW 21101000541952

古史要評五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吳崇節撰崇節字介甫弋陽人嘉靖甲子舉人
官武岡縣知縣是編所載起周靈王迄南宋每事
先標題目後載史文而斷以己意蓋坊刻鑑纂鑑
畧之類而掛一漏萬茫無始末不足以裨初學
於元朝不載事實但附許衡吳澄二八題曰元朝
人物尤爲偏謬